武俠世界

碧血紅鷹（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大漠起風雲，鷹城生變亂。殺手之王血劍誅巨寇，雪刀浪子大鬧三絕宮，場面熱鬧驚險，過程緊張激烈，當然令你耳目一新，手不釋卷。

金箭獵刀（龍虎雙傑故事）・聖誕特稿・

本故事寫江湖事跡，具有新的風格，湖海恩仇，亦俠亦艷，有可歌可泣情節，生龍活虎打鬥，奇男俠女戀情，是篇引人入勝，不可錯過的佳作。



聖誕特大號

$3.00

965

編後話

今期欣逢聖誕佳節，本刊發行特大號；同人等謹祝各位讀者聖誕快樂，新年進步，並願各位在假期中身心愉快，萬事如意！

** ** **

﹂碧血紅鷹﹁是今期精選刊出的雪刀浪子傳奇故事，內容曲折離奇，情節迂廻變幻，場面熱鬧驚險，過程緊張激烈……雪刀浪子龍城璧大鬧三絕宮，群邪辟易！殺手之王司馬血血劍誅巨寇，痛快淋漓！保証令你耳目一新，手不釋卷，幸勿錯過。

** ** **

聖誕特稿選刊龍虎雙傑故事﹂金箭獵刀﹁，這是一部別具新風格的武俠小說，題材脫俗，內容寫盡湖海中之恩怨情仇，情節感人處可歌可泣，有生龍活虎的打鬥場面，亦有旖旎纏綿之兒女私情描述，哀艷悱惻，賺人熱淚，敬請先睹爲快！

** ** **

一九七八年元旦即將來臨，在下期裡本刊繼續發行巨型特大號，﹂大漠驚龍﹁與﹂玻璃殺人王﹁兩大巨著，同時安排在下期隆重推出，全部內容保証令你喝彩，屆時敬請購閱。預祝各位新年快樂！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96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聖誕特大號
・本期訂價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碧血紅鷹

大漠鷹城

沙漠，八月。

正午，驕陽暴射進老刀王的眼裏。

× × ×

在這個無情的大漠上，風沙無情，陽光更無情。

風沙可以埋葬整隊駱駝。

陽光可以烤熟任何人的皮膚，更可以抽乾任何人身上的每一滴血。

每年，死在大漠上的人有多少？

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願意知道。

天地無情，歲月也無情。

但更無情的，還是沙漠裏的風，和那烘爐般的烈日。

老刀王的刀斷折了。

他的水袋也爆裂了。

還有他那匹老駱駝，也已被人砍斷了四條腿。這裏除了無盡的黃沙之外，他唯一能夠看見的，就是碧藍的天空，和那火紅的烈日。

六十八歲的老刀王，他還不想死。

就算要死，他也要找一個人墊棺。

驕陽雖烈。

但又怎比得上老刀王胸膛裏正在燃燒的憤怒之火。

雖然，老刀王已在垂死邊沿，但他並不感到悲哀，只是感到憤怒。

無比的仇恨。

無比的憤怒。

仇恨、憤怒，使他在絕望中仍然支撐着。

神秘歌聲

他要留下自己的一條老命，去找一個人算帳。

日漸西移。

老刀王突然雙膝一軟，倒了下去。

他已經整整三天，並未喝過一滴水。

在沙漠裏，能夠三天不喝水而不死的人，並不多見。

老刀王需要水。

但他倒下來的時候，却沒有看見水。

他只看見藍藍的天空。

還有一隻兀鷹。

黑色的，性格殘酷的黑兀鷹。

這種鷹專門吃人身上的肉。

老刀王喃喃道：「我不會死，我絕不能死在這裏。」

黑兀鷹仍在半空盤旋。

而且已飛得越來越低。

× × ×

老刀王在中原武林，成名四十年，從未用過暗器。

他一向都只用金鱗魚背刀。

江湖中人，最少有一半以上的人，認爲老刀王根本不懂得怎樣用暗器。

然而，了解老刀王的人都知道，老刀王並非不懂使用暗器，而是不喜歡使用暗器傷人而已。

老刀王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

他性子硬朗，作風豪爽。

他要殺人，用刀已足够有餘，又何必用暗器？

但現在，老刀王已把暗器扣在手中。

他要用金鱗鏢，對付這一隻想吃他身上血肉的黑兀鷹。

他儘量忍耐。

他要等待這隻扁毛畜牲越飛越低的時候，鼓盡全身氣力，一鏢殺死牠。

牠想吃牠的肉，喝他的血。

現在，老刀王也有這種想法。

——不是你吃了我，便是我吃了你。

——現實本來就是殘酷的，尤其是在這種充滿死亡陷阱的地方上，連一顆沙那樣微小的東西，都是殘酷可怕的武器。

一顆砂，可以弄瞎一個人的眼睛。

這句說話，也許有人不相信。

但如果你在沙漠裏長大，你就會知道這句說話，實在半點也不誇大。

黑兀鷹越飛越低了。

老刀王只覺得自己的手心在沁汗。

如果不能擊落這一隻老兀鷹，他就完全絕望了。

陡地一陣風吹過，黑兀鷹飛得更低。

老刀王覷得眞切，手裏扣着的金鱗鏢突向半空激射，直刺黑兀鷹的頸下。

這一鏢很準。

力道也比老刀王想像中剛勁有力。

老刀王心頭一喜，他肯定這一鏢必可命中，把這頭巨大的黑兀鷹擊落。

可是，半空中突然冒出一塊黑影。

黑影飛處，剛好擊落金鱗鏢。

黑兀鷹一聲嘶鳴，振翅冲天飛去。

老刀王又驚又怒。

但他驚怒的時間並不長久。

原來擊落金鱗鏢的，竟是一個裝滿了水的皮袋壺。

皮袋壺沒有爆裂，而且剛好落在老刀王的面前。

對於老刀王來說，這簡直就像是夢境一般。

他還沒有去拿那袋水，就聽得一個人平靜地說道：「在我的地方裏，你可以殺人，也可以殺了自己，但絕不能殺鷹。」

老刀王側着臉，仰首向左上方望去。

他看見了一個很年輕的少年。

這少年身上，最少懸掛着八九把長短不一的劍。

老刀王吃了一驚。

就在這一霎眼間，他已認出其中三把劍的來歷。

這三把劍的名字是：

落霞。

無影。

赤電。

無論任何人，只要他擁有這三把劍的其中之一，都勢非大受別人注意不可。

江湖中風雲險惡，別人注意你，並不是一件好事。

越多人注意的東西，越是危險。

象齒焚身。

匠夫無罪，懷璧其罪。

這少年年紀青青，居然擁有這幾把名劍，實在並不值得羨慕。

老刀王看着少年身上懸掛着的劍，眞箇目瞪口呆。

少年似是看穿了他的心事，淡淡一笑

，道：「你看中了我的劍？」

老刀王却搖頭。

「老夫不慣用劍，再寶貴的劍，對老夫來說都毫無用處。」

少年笑了：「你現在最需要的，並不是殺人的武器，而是救你自己性命的水，是嗎。」

老刀王不再客氣，連忙把水袋壺拿過，一口氣就已把水喝了一半。

在沙漠裏，水就等於是人的血。

沒有血的人不能活，沒有水喝，時間一長，連駱駝都可能被渴死！

× × ×

老刀王雖然肚子還餓得很厲害，但在這個時候，食物的重要性，還遠不如水。

當老刀王喝够了水之後，他的眼睛看得更清楚。這個少年的眼睛很大，兩條眉毛很濃，雖然臉龐看來瘦削一點，但配上挺直的鼻子使他看來更加英俊幾分。

老刀王看了片刻，突然大聲笑道：「好俊美的小子！」

俊少年沉默着。

老刀王皺了皺眉，忽然又道：「你爲甚麼要救老夫？」

俊少年嘆了口氣：「因爲如果我不救你，恐怕那隻鷹就會死在你的鏢下，何況我只不過給你一點水喝，又算得上甚麼一回事？」

老刀王道：「在沙漠裏，水的重要性就等於你體內的血。」

俊少年忽然問道：「你爲甚麼會來到這裏來？」

老刀王沉下了臉，怒道：「老夫不見了一批紅貨。」

俊少年道：「八十六顆夜明珠，再加上一對玉龍金印，自然難免令人眼見心謀了。」

老刀王面色更是一變。

「你如何會知道？」

俊少年淡淡一笑：「你說得眞妙，這件事情我不知道，還有誰知道？」

老刀王道：「你究竟是誰？」

俊少年道：「你替人運送這批紅貨，難道連送給誰都不知道？」

老刀王一怔，過了半晌，才道：「難道你就是大漠鷹王强大鷹的兒子？」

俊少年點頭道：「不錯，我就是大漠鷹王的兒子，我叫小鷹。」

老刀王怔住了。

他覺得自己的耳根在發熱。

因爲他不見了的那批紅貨，原本是屬於强大鷹的。

× × ×

老刀王並不是鏢師。

但他有八個弟子，其中有七個都已分別成爲了鏢局的總鏢頭。

這七個總鏢頭的年紀都並不老。

他們在江湖上的聲望，當然遠遠比不上老刀王。

兩個月前，這七間鏢局的總鏢頭，接到一批紅貨，聲明是要他們七間鏢局聯保運送，目的地就是送去鷹城。

鷹城！

大漠鷹城！

那是一個遙遠而神秘的地方。

七個總鏢頭經過一番討論之後，終於把這趟鏢接下，還把師父老刀王請了出來，親自主持這一宗買賣。

運送這一趟鏢，可算勞師動衆，陣容鼎盛。

然而，這一趟鏢居然丢了。

七個總鏢頭，三十二個鏢師，六十八個趟子手，全部都在一個晚上被人宰掉。

那時候，鏢隊已來到了大漠。

當事情發生之前，每一個人都聽到一種他們聽不懂的歌。

歌聲充滿詭秘，也充滿蒼涼的味道。

三個總鏢頭立刻親自從帳篷裏走出去，看個究竟。

但他們甚麼也沒有看到，只見到刀光一閃。

三個總鏢頭立刻只剩下半個。

——其中兩個嚥了氣。

——而最後一個，却剩下了半條性命，連跑帶跌的回到陣營裏。

老刀王心都絞碎了。

他只是聽到這個重傷的弟子，在斷斷續續的說道：「雪……刀……浪子……殺我……」

說完這六個字之後，他連半條性命都保留不住，也倒下去。

老刀王聽了這六個字，却一點也不相信。

「胡說！龍城璧怎會殺你！」

「雪刀浪子怎會在這種連鬼都不到的地方？」

× × ×

三個總鏢頭突然被殺，氣氛立刻緊張起來。

那種沒有人聽得懂的歌，忽然又再响起。

這種歌裏的言語，既不是漢語，也不是藏語。

沒有人聽得懂這種歌。

但每一個人，都聽出了歌中肅殺的意味。

老刀王鬚眉皆豎，立刻帶着幾十個幹練的鏢師，騎着駱駝衝出帳篷外。

當他們追出半里之後，背後突然三匹馬飛馳而至。

老刀王一凜。

這三匹馬短小精悍，鞍上的人却身裁高大健碩！

其中一人，蒙着半邊臉，目光森冷得令人可怕！

在他手裏揮動着的，赫然竟是風雪之刀。

老刀王怒吼一聲：「龍城璧，果然是你！」

那人冷冷一笑，不由分說揮刀直劈而下！

就在這一刹那間，老刀王看得更清楚，這個蒙着半邊臉的人，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老刀王的刀絕不比風雪之刀稍慢。

但龍城璧却刀中有刀。

風雪之刀擊出之後，接着又是一柄短刀從腰間激射而出。

老刀王看得眞切！

龍城璧的腰間，有一個彈簧機筒，左手輕輕一拍，短刀就會激射而出。

刀中有刀，短刀比風雪之刀更要命。

但老刀王沒有中刀！

他在背上捱了一掌，翻身倒下！

給他這一掌的人，是龍城璧身後的一個黑袍人。

黑袍人配合着龍城璧的出擊行動，悄悄的在老刀王背後拍了一掌。

這一掌，把老刀王打得不省人事。

老刀王以爲這一次自己要死了。

然而，他沒有死。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烈日就在他的頭頂上！

他的刀斷折了！

他的水袋也爆裂了！

還有他那匹老駱駝，也已被人砍斷了四條腿。

七個總鏢頭，三十二個鏢師，六十八個趟子手，全部都已變成死人。

老刀王的眼睛紅得彷彿在滴血！

龍城璧！

你幹的好事！

這一段血仇，就算傾盡長江之水，也難洗滌得去。

× × ×

貨丢了！

七間鏢局的一切，也在這一陣子全完了。

老刀王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

八個弟子，刹那間就死了七個，一世英名，一夜間便盡付東流。

沒有人能瞭解他的心情。

除了小鷹。

强小鷹瞭解老刀王。

他唯一不瞭解的，就是自己的父親爲甚麼要這七間鏢局，把八十六顆夜明珠和一對玉龍金印運送到鷹城？

强大鷹在兩年前，離開了鷹城，遠赴中土！

他離開鷹城的時候，是在一個嚴寒的冬夜。

自此之後，强小鷹就一直沒有見過父親。

但他相信自己的父親！

强大鷹絕不是一個容易被擊敗的人。

鷹城城主雖然年輕，但他所發出的命令，和他父親所發出的命令同樣有效。

在大漠裏，鷹城已差不多統治了一半的天下。

鷹城裏的人，幾乎每一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戰士！

就算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他也有本領用細小的拳頭，把一個强壯的大漢打死。

這並不是神話。

每一個鷹城裏的人，從五歲開始就已經接受嚴格的武藝訓練！

鷹城中人，不論是男是女，甚至是殘廢的人，都必懂得武功！

城主，就是整個鷹城的唯一主宰。

自從强大鷹離開了鷹城之後，强小鷹就成爲了鷹城中權力最大的人。

老刀王雖然遭遇重大的挫折，但命運的安排，使他在最不幸的時候，幸運地遇見了强小鷹。

× × ×

强大鷹是漢人！

而强小鷹的母親，却是藏人！

她叫美多！

美多是藏女中最美麗的一個！

現在，她的年紀大了，但二十年前美艷不可方物的風韻，仍然遺留在她的臉龐上！

老刀王在鷹城中，見到了城主夫人——美多。

美多對於老刀王的遭遇，顯得很是關心。

但她沒有問自己丈夫的下落！

老刀王在鷹城中，住了整個月。

鷹宮，在鷹城最西北的角落裏。

老刀王在這裏休息了整整一個月。一個月的靜養使他精神比以前更旺健，但心情仍然很差。

他決定要重返中原！

他要找回那批紅貨。

同時，更要找龍城璧決一死戰。

沙漠上風雪險惡。

中原裏又怎樣？

× × ×

江南，九月二十八。

秋雨綿綿，連江南都有點涼意了！

衞空空拖着那匹又老又瘦的猴子馬，來到了澤城東南一里外的一座茶亭下。

茶亭只賣茶，不賣酒！

幸好衞空空今天不想喝酒。

別人來說，是難得一醉！

但近兩個月來，他却是難得一天清清醒醒。

這也難怪，因爲這兩個月，他都在唐竹權的家裏作客。

兩個大醉鬼碰頭，自然難免喝得天昏地暗。

唐竹權是杭州最能喝酒的大胖子，他的大肚皮簡直就像個特大的酒罎。

衞空空被唐竹權灌醉過一次。

自此之後，衞空空一看見了唐竹權，就滴酒不肯沾唇！

但現在的情況，又改變了！

天下間很多事情，每一天都在變。

尤其是喝酒的人，今天不喝，說不定明天就會喝得一塌糊塗。

衞空空本來一度怕了唐竹權，但現在又不怕了！

因爲近半年來，衞空空的酒量又大了不少。

別以爲武功才可以苦練，喝酒也是一樣可以苦練的。

但不能喝酒的人，倒也別去苦練酒量，喝得多了，消化不了，說不定就會被醉死。

衞空空並不是這類人。

他本來就是個喝酒的天才，除了唐竹權之外，又有甚麼人的酒量能與衞空空相比？

喝酒是一件愉快的事。

喝醉了酒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別以爲喝醉酒一定痛苦！

能够把喝醉酒都視爲樂事的人，這人才是個眞正的酒徒。

但這種酒徒並不多。

連龍城璧喝醉了酒的時候，都會覺得痛苦，空虛。

但衞空空却例外。

只不過醉得太多，有時候也難免有點生厭。

所以，在這個秋雨綿綿的雨天裏，他決定不喝酒，做一個清清醒醒的人。

其實，衞空空在喝醉了酒的時候，也能保持相當程度的清醒！

尤其是他的砍腦袋劍法，一向都是很準。

就算他有九分酒意，只要他決定要砍下某人的腦袋，某人的腦袋就很難再保得住！

別忘記，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中，其中有一招名爲「醉斬天魔」。

這一斬，已斬去不知多少巨寇元兇的頸上首級。

現在，衞空空眞不想喝酒，也不想砍別人的腦袋！

他只想平平靜靜的坐在茶亭之下，喝一杯清香的熱茶。

可是，人生不如意的事實太多。

他連這一點小小的心願，都被三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惡漢毀滅。

茶亭裏本來只有一個賣茶的老伯，和一個長相清秀的白衣姑娘在避雨！

但忽然間，三匹黑馬，三個綠衣人，擾亂了這個清靜的環境——

× × ×

這三個綠衣人的臉，加起來最少有二十條疤痕。

任何人的臉上，只要有一條這樣的疤痕，都會變得很可怖。

但這三個人臉上的疤痕，簡直就比他們的頭髮還多。

他們沒有頭髮。

只有疤痕！

衞空空一時之間，倒也猜不出這三個綠衣人是何方神聖。

但那個白衣姑娘一看見這三個容顏醜陋的綠衣人，便立刻拔劍，身子却連續退後。

左邊的綠衣人桀桀怪笑，一雙色淫淫的眼睛直打量着她。

「雪桃兒，這次看妳還能跑得到甚麼地方？」

白衣姑娘怒道：「你們不是人，是狼！是狗！」

右邊的綠衣人咧嘴轟笑，道：「不錯，他是狼，我是狗，還有一個是豬，那又怎樣？」

白衣姑娘氣得臉都青了，右邊的綠衣人突然無聲無息的，遽續八顆彈丸向她飛去。

白衣姑娘急退。

八顆彈丸去勢極快，她却退得未免太慢一點！

只聽得一連串沉悶的異響，八顆彈丸同時碎裂，冒出八種不同顏色的彩焰。

彩燄絢爛奪目，很好看。

但是白衣姑娘的臉色就變得很不好看了。

衞空空本來不想去理別人的任何事。

但事情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又焉能容許他袖手不理？

他已看出，那八顆彈丸是下三濫之輩才會使用的「迷魂八毒丸」。

這三個綠衣人，的確是狼、是狗、是豬。

但這三隻狼、狗、豬，來頭絕不等閒，而是臭名昭彰的中州三獸。

× × ×

「獸」與「秀」字同音。

但這兩個字的涵義，相差却何止十萬八千里。

在中州三獸還未出現江湖的時候，武林中有三個志同道合，武功才智俱屬一流的頂尖高手。

這三個人，號稱中州三秀！

中州三秀的確是很秀氣的男人！

他們不但相貌俱長得清清秀秀，連使用的劍法，也是非常瀟洒，秀氣得跡近女子在繡花！

可是，這種秀氣十足的劍法，已殺過不知多少霸氣十足的惡人。

直到五年前的一個中秋夜，中州三秀在西湖之西的雁亭樓上，持螯賞菊，把酒邀明月。

這本是充滿詩意的時刻。

但忽然間，雁亭樓下，突然火光熊熊，烈燄冲霄。

中州三秀雖面臨險境，依然從容不逼，施展絕頂輕功逃出火塲。

但火塲外，突然變成了毒弩，亂箭，飛蝗石，毒針的天下。

中州三秀的武功絕頂，這些暗器雖然歹毒，却也奈何不了他們。

然而，正當他們忙於對付這些暗器之際，突然又有三張巨網，從天而降。

這三張巨網，把中州三秀弄得有點急亂了。

憑中州三秀的本領，這三張巨網還是縛不住他們的。

但在此同時，有八顆彈丸同時射出，在他們的脚下爆發。

這八顆彈丸，就是迷魂八毒丸。

一連串的預謀佈伏，使中州三秀插翅難飛。

終於，中州三秀就在這個充滿詩意的中秋夜裏，同時遇刺身亡。

這是一個極週密的殺人計劃。

殺中州三秀的人，是三個滿面疤痕的醜漢。

這三個漢子臉上的疤痕，都是中州三秀的劍造成的。

當中州三秀死在巨網的時候，他們都大感後悔。

十二年前，中州三秀在徐州捉拿了三個採花淫賊，本欲把這三賊殺死。

後來三賊苦苦哀求，中州三秀終於心軟，不下殺手，只在他們的臉上，都留下幾道劍痕，作爲教訓。

然而，當年一念之差，竟爾釀成日後殺身大禍。

這三個採花淫賊受到這一次教訓之後，並未眞的痛改前非。他們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怎樣對中州三秀加以報復。

七年之後，他們的武功大有進展。

每年中秋明月夜，中州三秀都喜歡在雁亭樓聚集，喝酒賞月。

於是，三個淫賊處心積慮，預早佈置一切，並重金聘請十八個放暗器的能手，集中力量去刺殺中州三秀。

這一次的刺殺，過程很順利。

中州三秀死了，代之而起的就是這三個淫賊。

他們索性自稱中州三獸。

老大是狼君子，老二是狗狀元，而老三則是豬神魔。

狼君子絕對不是君子。

狗狀元是殺人最多，也是最淫毒的一個。

豬神魔的相貌，本來就庸俗瑣猥，自從給中州三秀在臉上劃了幾劍之後，模樣更是嚇人之至。

一個人的外表醜陋，並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還是他的內心如何。

中州三獸模樣平凡，被毀容後更加嚇人。

但比他們外表更醜陋的，還是他們的內心。

碰上了這樣的人，這樣的事，衞空空又焉能坐視不管？

× × ×

白衣姑娘叫雪桃兒。

雪桃兒是一個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美貌少女。

衞空空救她，却並不是因爲這一點。

就算雪桃兒是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婆，他也一樣要救。

雪桃兒是容貌漂亮。

但她的武功一點也不漂亮。

她居然沒有避開那八顆彈丸冒出來的迷魂火焰，一個踉蹌，差點就暈倒。

狗狀元大笑，舞動骨頭棒，三招兩式之間，就把雪桃兒手裏的長劍震跌。

衞空空突然一聲冷喝，長劍已破空出擊。

衞空空用的劍，是最普通的長劍。

不是名劍，更不是寶劍。

但他這劍一擊出，這柄平平無奇的劍立刻就被貫注了連寶劍都發揮不出來的力量。

偷腦袋大俠使用出來的砍腦袋劍法，天下間又有幾人能接招得下？

狗狀元在江湖上的名氣，雖然和中原怪傑劍狀元相去甚遠，但畢竟也是一個殺人的狀元。

殺人的狀元，當然看得出衞空空這一劍的厲害。

他不敢接劍，連忙閃身急退。

衞空空長劍一收，冷冷笑道：「中州三獸，幸會了。」

狗狀元臉上的肌肉緊繃繃的，露出一副又黃又尖的犬齒。

其中有兩枚，又尖又長，居然是名副其實的犬齒。

這人自號狗狀元，倒也不是完全無根據。

看他這副樣子，就正像一隻發着兇惡脾氣的惡犬。

「你是誰？」

衞空空冷冷地道：「過路人。」

狗狀元哼一聲：「既是過路人，有路你便快滾！」

衞空空冷笑着：「你聽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八個字沒有？」

狗狀元沉喝一聲，道：「恐怕你的下塲，會變成多管閒事，自掘墳墓！」

衞空空笑了。

他笑得很自然，但笑意中的殺機却甚明顯。

「在下經過長途旅程，正想躺一躺略事休息，」衞空空倏地一嘆，接道：「如果三位有本領的話，衞某人就算長眠此地，却又何妨？」

中州三獸齊齊一怔。

豬神魔的身子更是猛地一震。

「你姓衞？」

衞空空淡笑着，手挽劍花，道：「你的耳朵沒有毛病，我的確是姓衞。」

「你就是衞空空？」

「不錯。」

短短的兩個字，使中州三獸同時不自主地後退了一步。

偷腦袋大俠衞空空的威名，始終都是令人又敬又怕的。

× × ×

雪桃兒已暈迷不醒。

那個賣茶的老伯，早已不知躲到甚麼地方。

賣茶的地方只有茶。

但現在這裏好像已充滿了血的味道。

誰會流血？

是衞空空？還是中州三獸？

× × ×

距離茶亭以西三十里外，一匹健馬，正在風馳電掣的望東而來。

健馬精神抖抖。

鞍上一人，藍衣薄靴，腰懸寶刀，神態爽朗。

他腰間上的刀，刀柄是古銅色的。

那是風雪之刀！

天下間獨一無二的風雪之刀。

這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江湖中人，都說龍城璧像一陣風。

一陣風，來無影，去無踪。

當風要來的時候，它來了，來得令人感到突然。

然而，當風要走的時候，又有甚麼人能把它留下？

沒有人能阻止龍城璧的來去。

即使是皇帝老子，想控制這個人，恐怕也無能爲力。

但唐竹君呢？

唐竹君是不是能够留下龍城璧？

其實這已經不能算是一個問題，因爲這問題早已有了答案。

唐竹君早已留下了龍城璧的心。

能够留下龍城璧的心，比留下他的人更困難百倍。

如果沒有唐竹君，現在的龍城璧會變成甚麼樣子，實在很難說。

愛情的力量有多大？

這種力量，又豈是筆墨所能形容？

× × ×

世間上絕大多數的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天下間最重要的。

每一個人都有生存的慾望。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這八個字很不好聽，却偏偏又現實得很。

然而，是否每一個人都認爲自己的生命是世間上最重要的？

不！

絕不！

雖然世間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害怕死亡，但也有人絕不怕死！

只要死得有價值，就算從容就義，引頸就戮，却又何妨？

龍城璧就是這種人。

在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絕不是自己。

他對自己的一切都不在乎。

他可以穿最單薄，最殘舊的衣服，也可以喝比醋還酸的劣酒。

但他重視感情。

感情有很多種。

愛情是感情的一種。

友情也是另一種。

他重視友情的程度，絕不下於重視愛情。

他從不對朋友許下任何漂亮的諾言，但當朋友有難的時候，他就來了。

就算有十座刀山攔在他的面前，都不能阻止他與朋友共同應付困難的決心。

所以，當他接到了丁黑狗的一個消息之後，立刻就飛馬趕去澤城。

丁黑狗是丐帮的三袋弟子。

也是龍城璧的一個窮朋友。

但無論是誰，只要有龍城璧這樣的朋友，都絕不會眞的貧窮。

別忘記，眞正的友情也是財富。

而且這種財富遠比金錢有價值得多。

雲家雙絕　千變萬變

澤城，並不能算是一個小城鎭。

這裏有十二間酒家，八間客棧，還有兩間規模很大的綢緞莊。

但最能吸引男人的，還是城北的澤香閣。

澤香閣有最華麗的賭場，更有最動人的少女。

不過龍城璧巴巴的趕到澤城，並不是要去澤香閣。

他要找一個朋友，而且這個朋友已快陷入一個危險的陷阱。

這人就是衞空空。

× × ×

狗最喜歡啃骨頭。

狗狀元用的骨頭棒，形狀就像一根粗大的骨頭。

但這根骨頭上沒有肉，只有早已乾透了的血。

那是人血。

無數人的血。

狗狀元最擅長使用的一招棒法，名爲「九鑿追命殺」。

一招九式。

每一式都是鑿向別人的天靈蓋。

天靈蓋再堅硬的人，也禁受不起骨頭棒的任何一鑿。

曾經有一個練過鐵頭功夫的教頭，據說他的鐵頭已可以撞破了城池的大門。

但三年前他被狗狀元的骨頭棒一鑿，骨頭棒竟然從天靈蓋插入，再從咽喉裏穿出。

所以，無論是誰，都一定捱不住狗狀元的一棒。

衞空空沒有練過鐵頭功。

但當狗狀元用骨頭棒向他的天靈蓋鑿下去之際，他居然向上迎頂過去。

狗狀元莫名其妙。

這人難道活膩了？

可是，就在千鈞一髮之際，衞空空的身子已突然左閃兩尺。

衞空空閃得眞快。

骨頭棒已鑿下，却沒有擊中衞空空的天靈蓋，而是擊了個空。

狗狀元心知不妙，抽身急退。

他退得急。

但衞空空的劍更急。

刷！

劍光驟閃，血花飛濺如雨。

狗狀元慘叫了一聲，一顆腦袋已經搬家。

這顆腦袋飛滾而出，不偏不倚，居然給狠君子雙手接着。

狠君子捧着狗狀元的腦袋，兩張臉的表情都是驚愕到了極點。

他們顯然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狠君子一聲怒吼，把狗狀元的腦袋向後一拋，然後揮動一根八尺長的精鋼鑄造的狼牙棒，七七四十九招連續地向衞空空進攻。

狠君子這四十九招棒法，的確很有霸氣。

衞空空竟然被逼退八九步。

豬神魔面色陰冷，手裏早已扣着一撮毒針，伺機待發。

衞空空雖然被狠君子這四十九招棒法逼得連續後退，但豬神魔的舉動，早已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驀地，豬神魔大喝一聲：「狠老大，攻他上三路。」

狠君子會意。

豬神魔叫他攻衞空空的上路，其實是叫他攻衞空空的下路。

狠君子作勢攻衞空空的肩、胸、咽喉。但忽然間，狠君子身子一矮，棒勢急轉，變成地堂刀法般的去勢，橫掃衞空空的足踝。

狠君子身子一矮，豬神魔手裏的毒針就向衞空空的臉上射去。

這一着，的確很陰損，也令人防不勝防。

可惜他們今次的對手，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他們的手法可以瞞得過別人，但却瞞不過衞空空。

衞空空不但眼利，而且身形之快，更是令他們無法想像。

狠君子身子一矮，豬神魔手裏的毒針向衞空空激射，這本來是天衣無縫的殺人詭計。

可是，衞空空却在這個時候，施展出魅影迷踪步法。

魅影迷踪步法，是風雪老祖臨終前傳授給龍城璧的一套輕功。

龍城璧沒有挾秘自珍，除了自己不停苦練之外，又把這套輕功的心訣，送給衞空空。

雖然現在衞空空只練成了一半，但由於他本身的輕功已極高明，一經施展，狠君子竟然連衣角都碰他不着。

豬神魔更是大吃一驚。

分明在面對面的衞空空，却突然不見了。

他只看到一株柳樹。

衞空空呢？

衞空空在哪裏？

× × ×

雨濛濛。

衞空空整個人，好像就在秋雨中不見了。

直等到豬神魔再次看見衞空空的時候，衞空空的劍已砍在他的頸子上！

× × ×

狠君子現在一點都不像個君子。

他只像個呆子。

他被嚇呆了。

衞空空的劍，就像是刑塲上劊子手的砍頭大刀。一劍砍下，誰的腦袋都休想保得住。

砍腦袋劍法，也許是天下間最殘酷的一種劍法。

用最殘酷的劍法，去對付天下間最殘酷的人，這就是衞空空一向的作風。

狠君子想逃。

但衞空空殺性已起，如何容他逃得出劍鋒之下？

刷！

又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劍。

好兇狠的一招法塲斬首。

狠君子剛才的銳氣消失了，他的信心也已被摧毀於無形。

血飛濺。

醜陋的人頭應聲落地。

血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但鮮紅的顏色仍然刺人眼目。

直到現在，賣茶的老伯才把頭鑽出來，原來他躲在一堆枯黃了的矮樹之後。

中州三秀死在中州三獸的暗算之下。

天理循環，中州三獸並無善終，結果都死在衞空空的劍下，落得個身首異處的慘淡收塲。

賣茶老伯臉都青了。

看他的表情，既不像哭，又不像笑。

那正好套上一句，這叫做哭笑不得。

雪桃兒仍然暈迷在地上。

衞空空救人要緊，也不顧得甚麼男女避嫌，連忙扶起她，把一顆解毒靈丹放進她的口中。

賣茶老伯嘆了口氣，道：「這個小妮子眞可憐，自幼就沒了爹娘，長大了還要給這些豬豬狗狗欺負。」

衞空空道：「你認識她？」

賣茶老伯點點頭，說道：「她是澤城一個破落戶的小女兒，她父親姓秦，叫秦濁。」

衞空空聳聳肩，秦濁這個名字，他陌生得很。

過了片刻，雪桃兒醒了一點。

突然間，雪桃兒破口驚叫道：「小心，這賣茶的老伯就是秦濁，是魔煞團的老大！」

衞空空一凜。

秦濁這個名字他沒有聽過。

但魔煞團的名號，他却是聽過的。

魔煞團是一個殺手組成的神秘組織，據說這一個組織自創立以來，已暗殺過十二個人。

暗殺十二人，在江湖上來說，本來並不是一件怎麼樣的大事。

但魔煞團所暗殺的十二人，全是在江湖上名氣極大，武功也極高的厲害人物。

難道這個賣茶的老伯，竟然眞的就是魔煞團的老大？

× × ×

賣茶老伯的臉，還是那樣地蒼白。

可是，比他臉色更蒼白的，還是他的一雙手。

他的手，白得就像是嚴冬裏的皓雪，那裏還像是一雙屬於人類的手？

衞空空眉頭一皺，冷冷道：「難道這就是白手功？」

賣茶老伯蒼白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神秘的笑意：「衞大俠果然見多識廣，白手功在江湖上已失傳了近百年，想不到還是一眼給你瞧了出來。」

衞空空緩緩道：「你的名字眞的是秦濁？」

賣茶老伯笑了笑，笑聲很淡漠：「不錯，老夫才是秦濁，至於這個女娃娃的父親是誰，恐怕連她的母親也弄不清楚。」

雪桃兒面色漲紅，紅得像是一團火球：「老匹夫，本姑娘今天跟你拚了！」

她說拚就拚，一點也不含糊。

她的手裏還有劍。

劍光一閃，瞬即點到了秦濁的咽喉。

這一劍看來很快。

但在衞空空看來，却還是太慢了。

這種劍法，只能對付江湖上二三流的腳色。

但秦濁既已練成了白手功，他的武功當然是一流的。

雪桃兒這一劍就算再快一倍，恐怕也殺不到秦濁。

衞空空的看法，一點都沒有錯。

雪桃兒的劍快，秦濁的手比她的劍更快。

只見秦濁白森森的一雙怪手，已觸及到雪桃兒的粉頸，只要一捏下去，這個漂亮的小姑娘立刻就要變成一個被捏斷了頸的死屍。

衞空空當然不會讓雪桃兒就此死在秦濁的手裏。

劍氣縱橫，砍腦袋劍法已經展開。

衞空空的劍，看來不比雪桃兒的劍快得了多少。

但他的劍一揮出，濃厚的殺氣就已逼到秦濁的眉睫。

天下間各門各派的劍法，不下千種。

但能夠比砍腦袋劍法更具殺氣的劍法，恐怕連一種都找不出來。

秦濁現在面對着兩柄劍。

但他仍然很鎭靜，鎭靜得好像完全未受到任何威脅。

衞空空正全意的去替雪桃兒解危。

但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絕對意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

雪桃兒的劍，本來並不很快，但在突然間，却變得快逾流星。

可是她這一劍，並不是刺向秦濁，而竟是刺向衞空空。

衞空空的眼色變了。

雪桃兒的眼色也在變。

原本清清秀秀的一張臉，忽然間就變

成了另一個人似的，變得狡猾，目光有如霧夜裏的貓頭鷹。

她的眼睛是明亮的。

但却明亮得令人感到可怕。

衞空空直到這一刹那間，才驀然驚覺，自己已掉進了一個可怕的陷阱！

× × ×

雪桃兒的眞實名字，當然並不是雪桃兒。

她姓雲，名字是千變。

自從十二歲開始，她一直就是魔煞團裏最厲害的一個殺手。

她現在的年紀，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小。

但若論殺人的經驗，她無疑已是第一流的老手。

衞空空已全心全意的去對付秦濁。

他又怎料得到敵人眞正致命的一擊，竟然是來自這個「雪桃兒」？

雲千變這一劍，已經靜悄悄地刺進了衞空空的心窩。

這是立死無救的一劍。

衞空空一聲悶哼，身形急劇向後跳躍，左手捫胸，胸前已鮮血筆直外冒。

衞空空慘笑一聲：「好一個雪桃兒，好一個計中計，妳……妳是誰？」

秦濁嘿嘿一笑，道：「衞大俠，你聽過雲家雙絕的名號沒有？」

衞空空咬了咬嘴唇，身子突然發抖：「雲家雙絕，千變萬變？」

秦濁看着他，就像獵人看見了一隻中箭的兔子。

衞空空嘆息一聲，道：「衞某人能够死在雲萬變的劍下又還有甚麼好說的？」

雲千變的眼睛，忽然變得水淋淋似的，柔聲地道：「我不是雲萬變，我叫雲千變。」

秦濁慢慢的說道：「雲萬變是男人，是千變的胞兄。」

不管是雲萬變也好，雲千變也好，這兩兄妹殺人的手法，都是層出不窮，千變萬化。

雲千變吃吃一笑，晶瑩的劍鋒又再揚起，直指着衞空空：「剛才那一劍，還差一寸便可以刺破你的心臟。」

衞空空却在這個時候重重一咳，嘴角同時沁出了鮮紅色的血。

雲千變媚笑着，第二劍突然發難。

× × ×

雲千變的劍法，也許本來比不上衞空空。

但無論怎樣看去，她的劍法都足以稱爲一流高手而有餘。

中州三獸，秦濁和雲千變，都同是魔煞團的殺手。

中州三獸犧牲了，他們的死亡，換取了雲千變刺向衞空空心臟的那一劍。

這是一個無懈可擊的殺人計劃。

爲了要殺衞空空，魔煞團甚至不惜犧牲了中州三獸的性命。

中州三獸當然料不到，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竟然如此厲害。

現在，衞空空已掉進了一個令他無法自救的陷阱。

江湖上死亡的陷阱，本來就很多！

誰都不能保證，自己會在陷阱重重的江湖上，活得了多久？

能活一天便是一天。

這正是所有江湖人的悲哀。

雲千變毫不保留地再刺一劍，這一劍，百份之百致命，而且任誰都可以看出，衞空空已無招架之功，甚至連逃避都不可能。

他已受了重傷。

他能够站着，已是勉强支撐得很辛苦了。

衞空空不想倒下去。

可是，他想再勉强站着也已不能了，因爲雲千變的第二劍，又再刺在他的胸膛上。

× × ×

晶瑩的劍鋒，閃爍着衞空空身體裏流出來的血光。

那是剛才第一劍刺進衞空空體內所留下來的血。

只要再補一劍，衞空空就算有三頭六臂，也勢非完蛋不可。

可是，雲千變劍鋒僅觸及衞空空的肌膚，衞空空的身子便立刻飄開八尺。

雲千變一聲大喝道：「甚麼人？鬼鬼祟祟？」

衞空空嘆了口氣。

雲千變已看出了自己的虛弱。

在平時，這一飄八尺之勢，對衞空空來說，根本就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此刻他身受重傷，別說一飄八尺，就算移動一步，也是大有困難。

衞空空再也支持不住，蹲坐下來。

在他的身後，赫然亮出了另一個藍衣人的臉孔。

劍眉，直鼻，星目，一張充滿男性魅力的臉。

這張臉有時候像小孩般，笑得很是可愛。

這張臉有時候就像醉鬼般，醉得很可憐。

但現在這臉上的表情，既不可愛，也不可憐，而是冷森森的，令人覺得極爲可怕。

雲千變顯然還不知道這個可怕的年青人是誰。

但她背後的秦濁已脫口道：「雪刀浪子！」

當秦濁說出這四個字的時候，這個藍衣年青人的手裏已亮出了一把刀。

刀鋒銀亮如雪。

風雪之刀！

這人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秦濁不錯是魔煞團的老大。

但魔煞團武功最高的，却還是雲家雙絕。

雲家雙絕。

千變萬變。

這兩兄妹不但武功極高，而且詭計百出，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衞空空已成爲了雲千變的劍下敗將。

但在最後關頭，龍城璧却出現了。

雲千變當然聽過龍城璧這個人，也聽過他以前的不少故事。

尤其是兩個月前，龍城璧刦走老刀王的一批紅貨。

這件事，不但轟動了整個江湖，也掀起了一場驚人的風暴。

老刀王已廣邀武林同道，集中力量，聲言要把龍城璧剖心挖肝，以謝天下。

龍城璧本來只是一個浪子。

但現在他已變成了一個大盜。

殺七個總鏢頭，三十二個鏢師，六十八個趟子手，刦走八十六顆夜明珠和一對玉龍金印，這些罪狀已足够龍城璧死上一百次。

老刀王甚至已懸紅黃金三萬兩，來換取龍城璧的頭上首級。

黃金三萬兩的誘惑力，你說這能有多大？

所以，當雲千變知道眼前的就是龍城璧之後，她笑了。

她笑得很甜。

甜得就像是看見了三萬兩黃澄澄的金子。

× × ×

龍城璧的臉並不像金子，但是却像獅子。

一隻威猛，憤怒的獅子。

他早已知道了魔煞團要暗算衞空空。丁黑狗給他的消息，十次中最少有九次完全正確。

這一次並不是第十次。

衞空空是他的朋友。

不是酒肉朋友。而是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

那匹健馬已在這裏三里外跑斷了腿。

龍城璧覺得很遺憾。

但爲了要救衞空空，就算再跑斷十四馬的腿，也非要趕到不可。

幸好三里之遙，憑他的輕功，瞬息可達。

他若來遲半步，恐怕衞空空已經死在雲千變的劍下。

看見受了傷的衞空空，龍城璧又豈能不變成憤怒的獅子？

不過，儘管他很憤怒，他握着刀的手仍然穩定。

秦濁冷冷的盯着龍城璧。

只要他與雲千變一動手，他就會同時動手！

他動手並不是對付龍城璧，而是要先殺了衞空空。

魔煞團要殺的人，一定非死不可。

因爲魔煞團注重它的聲譽。

魔煞團最引以爲傲的一點，就是「以殺爲業，永無活口」。

既然有人付了酬金，要買下衞空空的性命，那麼在秦濁的心目中，衞空空無異已經是一個死人。

衞空空若還能活下去，魔煞團便活不下去。

所以，衞空空這一個人，是非殺不可的。

至於龍城璧，既然他碰到了上來，也是該殺。

這一顆腦袋值三萬兩金子，比起衞空空的性命，還更值錢！

殺一個人就能够得到三萬兩黃金，這種事並不是容易碰得着的。

× × ×

一直綿綿不斷的秋雨，忽然停了。

雨雖停，龍城璧的衣衫却早已濕透。

只有風雪之刀，滴水不沾，只有一股冰冷的寒芒在閃爍着。

雲千變面對着的，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雪刀浪子。

同時，也是三萬兩黃金。

她忽然想起雲萬變。

雲萬變是她的胞兄。

她這個大哥除了嗜賭之外，是甚麼都好。

他英俊，武功高强，性格也溫和，對待妹子千依百順，她能够有一個這樣的哥哥，眞是沒甚麼話好說的。

她又想起雲萬變以前對她講過的一番說話：「憑妳的劍法，已可以在江湖上闖出一番事業，但妳若有一天碰見了雪刀浪子，還是避之則吉的好……」

當時她嘟起了嘴，很不服氣。

直到現在，她仍然不服氣。

她不認爲龍城璧會比自己更强。

她已作了一個決定。

她要用事實來證明，她大哥的說話是錯的！

可是，雲萬變的說話是不是眞的錯了呢？

錯的是雲萬變，抑或是他的妹子雲千變？

現在又有誰能知道？

× × ×

澤城最能吸引男人的地方，是城北的澤香閣！

澤香閣的老闆，也是澤城最有權勢的大亨。

他姓高，名字是萬富。

這高萬富本來是一個典型的殷實生意人，他以前從來不沾手酒色財氣這一類生意的。

但五年前，他變了。

他變得揮霍無度，而且還大手筆地闖開了澤香閣這個充滿酒色財氣的天下。

他這一個轉變，使澤城變成了一個聞名遐邇的地方。

現在，高萬富正準備出門。

他的車夫已備好車馬，沒有人知道這個賭場的大亨要去甚麼地方。

高萬富登上了馬車之後，他沉聲吩咐車夫：「我想去喝一杯清茶。」

車夫點點頭，也不問高萬富要去甚麼地方喝茶，就把馬車駛出城門之外……

× × ×

高萬富的確是一個殷實商人。

從十八歲在街上賣冰糖糕開始，直到五十八歲成爲澤城首富，他都是本着一顆良心去做生意。

他是不喜歡經營酒色財氣這一類的生意。

但他五十九歲那年，爲甚麼會變得那樣厲害呢？

沒有人知道。

高萬富沒有兒女，也沒有甚麼親人，只有一個老婆，也已死去。

雖然他富有，但却孤獨。

難道長久的孤獨，會使他的性格有所改變了？

事實並非如此。

高萬富的性格沒有變。

但他的人却在五十九歲那年變了。

他在五十九歲的時候，變成了一具死屍！

× × ×

高萬富死了！

他已死了五年。

但沒有人知道他已死去，因爲他仍然「活」着。

現在還「活」着的高萬富，當然是個冒牌貨。

這個冒充高萬富的人，就是雲家雙絕的雲萬變！

× × ×

雲萬變殺了高萬富，然後憑着高明的易容術，使自己變成了高萬富。

高萬富沒有甚麼親人，要冒充他更加容易幾分。

他動用了高萬富的財富，一手創建了澤香閣。

澤香閣是美人窩，也是大賭場，這種地方永遠都能吸引男人，也最能賺錢。

但雲萬變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藉着這一個地方，作爲魔煞團的一個主要根據地。

樹不能沒有根。

一個龐大的組織亦復如此。

可是，雲萬變這一個根據地的秘密，終於給一個人查出了。

這人就是偸腦袋大俠衛空空。

衛空空的消息，也很靈通。

當雲萬變在澤城大興土木，動工建興澤香閣的時候，他就已經對這個「高萬富」有所懷疑！

高萬富是衛空空的堂叔伯，衛空空一向了解他的爲人。

高萬富忽然變成一個銷金窩的大老闆，這種事實在令衛空空難以相信！

而令衛空空更懷疑的，就是高忠義之死！

——高忠義是高家年紀最大的義僕，他對於高萬富，可謂忠心耿耿。

——自從高萬富變成澤香閣的大老闆後，高忠義就失踪了，經過別人的追問，才發覺高忠義已病死！

衛空空覺得事有蹺蹊，暗中派人調查。他派去調查這件事的人，都是精明幹練的老捕快。

這幾個老捕快早已退職，但若論查案經驗之老到，世間上已很少捕快能與他們相提並論。

衛空空曾數次救過這幾個老捕快的性命，他們數十年不斷與黑道上的大盜展開劇鬥，所結下的仇家實在不少。

如果不是衛空空，這幾個老捕快早就已經死光了。

這幾個老捕快不負所托，終於查出，高忠義並不是病死，而是被毒死的。

根據多方面的跡象證明，高萬富已經死了。

現在這個高萬富，是假的。

最後，老捕快更是查出，冒充高萬富的人，就是魔煞團中的眞正主宰——雲萬變！

秦濁雖然名義上是魔煞團的老大，但眞正的大權，實際上還是在雲家雙絕的手裏！

× × ×

雲萬變坐在馬車裏，面色很凝重。

車伕是他的心腹手下皮鳥。

皮鳥的父親，是二十五年前關中第一號巨寇，提起呼風喚雨金雷掌皮海翁，這個名號眞是挺嚇人的。

皮海翁雖然曾是關中第一强盗，但到了五十歲那年，却逃不過情關上的打擊。

他暗戀一個女强盗。

但女强盗却一聲不响，悄悄的嫁給了一個闊少爺。

皮海翁心灰意冷之餘，隨便的就找了一個女人結婚，生下了皮鳥。

那知皮鳥還未彌月，這個甚麼事都提不起勁的强盗父親就跑到了和尚寺，去做其和尚。

皮鳥得不到父愛。

他只得到了一大筆的財富，和父親遺下來的練武秘笈。

一個奇怪的父親，他所養下來的兒子也是怪異無比。

皮鳥今年二十四歲。

他甚麼都不喜歡，只喜歡做一種事。

這種事就是專門砍斷別人的脚。

他曾對雲萬變說：「如果皮海翁回到家裏，我也會砍斷他的脚，好叫他別再離開母親。」

他對父親的感情，很複雜。

既思念，又憎恨。

父親做了和尚，做兒子的當然很不滋味。

皮鳥很孝順母親。

但對於那個未見過面的父親皮海翁，他就毫無尊重之意。

他總是直呼父親名字，叫他皮海翁，而不會提到「家父」這些字眼。

雲萬變很喜歡皮鳥。

因爲皮鳥已替他砍斷了不少敵人的脚，雲萬變的江山，最少有三份之一是由皮鳥替他打出來的。

× × ×

雲萬變眞的是去喝茶？

不。

他要喝茶，絕不必跑到城外。

他跑到城外去，因爲他接到了一個消息。

龍城璧忽然到了。

龍城璧已來到了澤城外的那座茶亭。

雲萬變現在的身份，是澤城首富高萬富，如果沒有甚麼必要，他絕不會親自動手。

但現在情況不同了。

他相信憑秦濁、雲千變和中州三獸的力量，足可解決衛空空。

然而，雪刀浪子的突然出現，却使他放心不下。

尤其是雲千變。

雖然她的劍法一流，但却太好强。

她絕對不是雪刀浪子的敵手。

當皮鳥把馬車駛到茶亭的時候，雲千變剛好已一劍刺向龍城璧的咽喉。

她這一劍，志在必得。

但雲萬變却在車廂裏看得很清楚，自己的妹子果然不是龍城璧的敵手。

龍城璧的刀還未動，雲千變就已經敗了。

× × ×

雲千變的這一劍，名堂是叫「輕輕一點」。

這一招劍法的名堂古怪，但施展出來的時候，却也氣勢磅礴，極具名劍手的風範。

雖然名爲「輕輕一點」，但這「一點」絕對致命。

試問又有甚麼人的咽喉，能够經受得起雲千變劍下這「一點」？

龍城璧也經受不起。

但他却有辦法，使這一劍不點到自己的咽喉上。

這辦法簡單得很，雲千變一劍刺來，他立刻就伸出手把她的劍鋒捏住，然後折斷。

說出來很簡單的辦法，但做出來却一點也不簡單。

雲千變的臉，立刻變得煞白。

這是甚麼武功？世間上眞有如此快的手？

究竟是龍城璧的手太快？

還是她的劍太慢？

雲千變不知道。

直到風雪之刀已刺進她小腹之後，她仍然茫然地不知道眞正的答案。

雲萬變怪吼一聲，身形暴起，直向雲千變飛去。

他只看見刀光一閃，雲千變的腰肢就立刻鮮血飛濺。

風雪之刀已染滿鮮血。

血不停的滴下。

雲萬變的心此刻也不停的沉到脚底下去……

× × ×

無論是誰看見這個情景，都一定會認爲龍城璧做得太狠辣，太絕。

雲千變是一個長相清清秀秀的姑娘。

她的臉孔，很討男人的歡喜。

任何男人看見她，別說用刀刺在她的纖腰，便是摑她一記耳光，恐怕也沒有多少人能下得了手。

但龍城璧例外。

因爲他知道這個女人的底細。

你不捨得殺她，但她却隨時會把你宰掉。

刀本來就是無情之物。

雲千變絕對不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

龍城璧早就想把雲家雙絕剷除。

雲家雙絕，千變萬變，變來變去，始終是江湖上的心腹之患。

尤其是龍城璧看見了衛空空身受重傷，更是無名火起三千丈。

再加上雲千變一出劍就是狠毒無比的殺着，既然妳要殺人，那麼自己又何必客氣？

像雲千變這種女人，雖然外表很清秀動人，實際上，却是與一條美麗的毒蛇無異？

誅奸除魔，龍城璧一輩子也從未皺眉手軟過。

雲千變這一次眞的楞住了。

她的身子開始痙攣，想嘔吐。

但一張開嘴巴，吐出來的却是鮮血。

當她快要倒下去的時候，一隻强壯的手支撐着她。

雲千變悽然苦笑：「大哥……還是你說得對……我的確，不是他的敵手……」

雲萬變鬚眉皆豎。

到後來，他連鬍子都自己扯脫了。

雲萬變才三十歲，這一把長鬍當然子是假的。

衛空空雖然身受重傷，但是他仍然可以看得出，這個經過易容的老人就是雲萬變。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聽說雲家兄妹，男的英俊女的漂亮，看來倒是眞的。」

雲萬變現在的臉龐，一點也不英俊。

雖然他把鬍子扯脫了，但臉上皺紋斑駁，如何談得上「英俊」二字。

雲萬變怒道：「你想看我的廬山眞面目，那容易得很，只要你能殺了我便可如願。」

龍城璧手中雪刀一揚，寸步不離衛空空。

他現在的情勢，並不有利。

雲萬變，秦濁和皮鳥，已圍成一個品字形，把龍城璧和衛空空圍在中央。

龍城璧甚麼都不怕。

他唯一的顧慮，是衛空空。

如果衛空空不是受了重傷，就算對方人數再增十倍，龍城璧又何懼之有？

就在這個時候，衛空空突然看見龍城璧的左手在滴血！

× × ×

龍城璧的手，的確很快。

最少，雲千變的劍比他的手慢了一點。

然而，雲千變的劍法，也絕不是白練的。

當龍城璧的手捏着她的劍鋒時，她的手猛地再向前一推。

這一推之力絕不弱。

如果龍城璧的手勁稍差一點，雲千變的劍鋒就會貫穿他的胸膛。

但龍城璧的手勁很强，她未能趁此一推之勢，殺死龍城璧。

只不過這一推之勢，也使龍城璧的掌心受了傷，整塊左掌，險些未曾被切斷。

直到現在，衛空空才發覺龍城璧的手在滴血，那是因爲局勢一直都太緊張，而龍城璧又把左手緊緊按在腰上，一時之間，的確不容易看得出原來他已受傷。

這一點傷勢，雖然暫時並不致命，但却使龍城璧的血不斷地向外流。

流血太多，肯定就會影响到本身的武功。

在此强敵環伺的時候，任何微細的影响，都足以決定雙方的勝負。

勝與負，也就是生與死的決定。

龍城璧面對着三個陌生的敵人。

這三人的武功，都絕非弱者。

但他仍然很鎭靜，一點也不急亂。

他知道如果自己一亂，衛空空這條性命就再也難以保得住了。

× × ×

雲霧忽然散開。

一陣溫和的陽光，照射在龍城璧的臉上。

他的臉在發光。

風雪之刀也在發光。

雲萬變臉上的怒容忽然不見了，換上

了一副深沉得令人感到可怕的表情。

他的手裏沒有劍。

他的劍在腰間。

只要他的手一動，劍就會在他的手中，劍鋒也會刺進敵人的體內。

他一向很信任自己的手，更信任自己的劍。

長久以來，他一直都想找一個人一決高下。

這一個人，並不是雪刀浪子龍城璧，而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號稱殺手之王。

對於這一點，雲萬變一向都不服氣。

他認爲司馬血未必能强得過自己。

× × ×

眞正的殺手之王，應該是誰？

是司馬血？

還是雲萬變？

沒有人知道。

但現在，江湖上的朋友都一致公認，司馬血是殺手之王。

但若與雪刀浪子相比，殺手之王還是風頭略遜一點的。

雲萬變本來打算獨力把雪刀浪子解決，然後再去找司馬血一較高下。

他突然發覺，自己和雲千變都是屬於同一類型性格的人。

世間上好勝的人，本來就比自甘淡薄的人多得多，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好勝的人，當然千方百計爭取勝利。

但現在，雲萬變儘量把自己的好勝心壓下。

他絕不托大，毫無與龍城璧單打獨鬥之意。

他知道龍城璧並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爲了替雲千變報仇，他決定要以衆壓寡，憑三人之力把龍城璧碎屍萬段。

他突然重重一咳。

這一下咳聲很特別，咳出來的聲音尖銳無比。

他的咳聲剛響起，秦濁那一雙慘白色的手突然暴長兩尺，十指箕張，直向龍城璧的臉上抓去。

白手功。

好怪異，好厲害的白手功。

龍城璧看見秦濁雙手突然暴長兩尺，沒有被嚇了一跳。

能够讓他眞正嚇一跳的事並不多。

如果他稍有錯失，他就死定了！

如果他揮刀去砍秦濁的這一雙手，他也死定了。

因爲這一雙突然暴長兩尺的手，居然是假的。

一雙假手，已不知在甚麼時候，套在了秦濁的手上。

這一雙手，除了色澤白慘慘之外，和眞人的手幾乎毫無分別。

但假手畢竟是假手。

秦濁這一招也是假的。

眞正的殺着，並不是由秦濁發出，而是來自龍城璧背後的皮鳥。

× × ×

皮鳥手裏的武器，是一條長逾八尺的馬鞭。

只聽得呼嘯之聲驟響，馬鞭已罩到龍城璧的頭頂之上！

龍城璧沒有閃避。

因爲他若一退開，這一鞭就會打在衞空空的傷口之上。

他絕不能够讓衞空空再受傷的。

風雪之刀雖然鋒利無匹，但以刀敵鞭，並不化算。

因爲馬鞭是柔軟之物，很可能會連風雪之刀也給捲去！

秦濁的假手，忽然又變成了一種奇特的暗器再度射去，只見假手上白中透藍，顯然含有劇毒。

龍城璧的確遇上了高手。

秦濁和皮鳥，都是高手，他們殺人的手段，不但老辣，而且令人防不勝防。

就在這個時候，雲萬變的劍也已經出鞘。

一點精芒，從劍尖中暴射，直點龍城璧的眉心！

× × ×

秦濁的假手毒辣。

皮鳥的馬鞭兇狠。

但是最難對付的，還是雲萬變的這一劍。

只見龍城璧的左手突伸，皮鳥的馬鞭已被他緊緊抓住。

風雪之刀同時揮動，秦濁的假手也已被劈開兩截！

但還有雲萬變這一劍呢？

龍城璧已絕對無暇招架，也絕對無法閃避。

他的左手已抓住皮鳥的鞭。

風雪之刀也已在全力對付秦濁。

毫無疑問，雲萬變這一劍，必定可以貫穿過龍城璧的眉心，把他殺死。

可是，突然間另一股寒芒疾閃，劍光大盛！

雲萬變的臉色也陡地一變。

他畢竟疏忽了一件事，也疏忽了一個人！

衞空空竟然還有力量再度出劍！

雲萬變的劍固然很快！

但衞空空這一劍之威，居然比雲萬變的劍有過之而無不及。

「鏗！」

雲萬變的劍蕩開。

衞空空蹲着的身子暴起，再劈一劍！依然是威震天下的砍腦袋劍法。

可是，這一劍的力度，已經比剛才一劍大減。

他畢竟已受了重傷，這種傷勢使他無法再支持下去。

但雲萬變給他突如其來的兩劍，竟然被衝亂了陣法。

龍城璧一聲冷喝，左手一扯，皮鳥整個人凌空飛起。

龍城璧左手上的鮮血冒得更多。

但他好像不覺得痛楚。

他甚麼都不顧慮，唯一顧慮的是衞空空。

語云：「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當衞空空無法支持，倒在地上的時候，他心裏就是這樣想着。

皮鳥整個人凌空飛起，他忽然棄鞭。

鞭不在手，一柄尖細的銀鈎却已同時出現在左手上。

銀鈎尖細而幼長，龍城璧一望而知，

這是類似「挖目雙妖」所使用的武器。

挖目雙妖雖然橫行江湖多年，但到頭來還是落得了慘淡的收塲。

一看見這種歹毒的武器，龍城璧心中就大爲光火。

颼！

皮鳥這一鈎，果然是準備把龍城璧的眼珠子挖出來。

龍城璧急棄長鞭。

左手一伸，緊扣皮鳥的腕脈。

皮鳥大喝一聲，亦棄銀鈎，手形倏變，「叭」一聲劈出一掌。

雲萬變脫口讚道：「劈得好！」

他當然知道皮鳥這一掌之威。

皮鳥父親皮海翁遺下來的武功秘笈，最主要的就是呼風喚雨金雷掌！

這種掌力，異常剛猛，力足開碑碎石，而且招式變化甚速，昔年皮海翁忍着這一套掌法，曾被江湖綠林之輩稱爲無敵大盜。

龍城璧的左手受傷，如何能抗拒得住皮鳥這驚天動地的一掌。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又有一柄鋒利的劍凌空殺出！

× × ×

劍鋒直刺過來，彷似驚虹驟現。

血紅的劍鋒。

碧血劍！

龍城璧精神猛然一震，殺手之王司馬血竟然在這個時候突然出現了。

雲萬變凜然一驚。

他已看見了一個比自己殺氣更重的劍手。

他雖然從未見過這個人，但他却認出這把劍，就是殺手之王的碧血劍。

碧血劍不但極薄，而且極鋒利，劍鋒血紅之色閃爍不絕。

既是名劍，也是寶劍。

名劍不一定是寶劍。

衞空空的劍，原本不是名劍，但現在已很有名！

江湖上的朋友，都稱呼偸腦袋大俠的劍爲衞氏神劍。

衞氏神劍已很有名，是名劍。

但無論怎樣看法，衞氏神劍都絕不是寶劍，更加配不上一個「神」字。

厲害的不是劍，而是人。

但司馬血和碧血劍不同了。

人固然厲害。

劍也同樣厲害。

是名劍，也是寶劍。

皮鳥正全心全意對付龍城璧，絕對料不到殺手之王的碧血劍竟然會突如其來，刺向自己的心臟。

× × ×

呼風喚雨金雷掌的威力的確是不同凡響。

但龍城璧的輕功身法，也同樣不凡。

皮鳥一掌落空，身形急退。

他要閃開司馬血這一劍。

可是，司馬血這一劍刺得很快，也很準。

皮鳥以爲可以趁龍城璧正在忙於對付秦濁的時候，大檢便宜。

但半途殺出一個殺手之王，却使他的步驟完全被打亂。

颼！

皮鳥的臉突然猛烈地一陣抽搐。

他看見了一股血柱，從他自己的鼻子上射出。

血很腥。

一陣山風吹過。

他又看見了司馬血用手抹劍。

劍上有血。

那却是皮鳥的血。

皮鳥怪嘯一聲，雙手空空如也，拚死衝前，他要親手揑死司馬血。

但他只衝前三步，整個人就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 × ×

司馬血的出現，眞是突然得令人難以相信。

龍城璧沒有問他爲甚麼來到這裏。

他早已經知道爲甚麼司馬血會來到這裏。

因爲他開始趕來澤城的時候，丁黑狗已到處去找司馬血。

丁黑狗對龍城璧道：「殺手之王就在附近，你先趕去澤城救衞大俠，我去找司馬血！」

當時龍城璧沒有說甚麼，只是匆匆策馬趕去澤城。

他不知道丁黑狗是否能够找到司馬血，把這個消息告訴他。

但龍城璧却知道，如果司馬血知道這件事的話，他一定會和自己同樣焦急，會馬不停蹄地趕到澤城。

事實上，龍城璧沒有猜錯。

司馬血的性格已改變。

他在以前是一個只看重金錢的職業殺手。

但現在，他對友情，遠比金錢更重視得多。

龍城璧是他的朋友。

衞空空也是他的朋友。

朋友有難，就算拚了一條性命，也該有難同當。

司馬血是殺手之王。

殺手之王當然是具有第一流殺手的本色。

他把火紅烈馬拴在遠處，然後靜悄悄的來到這裏。

對付魔煞團的人，手段也不必太過光明正大。

何況魔煞團正在以衆欺寡，三人合擊雪刀浪子？

× × ×

雲萬變的眼色變了！

他一向都認爲自己才是最强的殺手！

可是，司馬血露出這一手劍法，殺了皮鳥，立刻，使他的自信心大爲搖動。

若是換上了自己，是否也能刺出同樣辛辣準確的一劍？

雲萬變隱隱覺得手心在冒汗！

殺手之王果然並非浪得虛名之輩。

他一直都想與司馬血一較高下。

現在，司馬血來了！

但他的戰意不但沒有立刻提高，反而沉了下去！

如果不是雲千變死在龍城璧的手下，他說不定立刻就會掉頭而去。

雲萬變一向都很沉得住氣。

但今天碰上了雪刀浪子和殺手之王，他以前的信心全都變了！

人總會有變。

歲月，能令人改變。

人，也能令別人改變。

歲月催人老。

而人，却能令別一個人改變得更快，摧毀了一個人的自信心，往往比摧毀一個人的性命更殘酷。

雲萬變一向對自己的劍很有信心！

可是，當皮鳥倒下去之後，他的信心也隨着崩潰下去。

秦濁是老江湖了。

雲萬變心境裏的變化，他是看得很清楚。

這一戰，他已經敗了。

不戰而敗。

倘若勉强一戰，只怕會敗得更快，敗得更慘。

既不能戰，也沒有戰勝的把握，又何苦勉强一戰？

所以，秦濁拉着雲萬變的手，匆匆離開這座茶亭。

雲萬變沒有把雲千變的屍體留下。

他揹起了雲千變，凄然離開這裏。

妹子被殺之仇，他當然還是要報的。

但現在，他却像一隻戰敗的狗，挾着尾巴荒落而逃。

司馬血沒有追。

龍城壁也蹲坐着，任由雲萬變離去。

但雙方的心情却很沉重，而且他都明白一件事：

「無論怎樣，將來還是要再拚過高下的！」

× × ×

霧茫茫。

紅花、青草、小橋、還有一隻能言鸚鵡，神氣地站在一株小樹的椏枝上。

這是許竅之最心愛的一隻鸚鵡。

但現在許竅之連逗玩鸚鵡的心情也沒有了。

因爲衞空空的傷勢很沉重，醫谷裏的幾個老醫仕正在全力搶救着。

許竅之是醫谷的谷主。

論到醫術，在江湖上他已算得上是頂尖份子。

可是，若與醫谷裏的一羣老醫仕相比，他還是差得多。

醫谷羣醫之中，脾氣最古怪，火氣最猛烈的醫仕，是一個姓時的老人。

沒有人知道時老人的名字。

人人都叫他時九公。

時九公脾氣最古怪，火氣最猛烈，偏偏醫術却最深湛，最到家。

可是，近幾年來，時九公已沒有施展過他的醫術，終日只顧勤修武功。

他的醫術高明，人盡皆知。

但他的武功怎樣，却是從來都沒有人見過。

× × ×

江湖三大奇俠，是指雪刀浪子龍城壁，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和醫谷谷主許竅之。

許竅之是醫谷的主人。

偌大一個醫谷，着實有不少事情要他去管理。

他關心醫谷。

他更關心龍城壁和衞空空這兩個喜歡冒險的朋友。

冒險，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但爲了伸張正義，爲了要把胸中熱血豪情盡量發揮，這兩個年靑人幾乎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冒險。

冒險得太多，難免有碰釘子的時候。

這一次，衞空空的傷勢，實在是太嚴重了。

嚴重得隨時隨地都可能咽氣畢命。

龍城壁雖然也受了傷，但他的傷勢並不要緊，左手略經治療，復原只不過是指日可待之事。

但衞空空的情況，却十分不妙。

司馬血找了一輛舒適的馬車，把衞空空和龍城壁帶到了醫谷。

但他現在的心境，一點也不舒服。

他以爲把衞空空帶到醫谷，必然可以獲救痊癒，但他顯然太樂觀了一點。

昨夜，龍城壁睡得很好。

他睡得很香甜，因爲醫谷的醫仕在藥裏加上了一種令人熟睡的藥散。

龍城壁需要休息。

但許竅之和司馬血都沒有睡。

他們在一盞小燈下，靜靜的坐着，足足坐了整晚。

衞空空仍然在暈迷的狀態中。

直到龍城壁醒過來的時候，兩個已經疲倦不堪的老醫仕走了過來，對許竅之搖了搖頭，嘆道：「衞大俠的傷勢，實在太嚴重，他現在仍然未曾咽氣，這已經是一個奇蹟。」

龍城壁和司馬血聞之，各人心中俱是一驚。

許竅之問道：「依兩位之見，該當如何？」

兩個老醫仕沉吟了半晌，其中一人說道：「除非時九公肯出手，否則機會太微了。」

許竅之眉頭一皺。

提起了時九公，他的確是醫谷中醫術最高明的一個神醫。

但時九公的脾氣實在太壞。

而且這兩年來，他絕不肯替任何人醫治疾病，曾經有一次，許竅之親自求他醫治一個垂危的老病人，結果居然給時九公三拳兩腳便打了出來。

這是一件秘密，許竅之也沒有向任何人提起。

當然，許竅之的武功，並不一定及不上時九公，但時九公在醫谷中是老前輩，他雖然身爲谷主，也不能做得太過份，總不成眞的與時九公拚了起來。

直到現在，許竅之唯有把這件事說出來。

龍城壁雙眉一軒，沉聲道：「如果時九公不肯施展醫術救人，他學醫又有何所用？」

司馬血道：「衞空空性命危在旦夕，好歹也要將這個老頑固揪出來。」

許竅之苦笑一聲，道：「事情既已到了這個田地，唯有硬着頭皮，再找時九公一趟了。」

× × ×

醫谷並不是一個小山谷。

這一個山谷，幾乎比一般小城鎮的面

積還更龐大。

這裏的環境很清幽，修飾佈置也極爲精緻。

但時九公住的地方，却令人有種一塌糊塗之感。

他住的是一所不大不小的石屋。

屋外有口井，井旁養着幾隻金毛猴。

屋的四壁，只有一個很小的窗戶，裏面的環境不問而知，黑沉沉而毫無生氣。

最令人感到恐怖的就是屋頂之上，竟然擺放着一大堆野獸的骸骨，獠牙突齒，看來猙獰刺目。

龍城壁眉頭一皺。

時九公住的地方，爲甚麼竟然透着一種無法描敍的邪氣？

許竅之輕聲低語，道：「他以前並不是這個樣子的，但近兩年來，他變得比以前更獨孤，脾氣也更猛烈而古怪。」

龍城壁並未接話，整個人似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忽然間，石屋的門「呀」聲打開。石屋裏冒出了一張蒼老、憔悴不堪的臉。

雖然這個老人的臉很憔悴，但他的嗓子仍然威猛嚇人已極：「你們都滾出去，老夫不接見任何人！」

× × ×

時九公！

這個脾氣猛烈的老人，就是醫谷裏的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龍城壁輕輕嘆了口氣，道：「你要咱們滾出去，恐怕效果將會適得其反。」

時九公面色一變，怒道：「這算是甚麼意思，你是甚麼人？」

龍城壁道：「在下姓龍。」

時九公哼一聲，道：「龍城壁是你的甚麼人？」

龍城壁一呆，繼而笑道：「龍城壁是家父的第三兒子。」

時九公又是哼一聲，道：「你是龍隱的第幾個兒子？」

龍城壁道：「第三個。」

時九公怪眼一翻，呸一聲道：「他奶奶的熊，說來說去，原來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龍城壁淡然道：「不錯，在下就是龍城壁。」

時九公從石屋裏走了出來，步履一顚一拐的，左腿好像有點不大靈活。

許竅之雖然是醫谷的谷主，但時九公的身份比他似乎還要高出不少，他根本就連眼角都不瞧他一下。

時九公輕輕一咳，對龍城壁道：「看你這人相貌甚是端正，想不到也是個心狠手辣之徒。」

龍城壁並不否認。

對於那些邪魔外道，作奸犯科的惡人，他的確常用狠辣的手法去對付他們。

時九公深深地吸了口氣，道：「老刀王那批紅貨已落在你手中？」

龍城壁點頭道：「不錯。」

時九公嘿嘿怪笑一聲：「想不到你做事也如此够狠够絕，幾十條人命轉眼間就活活給你埋葬在沙漠裏。」

許竅之和司馬血都大是奇怪。

時九公足不出戶，如何會知道這些發生在大漠上的事？

龍城壁却置至泰然，任由時九公橫加查問，依舊面不改容。

時九公憔悴的臉色，忽然興奮起來，他居然邀請龍城壁到石屋裏坐。

許竅之想阻止。

但龍城壁却已大步跟隨着時九公，走進石屋之中。

只聽得時九公冷冷的對許竅之和司馬血道：「你們兩個不能進來，否則別怪老夫的拳頭不客氣。」

司馬血冷冷的盯着時九公，臉上的表情好像想一劍就把這個老頑固斬開兩截。

時九公寒着臉，也像是想一拳把司馬血的頭顱打成粉碎。

許竅之忍不住又是一陣搖頭苦笑。

醫谷裏有時九公這一號人物，倒也不知道是福還是禍。

但無論如何，龍城壁和時九公進了石屋。這石屋裏，究竟蘊藏着些甚麼秘密？

× × ×

石屋的外表，相當簡陋。

石屋的裏面，更是光綫暗淡，陰森森的像是一座墳墓。

時九公帶龍城壁來到了石屋的後園。

這園子裏沒有花，只有草。

這些草，竟然是紫紅色的，而且形狀也極怪異。

龍城壁一怔，忍不住問時九公：「這是不是碧血靈芝草？」

時九公捋一下鬍子，道：「你的眼光很不錯，這些的確是碧血靈芝草？」

龍城壁道：「這裏能種靈芝草？」

時九公嘿嘿一笑：「別人不能，但老夫能。」

龍城壁道：「你帶我來這裏，就是看

時九公搖搖頭道：「我要你看的，並這些

靈芝草？」

不是靈芝草，而且靈芝人。」

「靈芝人？」龍城壁爲之一愣。

「不錯，是靈芝人。」

龍城壁目光閃動，正想再問下去，但忽然問，他的背後响起了一陣微弱的聲音，緩緩的道：「我就是靈芝人。」

龍城壁轉身望去，又是一楞。

他的背後是一道磚牆。

磚牆下居然有一道深坑。

深坑裏躺着一個人，他臉色像條魚。

而且像一條腐爛發白的魚。

龍城壁皺眉道：「你是誰？」

躺在深坑裏的人用孱弱的聲音回答：

「我姓强。」

龍城壁的眼睛陡地睜大。

「難道你就是大漠鷹王强大鷹？」

那人輕聲回答：「你猜對了。」

× × ×

强大鷹！

大漠鷹王强大鷹，竟然會變成了一個躺在深坑裏的怪人。

其實，他並不是怪人，而是病人。

時九公嘆了口氣，道：「他躺在這條深坑裏，已經足足兩年。」

龍城壁已明白了這是甚麼一回事。

這條深坑，剛好可以把强大鷹的身子藏下去，這樣他每天都可以嗅得到碧血靈芝草的氣味。

時九公道：「他中了一種奇毒，只有

碧血靈芝草可以把毒消解。」

龍城璧道：「既然如此，何不把碧血靈芝草給他服下？」

時九公哼一聲，道：「如果事情眞的這樣簡單，老夫也不必頭疼這樣久了。」

龍城璧不敢再說下去。

時九公是當代絕世神醫，醫術堪稱天下無雙，他不把碧血靈芝草給强大鷹服下，當然是有理由的。

「碧血靈芝草雖然能解去他身上的毒，可是這種靈芝草不比七色靈芝草，它本身亦同樣含有劇毒。」

龍城璧聽得一怔。

這種事，如果不是時九公親口說出來，恐怕誰也不會輕易相信。

既能解毒的碧血靈芝草，原來它本身也同樣含有劇毒。

龍城璧沉吟半响，道：「依前輩的意思，又有甚麼辦法能讓强城主復原？」

時九公道：「他躺在這條深坑裏，朝夕與碧血靈芝草相伴，嗅着靈芝草的香氣，可暫時遏止他體內劇毒的蔓延，但長此下去，當然亦非善法，唯一可以救他一命的，就是三絕峯的金虹五毒菓。」

「金虹五毒菓乃極毒之物，如何能治强城主的傷毒？」

「此乃生生相尅之法，老夫敢以人頭保證，金虹五毒菓再加上碧血靈芝草，能解天下百毒，强大鷹身上的毒雖然厲害，亦無足慮。」

龍城璧目中精光一閃，道：「據在下所知，魯東三絕峯頂那三個老魔頭，他們最少擁有八顆金虹五毒菓。」

時九公哼一聲，指一指大腿：「老夫這一條腿，就是給那三個老魔頭打成這樣子的。」

龍城璧道：「你找三絕峯頂的那三個老魔頭？」

時九公道：「不錯，目的就是爲了向他們索取金虹五毒菓。」

龍城璧道：「他們不肯？」

時九公臉上露出忿然之色：「他們不但不肯，而且還把老夫的腿打傷，這三個老龜蛋眞不是人。」

龍城璧接口問道：「如果在下能够把金虹五毒菓取到，是否就能够把强城主的性命救回來？」

「廢話！」時九公冷冷道：「你簡直是多此一問，到時如果不能救回强大鷹，老夫願以人頭贖罪。」

龍城璧露出了一個滿意的微笑：「憑在下與殺手之王的力量，相信會有機會把金虹五毒菓取到。」

時九公冷笑一聲，道：「你別把事情看得太輕易，三絕峯上那三個老王八，絕不是好惹的。」

龍城璧毅然拍了拍胸膛，作出保證：「若在下不能把金虹五毒菓取到，願意以人頭贖罪！」

時九公雙目厲芒暴射，說：「此話當眞？」

龍城璧傲然道：「龍某雖然是個放蕩不羈的浪子，但講過的說話從不反悔。」

時九公怪笑一聲：「好！他媽的有種！强大鷹果然沒有看錯人！」

龍城璧早已想找强大鷹。

因爲他査出了一件事。

——强大鷹在兩年前離開鷹城，是爲了一個約會。

——這一個約會，是十年前早就訂下來的生死決鬥。

——相約與他決鬥的人，是强大鷹的師弟。

——但强大鷹離開鷹城之後，鷹城的情況起了變化，三個位高權勢重的護城長老，密謀叛變。

——然而，這三個護城長老欠缺叛變的本錢，他們最希望得到的東西，就是鷹城寶藏。

——鷹城寶藏是一個已經埋藏了二百年的寶藏，除了城主之外，誰都不知道這個寶藏在甚麼地方。

——强大鷹是鷹城的城主，他擁有一張藏寶圖，只要得到這張圖，大局定矣。

——强大鷹的師弟，是一個心狠手辣，行事不擇手段的兇徒，十年前强大鷹把他打敗，念在同門之誼，放過了他。

——誰知道這個師弟並沒有領情，反而繼續處處與强大鷹作對，半年之內殺了鷹城七十八人。

——强大鷹忍無可忍，終於與師弟約訂了一個日子，決一死戰。

——這一戰的日期，訂得很遠，爲期十年。

——强大鷹希望自己的師弟能在這十年內，好好的反省，別再與自己作對。

——但他的師弟沒有變，仍然和十年前一樣兇狠暴戾，行事不擇手段。

——當强大鷹離開鷹城之後，就一直都沒有回來，也沒有在中原出現過。

——直到不久之前，强大鷹出現了，他把八十六顆價値連城的夜明珠，和一對玉龍金印交到中原七大鏢局的七位總鏢頭手上，要他們把這些東西送到鷹城。

——但龍城璧却無意中發現了這件事，其中大有蹺蹊。

——這個强大鷹是冒牌的，他原來就是强大鷹的師弟。

——眞的强大鷹不知去向，而他的師弟却冒充大漠鷹王，要把八十六顆夜明珠和一對玉龍金印送去鷹城。

——原來事情的眞相是這樣的，强大鷹的師弟，叫薛班。薛班並不是中土人，而是藏人，他與强大鷹是師兄弟，却也是情敵。

——强大鷹的妻子，是美多。

——美多是藏女之神，美麗絕倫。

——薛班一向都極力追求美多，但美多却鍾情於强大鷹。

——爲了美多，薛班與强大鷹不惜一戰。

——結果，勝利的人還是强大鷹。

——薛班恨之入骨，行事作風比以前更乖戾，也更兇殘。

——他誓言永遠不再踏足大漠。

——他雖然不再踏足大漠，但是他仍然與鷹城的三個護城長老保持着密切的聯絡。

——他決定要帮助這三個護城長老，進行叛變。

——當强大鷹赴約與他決戰的時候，他不惜埋伏了三個厲害的帮手，這三個人

就是三絕峯上三絕宮的三個老魔頭。

——結果，强大鷹身中奇毒，藏寶圖也落入在他們的手中。

——薛班沒有下手殺死强大鷹。

——因爲强大鷹已身中奇毒，這種毒，是絕對無法可以治好的。

——薛班要他受苦，以報昔日被奪愛之仇。

——强大鷹身受奇毒，性命已無法可保，他只是在等待，等待死神的降臨。

——然而，生死有命，强大鷹沒有等到死神，却碰到了時九公。

——强大鷹對時九公說，別費神了，這種毒無法可治。

——時九公聽見了這句話之後，大發脾氣，他不相信自己救不了强大鷹。

——結果，時九公秘密地把强大鷹帶到醫谷那間石屋裏，秘密替他治療。

——强大鷹中了毒之後，只做了一件事。

——他把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寫在一封信上，要求丐帮的一個長老把信交給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强大鷹從未見過龍城璧。

龍城璧也從未見過强大鷹。

但他們都敬仰對方的爲人，可謂神交已久。

當龍城璧接到强大鷹的信之後，他毫不猶疑的，就決定要替强大鷹出頭。

那時候，强大鷹還未碰見時九公。

龍城璧雖然知道了這件事，但他却無法找到强大鷹這個人。

想不到强大鷹原來竟然已在醫谷裏。

强大鷹在醫谷，知道的人就只有時九公和强大鷹自己。

薛班要七間鏢局的總鏢頭運送八十六顆夜明珠和一對玉龍金印，這兩種東西無疑都是價値連城的寶物。

但眞正最重要的東西，還是那張藏寶地圖。

薛班並不富有。

但他也絕不在乎任何財富和寶藏。

他決定把這個寶藏送給鷹城的三個護城長老。

他要帮助這三個陰謀叛變的長老，把强大鷹父子作最無情，最澈底的打擊。

他要報復。

雖然他已誓言永遠不再重回大漠，但他仍然處心積慮，要把强大鷹的家摧毁。

狠毒的人。

狠毒的心。

狠毒的手段。

無論是誰，得罪了薛班這種人，都會惹來一輩子的麻煩。

現在，麻煩已降臨到大漠鷹王的家族身上。

可是，薛班還是算漏了一點。

而這一點，也是他無法計算得到的事情。因爲雪刀浪子龍城璧竟然插手理會這一件事。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雪刀浪子的刀，就是抱打不平的刀！

× × ×

許竅之一直都認爲，要時九公親自替衞空空治療傷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甚至在担心龍城璧會和時九公打起來。

直到時九公和龍城璧併肩而出的時候，他才鬆一口氣。

龍城璧不但沒有和這個脾氣古怪猛烈的老人打起來，反而好像談得很投契。

但當時九公看見許竅之的時候，臉色又沉了下來。

許竅之心裏有氣，但心知時九公脾性如此，却又發作不出來。

只聽得時九公冷冷的道：「那個專門偷別人腦袋的傢伙在甚麼地方？」

許竅之和司馬血聞言後，精神猛地一振。

想不到時九公竟然替衞空空治療傷勢，自然令兩人喜出望外。

許竅之不[illegible]怠慢，連忙帶時九公到萬草堂。

萬草堂是醫[illegible]最莊嚴肅穆的地方。

衞空空就躺在萬草堂裏最柔軟的一張大床上。

身邊最少有[illegible]個醫道極爲高明的大夫在看守着。

時九公劈頭第一句就問：「嚥氣了沒有？」

八個大夫一齊搖頭。

時九公哈哈一笑：「好極！好極！只要他還未曾嚥氣，老夫就有辦法！」

他笑得很起勁。

據說脾氣越大的人，笑起來的時候也會比一般人更加起勁。

現在看來，倒也不假。

鷹城寶藏　絕峯三魔

晨。

荒涼的古寺，在晨光下看來，仍然是那樣地荒涼。

這裏距離三絕峯已不遠。

雖然還未到三絕峯，附近一帶的路已經很崎嶇。

這一座古寺，久無人跡到此，只見到處頽垣斷壁，野草叢生。

古寺門外，有兩個金剛泥塑像。

但這兩個金剛塑像，已被風雨剝落了凜凜威儀，臉上毫無昔日的光采。

驀地，一隻怪鳥從野草叢中飛起。這一隻怪鳥，形狀奇特，長相異常兇猛，一飛起之後，四週的野兔立刻亡命飛奔。

但怪鳥並不追逐野兔，而是追逐人。

牠看見了兩個人，正在登山而上。

怪鳥一聲嗥鳴突然俯衝向兩人襲擊。

好兇悍的怪鳥。

牠的鳥爪上，竟然鑲着鋒利的鋼片。

顯然，這一隻怪鳥是有人豢養的。

牠的名字，是追命鳥！

× × ×

如果有人細心地在古寺裏找尋，他一定會發現野草叢中，有不少骸骨。

死人的骸骨。

這些人，都是路過此地，結果被追命鳥吃掉的。

沒有人能逃得過追命鳥的一雙利爪。

也沒有人能逃得過追命鳥一雙銳利眼睛的搜索。

現在，追命鳥又找到目標物了。

兩個不知死活的人，居然來到了這座古寺的門外。

追命鳥向這兩個人襲擊的時候，遠處一株枯樹下，有一個身穿紫袍的老者正在冷眼旁觀。

紫袍老者的左眼已瞎。

他僅餘下來的一隻右眼，也好像迷糊不堪。

但他臉上所流露出來的表情，却是兇狠而殘酷的。

只聽得紫袍老者冷冷一笑，喃喃道：「追命鳥又有一頓飽餐可吃了。」

原來追命鳥的主人，就是這個身穿紫袍，臉上笑容殘酷的紫袍老者。

物似主人。

紫袍老者的容貌，竟和追命鳥最少有七分相像。

兇殘的鳥。

兇殘的人。

現在，追命鳥的一雙利爪，已快抓在其中一個藍衣人的頭髮上。

紫袍老者桀桀怪笑道：「抓得好！」

這一隻怪鳥，氣力驚人，這一抓之力，縱然獅虎，恐怕亦難以抵擋得住。

可是，那紫袍老者的笑容，忽然僵住了。

因爲追命鳥的爪剛抓下去，那個藍衣人的手也同時向上一揮。

追命鳥的爪快。

但藍衣人這一揮之勢更快。

藍衣人的手裏有刀。

而且是無堅不摧，名震江湖南北的風雪之刀。

雪亮的銀光一閃！

× × ×

追命鳥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便被齊中斬開兩半。

血飛濺，羽毛飄散如雪。

這一隻追命鳥，少說也有過百斤重，平常作惡多端，想不到給藍衣人手起刀落，便立時一命嗚呼，比宰雞還更爽快。

紫袍老者的笑容僵住，連臉都變成了紫色。

這一隻追命鳥，不啻是他的心肝寶貝，等閒人物，就算練過武功，手上有兵器，也絕不是牠的對手，想不到現在竟然給這個藍衣人一刀便斬成兩半，又如何不令他暴怒如狂？

那兩個年青人已逐步向古寺走去。

紫袍老者怒吼一聲，袍袖飄飄，向那兩人衝去。

這兩個人，自然就是龍城璧和司馬血了。

龍城璧一刀宰了追命鳥，隨即發覺鳥爪之上，鑲套着鋒利的鋼片。

毫無疑問，這是一隻被主人放縱橫行的惡鳥。

這種惡鳥，爲禍人間之烈，恐怕絕不下於洪水猛獸。

龍城璧喜歡殺惡人。

這隻鳥來勢洶洶，毫不友善，既然能向自己襲擊，當然也曾襲擊過其他人，這種兇鳥，留在世間，將來一定累及無辜。

既然如此，倒不如先下手爲强，一刀把牠宰了。

這一刀，宰得很漂亮。

不但速度快，而且去勢急勁準確，不是使刀的絕頂高手，絕難辦到。

紫袍老者是識貨之人。

但他却未曾認出那一柄刀，就是風雪之刀。

而且他也未曾料到，這兩個年青人，竟然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和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當龍城璧第一眼看見紫袍老者的時候，他就已經發覺到這個老者的臉色很不好看。

獨目老者。

一張不友善的臉。

使龍城璧想起了一個人。

這人就是三絕峯上，三大老魔頭之一的獨目老妖樊如火。

樊如火的左眼，就是給那隻追命鳥啄瞎了的。

追命鳥雖然啄瞎了他的眼睛，但他却毫不怪責這隻扁毛畜牲。

這個性格兇殘的老人，與其他兩個老魔頭臭味相投，於是佔了三絕峯，並打算於將來創立一個三絕教。

三絕教的三位教主，當然就是三大老魔。

樊如火甚至已決定用追命鳥作爲三絕教的教符徽記，將來三絕教的令牌，都會雕刻着追命鳥的畫像。

誰知道三絕教還未成立，追命鳥便已變成了沒命鳥。

樊如火怒不可遏，氣沖沖的攔住龍城璧和司馬血的去路。

司馬血冷冷道：「老先生，你最好讓開一點，閣下年事已高，倘要掄刀舞劍，不啻等於送死！」

樊如火一聲暴喝：「放肆！你到底是誰？」

司馬血不再說話。

他拔出了他的劍。

樊如火雖然沒有認出風雪之刀，但司馬血的碧血劍，他却是一眼便已認出。

「你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正是區區。」

樊如火冷冷一笑，雙腕一翻，一雙長僅九寸的紫紅短刀已掣在手中。

龍城璧臉色一沉。

「這是毒蛇帝君的百毒刀。」

樊如火桀桀一笑，目注龍城璧：「不錯，這一雙就是百毒刀，小子你怕了？」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在下的確怕，怕你不小心，誤把毒刀割在自己的身體上。」

樊如火冷哼一聲：「爾等無名小卒，還不配與老夫談話。」

顯然，他到現在還未知道，眼前這一個藍衣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只對司馬血虎視眈眈，對於龍城璧，他居然未曾放在心上。

樊如火當然也不會放過龍城璧，因爲追命鳥就是死在他的刀下的。

但司馬血的碧血劍，已首先發難，向他的胸膛上刺過去。

這一劍來得並不突然。

但樊如火好像已陷入兇險詭異的危局中。

司馬血的劍，有時候如閃電，有時候却從容不逼，宛若海燕飛翔。

他這一劍，却是介乎兩者之間。

樊如火面色一變，雙刀幻出兩道紫紅金綫，身形急退八尺。

司馬血冷笑，再刺一劍。

但他這一劍僅刺出了一半，龍城璧的風雪之刀已橫伸出來，把碧血劍攔住！

× × ×

樊如火急退八尺，並不是準備溜之大吉。

當司馬血第二劍刺出的時候，剛退後八尺的樊如火已像旋風般，挾着兇狠潑辣的雙刀反擊過來。

但他怎樣也料不到，龍城璧會突然拔刀，封住了司馬血的劍。

雙刀勢疾如風，威猛如火。

烈燄般的刀光，瞬即湧到。

鏗！

鏗！

龍城璧身形紋風不動，輕輕兩刀，就把樊如火的雙刀同時化解。

樊如火這一次眞的臉色大變了。

他一直倒沒有把龍城璧看在眼內，想不到這一個年青人的刀法竟然猶在自己之上。

若是換上了自己，恐怕絕對無法先封司馬血的劍，繼而化解這烈燄般的兩記毒刀。

直到現在，樊如火才驀然驚覺，龍城璧的刀，是一柄寶刀。

不但是寶刀，而且還好像是風雪老祖的那柄風雪之刀。

樊如火身形甫進又退，喝道：「你是誰？這把是不是風雪之刀？」

龍城璧淡淡一笑，回答道：「你說對了。」

樊如火獨目圓睜：「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微笑點頭。

司馬血補上一句，道：「他就是龍城璧！」

樊如火楞住了。

他一向是個自視極高的老惡魔。

但無論他如何自負，又豈足以憑一人之力，與雪刀浪子和殺手之王同時展開惡鬥？

薑畢竟還是老的辣。

他一見情況不對，立刻就換上了一副笑臉。

他發怒的時候很可怕，一張臉好像追命鳥般，猙獰已極。

想不到他換上了一副笑臉的時候，居然立刻又變成了一個和靄可親的老人。

「龍老弟，你怎麼不早點說出來？」

樊如火笑聲中又嘆了口氣，道：「當年風雪老祖，曾與老夫在北極熊窩裏，喝酒下棋，那時候恐怕你還未出世。」

龍城璧冷冷的道：「在下知道你和風雪老祖很有交情，可惜你武功大成之後，變成了一個殺人如蔴，心狠手辣的惡魔，這一點，恐怕令他老人家失望得很。」

樊如火嘆了口氣，道：「龍老弟遠道而來，想必是爲了金虹五毒菓？」

龍城璧道：「不錯。」

樊如火道：「金虹五毒菓每八百年才結實一次，每次僅結實八顆，這一點，你可曾知道？」

龍城璧道：「這一點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三絕峯上的三大老魔，現在擁有八顆金虹五毒菓。」

樊如火道：「你想要多少？」

龍城璧淡淡笑道：「不多，只想要四顆。」

樊如火眉頭一皺。

司馬血却接道：「他要四顆，我也要四顆，咱們每人都要一半！」

樊如火目中怒芒一閃，但又隨即消逝了。

龍城璧道：「你們霸佔着金虹五毒菓，也沒有甚麼用途，大不了用來製成毒液，淬在刀劍之上，更方便殺人而已。」

樊如火皺一皺眉，深深呼了一口氣，道：「那八顆金虹五毒菓，對咱們三魔雖然沒有多大用途，但畢竟那是千載難求的寶物，龍老弟顯然用得着，老夫方面，倒也不成問題。」

龍城璧心中暗暗冷笑。

樊如火嘴裏說得大方，其實是想把兩人引上三絕峯，然後聯同其他兩魔之力，把他們殺死。

然而，來者不懼！

龍城璧和司馬血，本來就是準備到三絕峯的。

結果，不必樊如火再說下去，龍城璧和司馬血已一起望三絕峯而去。

樊如火的臉色陰晴不定。

三絕峯三大老魔，樊如火是老三！

其他兩魔，又是怎樣的人物？

× × ×

當龍城璧等三個人離開這座半山的古寺後，古寺裏突然響起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這種聲音並不怎樣響亮，但却清晰可聞。

片刻之後，古寺前的野草，突然冒出了一個大胖子。胖子的手裏，捧着一個大酒罈。

剛才那種奇怪的聲音，原來就是這個大胖子正在喝酒。

唐竹權！

這個大胖子就是天下第一號醉鬼唐竹權！

他爲甚麼會跑到這種地方來喝酒？

× × ×

登三絕峯，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除了飛鳥，沒有任何野獸能够攀登上這種筆直如削的山峯。

但龍城璧，司馬血和樊如火能。

他們的輕功，在當世武林而論，已臻化境。

但他們仍要小心翼翼，否則一個不小心，就會整個人像石頭般跌了下去。

三絕峯頂，雲霧更濃。

而三絕宮，就在峯頂不遠之下！

當三人來到三絕宮前的時候，最少已有二十個青衣人在「恭候」着。

樊如火笑了。

那是皮笑肉不笑的那種笑！

這二十個青衣人，都是三大老魔親手調教出來的弟子，他們所練的武功，絕對

是殺人的武功。

他們有意憑這二十個弟子的力量，闖開另一個天下！

當龍城璧和司馬血來到三絕宮前，這二十個青衣人立刻組成一個陣勢，把他們緊緊的包圍着！

龍城璧不在乎。

司馬血比他更不在乎。

因爲這種場面，他們已見得太多了。

眞正的高手，不必靠人多。

若是酒囊飯袋之輩，縱然再多幾倍，又有何足慮？

然而，他們也看出了一點。

這二十個青衣人就算不能稱爲第一流的頂尖高手，但也決不是酒囊飯袋！

看他們排列的陣勢，井井有條，顯然是久經嚴格訓練，這股力量，倒也不可輕侮！

龍城璧淡淡一笑，對樊如火道：「在下並不是甚麼大人物，貴宮如此陣仗恭迎，未免太隆重了。」

樊如火桀桀一笑！

他那種猙獰的面貌又再浮現在臉上：「隆重一點，總是比較安全一點的，否則招待不週，將來咱們三兄弟的臉上，都不好看。」

樊如火的說話，已很露骨。

龍城璧也不生氣。

因爲對方這一着，是早已在他意料之中。

× × ×

陽光已漸漸移到頭頂之上。

快正午了！

龍城璧和司馬血就站在三絕宮前，動也不動。

他們不動，二十個青衣人也不動。

青衣人的手裏沒有武器！

但他們的腰間，有三種兵器！

其中七人，佩劍。

另外七人，懸刀。

還有六人，腰間各自掛着兩柄長僅兩尺的鋼鏈。

不問而知，那七個用刀的，就是樊如火的弟子！

至於那七個佩劍的，當然就是三大老魔中排行第二，號稱劍魔血手，軒轅百機所調教出來的徒弟！

軒轅百機在三十年前，已經是名震天下的了。

那時候，武當派的九劍眞人，仗着九套武當派劍法，縱橫天下，睥睨江湖。

但軒轅百機却趁着九劍眞人患病之際，向他挑戰。

九劍眞人扶病赴約，結果在一千招之後，不支敗走。

姑勿論九劍眞人當時病況如何，但軒轅百機曾勝過他一仗，那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兩年之後，九劍眞人病逝了！

劍魔血手軒轅百機之名，更加响亮。

甚至有人說，九劍眞人是被軒轅百機打傷，才會死去的。

龍城璧對於軒轅百機這種人，可說毫無好感！

如果他是憑眞實本領擊敗九劍眞人，龍城璧也許還會欽佩他的武功，但事實上，軒轅百機雖勝，却是乘人之危，這種作風，可說不君子到了極點。

那簡直是十足的小人。

龍城璧並不是甚麼正人君子。

但他也決計不是小人！

他是浪子。

他是個抱打不平，專門對付卑鄙小人的雪刀浪子。

他很希望能見到軒轅百機。

也希望能夠會一會他的武功，即使死在他的劍下，亦死而無憾。

× × ×

軒轅百機並不在三絕宮中。

原來他對於那隻追命鳥，極爲鍾愛，當他聽到追命鳥被殺的消息後，就立刻趕下山去！

他要找回追命鳥，即使是鳥的屍骸，也要找回來！

登峯的路徑，共有兩條，一在東邊，而另一條却在西邊！

龍城璧等三人從東邊路徑飛登上峯。

而軒轅百機却從西邊路徑下峯而去。

當他去到古寺的時候，龍城璧，司馬血和樊如火恰好到了三絕宮前。

樊如火一直以爲大魔和二魔都會在宮中。

却未料到龍城璧斬追命鳥的時候，這些情景已被軒轅百機的一個弟子從遠處看見。

這弟子急急回報！

軒轅百機聞訊，大爲震怒！

雖然追命鳥是老三樊如火的，但軒轅百機對於這一隻鳥兒，亦視如寶貝！此刻乍聞追命鳥被殺，又焉能不怒火中燒。

他立刻帶了一柄百毒邪劍，從西邊路徑衝下去！

却未料到，龍城璧和司馬血，已從東邊路徑來到了三絕宮前！

× × ×

古寺荒凉！

軒轅百機到處找尋追命鳥的骸骨。

可是，他還沒有找到追命鳥，就碰見了一個肚皮大得驚人的胖子。

大胖子胖得驚人，他手裏捧着的一個大酒罎也同樣驚人！

軒轅怒喝一聲：「你是甚麼人？竟敢在這裏喝酒？」

大胖子嘿嘿一笑：「爲甚麼我不能在這裏喝酒？眞是笑話！」

軒轅百機本已怒氣冲天，此刻被人一加頂撞，更是鬚眉皆豎，神態猙獰可怖已極。

大胖子又咕嘟咕嘟的把酒猛喝，然後狂笑道：「你想打架？老子沒有空，失陪了。」

說着，轉身便走。

軒轅百機一胸怒氣無處發洩，如何能讓這個狂妄的大胖子說走便走？

颼！颼！

一連兩劍，直向大胖子的背心上面刺去！

大胖子突然大笑。

笑聲中，大胖子的身軀，已在八丈之外。

軒轅百機以爲這兩劍勢必可在對方的

背心上，刺出兩個透明的窟窿，誰知竟連對方的衣衫都沾碰不上。

大胖子人在八丈之外，聲音却在軒轅百機的耳邊轟聲响起：「好一招連環雙絕殺，可惜老子還未喝醉，否則，老子已經變成劍下亡魂了。」

軒轅百機臉色發白：「你是誰？」

大胖子冷冷笑道：「你不知道老子是誰，但老子却已認出你的來歷。」

軒轅百機怒笑不語！

大胖子把酒罎裏的酒全都喝光，然後才接道：「劍魔血手軒轅百機名震江湖，想不到最大的本領，除了乘人之危之外，還有背後偷襲這一套，難怪死在你劍下的人，越來越多了。」

軒轅百機目中倏地露出一絲怨毒的光芒：「你姓唐？」

大胖子嘿嘿笑道：「老子不錯姓唐，來自杭州！」

軒轅百機笑不出了。

連怒笑都笑不出。

因爲他面對着的胖子就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的兒子，也是天下第一號稱大醉鬼唐竹權！

× × ×

醉鬼有很多種。

有一些醉鬼，每天醉得昏昏沌沌，連睡覺的時候也捧着一壺酒。

另一種醉鬼，並不是天天都喝，但逢喝必多，而且必醉。

至於唐竹權，他的酒量的確驚人。

無論他喝了多少酒，他却不會醉到不醒人事，大不了糊塗一些而已！

可是，面臨到重要的關節，他也絕不會眞的糊塗！

杭州唐門，在武林上的聲望極高！

就算比起蜀中唐門，絲毫不見遜色。

如果唐竹權不是個厲害的醉鬼，恐怕杭州唐門早就已經被人毀了不知多少次。

軒轅百機有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就在他的左肩上！

他的左肩，曾被人用槍刺穿，幾乎整條左臂都被廢掉。

刺穿他左肩的是一枝松木紅纓槍！

松木紅纓槍是唐老人的兵器，軒轅百機以爲唐老人的武功不高，狹路相逢，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那知幾十招之後，肩頭上便被唐老人用槍狠狠的戳了一下。

總算唐老人槍下留情，未曾取了他的性命！

這件事，江湖上沒有甚麼人知道！

軒轅百機一直耿耿於懷，却又不敢去找唐老人報復！

想不到現在居然會碰見了唐老人的兒子。

這一筆帳，正好一併算在唐竹權的頭上。

面臨大敵，軒轅百機不再發怒！

他知道自己必須保持冷靜。

唐老人武功極高，自己並不是他的敵手。

而唐竹權這個醉鬼又如何？

× × ×

盛名之下無虛士！

軒轅百機號稱劍魔血手。

他的歹毒邪劍，固然能殺人，他的一雙手，也同樣能令敵人剖心瀝血，肝腸寸斷。

唐竹權雖未領教過他的武功，但這人兇殘之處，也是略有所聞！

他已看出，軒轅百機滿臉殺氣，好像非殺人不足以洩其忿似的。

幸好唐竹權不怕惡人。

再兇惡的人，唐竹權都不怕。

酒能壯胆！

唐竹權滿肚子都是酒，他的胆子可能比手裏的酒罎還更大。

他現在手裏捧着的酒罎，已經空空如也。

酒罎裏面的酒，都已灌進他的大肚皮內。

忽然間，酒罎裂開兩半。

軒轅百機冷笑一聲，道：「你就用這種破裂的酒罎當作兵器？」

唐竹權怪笑着：「不必。」

「不必？你連破罎子來當作兵器都不必？」

「當然，這個破罎子不是兵器，而是暗器。」

「暗器」兩字剛說出口，那兩邊破罎子立刻又碎成了無數小塊，挾着凌厲的呼嘯聲，紛紛向軒轅百機激射過去。

這是暗器功夫最普通，却也最難練得好的「滿天花雨」手法。

軒轅百機右手揮劍，左邊袍袖飛揚，把破片全部捲跌。

但唐竹權忽然又一招聲東擊西，虛勢撲向軒轅百機，左手突然再射出了一塊破片。

軒轅百機沒有上當，這一塊破片又被

他用劍擊落。

唐竹權哈哈一笑，大聲喝道：「好劍法。」

大笑聲中，軒轅百機已反守爲攻，向唐竹權劈出連環十三劍。

唐竹權又是一聲怪笑，對軒轅百機的十三劍，根本不加理會。

別看他好像醉薰薰似的，其實他的眼睛比誰都還更雪亮。

他已看出了軒轅百機這十三劍，只不過是虛張聲勢。

眞正的殺着，不在他這十三劍，而是唐竹權背後突如其來的一個白衣人！

× × ×

軒轅百機這十三劍，並非志在擊殺唐竹權，而是想把唐竹權逼退向後。

白衣人就在唐竹權的身後。

唐竹權不但眼睛雪亮，耳朶也靈敏得很。

他已聽出自己的背後有人。

這人在草叢中行動，但所發出來的聲响，却僅比蚊子飛行的時候稍大一點。

毫無疑問，來者是一位高手。

幸好唐竹權早已察覺到背後有人，否則他這麼向後一退，勢非中伏不可。

白衣人猝然發劍。

一劍七式，每一式都不離唐竹權的左右太陽穴。

劍快絕！

但唐竹權的身子，竟比白衣人的劍還快。

白衣人對於自己的劍法，一向都很有信心，但唐竹權這個看來笨鈍的大胖子，竟然輕描淡寫的，就把他的劍閃開。

唐竹權不斷冷笑，反客爲主，施展出擒拿手法，反逼白衣人。

白衣人毫不畏懼，再來一招穿心劍！

軒轅百機認爲機不可失，立刻趁勢抽劍，橫劈唐竹權腰腹。

乘人之危，本就是軒轅百機的拿手好戲。

但唐竹權也早已看準了軒轅百機會有此一着。

當百毒邪劍幾乎已劈到之際，唐竹權的身子突然飛躍而起。

一躍就是九尺！

唐竹權是個大胖子，渾身都是笨重的肌肉。

一個如此龐然巨漢，竟然能够平空飛躍九尺，倒也是一幕奇景。

但更奇的景象，還在後頭。

唐竹權飛躍九尺之後，半空中竟然連續踢出五腿，而這五腿都是向軒轅百機的頭上踢去的。

軒轅百機一凛。

他一向只聽人說過，唐門五絕指法威力驚人，何以唐竹權不施展五絕指法，反而使用腿功？

但這五腿踢來，力量萬鈞，威力恐怕還在五絕指法之上，本來軒轅百機先下手暗算對方，但最後反奪先機者，居然還是唐竹權這個大胖子。

軒轅百機怎樣也想不到，這個如此胖大的醉鬼，竟然能够踢出這五腿。

軒轅百機想用劍把唐竹權的腿砍下。

但唐竹權這五腿，已把他逼得透氣不過，高手相爭，佔先機者自然大佔便宜。

軒轅百機情急之下，唯有連續向後退開去。

唐竹權剛逼開了軒轅百機，白衣人的劍又到。

白衣人連發七劍。

每一劍都精、狠、絕。

唐竹權身子一偏，右手猛地一翻，唐門五絕指法已經盡展所長，雖然白衣人的劍鋒已緊逼着他，但他的右手指尖也步步威脅着對方。

軒轅百機看得爲之一陣發凉。

唐老人固然武功極高，就連他這個看來笨鈍如象的胖兒子，武功亦猶在自己之上。

× × ×

驀地，白衣人一聲冷笑，囘劍入鞘。

唐竹權一怔：「雲萬變，麼怎你忽然又不想和老子拚命了？」

白衣人雙眉一揚，冷冷道：「你居然已認出了我就是雲萬變。」

唐竹權哈哈一笑：「五年前，老子曾見過你一面，那是在望醉酒館之中，當時一個龐臉漢子正在和你拚命。」

雲萬變臉上一陣發青。

唐竹權又自笑道：「那時候老子已有了九分酒意，但和你拚命的人，曾說了幾句說話，老子到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

唐竹權這句說話一出，雲萬變的臉色又再變了幾變。

那幾句說話，唐竹權記得，雲萬變更加沒有忘記。

當時雲萬變在望醉樓酒館之中，殺了一個曾經救他一命的師叔。

這個師叔，是個滿臉麻子的大漢，江湖上的人，都稱呼他錢麻子。

錢麻子曾救過雲萬變的性命，如果不是錢麻子，雲萬變早在十五歲的時候，便已死在董家莊六煞的刀下。

但數年後雲萬變給錢麻子的報答，却是背後突如其來的一劍。

這一劍，使錢麻子身受重傷。

錢麻子跟他拚命，結果還是死在雲萬變的手裏。

錢麻子想不到自己曾救過他一命的人，竟會恩將仇報，而雲萬變這樣做法，只不過是因爲想得到一本武功秘笈。

錢麻子破口大罵雲萬變。

那幾句說話，唐竹權都聽得很清楚。

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忘記。

雲萬變心狠手辣，雖然外表相貌堂堂，但所做出來的事，却連禽獸都不如。

就在這個時候，軒轅百機已趁勢囘登三絕峯。

雲萬變冷冷一笑，對唐竹權道：「這裏並不是拚命的好地方。」

唐竹權板起了臉，道：「你喜歡在甚麼地方咽氣，盡管說出來。」

雲萬變目中露出一絲怒芒，哼聲道：「雪刀浪子龍城璧在三絕峯？」

唐竹權冷冷道：「好像是的。」

雲萬變道：「既然三絕峯如此熱鬧，

咱們就到峯頂上再決一死戰。」

× × ×

三絕峯，三絕宮。

二十個靑衣人，最少已有八個的身上，都染滿了殷紅的鮮血。

司馬血的劍，是絕不留情的。

龍城璧還沒有動手。

他的雙手正在悠閒地互相撫弄着，好像完全不覺得激烈的戰事已經開始。

樊如火的眼瞳，已經變得像赤燄般火紅。

因爲那八個身上染滿了鮮血的靑衣人，其中有五個都是他自己認爲最傑出的弟子。

司馬血劍鋒抖動，他殺人比起女孩子繡花還輕鬆。

其實繡花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稍有錯失，繡花的針就會刺破自己的手指而流血。

殺人亦然。

不過，現在司馬血並沒有殺人。

雖然那八個靑衣人的身上，都滿是鮮血，但他們還未死。

他們之所以能够還活着，並不是司馬血劍下留情，而是龍城璧叫他，別過份趕盡殺絕。

別人的說話，司馬血從來都不理會。

但龍城璧的說話，却是例外。

理由只有一個。

因爲龍城璧就是雪刀浪子。

殺手之王從不眞正佩服任何人，他只佩服浪跡天涯，行事大公無私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樊如火手裏的刀已揚起。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樊老魔，在下不殺這二十人，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犯過甚麼大罪。」

樊如火怒道：「然則老夫又如何？」

龍城璧道：「你所犯的重罪，罄竹難書。」

樊如火怒喝一聲，作勢欲撲。

但他的身子還沒有動，咽喉上便冒出了一股血箭。

龍城璧的刀仍在鞘內。

他的刀沒有拔出。

只見樊如火的咽喉上，不但冒出了一股血箭，而且還冒出了一根手指！

咽喉上竟然會冒出一根手指，這眞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樊如火怒吼如雷。

他轉身向後望去，順勢就是一刀。

可是這一刀，已軟弱無力。

他看見了身後站着一個人。

這人笑嘻嘻的望着他，右手食指高高抬起。

他的右手食指有血。

那都是樊如火咽喉上的血。

樊如火喉嚨裏發出了咯咯怪响，顯然想問一句：「你是誰？」

但他連這三個字都無法說出，整個人就像被勒斷了頸的死狗般倒了下去。

× × ×

能够憑一隻手指就把樊如火的咽喉戳穿，這人當然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唐門五絕指法，兇狠無比，而且招式變化層出不窮。

唐竹權這一招，其名堂是叫「箭魚揷水」。

別看唐竹權身軀胖大，他一施展起輕功的時候，居然也能落地無聲，而且身法也是快絕，無與倫比。

否則，他又如何能一擊卽中，把樊如火當場置諸死地？

三絕峯上，第一個被殺的人，就是樊如火。

雲萬變和軒轅百機已同時來到了三絕峯。

唐竹權這一手指功，的確令人吃驚。

驀地，一把冰冷而蒼老的聲音，從三絕宮裏傳了出來。

「唐胖子，你竟然從背後暗算老樊，唐老人的臉，都給你丟盡了！」

× × ×

聲音冰冷、蒼老。

從三絕宮裏走出來的一個黃袍老人，他的一張臉也是同樣冰冷、蒼老。

三絕宮的第一號老魔頭終於出現了。

他就是人稱「搜魂飛鏇奪命魔君」的沈獨梟！

× × ×

沈獨梟在三絕宮裏，是權力最大的主宰。

沒有人見過沈獨梟的武功。

每一個見識過沈獨梟武功的人，現在都已在地獄裏。

有人說，沈獨梟的武功，遠勝其他兩個老魔。

沒有人懷疑這一點。

龍城璧也沒有懷疑。

三絕宮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沈獨梟功不可歿。

但他也絕對不怕沈獨梟，因爲他知道無論怎樣可怕的人，都總有他的弱點。

龍城璧曾面對過許多力量比他更强大的敵人。

這些敵人，好像只消動一動他們的手指，就可以把龍城璧活活揑死。

可是，龍城璧現在還活着。

而那些力量遠比雪刀浪子强大的敵人，現在都已倒了下去。

武功雖可恃，但更可恃的，却還是智謀。

有勇無謀，很難得到眞正的成功。

同時，失敗的經驗，也是獲得成功的踏脚石。

龍城璧曾經失敗過不少次。

但他每次失敗之後，都沒有氣餒，只要他認爲是該做的事，就算失敗十次，百次，他都會一直幹下去，直到能够成功爲止。

他的酒量，越來越大。

這也是他經得起醉，經得起失敗所換取得到的結果！

但當面臨到眞正敵人的時候，他絕不會喝醉。

就算你看他似乎醉得一塌糊塗，他也

有可能突然一躍而起，把風雪之刀刺進敵人的胸膛裏。

× × ×

搜魂飛鏇。

奪命魔君。

這八個字，絕不足以用來形容沈獨梟這一個人。

他最喜歡性子爽直的人。

他所選擇的弟子，全是性格爽直，胸無城府的年青人。

他總共選了二十三個弟子。

但現在，二十三個弟子，就只剩下了六個。

其他十七個，都已死了。

因爲這十七個人，都不能令沈獨梟完全感到滿意。

沈獨梟用鐵腕手段對付他的敵人。

而他對付自己的弟子，所用的手段也是同樣兇殘，毫無人性。

三年前，他曾經在三絕宮前練武。

他早已下令，無論是誰，都不能偷看他練武功。

這時候，剛巧五個弟子從山下回來，他們是奉了樊如火的命令，到峯下購買糧食的。

誰知道其中一個弟子偷偷的看了沈獨梟一眼，結果就連其他四人都遭遇到可怕的懲罰。

他把這五個人的眼珠，都用鋼鏇鏇了出來。

他鏇去別人的眼睛，也鏇去了別人的性命。

幾年之內，二十三個弟子就只剩下了六個。

這六個弟子，仍然圍着司馬血和龍城璧，他們的身上，並未受傷。

沈獨梟教出來的弟子，畢竟比其他兩魔的弟子要強得多。

現在，他那一雙比野獸還更充滿獸性的眼光，直盯着唐竹權。

唐竹權並不介意別人用這樣的眼光盯着自己。

只要自己沒有做過虧心事，又還有甚麼目光足以讓自己害怕呢？

× × ×

沈獨梟冰冷，蒼老的聲音又再响起。

他仍然是重複着那四句說話：「唐胖子，你竟然從背後暗算老樊，唐老人的臉，都給你丟盡了！」

唐竹權怪眼一翻，大聲道：「老子偏就是喜歡丟老子的老子的臉，你又管得着嗎？」

沈獨梟一怔。

「老子偏就是喜歡丟老子的老子的臉」，這十五個字，眞是令他「大開耳界」了。

聞所未聞的怪語。

見所未見的怪人。

事實上，唐竹權的確是個脾氣有點古怪的怪人，這一點，誰都不能否定。

這個大胖子怪得可愛，也怪得可怕。

對於善良的人，他是怪得可愛的。

但對於惡人來說，這個大胖子就怪得令人可怕了。

龍城璧一向都很欣賞他的作風。

唐竹權的作風，是豪邁的，也是剛直的。

雖然，他滿身肥肉，但在他肥肉裏，似乎隱藏着一種令人肅然欽佩的傲骨。

他沒有傲氣，只有傲骨。

無論他喝了多少罈酒，他的傲骨都不會被烈酒溶化。

而司馬血給唐竹權的評語，只有兩個字。

這兩個字就是「有種」！

× × ×

軒轅百機的臉有點發熱，因爲他攔阻不住唐竹權。

而雲萬變的臉色却是冷森森的，倒像是臉上塗上了一層薄蠟，殺氣凛然。

他是一個以殺人爲業，也以殺人爲樂的殺手。

司馬血本身也是職業殺手。

他知道一個眞正的殺手，絕對不能有任何的感情。

殺手應該是一個絕對無情的人。

殺手無情，才能殺人。

若是給感情二字羈困，那麼被殺的人，很可能就是自己。

然而，人畢竟還是人。

又有誰能眞的無情。

雖然天下間兇殘毒辣的人多的是，但他們也有感情，只不過別人不容易看得到而已。

雲萬變也許對任何人都無情。

但雲千變呢？

他對這個妹子的感情又有多少？

沒有人能知道，也沒有任何字眼足以形容。

但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雲萬變唯一最親的親人，就是他這個妹子雲千變。

可是，雲千變死了。

她死在龍城璧的刀下。

當日，雲萬變抱起了她的屍體，匆匆離去。

大仇人在眼前，他居然在最後關頭還能忍耐得住。

當日如果他不顧一切與龍城璧展開決鬥，說不定他現在只剩下了一具骷髏骨。

但他沒有冒險。

龍城璧相信他一定會再來找自己。

現在，他果然來了。

事情相隔僅短短日子，雲萬變憑甚麼敢再度對着雪刀浪子？

難道他認爲憑三絕宮的力量，就足以把龍城璧碎屍萬段？

如果他不是倚靠三絕宮，又是否單憑自己的力量？

魔煞團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組織。

在魔煞團裏，能夠稱爲一流高手的殺手，最少還有七八個。

可是，他們仍不足以對付雪刀浪子。

現在，雲萬變捲土重來，顯然是另有所恃。

他所恃的是甚麼力量？

× × ×

沈獨梟忽然吩咐他最寵愛的兩個弟子，把一張坐得最舒適的豹皮大椅抬出來。

然後，他就慢慢的坐着，還把搜魂鏇插進青磚地下。

這一張豹皮大椅，他已用了十六年。

大椅已殘舊。

但豹皮仍然很柔軟，坐在這種椅子上，的確是一種享受。

唐竹權也是個喜歡享受的人。

但他認爲人生最享受的事，絕不是坐在這種椅上。

只有最好的酒，才會令他感到最快樂，最享受。

拚命的時間已到。

殺氣已籠罩着三絕峯頂。

在這個時候，還只顧享受，是不是過份了一點？

沈獨梟坐在豹皮大椅上，手裏一根搜魂鏇，差不多已有一半陷進了堅硬的青磚地下。

龍城璧淡淡的道：「好手勁。」

唐竹權哼了一聲：「他要坐得舒舒服服，老子偏要他站起來。」

沈獨梟冷冷道：「唐胖子，你背後暗算老樊，你將會舒舒服服的躺下去。」

唐竹權突然縱聲大笑，道：「老子背後突襲樊如火，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沈獨梟的臉色頓時一沉。

司馬血却悠悠笑道：「唐胖子幹得好，樊如火活了幾十年，只怕從背後暗算別人，沒有一百次，也有九十八次。」

沈獨梟沒有反駁。

因爲司馬血說的，都是事實。

龍城璧忽然嘆了口氣，道：「沈老魔，你還記得時九公嗎？」

沈獨梟冷笑道：「那個老匹夫不自量力，早已被老夫轟了出去。」

龍城璧黯然一笑，道：「時九公乃當世第一神醫，他向你索取金虹五毒菓，目的也是救人性命，你不肯給他也還罷了，又何苦把別人的腿部險些打斷？」

沈獨梟冷冷道：「總算他溜得快，否則老夫不但打斷他的腿，還要打碎他的腦袋。」

龍城璧道：「他的腿被你打斷了不要緊，你若打碎了他的腦袋，恐怕你再也難有半天安寧的時候。」

沈獨梟道：「難道你認爲老夫會怕了醫谷？」

龍城璧道：「這並不是怕與不怕的問題，而是醫谷中高手如雲，許谷主若大興問罪之師，三絕宮又焉有安寧之日。」

沈獨梟冷冷一笑：「久聞雪刀浪子是十年來風頭最勁的年青刀客，老夫倒希望能領教領教！」

龍城璧微微一笑。

司馬血却道：「沈老魔，你還是別動手的好？」

沈獨梟寒着臉：「難道憑老夫的搜魂鏇，還不配與他動手？」

司馬血笑道：「不是你不配，而是雪刀浪子不配與你動手。」

沈獨梟並不愚蠢。

他當然聽得出這是反面的說話。

沈獨梟突然從豹皮大椅上飛躍而起。

他的身子剛躍起，搜魂鏇已像一桿鋼槍般向唐竹權的肚皮上刺去！

× × ×

破空聲响，巨喝聲音，同時响起。

巨喝的並不是沈獨梟，而是唐竹權。

破空聲响來自沈獨梟的搜魂鏇，聲勢驚人。

但唐竹權這一喝的聲勢，却猶更驚人幾分。

他竟然沒有閃避，雙掌翻飛，向上一托！

搜魂鏇快如閃電。

唐竹權的雙掌却似乎比閃電還快。

沈獨梟目光一閃，鏇勢突變，像是狂風掃落葉般，改劈唐竹權的後腦。

但唐竹權已把搜魂鏇緊緊拏住。

搜魂鏇雖然變招，但唐竹權已逼着沈獨梟，反而把他逼退開去。

沈獨梟一聲冷笑，右手握鏇，左手一揚，十二柄小飛鏇從袖中激射而出。

唐竹權一聲長嘯，雙手鬆開搜魂鏇，却把十二柄小飛鏇全部接下。

好漂亮的接暗器功夫。

沈獨梟剎那間眉頭大皺，一聲冷喝，二十個青衣人又再發動攻勢。

軒轅百機立刻上前，協助二十個青衣人對付龍城璧和司馬血。

雲萬變拔劍迎風而立，一雙眼睛森冷無比。

龍城璧氣定神閒。

這二十個青衣人，其中已經有部份受傷。

司馬血劍出如電，向其他未曾受傷的人進招。

激戰方酣之際唐竹權突然一聲悶哼。

龍城璧心頭猛然一震，驟施殺着，將兩個攔阻着他去路的青衣人雙腿砍斷。

龍城壁的身子去勢更快。

只見唐竹權臉色慘白，背上斜斜一道血痕，鮮血汩汩冒出。

龍城璧怒目圓睜。

是雲萬變背後給唐竹權一劍的傑作。

龍城璧大發神威，刀勢如浪翻騰，迅速地向雲萬變的劍鋒上捲去。

沈獨梟見唐竹權已受劍傷，機不可失，手中一根搜魂鏇招式突趨狠辣急潑，已把唐竹權逼得無路可退。

司馬血力戰十八青衣人，雖佔上風，但軒轅百機却在一旁，虎視眈眈。

這一戰，異常凶險，生死勝負，誰都未能預料。

血染絕峯　平息亂局

正當三絕宮上打得天翻地覆之際，峯下那座古寺門外，却靜悄悄的出現了一羣神秘的紅袍金槍客。

這一羣神秘的紅袍金槍客，人數總共二十三個。

二十三個紅袍人。

二十三桿金光燦爛的長槍。

他們靜悄悄的出現在這裏，顯然是另有所圖謀。

過了片刻，山道之上，又來了四個紫袍金刀客。

這四個紫袍人，年齡比那二十三個紅袍人都要大得多。

他們的紫袍之上，都刺繡着無數栩栩如生的鷹。

鷹！

他們並非空手上山，而是抬着一口很闊大的棺木。

這一口棺木，最少比普通的棺木大上一倍。

棺木上也刻着鷹！

鷹！

神秘的隊伍。

詭秘的棺木。

抬着大棺木的四個紫袍金刀客，脚步很慢，好像每走一步，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踏出一脚似的。

過了好一會，大棺木終於被抬到古寺的門前。

然後，在山峯下又再出現了三個金衣人。

這三個金衣人，其中兩個的年紀很輕，臉上還稚氣未除，大約只有十四五歲。

而另外一個，却已白髮蒼蒼，年紀好像已六旬開外，但細看他的容貌，又似是個只有四十來歲的中年人而已。

金衣中年人神色陰沉，手裏提着一個大燈籠。

這個大燈籠，居然也是金色的。

× × ×

原本荒蕪無人的古寺，忽然間就聚集了這一批神秘的不速之客。

金衣中年人緩緩地來到了古寺，然後恭恭敬敬的在那口棺木前跪拜下去。

他的身子才彎下，所有的人也跟着他，圍繞着那口棺木跪拜。

棺木沒有移動。

但一把低沉，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音，却從棺木裏傳了出來。

「勞勒，這是你唯一可以替蕭爾錚報仇的機會，你明白嗎？」

金衣中年人咬牙叩頭，連聲道：「屬下明白。」

棺中人乾咳一聲：「那很好，當年龍城璧初出道，憑一柄風雪之刀，連毀了江北十二大寨，連你的師兄，也不是他的敵手。」

勞勒滿面悲憤之色，顯然，他與蕭爾錚的感情，十分之深厚。

棺中人又乾咳了兩聲，然後淡淡的道：「三絕峯上，現在必已打得天翻地覆，雲萬變雖然劍法厲害，但要對付那三個小子，只怕還大不容易。」

勞勒道：「憑三絕宮三絕老魔武功，縱使未能殺掉雪刀浪子，最少也能保持不敗之局，況且……」

棺中人冷冷一笑。

勞勒連忙住口。

只聽得棺中人道：「你以爲三絕宮那幾個老骨頭，可以應付得了龍城璧？」

勞勒無言。

棺中人忽然嘆了口氣，然後才道：「如果本王預料得不差，此刻三絕老魔最少已損折了兩個。」

勞勒一怔：「損折兩個？」

棺中人道：「不錯，唯一可以勉强支持的，只有沈獨梟。」

勞勒的額上忽然冒汗。

棺中人道：「你不必害怕，也毋須緊張，本王既然答應爲你報仇雪恨，當然有極大把握。」

勞勒連連叩頭：「王爺洪恩，屬下沒齒難忘。」

棺中人淡淡道：「不必言謝，令師與本王曾是生死之交，你的事，也就是本王的事。」

棺中人又續道：「三絕峯上既已鬧得天翻地覆，咱們現在就上去，殺龍城璧，斬司馬血，活剝唐竹權的皮！」

棺中人此言一出，二十三個紅袍金槍客首先向峯上衝去。

然後，那四個紫袍金刀客，就抬起了那副巨大的棺木，緊隨其後。

勞勒手提金燈籠，與兩個金衣少年，最後登上山峯。

荒蕪無人的古寺，又再陷入一片死寂中。

古寺內外，似乎已再無人跡。

但當這一大批神秘人物登上山峯之後，古寺內一尊佛旁，却傳出了一個人嘆息之聲。

只聽得這人喃喃地說道：「果然是鬼王爺從中作祟，但鬼王爺又是甚麼人？」

然後，佛像背後，冒出了一個灰袍老人。

灰袍老人已白髮蒼蒼，但他手裏的一桿松木紅纓槍，却是使天下黑道羣邪，爲之心寒膽戰。

這個灰袍老人，竟然就是唐竹權的父親唐老人！

× × ×

棺中人，就是鬼王爺。

鬼王爺神出鬼沒，近十年來，江湖上死在鬼王爺手下的英雄豪傑，可謂不計其數。

但沒有人見過鬼王爺的盧山眞面目。

因爲，鬼王爺的一張臉，是一片空白的。

他的臉沒有耳朶，沒有眼睛，也沒有鼻子和嘴巴。

當然，這是他的假面具。

鬼王爺曾出現江湖多次，每次都從棺中冒出。

他每一次出棺，例必有人死在他的手下。

唐老人偵查鬼王爺的行踪，已經有多年。

他不斷地偵查鬼王爺，因爲杭州最著名的滿雲閣，曾被鬼王爺的手下一把火燒成焦炭。

滿雲閣的老闆呂靜，曾學過十七招槍法。

而這十七招槍法，是唐老人傳授給他的。

所以，雖然呂靜和唐老人之間，並無師徒之名，却有師徒之實。

唐老人性格孤傲，不喜歡收錄弟子。

呂靜能够獲得唐老人傳授十七招槍法，的確難能可貴。

唐老人很喜歡呂靜。

雖然呂靜並不是一塊練武的上好材料，但却非常勤力，性格沉實，絕不誇浮。

他這個人，就像是一條忠實而勤力的牛。

他不懂得投機取巧，但却懂得規規矩矩，一步一步發展他的事業。

他做的生意，是賣酒。

他賣最好的酒，更聘請最能燒好菜的廚子，把滿雲閣變成杭州最著名的一間酒家。

但呂靜千不該萬不該，他居然殺了一個紅袍金槍客。

這一個紅袍金槍客，原來就是鬼王爺麾下二十四殺手之一。

這一個殺手在滿雲閣裏喝了幾斤滿雲香。

滿雲香是滿雲閣最著名的佳釀，入口香醇，而且也不會容易令人喝醉。

可是，這個殺手未免喝得多了一點，而且他本來的酒量也很差。

偏偏呂靜也喝醉了。

他是個賣酒的人。

他平時很少喝酒。

他的酒量，也許比這個殺手更差。

兩個喝醉了的人，不知何故，居然頂撞起來。

殺手的金槍，耀人眼目。

呂靜不服氣，他也有一桿槍。

於是，這兩人就在滿雲閣前，大打出手。

苦戰三百七十二招之後，殺手終於死在呂靜的槍下。

但呂靜却因此惹來了鬼王爺的報復。

鬼王爺的報復手段，非常兇殘。

他把滿雲閣的廚子，小二，全都用金槍，釘死在桌子之上，還把他們的舌頭都割去。

十五個死人，都被割下舌頭。

鬼王爺把這十五根舌頭，吩咐勞勒用刀切成肉醬，然後强逼呂靜吞下。

鬼王爺對呂靜說：「你若肯吞下這十五根舌頭，本王就放你一條生路。」

呂靜不肯。

他寧願死，也不肯吃別人的舌頭。

結果，鬼王爺下令放火，把滿雲閣燒成焦炭，而呂靜也在烈火之中化爲飛灰。

那時候，唐老人父子都不在杭州。

他們正在西域，與西域的羊皮商人做生意。

當唐老人囘到中原，知道這件事之後，大爲震怒。

但他並不愚蠢。

他知道鬼王爺十分厲害，若貿貿然進行報復，必會失敗。

所以，他一直都在等待。

他在等待一個宰掉鬼王爺的機會。

現在，他終於找到鬼王爺了。

鬼王爺固然神出鬼沒。

但唐老人又何嘗不是個來去無踪，手段高强的老江湖？

呂靜被殺，他一定要爲他報仇雪恨。

同時，他也知道自己的兒子，正在三絕峯上，與三絕老魔展開一幕驚天動地的決鬥。

鬼王爺揷手其中，當然對唐竹權十分不利。

鬼王爺的預料，絲毫無誤。

× × ×

當他們登上三絕峯的時候，三絕老魔只剩下了沈獨梟一個。

樊如火死在唐竹權的指下。

而軒轅百機，却因爲找到了一個襲偸龍城璧的機會，結果暗算不成，反而被龍城璧連消帶打，把他的腦袋齊中剖開成兩半。

這一刀並不快。

但軒轅百機却無法抵擋。

司馬血力鬥二十青衣人。

這二十個青衣人的武功，在江湖上已足以稱爲高手。

但司馬血劍出如電，殺人的經驗遠比他們豐富。

經過一番劇戰之後，二十個青衣人已倒下了一半。

而軒轅百機却在這個時候，偸襲龍城璧，結果反而被龍城璧殺死。

唐竹權雖然受傷，但雲萬變仍然無法再進一步把他傷害。

因爲龍城璧的刀，處處不求自保，自顧保護着唐竹權。

沈獨梟眼見三絕峯被弄得一塲糊塗，心中大爲氣忿。

可是，他與雲萬變聯手之下，仍然奈何不了龍城璧，反而連軒轅百機的性命也丟在對方的刀下。

雲萬變心中有數。

他傷了唐竹權之後，招式也不再走險着，處處穩紮穩打。

他這樣的做法，志在消耗龍城璧的體力。

因爲强援將到。

鬼王爺一出現，龍城璧，唐竹權和司馬血又焉還再有活路？

× × ×

二十三個紅袍金槍客，彷似一堆烈火般湧上了三絕峯上。

接着，又見四個紫袍人，抬着一口巨大的棺木，停放在三絕宮前。

雲萬變的劍立刻囘鞘。

沈獨梟也自動退開一旁。

但唐竹權和龍城璧並未感到減輕了壓力，因爲勞勒已率領着二十三個金槍手，把兩人重重圍住。

龍城璧不怕。

但他却担心唐竹權。

唐竹權明白他的心意，現在他們所面臨的敵人，絕對不容易對付。

這是一個凶險的危局。

突然間，那一具巨大的棺木，一跳而起。

唐竹權雖然身受重傷，但仍然怪笑着，道：「他奶奶的，怪事年年有，想不到連棺木也會跳了起來。」

龍城璧微笑道：「棺木裏的是不是殭屍？」

唐竹權搖頭道：「不是殭屍，殭屍雖然兇惡，却不會連棺木也弄得跳起來。」

龍城璧吸了一口氣，道：「然則你認爲棺木裏的是甚麼東西？」

唐竹權大笑，道：「說得好！棺木裏的並不是個人，而是一個比豬還不如的東西。」

龍城璧忍住了笑，道：「究竟那是甚麼東西呢？」

唐竹權臉色忽然一沉，冷冷的道：「如果老子沒有猜錯，棺木裏的東西，就是鬼王爺！」

龍城璧一點也不覺得意外，道：「是不是那個無眼，無耳，無口也無鼻的鬼王爺？」

唐竹權道：「你不妨把棺木的蓋掀開，就可以知道老子說得不假。」

龍城璧當然沒有眞的去把棺木蓋掀開來。

但棺木蓋却在這個時候，自動「砰」一聲，倒了下來。

棺木裏有一個人。

他穿的衣服很特別，有紅、黃、紫、綠、黑、白六種顏色。

他的頭髮，每一根都彷如鋼針，而臉孔却是一片空白的。

沒有眼睛，沒有耳朶，也沒有嘴巴和鼻子。

他的臉色慘白如紙。

這當然是一副假面具。

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 × ×

勞勒手裏握着的金燈籠，突然碎裂。

金燈籠碎裂之後，裏面竟然藏着十八條細小的毒蛇。

十八條毒蛇同時向唐竹權和龍城璧的身上竄去。

牠們的行動很快，而且去勢刁鑽，的確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感。

但龍城璧却立刻抱起了唐竹權，兩人同時翻身，飛衝峯下。

勞勒怒喝一聲：「休想逃走，還我師兄命來！」

龍城璧沒有眞的逃走。

他知道唐竹權受傷極重，無論如何都逃不出去。

他作勢衝下，其實却是誘敵。

勞勒見龍城璧兩人衝下山峯，自然立刻追上。

龍城璧却出其不意，翻身連發九刀。

這九刀，使勞勒剛衝過來的身子，立時被逼退九步。

鬼王爺那一張空白的臉，突然一陣抽搐。

「上！」

勞勒立刻又再衝上。

二十三個紅袍金槍客，也同時發動了攻擊。

這種以多欺寡的打法，龍城璧已領教過不少。

而司馬血却在此際，右肩上被一把鋼鏈插中。

青衣人氣勢本已衰弱，其中一個突抱拚命之心，寧願白捱一劍，也要把司馬血打傷。

一擊傷司馬血之人，已然中劍畢命。

但其他還能作戰的青衣人，却捨死忘生的，對司馬血展開無情的攻擊。

天崩地裂的一戰。

血腥已染紅了三絕峯！

× × ×

二十三桿金槍，二十三種槍法！

原來這二十三殺手，每人所練的槍法，都並不一樣。

所以，這二十三桿槍一起向龍城璧進攻的時候，勞勒臉上已露出了得意而殘酷的冷笑。

他相信龍城璧一定會死在金槍陣下。

沒有人能對付這二十三桿金槍。

可是，他疏忽了一件事。

唐竹權雖然身受重傷，但他的武功仍未失去。

就在這二十三殺手拚命進襲龍城璧的時候，唐竹權突然左手一揚，一蓬金光，直向二十三殺手罩去。

勞勒臉色一變。

「唐家金針！」

二十三殺手一直都沒有把唐竹權放在眼內。

因爲他長得實在太胖，而且又已身受重傷。

沒有人能想到，唐竹權在這個時候，竟然還能施放這樣厲害的暗器。

只聽得一連串悶哼之聲，二十三個金槍殺手，竟然佔了一大半被金針所傷。

二十三人立刻就只剩下了八個。

龍城璧精神一振，手裏的一柄風雪之刀，彷如雪花飛舞般，把這八人逼得手忙脚亂。

勞勒大怒。

他奪了一桿金槍，整個人像瘋狗般向龍城璧撲去。

瘋狗。

現在無論任何人看去，勞勒都的確只像一條瘋狗。

鬼王爺忽然輕輕嘆了口氣，然後緩緩地從巨棺中走了出來……

× × ×

金槍！

九九八十一招追風槍法，在勞勒的手中重複施展。

可是，龍城璧輕描淡寫的，就把勞勒的槍勢完全封住。

龍城璧忽然冷冷地道：「你的師兄是誰？」

勞勒哼了一聲，道：「蕭爾錚！」

「蕭爾錚？」龍城璧手中刀勢忽轉緩慢：「這人已死在我的刀下整整十年。」

勞勒怒喝道：「你滿手血腥，罪孽深重。」

龍城璧嘿嘿一笑，道：「在下的確滿手血腥，但罪孽深重的，却是蕭爾錚。」

「蕭師兄有何罪孽？簡直胡說！」

龍城璧冷冷道：「十二年前，蕭爾錚率領盜匪三十餘人，洗刦百花城。」

「那又如何？」

「百花城內，皆手無縛鷄之力，完全不黯武技之輩，蕭爾錚恃强凌弱，毒殺全

城一千三百餘人！」

勞勒冷冷說道：「殺千餘人，小事而已！」

龍城璧睜目怒吼：「殺千餘人，猶說是小事？簡直荒天下之大謬！」

勞勒額上汗如雨下。

而龍城璧的風雪之刀，也像狂風驟雨般當頭劈至！

× × ×

鬼王爺突然大喝：「住手！」

勞勒急退。

龍城璧本欲一刀把他解決，也暫時停了下來。

司馬血力戰三絕老魔的弟子，除了肩中一鏈之外，並未再有受傷。

碧血劍再加上殺手之王，憑着那二十個後起之秀的力量，仍不足以把他徹底擊敗。

二十個青衣人，現在只剩下了四個。

這四人雖然還能站着，但也已搖搖欲倒。

這時，司馬血和青衣人之戰，也暫時停止。

鬼王爺發出了一陣冷冷的笑聲，對龍城璧道：「雪刀浪子的確名下無虛，可惜今日三絕宮前，就是你喪身之地。」

龍城璧冷冷道：「在下對於生死二字，從不放在心上，就算死了，又有甚麼值得可惜？」

鬼王爺嘿嘿一笑，道：「你死了不打緊，只難爲了唐家的二小姐。」

龍城璧心頭一震。

好厲害的鬼王爺，居然把話鋒刺到自己的心坎裏。

鬼王爺冷冷地接道：「明人不幹暗事，明人也不說暗話，大家不妨將心裏的事，說個明白。」

龍城璧冷然道：「在下並不是個明白人！」

鬼王爺道：「總也不是一個渾人。」

龍城璧道：「錯。」

「哦？」

「許多時候，在下會比渾人更加渾噩百倍。」

「你的說話，本王明白，只希望你今天不會像個渾人。」

龍城璧寒着臉，道：「你想得到手的是甚麼東西？」

鬼王爺道：「這句說話，正是本王想問你的。」

龍城璧回答道：「在下想要金虹五毒菓。」

鬼王爺仰天大笑，空白的面具抽搐不已：「好！本王就答應你的要求。」

龍城璧道：「金虹五毒菓並非閣下之物，你憑甚麼答應下來？」

鬼王爺冷冷一笑，道：「本王既能答應你的要求，當然有絕對把握。」

「絕對把握？」

「當然。」

龍城璧以手彈刀，鏗然有聲：「希望你的說話，不會令在下失望。」

鬼王爺哼一聲，忽然喝聲道：「沈獨梟！」

沈獨梟臉色鐵青，倒提着搜魂鏈，匆匆地來到鬼王爺的面前，恭聲道：「屬下在。」

鬼王爺揮了揮手，簡短地說出了兩個字：「拿來。」

沈獨梟身子一震。

鬼王爺森冷的聲音又再响起。

「拿來。」

沈獨梟又猶疑了半晌。

鬼王爺冷冷一喝，怒聲道：「你好大的膽子！」

沈獨梟臉色一變，終於道：「龍城璧等人弄成三絕宮這個樣子，軒轅百機與樊如火却是因他而死，屬下就算拚了一條老命，也絕不願意把金虹五毒菓交出來！」

鬼王爺喃喃一笑，道：「有骨氣，有種！」

沈獨梟是三絕宮的主宰。

但在鬼王爺的面前，他却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人小物。

鬼王爺又沉聲道：「只可惜有骨氣，有種的人，通常都不會太長命。」

沈獨梟眼中露出了一絲悲哀的神色。

他已經知道自己面臨着生死的關頭。

如果他願意把金虹五毒菓交出，也許還會有活下去的機會。

但他不願意這樣做。

軒轅百機樊如火之死，完全是因爲龍城璧和唐竹權。

他無論如何，都不願意把金虹五毒菓交出。

「有骨氣，有種的人，通常都不會太長命。」

但沈獨梟就算現在立刻死了，也不能算是短命。

人生七十古來稀。

沈獨梟早已超過七十歲之數，卽使死了，又還有何憾？

他認爲自己死亦無憾。

但他錯了。

他違抗了鬼王爺的命令，固然難逃一死。

但他仍然無法保留得住那八顆金虹五毒菓，這一點，是大出他意料之外的。

× × ×

灰白色的一隻手。

那是鬼王爺的手。

沈獨梟連看都沒有看清楚，額上便已被鬼王爺的手，輕輕拍了一下。

輕輕一拍。

這一拍的力度，恐怕連蚊子都未必打死。

可是，沈獨梟却感到額上一涼。

那不僅是「涼」的滋味，簡直就是冰冷如雪。

鬼王爺的掌力，異常陰寒，陰寒得足以令人致命。

沈獨梟只覺得額上冰冷，繼而整個頭部都冰冷。

最後，冰冷的感覺越來越甚，竟然連雙腿都被冰凍得痲痺難動。

鬼王爺冷冷一笑。

「沈老兒，你可知這是甚麼掌力？」

沈獨梟不知道。

但卽使他知道，也說不出來，因爲他的嘴巴已被一股極度的寒意，凍得僵硬。

鬼王爺毫無表情的面具，突然在這個時候解下。

鬼王爺的廬山眞面目，突然呈現在每一個人的眼前！

× × ×

那是一張絕不平凡的臉。

這一張臉給人的印象，遠比鬼王爺的空白面具更冰冷無情。

不但無情，而且驃悍。

但龍城壁却可以肯定，這絕不是漢人的臉。

鬼王爺並非漢人。

他是個藏人。

而且，龍城壁更認出了他就是薛班！

× × ×

薛班！

鬼王爺竟然就是薛班。

但龍城壁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因爲他早就知道鬼王爺是和大漠鷹城有密切關係的人。

——那四個紫袍人，他們的袍上，却刺繡着無數的鷹。

——而鬼王爺躺着的那口棺材，也刻着鷹！

江湖上以鷹爲標誌的帮會雖多，但這些帮會却是以鷹爲尊貴，威武的象徵。

這些帮會，都尊崇鷹。

但這個紫袍人身上繡着的鷹，並不是雄糾糾的鷹，而是死去了的鷹。

而鬼王爺棺上所刻着的鷹，也是已經中箭身亡的。

所以他們絕不是尊敬鷹，而是仇視！

除了薛班之外，又還有甚麼人是這樣痛恨鷹的？

他不但痛恨鷹城，連鷹也被他仇視。

所以，鬼王爺就是薛班，龍城壁一點也不覺得詫異。

× × ×

龍城壁雖然從未見過薛班，但他可以肯定這一個鬼王爺就是薛班。

他沒有料錯。

同時，他也知道薛班的目的。

他顯然是要奪同那一張鷹城的寶圖。

——當日在大漠上，龍城壁花了五萬兩銀子，和一個神秘大盜合作，去刦掠老刀王的那一批紅貨。

——那一批紅貨，表面上主要的寶物是夜明珠和一對玉龍金印。

——但眞正的寶物，其實却是一張藏寶圖。

——藏寶圖就在那對玉龍金印之內。

——龍城壁把那七間鏢局的人全部殺光，雖然是狠辣了一點，但如果知道這七間鏢局眞正底蘊，相信連老刀王也會同意龍城壁的做法。

——原來那七間鏢局，竟然都是殺人放火的强盜。

——三年前潼關發生了一件巨刦案，一隊二百八十五人的商隊，突然遇刦，結果二百八十五人，死了二百八十三個。

——唯一還能倖存性命的，是一對體弱多病的小夫妻。

——這兩夫妻被壓在一大堆屍體之下，才能倖存性命的。

——龍城壁經過一番深入的調查，終於查出了這七間鏢局的總鏢頭，原來就是盜匪之首。

——而那些鏢子，趟子手，也就是山賊無異的强盜。

——這件事，老刀王一直都被蒙在鼓裏。

——天下間，除了龍城壁之外，還有一個人知道這種事，這個人就是唐竹權。

× × ×

沈獨梟僵硬地站立着。

他的身子不能動。

他的嘴巴也不能說話。

但他還有一雙眼睛，還有一對耳朵。

他看見鬼王爺薛班緩緩地走到那張豹皮大椅上坐下。

沈獨梟的臉色慘白。

薛班桀桀一笑，道：「這一張豹皮大椅，很好，很好。」

沈獨梟目中怒芒暴射。

如果他現在還能動的話，他一定會毫不考慮，衝前與他拚命。

薛班悠悠地把身子搖幌着，然後接着冷笑道：「你以爲本王不知道金虹五毒菓藏在甚麼地方，你想錯了。」

他突然左肘向後一撞。

看他的樣子，這一撞可說是絲毫不費吹灰之力。

但那張豹皮大椅，却立刻像被連劈了十斧般，勒勒怪响，整張散開。

只見椅背之後，赫然藏着兩個狹長型的木匣。

薛班冷冷一喝：「勞勒！」

勞勒應聲而出。

不待薛班囑咐，他已把那兩個狹長型的木匣拿起，恭恭敬敬的遞到薛班手中。

薛班冷冷地盯着沈獨梟。

「這就是金虹五毒菓！」

沈獨梟滿臉暴戾之氣，却無從發洩。

他顯然不明白，薛班怎樣會知道這個秘密。

薛班淡淡的笑道：「任何人想瞞騙本王，那是自尋死路，沈老兒，你還記得摩摩嗎？」

摩摩！

沈獨梟的臉兒又再變了。

他當然沒有忘記摩摩。

摩摩是揚州一個很漂亮的女人，三絕宮也並不是個六根清淨的地方。

沈獨梟很喜歡摩摩，把她從揚州帶同三絕宮。

直到有一天，他發覺摩摩在暗中窺視自己的行動，終於把她一拳打死。

他這一拳打得並不重，但摩摩還是死了。

到後來，沈獨梟才查出，眞正令摩摩致命的，並不是自己的拳頭，而是摩摩用毒針刺破自己的手指。

謎一樣的女人。

她死的時候，也令沈獨梟有謎一樣的感覺。

摩摩究竟是誰派來的臥底？

她究竟探查到多少有關自己的秘密？長久以來，沈獨梟都沒有得到答案。

但現在，他明白了。

原來摩摩是鬼王爺派來的。

摩摩所查到的，就是那張豹皮大椅。

沈獨梟的那張豹皮大椅，裏面不但藏着了金虹五毒菓，而且還藏着幾本練功的經典。

而薛班感到有興趣的，只有金虹五毒菓。

因爲他要憑金虹五毒菓，威逼龍城壁把那張藏寶圖交出來。

× × ×

樊如火死在唐竹權的指下。

軒轅百機的腦袋被龍城壁齊中削開兩半。

現在，沈獨梟也難逃一死的命運。

他是給勞勒用金槍貫胸刺死的。

薛班是一個殘酷的惡魔。

他對敵人所施用的手段，固然殘酷。

對於下屬，他的手段也同樣殘酷，誰若背叛了鬼王爺，就得立刻去見鬼！

× × ×

金虹五毒菓就在薛班的手中。

「只有那一張藏寶圖，才可以交換金虹五毒菓！」這就是薛班所開出的條件。

龍城壁沒猶疑：「好！我答應你！」

薛班冷笑道：「你不後悔！」

龍城壁冷冷道：「在下做事，從不後悔！」

薛班縱聲長笑，說道：「好！我相信你。」

說着，果然眞的把金虹五毒菓拋給龍城壁。

龍城壁把金虹五毒菓藏好，又從身上取出一塊薄薄的羊皮。

這就是藏在玉龍金印的鷹城藏寶圖！

× × ×

藏寶圖已終於又同到薛班的手裏。

龍城壁冷笑道：「在下等告辭了！」

薛班臉上神色，倏地變得更冷酷：「交易雖已完成，但還有件事未曾辦妥！」

龍城壁沉聲道：「在下早已知道這是一件怎麼樣的事。」

薛班道：「你且說出來聽聽。」

龍城壁冷冷道：「你當然不會輕易的就把金虹五毒菓交給在下，你也一定知道，這八顆金虹五毒菓，可以把强城主的性命救同。」

薛班點頭道：「不錯。」

龍城壁冷聲一笑：「所以，你要在下辦妥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腦袋給你割下來！」

薛班仰天大笑。

「聰明！聰明！果然聰明！」

龍城壁冷冷道：「在下如果割下自己的腦袋，那豈非變成笨得要命？」

薛班嘿嘿笑道：「你自然不捨得把自己的腦袋割下，但斷門四絕刀會替閣下效勞。」

斷門四絕刀，就是抬棺的四個紫袍金刀客。

龍城壁一聲巨喝，先發制人，手中風雪之刀直向那四人的腦袋劈去。

這一招，有點像倫腦袋大俠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

薛班嘿嘿一笑，不再理會這一戰誰勝誰負，揚長下山而去。

勞勒沒有跟隨着薛班。

他知道薛班決不會無緣無故的離開這裏。

果然，他沒有料錯。

薛班剛下峯不久，又再同來。

不過他並非獨自同來，而是被一桿松木紅纓槍逼同來的。

勞勒面色一變，脫口道：「杭州老祖宗！」

他沒有看錯。

薛班下山，因爲他已發覺到山峯下有人。

但是他怎樣也料不到，來者原來竟是唐竹權的父親，有杭州老祖宗之稱的唐老人。

× × ×

唐老人一出現，勞勒的臉色固然爲之一變，但臉色變得更難看的，却是唐竹權了。

別人身處厄境，忽逢老父相救，都會喜出望外。

但唐竹權却剛好相反。

他寧願死，也不願意給父親看見自己現在這副狼狽的樣子。

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是江湖一絕。

無論是誰，忽然面對着唐老人這樣厲害的對手，都勢非大吃一驚不可。

薛班雖然武功極高，但也難以例外。

唐老人得勢不饒人，把松木紅纓槍的招式發揮得淋漓盡致，直到三十招後，薛班才告驚魂甫定。

唐老人見兒子受了傷，也不敢再步步緊逼。

龍城壁本與斷門四絕刀展開激戰，此刻亦暫時停手。

「哼！不中用！不中用！」唐老人一看見了兒子，就大聲地罵起來：「老夫若是像你這般窩囊廢，早就已經死了八百次了。」

唐竹權苦笑一聲，道：「你是老子的老子，本事當然大得多。」

「混帳！」唐老人臉都黃了：「甚麼叫做老子的老子，越來越沒規矩！」

唐竹權又是一陣苦笑，突然白眼一翻，支持不住暈倒過去。

幸而龍城壁臂力不弱，把這個大胖子的身軀扶住。

唐老人又是一陣怒罵：「生死關頭，翻甚麼白眼？要暈倒也不是這個時候，眞沒長進！」

龍城壁一看見了唐老人，已經頭皮發炸。

暈倒就是暈倒，又要分甚麼時候不時候？

這一對父子，眞是稀奇古怪，堪稱武林怪物。

× × ×

薛班的手裏，突然亮出一雙短棍。

這一雙短棍，只有一尺二寸，烏溜溜的滑不留手。

雙棍一揚，呼嘯生風。

唐老人冷笑道：「你的武器，就是這一對豬腸也似的鐵棍？」

薛班沉聲道：「這一對鐵棍，將會刺穿你的肚子，你還是別倚老賣老的好！」

唐老人怒哼一聲，大喝道：「鬼王爺看槍！」

「槍」字才出口，松木紅纓槍巳疾刺了十五次。

好快的槍！

但薛班的身軀也絕不慢。

唐老人連刺十五槍，他的身軀就閃動了十五次。

每一槍都好像要刺進薛班的心窩。

但每一槍都在薛班的胸前不足一寸的地方擦過。

薛班果然不愧是藏人中的絕頂高手。

就在這個時候，龍城璧突然大喝一聲，抱起唐竹權，向山峯之下全力奔去。

斷門四絕刀和勞勒自然不肯放過。

但勞勒的身子才衝前兩丈，頸上巳捱了一劍。

這一劍，來無影，去無踪，勞勒根本連對方的劍是從何處而來也未弄清楚，咽喉上便覺得一陣冰冷。

勞勒整個人立時僵住。

然後，他才聽見一個人淡淡的對他說：「勞勒，再見了。」

司馬血！

這是司馬血的聲音。

事實上，除了司馬血之外，又有誰能在這個時候，給予勞勒致命的一擊？

× × ×

唐竹權巳受傷。

他絕對不能再在三絕峯上逗留下去。

三絕宮前的形勢，非常混亂，唐竹權暈迷不醒，就算是武功最差的一個人，也可以輕易地把他殺死。

金虹五毒菓既巳到手，還是先保護唐竹權，才是上策。

龍城璧拖着唐竹權，就像是孫悟空拖着了豬八戒，唐竹權的身材，的確太胖太重了。

斷門四絕刀窮追不捨。

終於，在那座荒涼的古寺門外，把龍城璧趕上。

斷門四絕刀一聲不响，立刻就拔刀向龍城璧砍殺。

龍城璧拖着唐竹權，不能拔刀。

他只能一味閃避。

但他又能閃避得了多久？

幸好殺手之王司馬血也巳殺出重圍，及時趕到，協助龍城璧一臂之力。

龍城璧見對方武功不弱，人數亦多，只好放下唐竹權，與司馬血全力應戰。

龍城璧的刀，再加上司馬血的劍，二人刀劍合璧，威力更是驚人。

然而，斷門四絕刀也不是弱者。

一時之間，誰也不容易得佔上風。

× × ×

三絕峯上，唐老人與薛班正殺得難分難解。

薛班的一雙短棍，並非普通的短棍，而是暗藏着五種暗器的武器。

這五種暗器，包括毒針，毒砂，毒霧，毒彈丸和毒汁。

薛班的棍法，本來就極其厲害。

再加上了這幾種暗器，當然更令人防不勝防。

但唐老人是老江湖，他與敵人交鋒的經驗，極爲豐富，再多花樣的歹毒武器，他也見識過不少，也領教得多。

對付這種花樣多端的歹毒武器，最佳的良策，就是以不變應萬變。

這一套功夫，說來容易，但若非一流高手，又焉能做到這一個地步？

薛班雙棍在手，忽左忽右，招式狠辣而詭異。

唐老人身形展開，手中一桿松木紅纓槍得密不透風。

薛班突然一聲斷喝，左右雙棍一分，中門大露。

但唐老人並非初出道的初生之犢，他當然看出，這只不過是薛班的誘敵之計。

他絕不上當。

如果唐老人挺槍冒進的話，薛班就會身子挨着槍旁，順勢就給唐老人一記當頭棒。

薛班見唐老人並不上當，於是倒退抽棍，利那間連踢七腿。

這七腿不但速度奇快，而且巳算準了唐老人槍勢的去路。

唐老人一生臨陣無數，會過不少腿功厲害的名家，但他們與薛班相比下來，顯然相形見拙。

這七腿，每一腿都足以把唐老人的心臟踢成粉碎，但唐老人寶刀未老，又給他一一閃避開去。

但唐老人一閃之後，形勢上立刻有了一個重大的轉變。

唐老人一向都以攻爲守，但忽然間就被薛班反佔先機。

薛班得勢不饒人，一衝兩丈，左棍按掣，射出一蓬毒汁。

唐老人又再退閃。

只見毒汁飛揚之處，連地上的青磚都被烤成焦土之色，若給它噴在臉上，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薛班的攻勢更加凌厲。

唐老人袍袖飄飛，槍勢也更急。

倏地，薛班雙棍如剪般，將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交剪在雙棒之中。

唐老人槍尖一沉。

薛班却以左棍力壓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然後右棍脫手，飛擊唐老人的臉。

這一着，眞是異常兇險。

兩人之間的距離極近，唐老人的反應若稍慢半步，立刻就會腦袋開花，當場斃命。

但唐老人却是高手之中的高手，薛班短棍飛擊過來的時候，他立即使出鐵板橋的功夫，短棍堪堪從他的鼻尖上不足半尺飛掠開去。

這一來，薛班的手裏，已少了一根短棍。

但形勢上，薛班又再佔更大的上風，他巳把唐老人逼得透氣不過。

高手相爭，猶如對奕，最重先機。

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現在，無論是誰，都會認爲唐老人巳瀕趨於敗倒的邊緣。

但唐老人並不認爲如此。

局勢越兇險，他越不服輸。

只要他還未咽氣，就算把他的下半身子斬去，他都絕不會認輸的。

也許，他本來就是一個性格頑固的老人。

越頑固的人，越不容易服輸。

薛班以短棍直欺唐老人的長槍，形勢上不但沒有吃虧，反而着着佔先。

就憑這一點，巳足以證明鬼王爺薛班，的確不是一個尋常的人物。

若是別人，給薛班這幾着絕招，早巳俯首稱臣敗落。

但唐老人沒有敗落，他有一股頑强的鬥志，雖然薛班好幾次巳在取勝邊緣，但結果都未能取勝。

唐老人忽然一聲長嘯，全力迫刺向薛班。

一槍七式！

身形七變！

這就是唐老人的絕技——「一槍十四變」！

薛班只覺得眼前一亮，唐老人的槍巳在自己的胸前左右威脅着。

這一槍，無疑是這一戰的轉捩點。

薛班冷不提防唐老人有此一招，步法登時一亂。

唐老人一眼瞥見，知道再來一槍，就可以把薛班逼得更亂。

但薛班異常機警，一見頭勢不對，竟然不再戀戰，掉頭就跑。

唐老人大喝道：「鬼王爺，你逃不了的！」

薛班不理，急步向山峯下衝去。

× × ×

荒涼的古寺前，龍城璧獨力抗拒斷門四絕刀。

唐竹權巳受傷暈倒。

而司馬血在接戰不久後，由於右肩傷勢加深，影响到劍法，終於被斷門四絕刀劈在腰間，倒地不起。

龍城璧大爲驚怒。

唐竹權身受重傷，巳令他憂心忡忡，現在司馬血又中刀倒下，怎不令他爲之大受打擊？

他一向很少關心自己。

但他却太關心別人，尤其是自己的朋友。

可是，斷門四絕刀的武功，皆極不弱，四人聯手，龍城璧自然難免陷於惡戰之局。

斷門四絕刀的老大，是陶利鶴。

陶利鶴六十八歲，他練刀巳六十年。

另外三人，刀法最快的是老二袁藏眞，但刀法最毒辣的，却是老三方箭。

方箭這個人就像一枝箭。

無論是誰，惹上了方箭這種人，都一定會大嘆倒霉。

司馬血就是給方箭砍傷的。

斷門四絕刀之中，武功較弱的一環，就是老四賈北山。

雖說賈北山的武功較弱，但他練功最勤，刀法實而不華，一不留神，就會給他乘虛而入。

龍城璧面對着這四大高手，稍有錯失，都會陷入無可挽救的險境。

陶利鶴練刀六十年，殺人的經驗也有六十年。

他在八歲的時候，便巳用刀在路上向單身商人行刦。

一個黃毛小子提着一柄大刀行刦，看起來的確有點好笑。

那個被截刦的過路商人，忍不住笑了起來。

陶利鶴也在笑。

當兩人笑得最起勁的時候，那個過路商人突然不笑了。

因爲陶利鶴的刀子巳刺進了他的小腹，直穿背。

陶利鶴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從八歲到六十八歲，他的性格都沒有改變過。

× × ×

陶利鶴知道賈北山的武功較弱，所以他的刀法，除了進攻龍城璧之外，還處處替賈北山封住他的破綻。

這兩人聯手，合作得天衣無縫，所以最弱的一環，巳不再是賈北山。

龍城璧面對過不少武功高强的高手，但却從未遇到這種情況。

攻擊敵人最弱的一環，本是瓦解敵人的最佳方法。

但現在，敵人最弱的一環不見了。

龍城璧只覺得手心在隱隱冒汗。

時間一長，對於自己只有壞處，而絕對沒有好處。

因爲他還要照顧那兩個身受重傷的朋友。

他的顧慮實在太多。

如果他被斷門四絕刀殺死，那麼事情便糟透了。

龍城璧一死，唐竹權和司馬血就決難有生望。

不但這兩人要死，就連醫谷裏的强大鷹，恐怕也得一輩子躺在地上。

這一戰的牽連，實在太廣，巳不單只是龍城璧個人生死的問題。

龍城璧身處險境的經歷，巳經不知多少次，但眞正令他感到內心驚悸的，只怕還是第一遭。

陶利鶴顯然也巳經看出了這一戰的重要性。

如果一舉把龍城璧，司馬血和唐竹權都殺死，將來又還有甚麼人，敢不服從鬼王爺。

陶利鶴只對一個人忠心。

這人就是鬼王爺薛班。

爲了薛班，就算你要他上刀山，入劍林，他也絕不會眉頭一皺。

薛班生平，從沒做過甚麼好事。

但有一次，他居然大發慈悲之心，把一個誤中奇毒的女人救活。

這個女人，就是陶利鶴唯一的女兒。

陶利鶴的女兒，她也不是甚麼良家婦女。

她十七歲的時候，便已經把好幾個男人弄得團團轉，最後還挑撥離間，使這幾個男人互相殘殺。

連陶利鶴都痛罵自己的女兒是個女妖精。

然而，無論是女神也好，女妖精也好，她畢竟還是他唯一的骨肉。

她誤中奇毒，其實也是自作孽。

原來她準備了一種極毒的毒散，想毒殺一個老富商，奪取他的財產。

然而，陰差陽錯，這種毒散居然不必吞下也能傳播，她嗅到了這種毒散的氣味，亦同告中毒。

如果不是薛班救了她，她早已變成了一具全身腐爛而死的屍體。

陶利鶴很感激鬼王爺。

自此之後，斷門四絕刀就成爲了鬼王爺的左右大將。

陶利鶴對薛班忠心。

而袁藏眞，方箭和賈北山，却絕對忠心於陶利鶴。

陶利鶴的事，當然也就是他們三人的事。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四人同心，又將如何？

× × ×

方箭是四個人之中，發招最少的一個人。

但他每發出一刀，都使龍城壁爲之暗捏一把冷汗。

因爲方箭的刀，只在最有利的時候才發動，每一擊都使人防不勝防。

如果對方不是龍城壁，方箭的刀，早已得手。

但龍城壁仍然難免被方箭算了一下。颼！

最陰損的一刀，使龍城壁又驚又怒。

幸好龍城壁閃避得快，否則方箭這一刀，立刻就要讓龍城壁變成太監。

饒是如此，龍城壁仍然被方箭的刀割了一下，左腿之上，鮮血如泉冒出。

方箭冷笑。

他沒有繼續去追擊，反而向後退了開去。

他一退，袁藏眞的刀又再補上。

他也學了方箭的那一套，不到最有利時機，決不貿然出手。

現在，龍城壁的左腿已受傷，左邊脇下露出了一個破綻，此時不再全力出擊，更待何時。

但他的刀還未發出，陶利鶴便已大聲喝道：「老袁，別中……」

「別中計」的「計」字還未出。袁藏眞的刀已如電般向龍城壁左脇下飛斬。

這一刀斬得很兇，別說是人，就算是一頭大象，恐怕也得被斬開兩截。

然而，龍城壁並不是大象。

他是雪刀浪子，天下獨一無二的雪刀浪子。

這一刀，袁藏眞認爲是得意傑作。

誰知道得意傑作，居然變成了最後的傑作。

只見龍城壁的腰一擰，左腿向前一伸，不退反進，風雪之刀却乘着袁藏眞發招之勢，直向他的腰間揮去。

袁藏眞想不到龍城壁竟然有此一着。

袁藏眞走的是險着。

龍城壁走的也是險着，而且比袁藏眞的險着更加兇險。

可是，袁藏眞低估了龍城壁的刀。

龍城壁的刀，已深深的揮在袁藏眞的腰間。

袁藏眞一聲怒吼，反手再劈一刀。

但這一刀，他甚麼都沒有劈到。

然後，他就雙膝一軟，跪着死去。

× × ×

陶利鶴的眼睛彷彿在冒火。

他手裏的刀殺氣逼人，但他却沒有出手對付龍城壁。

他突然吩咐方箭和賈北山道：「雪刀浪子由我來對付，你們去殺唐竹權和司馬血！」

好毒的主意。

龍城壁心頭一震，急步退回到司馬血的身旁。

但他保護得了司馬血，却無法再保護唐竹權。

方箭的臉上本無表情，他的刀已像箭般飛擊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龍城壁的眼睛也像陶利鶴般，像是快要噴火。

但賈北山却已一刀向司馬血的臉上劈去。

——如果你是雪刀浪子，將會怎辦？

× × ×

這本來是一個死局。

龍城壁的本事就算再大十倍，此刻他只能挽救唐竹權或司馬血的其中之一。

唐竹權暈迷在先，而司馬血倒下去在後。

這兩個人都已身受重傷。

驟看起來，這兩個人的傷勢都同樣嚴重。

但其中却有一個小小的秘密，除了龍城壁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

這一個小小的秘密，就是唐竹權並非眞的暈倒。

他故意裝成暈倒的樣子，並不是用來唬嚇自己的父親，而是要分散敵人的注意力。

別以爲這個大胖子是個呆子。

他的腦筋，比許多看來聰明的人更加聰明百倍。

現在，他的計劃終於收效了。

龍城壁本來也不知道唐竹權是假裝昏迷的。

但當他抱起唐竹權，從三絕山峯奔下來的時候，唐竹權的眼睛忽然張開，然後低聲對龍城壁笑道：「你的氣力不錯，當眞舉重若輕之至。」

龍城壁一怔，心裏又好氣又好笑。

他並不是個愚鈍的人，也立時明白了唐竹權的用意。

面臨强敵，裝昏扮死，向來不是高明的策略。

但唐竹權的確受重傷，只不過傷勢並不如外表般看來嚴重而已。

所以，眞正身受重傷的人，並不是唐竹權，反而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因此，龍城壁沒有理會方箭。

他只是全心全意，對付賈北山和陶利鶴。

× × ×

方箭的人像箭。

他的刀更像箭。

他喜歡暗算別人，也喜歡做些順手牽羊，不費吹灰之力的事。

這種人無疑懶性太重，而好勝的心理却是太强。

方箭對陶利鶴派給他的任務，感到很滿意。

唐竹權是名震天下的唐家大少爺，杭州老祖宗唯一的兒子。

殺了唐竹權之後，自己在江湖上的威名，自當不可同日而語。

江湖是一個名利的圈子。

有名的人，發財機會總比較無名的人大得多。

他敢與任何人打賭，他這一刀，立刻就會結果了唐竹權的性命。

可是，他的如意算盤打得太响了。

這一注，贏家不是方箭。

他輸了。

他敗在唐竹權的五絕指法之下。

方箭的刀雖快，但當他的刀刺向唐竹權肚皮的時候，唐竹權突然輕輕地把身子一側。

「鏗」然一聲，方箭的刀擊在一塊尖石上，火星四處飛濺。

而唐竹權肥胖的手指，却已狠狠的刺在方箭的眉心之上。

一指斷魂。

方前中了這一指之後，就帶着滿臉驚愕和不相信的神色，歸天去了。

× × ×

方箭被殺，陶利鶴的臉色立刻刷地煞白。

方箭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陶利鶴更不相信那是事實。

唐竹權的確是受了重傷。

但他仍然能發出如此致命的一擊。

方箭固然毫無防範之心，即使他全心全意，小心翼翼的去行刺唐竹權，恐怕也難以避開這一指。

方前剛倒了下去，賈北山也同時傳來一陣慘呼之聲。

賈北山動手要殺司馬血，但一桿松木紅纓槍，却在這個時候來一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穿心一槍。

血如飛雨。

賈北山是「螳螂」。

「黃雀」當然就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了。

× × ×

唐老人在三絕峯之上，力戰鬼王爺薛班。

薛班雖然想逃跑，但他最後還是給唐老人趕上。

唐老人殺性大起。

但薛班絕非庸手，唐老人武功雖高，但苦戰之下，仍然無法獲勝。

到後來，反而被薛班用陰寒的內家掌力，逼得險些無法自保。

但就在兩人僵持劇鬥最烈的時候，兩個金衣少年出現了。

他們就是緊緊隨着勞勒的兩個金衣少年。

可是，這兩個金衣少年並不是對付唐老人，反而動手對付薛班。

薛班大怒，喝道：「兩個小鬼，你們反了！」

兩個金衣少年不理不睬，依舊用金槍向他襲擊。

唐老人初時以爲對方有詐。

但到後來，他發覺這兩個金衣少年並不是裝胸作勢，而是眞眞正正的準備跟薛班拚命。

唐老人無緣無故得到兩人的協助，槍下威力大增。

不出百招，薛班就已經被其中一個金衣少年刺死。

唐老人大奇。

那個金衣少年淡淡一笑，突然用手向臉上一抹。

他一抹之後，整張臉立刻變了。

他的臉變得更英俊，但仍然是少年模樣。

唐老人道：「小鬼頭，你們經過易容了？」

金衣少年笑道：「你是老江湖了，難道還看不出來？」

唐老人鬚眉皆豎，笑罵道：「你究竟是誰？」

金衣少年淡淡一笑，道：「我姓强，叫强小鷹！」

× × ×

鬼王爺薛班終於死了。

那兩個金衣少年，原就本是勞勒的兩個弟子，一個叫潘文烈，另一個則叫呼延偉。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被囚禁在大漠鷹城。

現在的兩個金衣少年，是由强小鷹和他的朋友答有易容冒充的。

這件事，强小鷹做得很好，連勞勒也被他們瞞過。

經過此一役，鷹城的變亂，總算平息了。

强大鷹的傷勢，有了金虹五毒菓再加上碧血靈芝的治療，漸有起色。

而唐竹權和司馬血，也在極兇險的情況下，拾回了兩條性命。

斷門四絕刀的袁藏眞，方箭，賈北山先後被殺，陶利鶴面目無顏，亦相繼自刎而死。

雲萬變最後暗算龍城壁，結果却死在雪刀浪子之下。

× × ×

臘月，風寒，酒暖。

衞空空已有許久沒有喝酒。

時九公警告他：「半年之內，你若喝酒，傷勢就會惡化！」

衞空空本來置諸一笑。

但時九公又扳起臉孔道：「你的傷勢一旦惡化，別人就會說老夫的醫技不到家

，你若連累了老夫沒生意上門，老夫就打斷你的狗腿。」

衛空空一怔。

他果然聽話，半年之內，不再喝酒。

現在，還沒有半年。

桌上的酒，共有十罎。

桌的四週，共坐着五個人。

這五個人就是龍城璧、司馬血、唐竹權、唐老人和衛空空。

有唐老人在，唐竹權喝酒總是斯文一點的。

他喝的不多，只喝了二十斤。

唐老人不喜歡兒子喝酒。

他也不喜歡女兒唐竹君和龍城璧的來往。

但他的兒子不大聽話。

他的女兒也是如此。

唐老人氣得無話可說。

女兒總是要嫁人的。

唐老人會不會把女兒嫁給龍城璧？

雪刀浪子會不會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小天地？

目前，誰都不敢肯定。

現在，唐老人在酒館裏，正等他的女兒。

唐竹君在家裏有點悶，到姨婆的家裏住了半個月，唐老人已派了一輛馬車，去迎接她來到這裏。

忽然間，酒館門外，車馬轔轔的聲響起來。

唐老人帶着兒子，登上馬車。

車廂裏的人，當然就是唐竹君。

漸漸地，馬車遠去了。

衛空空沒有喝酒。

司馬血也只是喝了少許酒。

而龍城璧却拔出了風雪之刀，輕輕一嘆。

忽然，一個人粗豪的聲音，從門外响起：「老子又回來喝酒啦！」

龍城璧一怔。

唐竹權居然又回來了。

雖然外面的風很冷，也吹得很勁，但酒館裏却是暖洋洋的。

現在，正是當浮一大白的最佳時候。

但龍城璧沒有喝酒。

他回刀入鞘，走出門外，也不理唐竹權的呼喚，獨自望北而去。

北方的風更寒冷。

他去甚麼地方？

他又將會遭遇到些甚麼事？遇見些怎樣的人？

沒有人知道。

但每一個人都知道，龍城璧是一個浪子。

他是一個不折不扣，流浪天涯，到處為家的雪刀浪子。

（完）

奇招絕技

拳打脚踢肘擊膝撞

希華・文

懂得武功的人，不止是拳打脚踢，一共有七種打法，認眞出色的高手，能够把七種武功練齊，不消說，當然是佔上風了，因為兩三個人同在一起搏鬥的時候，未必位置站得十分理想，有時候迫於要使用較為脆弱的肢體出擊，如果平時沒有好好的練習它，難保不會打輸，下面所述的七種功夫，能够練齊，當然是非常理想的，否則，多練一種，勝過少練一種，理所當然。

照武林高手稱述，人身有七種可以用來攻擊的武器，那是頭，肩，拳，脚，膝，肘和臂。

這七種攻擊性武器當中最有份量的是頭，不過一般人沒有注意它吧了，古代有許多僧人喜歡練習頭功，稱做鐵頭和尚，又有一部份世俗的人苦練頭搥，却非出家，而是準備特殊的招式，誘敵深入，然後用頭搥進攻，這種人多數是江湖上的黑道人物，綽號「鐵頭老鼠」。

何以使用頭搥比較用拳或脚更有勁呢？原因是頭顱特別硬，而且巨型，頭和手的比較眞是相差得太遠了，沒有練習過頭搥，無話可說，不然的話，用頭搥去撞擊對方的胸骨，那一招是異常厲害的，往往一撞就使敵人口吐鮮血。

練習頭搥之法，最簡單的是把一個沙包掛高一點，每天依時用前額撞擊，有如用拳頭去打沙包一樣。

必須注意這一點，練習頭搥只能練前額，不可練習頂門，因為頂門那一處叫做天靈蓋，不是一塊硬骨，而是由三塊骨頭拼合，孩子們的腦袋還軟，骨頭有縫，伸手摸摸便知，就算長成了之後，該處仍是有一條縫的，不宜用天靈蓋撞擊，再者，使用頭搥撞擊敵人，先要看清楚對方的位置，如果用前額，可以一邊看一邊撞，用到頂門去撞擊，那雙眼就看不見敵人了，那是非常危險的，故此，練習頭搥使用前額。

凡是精於頭搥的人，頭部特別大，骨頭突出，如果是和尚，一看便知，這種人多數是雙掌齊出的，看來好像是雙龍出海，平平無奇，實則不然，他準備你搭手用一雙手去挑開他的雙掌時，他突然一分，反客為主，纏住你的兩隻手，隨即進馬用頭搥撞擊，由於四隻手纏在一起，胸部突出，無從掩護，一招就定了輸贏，防患於未然，凡是看見喜歡使用雙龍出海這一招的人，就要小心他使用頭搥。

緊接着頭的一種攻擊性武器就是肩膊，任何人都知道，用拳頭打人，很少人知道肩膊也可以撞擊對方的，不過要對準了位置，先纏後撞，換句話說，使用摔角的

原理，纏住對方，兩個軀體迫近，然後用肩膊撞擊。

蒙古摔角就有這麼一招，兩人互相搏鬥，甲先動手，距離六七尺，突然標馬上前，雙手齊出，分別按住乙的左右兩手，隨即俯下少許，用肩膊撞擊對方胸部，使他受傷，練習過用肩膊撞擊沙包的人，肩頭有如頭搥，非常之硬，不易抵擋。

懂得使用肩膊撞擊敵人的一種武功，多數是跟摔角一齊練習，南派的武術當中，莫家最喜歡用肩，上邊肩撞，下邊脚踢，另有一手絕招。

第三種打擊敵人的秘密武器就是拳或掌，大多數人都知道用拳掌擊對方，那是最正宗的打法，却不知道拳頭有許多種變化，並非握緊了就算數。

南派拳術中，蔡李佛拳最喜歡用插搥，這種拳並非握緊，而是握緊之後向前伸出，有如貓的掌，用四個指節骨突出的一處撞擊對方，拇指沒有用，只是貼近掌心，使用插搥去撞擊敵人，有幾種好處，第一點，拳頭是平面的，打出去的力度雖然大，受擊之處却不是一點，而是一團肉，因此不易打傷對方，練習過插搥的人，用指節骨打出，比較堅實，而且一排指節骨有如一枝木棒，撞擊的地方針對一個焦點，當然是殺傷力較强。

第二點，普通的拳頭總是在較遠的地方就發力打出，而插搥並非如此，伸出去的時候不用力，那個拳頭快要貼近對方胸骨或肋骨之際然後用力，好像螺絲鑽似的插去，這是一種陰力，打過沙包，發搥有力，很容易施展出來，要是用插搥打中肋骨或者氣門，即是橫隔膜部份，對方立刻發生劇痛，呼吸感到艱難，渾身發軟，想打也辦不到，倘若用插搥撞擊額角，那是標準的牛角搥，該處叫做太陽穴，一打就傷。

比較插搥更陰毒的一種拳叫做鳳眼搥，先把整個拳頭握緊，然後伸出食指來，把它扭曲，再用拇指去頂住食指中間的一塊軟肉，那就可以把食指的一截指節骨伸出來了。

由於僅有一小節骨頭伸出，敵人不容易覺察得到，可是，這一截指頭却會傷人，但要打在穴道。

所謂穴道，那是咽喉或胸骨當中的「劍突」，又或肋骨與肋骨之間的空位，此外，額角或眉心，也是鳳眼搥攻擊的對象，不妨一知。

即使握緊拳頭，仍不一定是以平拳的姿態打出去的，掛搥就是另外一種打法，有如掛衫一樣，把手伸高，然後由高處反手打下來，用拳背打對方的臉孔，由於掛搥打落，如果失手，立刻可以變成鳳眼搥或插搥。

故此，有許多門派都是先用掛搥打出的，再又因為由上面凌空而下，拳勁大得多，橫臂擋格，實在不容易，那是南派拳師喜歡用掛搥的另一原因，這種拳又名冚搥，順筆一談。

有時握緊拳頭用拳尾打落的，這種打法叫做劈，或者劈對方天靈蓋，或者劈肩膊骨，又或劈頸子與肩膊中間的琵琶骨，拳脚有勁的人，往往一招獨劈華山打落，就把對方的琵琶骨打斷。看見敵人拳大如斗，就要當心他使用獨劈華山。

掌的打法跟拳相似，隨時可以變成虎爪，善於拳脚的高手，往往一招三變，打出去的是拳，快要打到對方臉孔，立刻變成虎爪，一旦落空，由於貼身作戰，便以蝴蝶掌出擊，那一隻手在很短的時間，變了三招，招式愈變愈離奇，使敵人不易捉摸，當然獲勝的機會愈多。

除了拳頭作為攻擊性武器的就是脚，俗語說的「拳打脚踢」，確是事實，只知用拳不知用脚的人，非常吃虧，北方有一句老話「拳打三分，脚打七分」，確有其事。

你看看自己的手和脚，便知一切，一條腿大過一隻手，沒有十倍也有六七倍，當然它的攻擊性强大得多，再又因為一雙脚可以使用穿心腿，掃腰腿，撩陰腿，虎尾脚等七八種欵式，變化多端，還因踢出一條腿的時候特別够威，對方急於閃避，不易反攻，拳擊則不然，隨時給敵人接招，即時變招出擊，反客為主，故此，用脚去踢，高明得多。

脚固然可以踢，膝頭也可以撞。膝撞這一招，並非由泰國傳入中國，實際上是由南派的功夫傳到泰國去的，有許多門派打到貼身是用膝頭撞擊的，大概這一類的武林高手當時為了逃避清廷追捕，愈走愈遠，到了南洋羣島一帶，落地生根，把脚法傳下來，包括膝撞的一種，碰着泰國或其他南洋羣島的居民喜歡脚法，苦練膝撞，於是，這種攻勢反而變成他們的獨門武器。

膝撞似乎很易施展，實則不易，原因是兩人一定要打到貼身才有機會撞擊，如果一擊落空，再擊也是落空的，那就有可能給對方乘虛而入。

故此，膝撞必須跟本門的拳術配合，然後有用，只知胡亂把膝頭撞擊，危險之至。

既然膝頭可以撞擊，手踭當然也可以撞擊了，這一招稱做「肘撞」，莫家拳脚有十七種用肘撞擊的，洪拳也有許多招式用肘撞擊敵人，甚至轉身連環打出，這一類的撞擊必須平時練習得十分靈活，否則，臨時不易施展出來。

第七種撞擊的部位是臂，北派拳脚往往用臂去碰撞對方，使他跌倒，雖然臂的本身攻擊力量不大，如果在摔角或者纏着打鬥的中國功夫當中，必須絆倒敵人，然後拳打脚踢，那就臂部仍有相當大的份量，很少人練習臂部的，唯其如此，忽然用臂撞擊對方，更加不容易防範。

上述的七種打鬥，沒有包括手腕或脚跟，如果用手腕低垂下來，忽然向上彈出，這一招叫做「豬蹄手」，相當有勁的，特別是向對方下頷撞擊，更有份量，值得在此順筆一提，另一方面，提脚踐踏對方的脚背，這一招也是很高明的，大部份拳師的拳頭堅如鐵石，他的脚背却是很脆弱的，住在大都市的人，天天穿鞋，脚背更加脆弱，簡直不堪一擊，如果你突然提脚向對方的脚背踐踏，他一定發生劇痛，暫時失去了反應，跟着一個霸王敬酒，然後由下邊撞上去，打擊對方下頷，他就無法支持。

—完—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金箭獵刀

神魔亂武林 獵刀平板蕩

月色朦朧，今夜濃霧。

踏着滿街黃葉，齊拜刀在問，天涯何處是吾家。

月色是醉人的。

他手裏的酒更能醉人。

但齊拜刀沒有醉，他還要殺人。

殺人絕對不是一種享受，有時候，他寧願殺了自己，也不願意殺人。

但那些無惡不作的江湖敗類，他不能不殺。

他不殺人，這些人就會活着。

而這些人活下去的結果，就是有更多的人會死在他們的手下。

佛家也有「以殺止殺」。

齊拜刀不是和尚，他若要殺人，根本不必理會別人的看法怎樣。

三年了，齊拜刀已整整流浪江湖三年了。

天涯何處是吾家？

× × ×

秋燈下，彭太師最少已有七分酒意。

彭太師當然姓彭，但太師二字，却是江湖中人給他的一個外號。

彭太師的年紀並不老，才五十出頭。

人未老，寶刀更未老。

提起了彭霸刀的刀法，江湖上敢攖其鋒的人已越來越少。

彭太師的眞正名字，是霸刀。

他所練的刀法，家學淵源，是彭門威鎭天下的霸王九絕刀。

彭家自從二百年前力挫崆峒十七鬼之後，家族聲名一直大盛。

傳到了彭太師這一代，死在天霸金刀下的武林高手已不計其數。

若論殺人最多的，首推彭太師的祖父彭連玉。

彭連玉掌管彭氏家族才不過五年，殺人最少的一年都數逾一百。

所以，他的外號是閻王老彭。

但閻王老彭終於在五年後病死。

到了彭太師的父親彭蜀美那一代，是彭家在江湖上最平靜的一年。

彭蜀美賦性溫和，不喜動刀弄棒。

可是，他畢竟也是彭門的長子嫡孫，霸王九絕刀法他並非不懂。

有人見彭蜀美性格沉靜，以爲他在刀法上的成就遠遜其父彭連玉，於是在洒血亭下，約戰彭蜀美。

約戰彭蜀美的人，就是齊拜刀的父親齊帥。

這件事，是發生在十八年前的一個黃昏。

結果，齊帥不敵彭蜀美，死在洒血亭下。

而三日之後，彭蜀美也突然患病去逝了。

此後，就是彭霸刀的天下。

現在，彭霸刀的名字，已被他自己的外號所蓋過。

人人都稱呼他彭太師。

有人追究這外號的來由，原來彭霸刀的相貌，與當朝太師最少有八分相像。

所以，他的外號就叫「太師」。

× × ×

酒是烈酒。

刀是快刀。

烈酒與快刀，是彭太師最欣賞的兩種事。

他已經喝了八斤烈酒，酒名是「天天醉」。

喝這種酒八斤還不醉的人，天下間最多不超過十人。

彭太師並不是其中之一。

原本已有七分醉意的彭太師，現在已眞的完全醉了。

在彭府的後花園裏，他醉後舞刀。

刀法快而亂。

最後，他開始嘔吐，醉得一塌糊塗。

他很想睡一覺。

但是齊拜刀却在這個時候，直闖了進來。

× × ×

能夠闖得進彭府，直到這座後花園的人，他的本領就絕不能小覷。

齊拜刀闖進來的時候，正是彭太師醉得最厲害的時候。

彭家的總管、打手，全部追了上來。

齊拜刀在闖進這裏之前，已傷了十幾個彭家的高手。

他終於見到了彭太師。

但彭太師却醉得不省人事，如果齊拜刀要殺死他，現在無疑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齊拜刀的確是存心來到這裏殺彭太師的。

但是現在彭太師醉了，他反而沒有下手。

彭家的總管，是彭立醉。

彭立醉從不喝酒，因爲只要喝上少量的酒，他就非醉不可。

他的酒量很差。

但他的武功絕對不差。

然而，他攔阻不住齊拜刀。

齊拜刀還未施展全力，彭立醉便已被他的刀鋒逼得團團亂轉。

彭太師滿身酒氣，一雙醉眼呆楞楞的，好像完全沒有看見齊拜刀。

齊拜刀比他年輕二十歲。

但江湖傳言，齊拜刀的獵刀，已勝過彭門的霸王九絕刀。

獵刀。

不是打獵的刀。

而是獵殺江湖敗類的刀。

彭太師對於江湖上這種傳說，似乎一點也不介意。

現在，齊拜刀居然找上門來了。

但彭太師却已醉得連刀都險些抬不起來。

× × ×

忽然間，彭太師的眼睛，直瞪着齊拜刀。

「你是誰？你的鼻子爲甚麼會是綠色的？」

齊拜刀冷笑道：「我的鼻子沒有發綠，你醉了。」

彭太師嘿嘿一笑：「你敢說我醉了？你有幾顆腦袋。」

他說這兩句話的時候，威風凜凜，又好像沒有醉。

但他說完這兩句話之後，又彎下了腰，不停的嘔吐，連今天早上吃過的飯菜都嘔了出來。

他的脚步很虛浮，雙膝突然同時虛軟，竟然在齊拜刀的面前「噗」的一聲跪了下來。

雖然他的手裏有刀。

而且是無堅不摧，威震中原武林的天霸金刀。

但現在這把刀最大的用途，並不是用來殺人，而是支撐着彭太師的身子。

齊拜刀看着彭太師，眼睛裏充滿着一種無法描敍，可怕已極的仇恨。

× × ×

齊拜刀的父親齊帥，是獵刀的第二代主人。

獵刀第一次出現江湖，已是在三十年前。

獵刀的第一個主人，也就是親手鑄鍊獵刀的鐵匠游疾舞。

游疾舞原是鐵匠出身，但無意中得到一個武林異人的練武秘笈，終於成爲名震天下的絕代高手。

彭蜀美在決鬥中殺了齊帥，江湖中人一致公論，認爲齊帥的武功，的確不如彭蜀美。

但事實的眞相，知道的人少又之少。

齊帥不錯是死在彭蜀美的刀下。

但齊帥在未曾與彭蜀美展開決鬥之前，便已遭受到別人的暗算。

暗算齊帥的人，就是彭蜀美的兒子彭霸刀，也就是當今江湖上人人稱爲彭太師的彭家主人。

彭太師憑一杯慢性的毒酒，使齊帥的內力，最少比原來減弱一半。

齊帥那時候並不認識彭太師。

更想不到他決鬥前在一間小酒館裏喝酒，那個店小二竟然就是彭蜀美的兒子。

這是江湖上最不公平的決鬥。

彭蜀美並不知道對手已經被自己的兒子暗算。

等到他發覺到齊帥的內力有問題時，齊帥已經死在自己的刀下！

× × ×

彭太師暗算齊帥這件事，彭蜀美知道之後大爲光火，竟然要追殺兒子，爲齊帥報仇。

彭太師知道這個消息後，連忙星夜逃亡。

三日之後，彭蜀美突然急病死了。

彭蜀美的死訊傳開，彭太師才匆匆回家。

但彭蜀美患的是甚麼病？他的死亡爲何如此突然？

這是江湖中，一直沒有人能夠知道的謎。

同樣地，沒有人知道太師曾用毒酒暗算過齊帥。

但再秘密的秘密，也有被人知道的時候。

彭太師以爲自己神不知，鬼不覺地暗算了齊帥，却未料到在那間小酒館裏，當時還有一個已經大醉的老人，把他的詭計

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大醉的老人，的確已經醉得很厲害。

當他看見齊帥喝那些毒酒的時候，想上前阻止。

無奈他已醉得連脚步都抬不起來，心中一急，反而昏倒過去。

沒有人理會這個醉老人。

連齊帥都心神彷彿，疏忽了這個老人的存在。

但是這個醉老人，絕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而且他與齊帥，甚有淵源。

他就是獵刀的鑄造者，鐵匠游疾舞。

游疾舞把獵刀送給齊帥。

但齊帥却連他的樣子都從未見過。

游疾舞是一個性格怪異的人，他認爲齊帥有資格使用獵刀，所以就派人把獵刀送了給他。

所以，齊帥接刀之後，仍然未見過游疾舞一面。

游疾舞當年一醉，誤了齊帥的性命。

結果，彭蜀美輕易地殺了齊帥，但眞正害齊帥的人，却是彭太師。

齊拜刀是齊帥的兒子。

同時，也是游疾舞親自調教出來的弟子，那一把獵刀，游疾舞已向彭蜀美討回了。

當年的是非恩怨，一言難盡。

總而言之，彭太師害死了齊帥，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當齊拜刀知道了事情的眞相之後，他當然要找彭太師算帳。

但彭太師却偏偏醉了。

× × ×

獵刀在刀鞘內。

但彭太師的刀就在他的手裏。

只不過他已醉。

一個眞正醉了的人，無論他手裏握着的武器怎樣厲害，也和廢鐵無異。

齊拜刀當然要殺彭太師。

但，他却不想殺一個已經爛醉如泥的人。

齊拜刀要他死得清清醒醒，他要他清楚地領略到死亡的滋味。

所以，現在並不是殺彭太師的時候。

他打算離開彭府，改天再來。

但彭太師却忽然扯住他的衣衫，道：

「你就是齊帥的兒子齊拜刀？」

齊拜刀道：「不錯。」

彭太師哈哈大笑，道：「好極了，你快來殺我，我等你的刀足足等了三年！」

齊拜刀冷笑道：「自從我冒出江湖之後，你便已知道我一定會找你算帳？」

彭太師道：「先父殺了你的老子，你當然會找我算帳，你殺人根本就不必講甚麼道理，痛痛快快給老夫一刀，殺呀！殺呀！」

齊拜刀冷冷一笑，頭也不回，就向外走出去。

「總有一天你會比現在清醒，那時候便是你的死期！」

他忽然又聽到「咕咚」一聲。

彭太師又已醉倒下去。

× × ×

這一個統領彭家的主人，的確醉得不像話。

可是，齊拜刀剛向外走出還不够三步，彭太師的刀忽然已到了他的雙膝。

這一刀，比閃電更快，比豺狼看見了兔子撲得更狠。

好快的一刀。

原本已醉薰薰的彭太師，突然間就變成了另一個人。

雖然他的臉還是紅紅的，但他的手很穩定，無論是誰，都絕不容易能够避得開他這一刀。

齊拜刀的確沒有意料到，彭太師並沒有眞醉。

雖然彭太師曾嘔吐，但並非因爲喝醉了酒而醉。

原來彭太師曾服下了一種古怪的藥丸，這種藥丸吞下，能讓一個人看來和眞的醉漢毫無分別。

彭太師沒有醉。

他裝醉裝得恰到好處，竟然瞞過了齊拜刀。

驚天動地的一擊，絕對沒有人能避開彭太師這一刀。

齊拜刀也不能。

但突然間，一枝金箭破空而至。

「鏗」一聲響，竟把彭太師這一刀震開。

齊拜刀無法避開的一刀，就此給金箭解圍。

彭太師面色驟變。

他處心積慮的計劃，成敗就繫於這一刀了。

可是，這一枝突如其來的金箭，已把他的計劃全部粉碎！

× × ×

齊拜刀的眼睛，現在已變成血紅。

「彭霸刀，你沒有醉！」

彭太師冷冷道：「無論老夫是否已醉，今天你想活着離開這裏，那是做夢。」

說着，又是連續七刀，砍向齊拜刀的雙肩。

這一次，齊拜刀有所預防，彭太師想擊中他就絕不容易。

彭太師心中最忌憚的，還是那金箭。

到目前爲止，他仍然沒有看見發射金箭者的踪跡。

齊拜刀殺性大起，拔出獵刀，刀如急雨，反擊彭太師。

彭太師暗算失手，信心上已打了一個折扣。

但他仍有所恃。

在彭府裏，還有四個爲彭太師助拳而來的武林高手。

戰鬥既已開始，他的四個朋友也就不再躲藏，全部出現。

四條人影出現了之後，齊拜刀倏地住手。

他看見了四張陰森可怕的臉。

也看見了四種完全不相同的武器。

× × ×

這四個替彭太師助拳的人，分別穿着青、白、黃、米四色衣衫。

穿青袍的，是一個四十來歲的青臉漢子，他手裏拿着的是一對黑鷹奪命鋼爪。

這人姓霍名寓，本是洛陽城一個市井無賴，在二十歲的時候無意中救了一個江

湖大盜，大盜感恩之餘，就把這對黑鷹奪命鋼爪送了給他，並且傳授他二十八招黑鷹爪法。

霍寓練成了二十八招黑鷹爪法之後，再遇機緣，拾到一本內功秘笈，苦練五年之後，果然大有成就。

到目前爲止，江湖上死在霍寓一雙黑鷹鋼爪下的高手，已不計其數。

在霍寓身邊的，是一個白袍老人，他的身裁並不怎樣高大，但手裏的一根鐵杖却粗大得驚人，重量達一百三十八斤，比昔年花和尙的禪杖還重一倍以上。

這個白袍老人乃凉州易家堡堡主，人稱「神杖震五州」的易無量。

易無量身後，有一個黃衫書生，這個書生的臉孔很蒼白，但嘴唇却殷紅如火，手中一柄摺扇，看來平平無奇，其實却是一件極厲害的殺人武器，既可點穴，復能射出五種不同的暗器，扇骨共分十一節，每一節都可伸出劇毒尖刺。此人乃易無量的嬌婿——毒書生呂鵬。

還有一人，身穿米衣，雙脚已廢，全憑一雙木拐支持行動，這人的年紀約四十來歲，但却老氣橫秋，似是從未將任何人看在眼內。

這人齊拜刀早已認識，他姓董名山，外號「飛無腿」，雖然他已「無腿」，但雙拐點地行走如飛，能追得上他的江湖高手還不多見。

這四人行動迅速，瞬即已把齊拜刀圍在中央。

× × ×

青淡鋒芒的獵刀，正面臨着五種不同類型武器的挑戰。

彭太師冷冷一笑，對齊拜刀道：「金箭帮帮主是你的甚麼人？」

齊拜刀笑了笑，道：「你以爲我是和金箭帮帮主一起來到這裏的？」

彭太師冷冷道：「剛才如果不是那枝金箭，恐怕你早已經變成了雙足齊斷的殘廢……」

他這句說話信口而出，却惹來董山的不滿。

「彭太師，誰說雙足齊斷便是個殘廢？」董山的臉色很不好看，這人的器量也未免狹窄一點：「董某斷足三十年，能比我走得更快的武林高手又有多少？」

彭太師陪笑道：「董兄乃上天下地，絕無僅有的武學奇才，自然另作別論，但齊拜刀這小子又怎能及得上董兄萬一？」

董山臉色一寬，嘿嘿道：「好說！好說！」

誰知道這四個字才出口，半空中突然一團黑泥飛射而至，竟然不偏不倚，塞進他的口內。

董山的臉色，立刻變得像黑泥般，難看之極。

易無量大喝一聲，鐵杖頓地一點，人如巨鳥，直向一株老樹梢頭飛去。

樹梢上一條黑影疾閃衝下，重重一掌擊向易無量的胸間。

易無量大喝道：「是甚麼人，鬼鬼祟祟的？」

只見那人蒙臉黑衣，身手甚是靈活。

半空中，易無量拚鬥蒙臉黑衣人。

易無量乃凉州易家堡堡主，向以內功名震天下，論到掌力，他絕不比少林寺的鐵掌大師輸虧。

可是，這一掌相拚下來，吃虧的竟然是易無量。

只見易無量剛衝上去的身子，突然向後彈出，就像是一頭中了箭的老鷹。

黑衣蒙面人手中還有一把金弓。

彭太師怒喝道：「你就是金箭帮的帮主？」

黑衣蒙面人甚麼話也沒有說，一手拉起齊拜刀，雙雙飛越彭府。

彭太師自然不肯放過，易無量，呂鵬，霍寓和董山更是窮追不捨。

齊拜刀本不想離開這裏。

但他却被黑衣蒙面人的手所吸引着。

黑衣蒙面人的手，就像是一塊精美的羊脂玉，柔軟光滑，美麗動人。

齊拜刀沒有想到這人竟會是個女人。

黑衣蒙面人低聲對他道：「對方尙有强援，已經快到彭府，再不離開，性命可就難保。」

齊拜刀不怕死。

但在死之前，無論如何都要先把彭太師手刄，以報父親的血海深仇。

倏地，他看見彭府大門之外，有一匹馬。這匹馬渾身碧綠，色澤竟如綠玉。

蒙面人叱道：「快上馬。」

兩人行動迅速，立刻騎上馬背，綠玉馬甚是靈敏，一經催策，瞬即離開彭府，把彭太師等人老遠拋在後面。

齊拜刀只覺得背後的蒙面人軀體柔軟，呵氣如蘭，顯然是個女子。

「妳是金箭帮的甚麼人？」

蒙面人嬌笑道：「你說我像金箭帮的帮主？」

齊拜刀道：「據我所知，金箭帮的帮主最少比妳更高兩尺，更重一百斤。」

蒙面人道：「所以，我絕不可能會是金箭帮的帮主，對不？」

齊拜刀道：「妳究竟是誰？」

蒙面人道：「你猜一猜。」

齊拜刀皺眉一笑，搖頭道：「女孩子的事，一向都很秘密，我又怎猜得着？」

蒙面人悠然一笑，道：「既然如此，你暫時只好把我當作一個神秘人物了。」

碧綠色的怪馬仍在奔馳。

雖然牠背負着兩個人的重量，但牠所奔馳的速度，仍然比任何馬匹都還快。

彭府裏不乏好馬。

彭太師等人也會策騎追踪。

可是，沒有一匹馬能追得上。

× × ×

靜夜。

彭府門外，來了一輛黑漆馬車。

這一輛馬車行駛甚是急速，但趕車的身手不凡，有大路不走，從小徑穿過，亦行駛得甚是平穩。

車門打開，一個身穿皮袍的老人，大步走到彭府門前。

皮袍老人才走到大門，又有五輛馬車，相繼而至，每一輛馬車都走出一個身穿皮袍的老人。

總共六個皮袍老人，每一個人的腰間，都懸着一柄劍。

彭太師神態恭敬地走出，對最先的一個皮袍老人道：「强護法，四位分舵的舵

主，都已到了。」

强護法道：「老夫知道。」

彭太師道：「谷主呢？」

强護法閉上了眼睛，緩緩地道：「你的說話太多了，谷主知道，一定會很不高興。」

彭太師面色一凜，忙垂首道：「是！是！」

這個平時威嚴十足的彭家主人，此刻竟像是小沙彌碰見了大法師，連話都不能多說。

六個皮袍老人，分立兩旁。

他們等待着的，是一個來自遠山深谷的神秘谷主。

這一個山谷，就是神魔谷！

× × ×

江湖上最著名的山谷，有鬼王谷，萬毒谷，仙人谷，還有黔西的迷魂谷。

神魔谷在江湖上，絕對沒有名氣。

但江湖中人若知道神魔谷谷主的來歷，相信神魔谷的名氣，立刻就會遠遠蓋過其他四谷。

然而，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甚麼人知道神魔谷的谷主是誰，

因爲神魔谷每一次的行動，都極其神秘。

曾經與神魔谷交過手的人，現在已沒有一個是活着的。

彭府在江湖上名氣極大。

但神魔谷早已控制了這一個龐大的家族。

因爲遠在彭蜀美的時代，獨孤興便已控制了彭太師。

彭太師暗算齊師，雖然是出自他自己的主意，但獨孤興也是同謀者。

獨孤興就是神魔谷谷主！

× × ×

獨孤興睡在一張柔軟的床上。

床在車廂裏，他的馬車比一般的最少闊大兩倍。

他喜歡在旅途上舒舒服服的，所以這輛特大的馬車行駛速度，並不很快。

他的年紀不老，看來還沒有五十歲。

三十年前，中原獨孤保憑一柄長劍，殺敗不知幾許英雄豪傑。

獨孤保就是他的父親。

但他父親的下場，很悲慘。

獨孤保是死在少林，武當，峨嵋，崑崙，點蒼五派掌門圍攻之下的。

他死時，身上已沒有一塊肉能夠保持完整的。

普天下間，又有誰能抵抗五派掌門聯手的一擊。

獨孤保也不能。

但獨孤保的劍法和內功心法，却留傳了下來，傳給了獨孤興。

獨孤興苦練武功二十年，他的成就已超過了父親。

神魔谷原名天鋒谷，谷主就是天鋒老人。

天鋒老人早已退出江湖，不問世事，但獨孤興却在一個黃昏裏，堅請他決一死戰。

天鋒老人不肯。

獨孤興就拔劍，把天鋒谷三十四個無辜的人，全部殺光。

天鋒老人逼於無奈，只好出戰。

但他敵不過獨孤興，終於戰死。

此後，天鋒谷就變成了神魔谷，但知道這件事的外人，却都已死在獨孤興的劍下。

× × ×

秋燈下，彭太師的臉已不再是紅色，而是煞白色的。

獨孤興來到了彭府。

彭府的眞正主人，彷彿已變成了是獨孤興，而不再是彭太師。

在獨孤興的身旁，有一個頭戴闊邊草笠，披着金色披風的中年人。

這個中年人的臉，枯黃瘦削，倒像個癆病鬼似的。

但神魔谷的六位護法，都對這個頭戴草笠的中年人露出了恭敬已極的神態。

獨孤興忽然長長嘆了口氣，對草笠人道：「你還記得老彭當日的說話嗎？」

草笠人淡淡道：「彭太師曾說過，只要齊拜刀一闖進彭府，就立刻會變成一具死屍。」

獨孤興冷冷道：「好極了，現在本谷主很想看看死屍。」

草笠人道：「你想看誰的死屍？」

獨孤興說道：「那當然是齊拜刀的死屍。」

草笠人道：「如果這裏沒有齊拜刀的死屍呢？」

獨孤興冷笑一聲，道：「那麼本谷主就要看彭太師的死屍。」

彭太師的臉色一變再變。

現在雖然他還活着，但臉色已變得和死屍一模一樣。

× × ×

草笠人露出了一個冷漠的笑容。

他的目光也同樣森冷，令人感到不寒而慄：「彭太師，谷主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彭太師只覺得牙關不停地在打戰：「知……知道……」

草笠人的手輕輕一揚，手中忽然就多了一把尺半長的彎刀。

刀鋒薄而利，要割斷一個人的咽喉實在太容易了。

彭太師的手裏也有刀。

而且更是無堅不摧的天霸金刀。

獨孤興輕輕嘆了口氣，道：「好刀，果然都是好刀。」

草笠人緩緩道：「但比起獵刀，還是差得遠了。」

獨孤興乾咳了兩聲，對彭太師道：「老彭，你動手罷，只要你能殺了楚總管，你就可以活下去。」

彭太師額上的冷汗涔涔而下：「屬下豈敢……豈敢……」

獨孤興皺了皺眉，道：「其實本谷主也不忍心殺你，但你辦事不力，事前又把話說得太滿，如果不給你一點教訓，將來本谷主又如何能夠服衆？」

彭太師忙拋下金刀，道：「屬下知錯，但求谷主饒赦一死，齊拜刀的事，屬下一定盡力而爲。」

獨孤興沉吟片刻，才冷冷道：「既然如此，死罪可赦，但活罪難饒，本谷主要你割掉左目，切去左耳，還要自己打碎五

顆牙齒，你願不願意？」

彭太師聞言大喜，忙磕頭道：「屬下願意，願意……」

說完，以指剜目，用刀切耳，接着一拳重重擊向自己的下顎，總共打碎了六顆牙齒。

獨孤興冷笑道：「你剜目剜得很好，用刀切耳也沒有做錯。」

草笠人道：「但你却存心違抗谷主的意旨，故意把六顆牙齒打碎。」

彭太師面色一變，道：「打碎牙齒，也是谷主的吩咐……」

草笠人淡淡道：「谷主叫你打碎幾多顆牙齒？」

彭太師一怔，道：「五顆。」

草笠人握着那柄鋒利而薄的彎刀，緩緩逼近彭太師：「但你現在並不是打碎五顆牙齒，而是六顆！」

彭太師血淋淋的一張臉，登時顯出極其憤怒的神色：「楚三爺，你這豈不是存心挑剔麼？」

草笠人冷冷的道：「就算楚某人是存心挑剔，那又怎樣？」

彭太師的心沉了下去，剩下來的一隻右眼望着獨孤興。

獨孤興嘆了口氣，喃喃道：「本谷主的確吩咐你打碎五顆牙齒，但你却打碎了六顆，那還有甚麼話好說？」

彭太師喉嚨裏發出咯咯怪響，他現在的憤怒，已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草笠人楚三爺冷冷的看着他，眼睛越來越是森冷。

他忽然說出了三個字。

「動手罷！」

彭太師呆在那裏，動手也不是，不動手也不是。

楚三爺也在沉默着。

獨孤興背負雙手，淡淡的道：「只要你能接得下楚總管十招，本谷主就放你一條生路。」

堂堂彭府的主人，難道連楚三爺的十招都接不下？

沒有人相信這種事。

彭太師知道，自己絕對不是楚三爺的敵手。

但十招眨眼即過，難道自己連接對方十招的本領也沒有？

彭太師畢竟是威震一方的武林大豪，在江湖上是一流的使刀高手，如果他連別人的十招都接不下，也該死無怨了。

倏地，彭太師一聲暴喝道：「好！看刀！」

就在他說出最後一個字的時候，楚三爺已出手。

他出手的速度，比彭太師說話更快。

彭太師口裏說「看刀」，但他的刀沒有動。

動的只是他的腰和腿。

他的腰一動，楚三爺的刀便已刺了個空。

接着，彭太師連環八腿，像旋風般踢向楚三爺的腰腿和脊骨上。

這八腿踢得够狠，够準。

只要任何一腿踢中敵人，對方也勢非要癱軟下來不可。

彭太師對於這八腿，也不敢存有太大的奢望，只要有其中一腿能够擊中目標，他已感到很滿足的了。

但奇怪得很，這八腿竟然全都擊中對方。

彭太師又驚又喜，這八腿都踢中對方，看來楚三爺的武功，也不外如是。

只見楚三爺的身軀一陣猛烈的搖幌。

彭太師不再猶疑，舉刀直向楚三爺的腦袋砍去。

他已有八成以上的把握，能把楚三爺斃在刀下。

可是，他歡喜得未免太早了。

楚三爺雖然連中八腿，身子也在劇烈搖幌，但他手裏的彎刀，仍然十分穩定。

直到彭太師單刀直進的時候，他終於發覺到楚三爺的神態，仍然很從容，一點都不像是受了重傷的樣子。

彭太師大駭。

雪亮的彎刀。

刀鋒薄而利，在秋燈下閃動着奪人魂魄的寒光。

剎那之間，彭太師只覺得自己的呼吸突然停頓。

他察覺到一種殺氣，已逼到他的咽喉之上！

× × ×

彭太師並不是一個時常都充滿幻想感的人。

現在他並非在幻想自己的呼吸已經停頓。

而是楚三爺的刀，根本已深深割進了他的咽喉血管裏。

彭太師的天霸金刀，仍在向前竄衝。

他的刀本也是無堅不摧的刀。

他本身也是個殺氣嚴霜的殺人者。

但現在，一切都改變了。

無堅不摧的刀已崩折。

殺氣嚴霜的人，也已死在楚三爺的刀下。

× × ×

獨孤興凝視着彭太師的屍體，喃喃嘆道：「彭太師死了，齊拜刀知道之後，一定會感到很可惜。」

楚三爺冷冷的一笑道：「齊拜刀不會感到可惜的，絕對不會。」

獨孤興笑了笑，道：「他的父親是給彭太師暗算才死在彭蜀美手下的，齊拜刀自然要找他報仇，現在彭太師的人都已死了，齊拜刀豈會不感到可惜？除非……」

楚三爺道：「除非他是個死人，死人是永遠都不會感到甚麼事情值得可惜。」

獨孤興突然大笑，道：「好！說得好！齊拜刀一死，就不會再爲彭太師的死而感到可惜的了。」

楚三爺道：「齊拜刀的刀法雖然不錯，但要把他變成一個死人，似乎還難不倒楚某。」

獨孤興的眼睛裏露出了讚賞之色：「論刀法，楚總管的確是天下一絕。」

楚三爺傲然一笑。

獨孤興忽然臉色一沉，道：「但假如齊拜刀得到了那本金龍譜，事情可就麻煩了。」

楚三爺哼一聲，道：「金龍譜只不過是傳說中的傳說，誰都不知道天下間是不是有這麼一本金龍譜。」

獨孤興淡淡的說道：「如果天下間沒有那本金龍譜，楚總管也豈非要失望得很嗎？」

楚三爺枯黃的臉孔彷彿變得更枯黃：「無論怎樣，齊拜刀這小子是死定了。」

獨孤興緩緩道：「齊拜刀和金箭帮有甚麼關係，你可知道？」

楚三爺搖頭。

獨孤興長長嘆了口氣道：「如果金箭帮也插手這件事，事情就會更加棘手。」

楚三爺道：「谷主可以放心，金箭帮雖然財雄勢大，但本谷也絕不會輸虧，就算是硬碰硬，咱們的力量也是足以應付裕如。」

獨孤興沉吟半晌，道：「楚老弟，這件事情你一定要辦妥，殺齊拜刀是第一件任務，奪獵刀是第二件任務，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憑獵刀找到金龍譜！」

楚三爺微微一笑。

他是神魔谷的總管。

照常理而論，總管的職位和權力，無論如何都比不上谷主。但楚三爺這個總管，却似乎有點特別。

究竟楚三爺和獨孤興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齊拜刀又到了甚麼地方？

× × ×

年年難過年年過。

處處無家處處家。

又過年了。街上爆竹亂响，到處都是「恭喜發財」的聲音。

在一間石屋裏，齊拜刀在獨自喝着悶酒。

回顧這三年來，每一次過年，他都在不同的地方，喝着不同的酒。

前年的年初一，他在太湖霹靂寨中，把霹靂寨寨主的頭顱砍下，然後用他腰間懸掛着的牛角杯，喝最烈性的高粱酒。

去年正月初一，他在潼關鐵竹軒，和鐵竹軒的主人鐵竹神君對飲竟日夜，結果兩個人醉到年初三才醒過來。

但今年的年初一，他却被人囚禁在這間石屋裏，獨個兒在喝悶酒。

× × ×

齊拜刀並不是普通人。

要囚禁一個普通人容易，但要囚禁齊拜刀，却是萬難。

兩年前，齊拜刀曾被一個奸官囚禁，在大牢裏捱了一天餵蚊的滋味。

但第二天，齊拜刀就從大牢裏逃了出來。

不到十天，那個奸官便被人發現死在大牢最髒的一個死囚牢裏。

這件事，的確轟動官場。

齊拜刀不死在大牢裏，反而判他入獄的知府大人死在獄中，這眞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

但現在，齊拜刀的確是被囚在這間石屋裏。

這間石屋平平無奇，甚至連門都沒有鎖上。

但只要他離開這裏半步，立刻就會有個很高大的漢子，很禮貌地請他回到石屋去。

如果齊拜刀不肯，這個漢子就會把他像老鼠一樣亂打，直把齊拜刀打得不成人形。

這個高大的漢子，姓李，名大醬。

在齊拜刀的眼中看來，李大醬的武功，只能算是第四流的脚色。

可是，齊拜刀現在連一個四流脚色都能把他打得死去活來。

因爲他武功已經盡失，連獵刀也已被人携去。

廢去他武功，搶去獵刀的，就是那天晚上在彭府用金箭救他一命的蒙面女人。

× × ×

屈指一算，齊拜刀被囚在這間石屋裏，最少已超過一百天。

這一百天以來，他所過的生活，眞是比嚼蠟還更乏味。

他喜歡騎最快的馬，到處流浪，抱打不平。

但現在，他却連自身都難保。

那個蒙面女人的武功很邪門，在百天之前，她出奇不意的就把齊拜刀的穴道制住。

齊拜刀當然很不服氣。

蒙面女人嬌笑一聲，居然伸手把他的穴道解開。

「你若不服氣，咱們空拳赤手，公公平平的比劃比劃，如果你輸了，就得乖乖聽我的說話。」

齊拜刀臉都氣青了，當下大聲的道：「如果妳現在還能再次把我的穴道制住，我就叫妳三聲姑奶奶。」

蒙面女人笑道：「你叫我姑奶奶有甚麼用，如果你輸了，我就要把你的武功廢掉。」

齊拜刀冷笑一聲，他不相信這個女人能够再次把他的穴道制住。

可是，他這一次料錯了。

蒙面女人的武功，眞是邪門得厲害，一經交手雙方纏鬥之下，齊拜刀才發覺她的武功竟然比自己高出甚多。

一想到她要把自己的武功廢掉，他額上不由冒出黃豆般大小的冷汗。

他想逃。

但是他的輕功，竟然又比不上蒙面女人。

常言有道：「棋差一着，縛手縛脚。」當不眞錯。

結果，蒙面女人很輕鬆的，又把齊拜刀的四處要穴制住，登時使齊拜刀無法動彈。

蒙面女人說要廢他的武功，並不是說說便算數。

她把一種藥散倒在齊拜刀的口中，半個時辰之後，齊拜刀的武功就完全消失。

蒙面女人又把他弄昏。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已被囚在這間石屋裏。

兩天之後，蒙面女人又來了。

她微笑着對齊拜刀道：「你別妄想逃走，這裏方圓五十里內，全是我的手下，就算你的武功仍在，想逃出這個地方也是絕不可能的事。」

齊拜刀問她是誰？

蒙面女人笑道：「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但目前還不是時候。」

齊拜刀苦笑道：「甚麼時候才是時候呢？」

蒙面女人道：「咱們在找一個人，當這個人出現之後，你將會重獲自由。」

齊拜刀道：「我的武功呢？」

蒙面女人冷笑道：「你的武功太差勁，連一個弱質女流都打不過，你爲甚麼還對這種武功留戀？」

齊拜刀道：「無論如何，我不能失去武功，妳一定要把解藥給我。」

蒙面女人揮了揮手，道：「這一點，到時再算罷。」

說完，蒙面女人離去了，以後一直都沒有再出現過。

有一點很奇怪的，就是這個蒙面女人雖然廢了齊拜刀的武功，而且又把他囚禁在這間石屋裏，但他沒有眞的憎恨這個女人。

爲甚麼？

這一點，連他自己都不能回答。

難道男人眞的有點賤骨頭，寧願喜歡給女人虐待？

× × ×

爆竹喧天。

酒壺裏的酒，已越來越少，而且也好像越來越淡了。

齊拜刀已沒有離開這間石屋的打算。

他已逃過五次。

每一次逃出去，結果都是一樣，給別人打得鼻青臉腫回來。

一個沒有武功，連獵刀都已被人搶走的齊拜刀，又還能有些甚麼希望呢？

如果換上了別人，說不定早已懸樑上吊。

但齊拜刀完全沒有想過「自殺」這一件事。

沒有了武功，可以活下去。

沒有了獵刀，也可以活下去。

但若自殺死了，就肯定不能活下去。

齊拜刀不想死，他希望自己的性命越長越好。

因爲他的性命越長，那些江湖敗類的性命就越短。

尤其是彭太師，他怎能在殺這奸賊之前，便自己上吊一命嗚呼？

只要自己還能活下去，彭太師的性命就會在風雨飄搖之中。

他一定要殺彭太師。殺這個卑鄙無恥的奸賊。

這個時候，石屋的門忽然打開。

門外站着兩個人。

其中一個，是高大得像隻巨猩猩的李大醬。

而站在他身旁的，却是一個看來已經醉薰薰的老人。

齊拜刀登時一呆，繼而脫口叫道：「師父！」

站在李大醬身旁的，赫然正是獵刀的鑄造者，也是齊拜刀的師父鐵匠游疾舞！

× × ×

游疾舞的年紀已很老了。

也許正是因爲他的年紀很老，以致他實際上多少歲，你沒法從外表能够看得出來。

有人說他已超過一百歲。

但游疾舞堅決否認，他對人說道：「別把老夫看得太老，老夫現在還年輕得很呢。」

他的確很年輕。

一個人的心境年輕，才是眞正的年輕，比起那些三四十歲便已暮氣沉沉的人，游疾舞無疑是優勝百倍。

游疾舞一看見了齊拜刀，促頻頻搖頭，道：「唉，不中用，不中用。」

他頻頻說「不中用」，倒把齊拜刀說得連臉都紅了。

游疾舞突然瞪大眼睛對齊拜刀道：「你臉紅甚麼？爲師並不是說你不中用。」

齊拜刀一怔。

游疾舞嘆了口氣，道：「不中用的是爲師，如果不是爲師的武功不中用，又怎會把這些不中用的武功，調敎出一個不中用的徒弟？」

齊拜刀一呆，繼而失笑道：「說來說去，到底還是那句，弟子不中用。」

游疾舞怪眼一翻，道：「誰說你不中用，游鐵匠的弟子，金箭帮帮主的乘龍快婿，誰敢說你不中用。」

齊拜刀差點沒跳了起來：「師父，甚麼乘龍快婿？誰說我是金箭帮帮主的乘龍快婿？」

游疾舞哼了一聲，道：「渾小子，還有三天就是你洞房花燭的大日子了，還懵得像條豬！」

齊拜刀問道：「我娶金箭帮帮主的女兒？」

游疾舞道：「當然。」

齊拜刀張紅了臉，道：「師父，你別拿這種事來開玩笑。」

驀地，門外一把嬌滴滴的聲音傳了進來，道：「游老俠並不是開玩笑。」

齊拜刀一呆。

這把聲音，他永遠都不會忘記。

門外的人，就是那個蒙面的女人！

× × ×

蒙面的女人現在已沒有蒙面。

齊拜刀一直都在想，這個女人一定很漂亮。

那麼美麗的聲音，那麼美麗的一雙手，她這個人的臉孔怎會不美麗？

可是，當他看見這個女人的臉之後，他連皮膚上的汗毛都爲之倒豎起來。

這個女人不但不美麗，簡直就醜得像母夜叉。

齊拜刀沒有見過母夜叉。

但他相信母夜叉的臉孔就算醜陋，也决不會比眼前這個女人更難看了。

她有一張蛋臉。

但這並不是一張美麗的蛋臉，而是比臭蛋更難看的臉。

三角眼，朝天鼻孔、歪嘴、麻子、粗大的黑痣，比老頭子還更黃的牙齒，偏偏一雙眉毛却粗得像是張飛，就只差在沒有鬍子。

這樣的一個女人，難怪她要把臉孔蒙罩着。

游疾舞嘻嘻一笑，說道：「新娘子來了。」

齊拜刀面色都青了：「你說我將會和這個女人結婚？」

游疾舞「呸」一聲，道：「甚麼女人？她是個不折不扣的黃花閨女，她是金箭帮帮主的獨生女兒葉飛燕！」

齊拜刀囁嚅着，道：「原來妳是葉小

姐。」

葉飛燕嘆了口氣，苦笑道：「齊公子一定是嫌我長得太醜陋了？」

齊拜刀的臉又紅了一大塊，搖頭道：「不……不……」

其實他心裏的想法，應該是剛好相反的。

但他不能說出，也不忍說出。

聽見了葉飛燕的聲音，雖然她的臉孔如此的醜陋，但奇怪得很，齊拜刀竟然有種爲之陶醉的感覺。

葉飛燕盈盈一拜，道：「數月前對齊公子無禮之處，我感到非常抱歉。」

齊拜刀嘆息一聲，暗暗道：「現在說抱歉又有甚麼用？反正我的武功都已廢了，連李大醬這種土頭土腦的土包子都打不過。」

葉飛燕彷彿看穿了他的心事，又道：「齊公子以前所練的武功，雖然已經盡失，但却也不是一件太過值得可惜的事。」

齊拜刀苦笑，連武功盡失都不惜，眞是笑話。

葉飛燕接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廢掉你的武功，其實是希望你能够練成另一種武功。」

齊拜刀一怔，道：「另一種武功？甚麼另一種武功？」

游疾舞道：「當然是另一種比爲師敎你更好的武功，這種武功，只有金箭帮帮主的乘龍快婿才有資格練習。」

齊拜刀搖頭道：「恐怕我沒有這個資格了。」

游疾舞道：「爲甚麼？你不想娶老婆？不想爲父親報仇雪恨？不想恢復你自己的武功？」

齊拜刀無言以對。

游疾舞又道：「把你從彭太師刀下救回來的，是葉小姐，對你另眼相看，情有獨鍾的也是葉小姐，這樣的女孩子肯嫁給你，還有甚麼不妥？」

齊拜刀嘆道：「婚姻大事，豈能視如兒戲？最少，也得讓我好好考慮考慮。」

游疾舞哼一聲，道：「好，爲師給你十二個時辰去考慮個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你好好想清楚。」

齊拜刀覺得有點頭昏腦脹。

婚姻大事，給他十二個時辰考慮，是否足够？

其實，這並不是考慮時間長短的問題，主要的是，他和葉飛燕之間的認識，畢竟還很膚淺。

十二個時辰轉眼即過。

齊拜刀是否會答應與葉飛燕成親？

× × ×

仍然是大年初一。

年初一的夜晚，比平時每一天都更熱鬧。

就在爆竹聲最响，舞獅鑼鼓最吵耳的時候，游疾舞又來了。

游疾舞冷冷的對齊拜刀道：「金箭帮主的女兒已在外面等你。」

齊拜刀道：「她眞的要和我結婚？」

游疾舞道：「這還有甚麼眞的假的，唉，實不相瞞，這件婚事是爲師打賭輸了，所以不得不把你變成犧牲的脚色。」

齊拜刀一呆道：「這是甚麼道理？」

游疾舞道：「金箭帮帮主與爲師打賭，他說他女兒的武功，一定比你强。」

齊拜刀嘆道：「這是事實。」

游疾舞道：「但當時爲師又豈願相信，可是，現在想不相信也不行了。」

齊拜刀道：「就是因爲你的打賭輸了，所以就逼我要娶葉飛燕。」

游疾舞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只不過有一點爲師想不到的，就是金箭帮帮主的女兒，原來竟是個醜八怪。」

齊拜刀說道：「醜八怪也並不一定不好。」

游疾舞道：「這個醜八怪雖然相貌難看一點，但她擁有金箭。」

「金箭？」

游疾舞道：「不錯，是金箭帮唯一的五龍金箭。」

齊拜刀問道：「這把五龍金箭有甚麼用？」

游疾舞的眼睛陡地一亮，緩緩的說道：「五龍金箭是五十年前，五龍上人的遺物。」

齊拜刀一怔，道：「五龍上人？」

游疾舞道：「五龍上人是一個武功絕頂的高人，當年武林中，能够敵得過五龍上人的，就只有八指先生喬亦樂。」

齊拜刀聽得有點痴了。

五龍上人和八指先生喬亦樂，他們的輩份，比游疾舞還高。

而五龍上人，也曾經是游疾舞的好朋友。

游疾舞嘆了口氣，道：「後來五龍上人死了，他遺下了一本金龍譜。」

「金龍譜？」齊拜刀一楞，道：「聽說金龍譜上有三種武功，每一種都幾乎可以無敵於天下。」

游疾舞道：「不錯。」

齊拜刀道：「但江湖上誰也不知道金龍譜的下落。」

游疾舞嘿嘿一笑，道：「別人不知道，但爲師却知道。」

齊拜刀道：「它藏在甚麼地方？」

游疾舞臉上的肌肉彷彿跳了跳，刹那之間，齊拜刀的心也跳了跳。

提起了金龍譜這件寶物，又有誰的心不會加速跳躍？

游疾舞過了好一會，才道：「金龍譜就在金箭帮帮主的叔父手上。」

齊拜刀悚然一驚。

游疾舞又道：「金箭帮的帮主，也是五龍上人的同門師弟，他姓葉名天印，但江湖上的人都不知道他的眞姓名，只稱呼他金箭神君。」

齊拜刀靜靜的聽着。

游疾舞接下去道：「葉天印的叔父，叫葉絕手。」

「葉絕手？」

游疾舞道：「不錯，是葉絕手！」

齊拜刀道：「葉絕手豈不是華山劍派的掌門人？」

游疾舞點頭道：「葉絕手是華山劍派的掌門，也是天下知名的謙謙君子。」

齊拜刀道：「五龍上人把金龍譜交給葉絕手，顯見他對這掌門人甚有信心。」

游疾舞道：「唯一能够從葉絕手手裏取得金龍譜的辦法，就是把五龍金箭和獵

刀都交給葉絕手。」

齊拜刀道：「這是葉絕手的條件？」

游疾舞道：「這不是葉絕手的條件，而是五龍上人的條件。」

齊拜刀沉吟片刻，道：「看來，我能否練成金龍譜上的武功，主要關鍵是否獲得金箭帮帮主的信賴。」

游疾舞道：「如果你成爲了葉家的乘龍快婿，一切事情將會很順利。」

齊拜刀輕輕地嘆了口氣，說道：「其實葉小姐也很不錯，常言有道，娶妻求淑婦……」

游疾舞聞言，大喜道：「你可是答應了？」

齊拜刀點點頭。

於是，這件親事就談攏了。

名震天下的金箭帮帮主，把女兒嫁給了齊拜刀，當然又是轟動江湖的大事。

婚禮雖然匆匆舉行，但場面仍然很熱鬧。

直到洞房花燭之夜，齊拜刀忽然發覺了一件意外到極點的事。

他驀然驚覺，鳳冠霞披，紅巾底下的新娘子，並不是個醜八怪。

不但不是醜八怪，簡直就比任何漂亮的女孩子都還要漂亮，更加動人。

齊拜刀說不出的驚愕。

「妳……妳是葉飛燕？」

新娘子嫣然一笑，道：「你問得眞絕，今天是你娶妻的日子，怎麼連老婆的名字都要問一問？」

齊拜刀訥訥道：「妳……妳的臉怎麼會……」

葉飛燕眼波流動，悠悠笑道：「我的臉怎樣？很醜怪？」

齊拜刀苦笑一聲，道：「妳若是醜怪，我倒變成老妖精了。」

葉飛燕臉上一片緋紅。

直到現在，齊拜刀總算明白了一切。

葉飛燕本來就是個大美人，大年初一所見的那張臉孔，是經過易容，故意扮成那副樣子的。

齊拜刀不禁心中有氣。

「妳爲甚麼要那樣做？」

葉飛燕瞪了他一眼，道：「你去問你的師父好了。」

齊拜刀一怔：「干我師父甚麼事？」

葉飛燕冷冷道：「這是他的主意，他說要讓你在新婚之夜有個意外的驚喜。」

齊拜刀搔搔頸子，暗想自己的師父，眞是花樣百出，是個名副其實不折不扣的江湖怪傑。

× × ×

年年難過年年過。

處處無家處處家。

但今年的齊拜刀，並不是渡日如年，而是過着甜蜜而幸福的日子。

葉飛燕和他成親之後，齊拜刀就有了他自己的家。

葉天印很關心齊拜刀，他畢竟只有一個女兒，齊拜刀是他唯一的嬌婿。

兩個月後，齊拜刀已在金箭帮中樹立了崇高的聲望。

雖然，他仍然武功盡失。

× × ×

一年之後，金箭帮好像在江湖中漸漸消失了。

兩年之後，沒有人再見金箭帮在江湖上出現過。

三年之後，整個武林都瀰漫着一股歪風妖氣，神魔谷已控制了大半天下。

四年之後，少林、武當、崑崙三大門派掌門密議，想對付神魔谷。

可是，結果只有一個「談」字。

紙上談兵的除魔大計，自然不能對神魔谷構成任何威脅。

神魔谷已代表了整個黑道。

這是天下大亂的開始。

× × ×

直到了五年後的一個雪夜。

雪下得很大，風也吹得很猛。

黑鵬城郊半里外，有一間小客棧。

既是小客棧，也是殘舊得發霉的老客棧。

掌櫃的是個姓田的老人。

人人都稱呼他田老爹。

田老爹在這裏，已工作了整整五年。

五年以來，田老爹的生活都很正常，除了喜歡喝幾兩酒之外，一向都沒有鬧過甚麼事。

他的年紀已有一大把。

一個這樣年老的人，又能鬧出些甚麼事？

可是，在這一個雪夜裏，田老爹竟然殺人！

這種事，平時說出來，誰都不會相信的。

但現在，已有三條硬挺挺的死屍，躺在這間老客棧的門外。

雪越下越大。

風越吹越猛。

在如此大風中，最好的享受，莫過於在火爐邊喝杯熱騰騰的美酒。

平時，田老爹一定會這樣做的。

但現在他沒有喝酒，手裏却拿着一把已經銹跡斑斑的菜刀。

菜刀上不但銹跡斑斑，同時也血跡斑斑。

憑着這柄菜刀，田老爹已殺死了三個人。

而這三個人，都是這間老客棧的老顧客。

這三個老顧客甚麼都好，就是有一個壞習慣。

他們無論是住店也好，吃肉喝酒也好，都絕不付賬。

他們每次住店，都要挑選最舒適的頭號大房。

今天，最好的一個房間給一對青年夫婦住了，男的有重病，女的是個啞吧。

碰巧這三個「老顧客」又來了，他們要住最好的一間房。

結果，他們把男的殺了，還把女的强姦。

那時候，田老爹正在黑鵬城裏，採購糧食。

當他回來的時候，那個可憐的病人已變成了死屍，他的妻子也正在遭受到殘酷的蹂躪。

田老爹甚麼話都沒有說，也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他悄悄的走進廚房裏，找到這把菜刀

，然後，一刀一個，把這三個老顧客砍翻，變成死顧客。

這三個老顧客的身上，都有刀劍之類的厲害武器。

但田老爹一出手，他們就連刀劍都沒有拔出來，便巳屍橫客棧。

田老爹殺了三人之後，這個掌櫃的職位巳就不下去。

倘若客棧老闆知道這件事，他將會怎樣對付田老爹？

× × ×

這間老客棧雖然殘舊得厲害，但客棧老闆却是一個朝氣勃勃的年青富翁。

他姓飽名無汗，十八歲的時候，就曾經用一隻左手，把連雲寨四個强盜的頭骨捏成粉碎。

殺强盜的人，當然深受別人尊敬。

可是，如果飽無汗這個人本身也是一個强盜，那自然又當別論。

連雲寨在黑鵬城西八十里外。

現在，連雲寨沒有了，但却出現了一夥比連雲寨更猖獗的盜賊。

盜賊的首腦，正是飽無汗。

飽無汗現在最多還不超過三十五歲，但他的手下，巳超過三百五十人。

這三百五十人都是江湖敗類，其中最少有三百人曾經幹過殺人越貨的勾當。

那間老客棧，是屬於飽無汗的。

飽無汗擁有太多的產業，比這間老客棧更好的客棧，他最少還有十間。

每一個人都稱呼他飽老闆，但這間老客棧裏的田老爹，却稱呼他小飽。

飽無汗感到很不滿意，幾乎想動手把田老爹殺死。

但田老爹看來是如此老弱，可能他巳老得糊塗萬分，飽無汗才沒有把他宰掉。

飽無汗不宰他，他却把飽無汗的三個心腹手下宰了。

那三個「老顧客」，就是飽無汗最寵信的心腹，人稱鵬城三義。

鵬城三義其實一點也不「義」，由於飽無汗勢力越來越龐大，這三人的所作所爲也就越來越令人感到髮指。

然而，飽無汗却很欣賞。

物以類聚，臭味相投。

飽無汗又何嘗不是一個心狠手辣的惡魔？

× × ×

風雪漸停，黑夜巳被黎明的陽光驅走了。

在那間老客棧門外，硬挺挺的躺着三具死屍。

那是鵬城三義的死屍。

飽無汗在大清早的時候，便巳接到了這個消息。

他立刻騎着一匹黑馬，帶着三十個精悍的手下，趕到老客棧。

鵬城三義果然死了。

在他們的身旁，有一把刀！

不是寶刀，也不是精鋼打造的鋼刀，而僅是一柄菜刀！

這種菜刀，本該用來切菜。

但現在它却把鵬城三義頸子上的血管，完全切斷。

飽無汗走上前，仔細的看了一遍。

當他看完之後，臉上的神色變得很凝重。

他突然大喝一聲：「田老爹，快滾出來！」

他一連大喝了幾次，田老爹終於出現了。

飽無汗額上無汗，心中却有汗。

田老爹以前給他的印象，是老弱糊塗，如果他要把田老爹殺死，簡直就和捏死一隻螞蟻一般，將會毫不費力！

但現在，飽無汗的觀感巳完全改變。

田老爹能够把鵬城三義變成鵬城三屍，這一份本領，就足以使任何人對他刮目相看。

飽無汗雖然表面上仍然擺出好大的架子，但他心中巳絕不敢小覷田老爹。

田老爹看來仍然和以前一般疲弱，行動遲緩。

但飽無汗看見他的眼睛裏所透射出來的光芒，竟然爲之不寒而慄。

「田老爹，你隱瞞得好，」飽無汗的臉色發青：「直到現在，你才向鵬城三義開刀，他們究竟有甚麼得罪了你？」

田老爹搖頭，淡淡道：「沒有。」

飽無汗冷笑道：「雖然你是一個深藏不露的前輩高手，但想撼跨飽某，恐怕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田老爹乾笑兩聲，道：「的確不容易，但却也不見得絕無可能。」

飽無汗嘆了口氣，道：「你殺鵬城三義，是不是因爲他們吃喝和住店都不肯付賬？」

田老爹緩緩道：「這一點還不足以讓我老人家動手，他們到處吃喝不付賬早巳成爲慣例，何況這間客棧又是你的。」

飽無汗目中帶着怒火，道：「你究竟是誰？」

田老爹斷然道：「憑你還不配問。」

飽無汗嘶聲喝道：「你以爲飽某不敢殺你？」

田老爹嘿嘿一笑，說道：「身爲神魔谷第七護法的小飽，又怎麼會連殺人都不敢？」

飽無汗的臉，立刻由鐵青變成血紅！

「好一個田老爹，你知道的事果然不少。」

田老爹淡淡道：「如果你能够殺了老夫，那麼我這個老人家就會變成甚麼都不知道了。」

飽無汗突然大笑。

那是憤怒的笑。

也是殺人前的奸笑。

大笑聲中，飽無汗的左手巳像閃電般抓向田老爹的頸子上。

× × ×

飽無汗十八歲的時候，就曾經用一隻左手，把連雲寨四個强盜的頭骨捏成了粉碎。

那時候的飽無汗，其武功還遠不如今日！

現在，飽無汗的武功精進甚多！

而田老爹的頸子，無論如何也比不上那四個强盜的頭骨更硬。

如果飽無汗的左手能够抓到田老爹的頸子，那麼田老爹一定會變成斷頸老爹。

田老爹仍然靜靜的站在那裏，好像根本完全沒有看見飽無汗巳對他展開淩厲的

攻擊！

田老爹眞的沒有動。

飽無汗的左手巳狠狠的在他頸子上一捏！

× × ×

憑飽無汗的指力，要捏斷一條大山豬的頸子，也絕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他練的是大力金剛指，而且巳達到第六層境界。

可是，田老爹的頸子，竟然比他的大力金剛指還更堅硬。

「格勒」一陣怪响，飽無汗的五根手指，一齊折斷。

飽無汗臉色慘變。

他做夢也料不到這一捏，田老爹的頸子竟然會傳出一般强大的反彈力，連自己的五指都被震斷！

田老爹乾咳兩聲，嘆道：「小飽，回頭是岸，神魔谷第七護法這個職位，你索性讓給獨孤興兼任好了。」

飽無汗暴退三尺，額上黃豆般的冷汗巳滾了下來。

就在此刻，雪地中突傳來一陣雄壯的歌聲。

歌者是個黃衣漢子。

歌聲雖然雄壯，但細聽之下，却隱藏着詭秘、肅殺的意味。

田老爹冷冷一笑。

「一曲勾魂，墓域殺手來了。」

黃衣漢子踏雪而來，歌聲戛然而止。

他的腰間，纏着一根粗大的繩子。繩子直拖到身後。

他的身後，竟然有一具棺木。

黑色的棺木！

棺木之上有一根金矛，直插在棺木之上。

× × ×

一曲勾魂。

墓域殺手。

黃衣漢子沒有名字，這八個字就巳足够代表他的一切！

墓域殺手當然來自墓域。

墓域是甚麼地方，沒有人知道。

曾經到過那裏的人，現在都巳變成一堆白骨。

傳說中的墓域，那裏根本沒有墳墓，只有棺木。

那裏的棺木，數量並不很多！

但每副棺木裏的死屍，都是江湖上成名的頂尖高手！

如果不是叱咤風雲的大人物，也不配躺在墓域的棺木裏。

這些死人，都是死在金矛之下的。

金矛，就是墓域殺手的唯一武器。

他每殺一人，事前都必定替死者準備一副棺木。

田老爹冷冷一笑。

墓域殺手露出了一雙雪白的手，向田老爹一指，木然道：「這副棺木是爲你而預備的，棺木上巳刻着你的名字。」

飽無汗首先向那棺木上望去。

只見到棺木上刻着三個潦草不堪的小字。

這三個字就是：游疾舞！

× × ×

游疾舞！

一直蟄伏在這間客棧五年的田老爹，原來竟然就是鐵匠游疾舞！

天下間的鐵匠何止千萬，但能够用頸子震斷飽無汗左手五指的鐵匠，這人若非游疾舞又還會是誰？

飽無汗再也不敢托大。

面對着游疾舞，飽無汗忽然間就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想不透的，就是游疾舞爲甚麼會在自己的客棧內做了五年的掌櫃。

墓域殺手忽然用一雙冷漠的目光，盯着飽無汗。

過了半响，墓域殺手才道：「飽護法，你做得很對。」

飽無汗一怔。

他想不出墓域殺手這句說話的意思。

墓域殺手又接道：「你帶了三十個手下，但沒有讓他們首先動手，這一點你做得很對。」

飽無汗聽了之後，汗流浹背。

他並不是個蠢人，墓域殺手的意思，再也明顯不過，他分明是說：「如果你派三十個手下先打頭陣，這三十個手下都會變成死人。」

游疾舞武功極高，飽無汗的手下絕對不是他的敵手。

墓域殺手緩緩地把金矛從棺木中拔出來。

飽無汗只覺得一股逼人的殺氣，從金矛之上傳了過來。

這一根金矛，巳殺人無數，而且殺的都是在江湖上成名的高手。

飽無汗突然迸出了一句這樣的說話：

「你有把握殺游疾舞？」

墓域殺手露出了一個冷酷的笑容：「連獨孤谷主都認爲我可以讓游疾舞躺進棺木裏，你爲甚麼竟敢有此一問？」

飽無汗一呆。

他陡地感到渾身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寒意。

墓域殺手忽然輕輕揮了揮手，道：「你可以離開這裏，我不想免費殺人，雖然你是神魔谷的第七護法！」

飽無汗咬了咬牙，終於上馬。

片刻之間，他和三十個手下都在雪地上消失得乾乾淨淨。

游疾舞冷冷的對墓域殺手道：「你眞的有把握殺老夫？」

墓域殺手嘆了口氣，道：「游疾舞，你太老了。」

游疾舞淡淡一笑，道：「人雖老，可是寶刀未老。」

墓域殺手臉上帶着詭秘的微笑：「你還有寶刀？你的獵刀在哪裏？」

游疾舞道：「獵刀老夫早就送了給姓齊的人。」

墓域殺手冷冷道：「齊拜刀呢？」

游疾舞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比墓域殺手更爲詭秘：「齊拜刀就在你身後不足一丈。」

墓域殺手的眼色變了。

他不必轉過身子向後望，便巳聽見了一個人悠悠的道：「齊拜刀在這裏，獵刀也在這裏。」

在他身後的棺木上，不知甚麼時巳坐着了一個人。

棺木漆黑。

這人的衣服也同樣漆黑。

而這人眸子裏的顏色，更是漆黑得發亮。

墓域殺手把金矛向地一揷，一雙眼睛直瞪着對方。

「你就是齊拜刀？」

「不錯，在下齊拜刀。」

「五年來，我一直都在找你。」

「嗯。」齊拜刀沉默了片刻，才道：「你所找的人，向來都是江湖上具有名氣的人，你找他們的目的，也不外乎只有一個字。」

墓域殺手冷笑道：「不錯，只有一個字。」

齊拜刀悠然道：「這一個字就是——殺！」

墓域殺手點頭冷冷道：「我巳找了你五年，想不到今天你却自己碰了上來。」

齊拜刀微笑道：「這是否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

墓域殺手冷冷道：「你說得一點都不錯。」

齊拜刀道：「現在，你可以馬上動手了。」

墓域殺手沒有動手。

他動的是腿。

他的脚尖輕輕一挑，竟然就把那副漆黑的棺木凌空挑起。

不過，他的腰間，仍然纏着一條粗大的繩子。

棺木與他的身軀，是連成一起的。

棺木被踢起，齊拜刀的人却仍然穩坐在棺木之上。

墓域殺手突然用金矛，向齊拜刀的胸膛激射。

「鏗」一聲响，齊拜刀的獵刀也已出鞘。

矛快。

刀更快。

棺木在半空飛舞，齊拜刀和墓域殺手彷彿已被這具漆黑而沉重的棺木隔開。

刹那間，墓域殺手的金矛已攻出了十五招。

齊拜刀突然退後，站在一處動也不動，就像是突然間變得痲木了。

但眞正痲木的，並不是齊拜刀，而是墓域殺手。

連游疾舞都沒有看見齊拜刀是怎樣出手的。

但墓域殺手的咽喉上，已冒出了一股血槽。

游疾舞只覺得獵刀的刀光一閃，墓域殺手的身形便猛烈地一震。

想不到就只是這一刀，便巳殺了這個神秘，可怕的墓域殺手。

齊拜刀的武功，顯然巳比五年前判若兩人。

游疾舞感到很安慰。

齊拜刀在他身上所練的武功，巳經盡廢。

他現在的武功，完全是另一門派的武學。

——金龍譜上的武功，齊拜刀終於練成了。

神魔谷又還能神氣多久？

× × ×

晨光曦微，天氣仍然寒冷得要命。

在青烟堡裏，賭局仍然在繼續。

青烟堡裏，距離鵬城大約有三百二十里。

稍爲在江湖上混過兩天的人都知道，青烟堡其實是個賭場。

在這裏，你可以大賭特賭。

——可以大賭特賭。

——但决不能小小注碼的賭。

青烟堡裏絕不歡迎注碼下得太小的賭客。

曾經有個大財主，帶着二十個保鑣到青烟堡賭錢，他押的是牌九，每注只押黃金十兩。

結果，他賭到第三口的時候，就被人攆了出去。

不但大財主被攆出青烟堡，連他的二十個保鑣都被攆了出去。

那二十個保鑣，每一個都是少林俗家弟子的傑出好手。

大財主花了大量金銀才聘請得到的保鑣，竟然在一頓飯時光之內，全部被人打得鼻青臉腫。

青烟堡的力量，眞是非同小可。

這裏是豪賭的地方。

也是賭命的地方。

這裏不但賭錢，也賭命。

——如果青烟堡主認爲你的一顆腦袋可以值一千兩金子，你就可以用你的腦袋來作爲賭注。

——贏了的話，一千兩黃金就馬上奉送。

——要是輸了的話，這顆腦袋就只好被砍下來，被製成「人頭乾」。

人頭乾巳經成爲了青烟堡最著名的標記。

近十年來，有不少人用腦袋來作爲賭注。

有一部份的人的確憑了這一招贏了大錢。

但也有更多的人，因爲賭命輸了，便不見了自己的一顆腦袋。

腦袋最値錢的紀錄，是山西大富豪文庭玉。

文庭玉在青烟堡賭了三日三夜，輸了的金子巳足够塡滿一口深井。

最後，他輸到甚麼都沒有剩下，只剩下自己的一顆腦袋。

他還要賭下去。

青烟堡主不反對，認爲他的腦袋可以値黃金三萬両。

結果，文庭玉輸了。

他的腦袋，巳被藥散製成人頭乾，還懸掛在人頭大廳最當眼的地方。

人頭大廳放的都是人頭。

雖然這些腦袋早巳被砍下，但由於經過特別的製煉，到現在看來都還是栩栩如生。

越是栩栩如生，也越是怵目驚心。

而最不値錢的一顆腦袋，却是一個乞丐。

這一個乞丐並不屬於丐帮，而他本來也並不是一個乞丐。

他是一個不求上進的名門子弟。

由於好賭，他輸掉了八百畝良田，十

二幢大厦，連三個漂亮的妻子都輸掉。

結果，他淪爲乞丐。

他本身有點武功，淪爲乞丐之後，捱不住飢寒交逼的痛苦，索性跑到青烟堡，要憑自己的腦袋來押注。

他以爲自己的腦袋最少可値一百兩金子。

一百両金子，在他以前來說，根本就不算甚麼一回事。

但現在，一百両金子已比以往的一百兩金子都還更重要。

可是，青烟堡主認爲他的腦袋不値錢，只値紋銀一兩！

一兩紋銀一顆腦袋？

誰願如此押注？

但這個淪爲乞丐的名門子弟居然答應了。

結果，他押骰寶。

他押一両紋銀在「大」的一方。

可是，開出來的點數却只是二、三、五。

恰好十點！

小！

乞丐這顆腦袋輸了，他沒有賴，索性自己拿刀把腦袋砍了下來。

砍腦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砍別人的腦袋巳經困難，砍自己的腦袋就更不容易。

但他砍得很好。

他只砍了一刀，便把自己的腦袋砍下來了。

現在，這顆最不値錢的腦袋，也被放在人頭大廳之中。

× × ×

江湖人風雲險惡，每一個人都在玩命，賭命。

江湖上比尋常百姓更嗜賭，所以青烟堡的賭客，最少佔了一半以上都是江湖中人。

人在江湖，本來就經歷着無數次的賭博。

所以，即使是賭人頭，也有人甘願孤注一擲的去賭。

這究竟是江湖人的豪氣？

還是江湖人嗜賭成性的悲哀？

兩年前，青烟堡一共贏了五顆人頭。

去年，沒有。

一個都沒有。

但今年呢？

× × ×

晨光曦微，宰人魔就給一個令人發楞的消息從夢中驚醒。

宰人魔並不是這個人的外號。

他姓宰，名人魔。

近幾年來，宰人魔在江湖上的名氣，巳遠在十年前之上。

他就是青烟堡堡主。

令他從夢中驚醒的消息，是有人要賭人頭。

宰人魔立刻披上一襲豹皮外袍，帶着十個心腹手下，趕到豪勝堂。

豪勝堂就是青烟堡聚賭的地方。

要賭人頭的，是一個自稱齊拜刀的年青刀客。

齊拜刀！

齊拜刀竟然要賭人頭。

宰人魔眉心深鎖，他知道這件事情大有蹺蹊。

齊拜刀難道吃了熊心豹胆，竟然敢闖到青烟堡？

青烟堡的勢力絕不孤單。

青烟堡還有更大的後台在支撑着，否則，青烟堡也不可能在江湖上有這樣的地位。

青烟堡的後台，就是神魔谷！

× × ×

豪勝堂前，呼盧喝雉的聲音仍然十分熱鬧。

齊拜刀却悠閒地站在一角，彷彿這裏不是殺氣騰騰的賭場，而是風景幽雅的湖畔。

湖水固然可以淹死人。

但賭桌上無形的殺機，又何嘗不足以淹死任何一個嗜賭的賭徒？

宰人魔第一眼看見齊拜刀的時候，心中就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這人看來最像賭徒。

但也是一個最穩定，穩定得完全不像在賭博的賭徒。

殺人也和賭博差不多。

最不像殺人者的殺手，才是最可怕的殺手。

宰人魔是賭博和殺人的高手。

他現在巳深深體會到，齊拜刀是一個可怕的賭徒，也是一個可怕的刀客。

八年前，宰人魔曾與齊拜刀有過一面之緣。

那時候的齊拜刀，在江湖上也頗有名氣。

但宰人魔覺得八年後的齊拜刀，簡直就遠勝八年前的齊拜刀十倍。

× × ×

「齊大俠，久違了。」

「宰堡主，八年不見，想不到青烟堡巳成爲了最著名的賭場。」

「不錯，因爲在這裏，人頭有價。」

「照宰堡主的看法，在下的腦袋値多少？」

宰人魔毫不考慮，就回答道：「十萬両。」

齊拜刀淡淡一笑，問道：「十萬両銀子？」

宰人魔搖頭，道：「不是銀子，是金子。」

兩人這幾句話說得並不怎樣响亮，但所有正在賭博的人全都聽見了。

一時之間，原本喧嘩熱鬧的賭場，立刻變得鴉雀無聲。

這個年青人的腦袋爲甚麼竟然能値黃金十萬両？

人叢之中立時有人低聲道：「如果我的腦袋也能押十萬両金子，就算賭輸了也是輸得痛快！」

賭徒！

唉，他們賭的是金子，還是自己的性命呢？

× × ×

齊拜刀的腦袋，這次眞的押了十萬両金子。

宰人魔悠悠的道：「你可以選擇任何形式的賭博，只要你贏了，十萬兩黃金立刻如數奉上。」

齊拜刀眼中一亮，道：「在下不想賭骰寶，也不想賭牌九，更不想賭番攤。」

宰人魔冷冷一笑，道：「難道你想賭刀？」

齊拜刀淡淡笑道：「宰堡主說對了，在下想賭刀，誰的刀快，誰就贏。」

宰人魔面色沉重，道：「你心目中的對手是誰？」

齊拜刀沉默了半晌，忽然又笑了笑，道：「隨便任何人都行，只要他能把我殺掉，他就算贏了。」

宰人魔展顏一笑。

這一笑，充滿殺機，濃厚的殺氣已在豪勝堂中擴散瀰漫。

生死之戰，一觸即發。

× × ×

宰人魔用的武器，並不是刀，也不是劍。

他喜歡用斧。

不是長斧，是短斧。

短斧連柄僅長一尺，但却重達二十八斤。

一尺長的短斧居然重二十八斤，鑄造這柄短斧的當然不是普通的鋼鐵。

事實上，這一柄斧頭的確不是普遍的斧頭。

這是用天山雪底寒鐵鑄成的宰人斧。

世人只知道海底寒鐵是世間難求的寶物。

誰知雪底寒鐵比海底寒鐵更難求，想開採一斤雪底寒鐵，比在沙漠裏找尋十斤金砂還更困難。

宰人斧是用雪底寒鐵鑄成的，而能够抵禦宰人魔一斧之威的江湖高手，並不多見。

最主要的，還是因爲幾乎已沒有甚麼兵器，能够抵禦得住宰人魔的宰人斧。

宰人魔在神魔谷中，地位甚高，僅次於獨孤興和楚總管之下。

齊拜刀一出現，他就已經知道對方的來意。

齊拜刀並不是眞的爲賭博而來。

他是爲了殺人而來的。

× × ×

昔年齊帥在洒血亭下被彭蜀美所殺，固然是由於彭太師下毒所害。

但彭太師這樣做法，也是因爲受了獨孤興的箝制。

齊拜刀原本要找彭太師報仇。

但當他練成金龍譜上的武功之後，彭太師早已被殺。

這一段血海深仇，當然還要報。

神魔谷已成爲江湖上最龐大的一股邪惡力量。齊拜刀面對着的敵人，已不再是一個彭太師，而是整個龐大的邪惡組織。

宰人魔憑藉着神魔谷的勢力，使青烟堡成爲天下最備受觸目的一座固壘。

齊拜刀就算武功再高，單人匹馬又怎能將青烟堡毀滅？

宰人魔充滿信心，他要把齊拜刀的腦袋割下，然後製成人頭乾。

宰人斧已在宰人魔的手中。

當宰人斧在宰人魔手中的時候，別人的腦袋就危險極了。

誰知道宰人魔並沒有用宰人斧對付齊拜刀。

他突然左掌翻飛，一連八掌直向齊拜刀的胸膛擊去。

這八掌的威力，即使用「排山倒海」這四字，也絕不足以形容其泅湧程度的萬一。

這八掌又快又重，而且每發一掌，就有一枚毒鋼鏢從袖中射出。

齊拜刀雙腿紋風不動，而獵刀已經出手。

獵刀。

天下獨一無二的獵刀。

爲了要練成金龍譜上的武功，齊拜刀獻出了獵刀，金箭帮帮主獻出了金箭，終於在葉絕手那裏換取到金龍譜。

當齊拜刀藝成之後，葉絕手却死了。

葉絕手臨死的時候，親手把金箭和獵刀，都交給了齊拜刀。

他嘆了口氣，對齊拜刀道：「拿去，用這把刀，毀掉神魔谷，別再讓獨孤興和楚三爺再攪下去了。」

獵刀再加上金龍譜上的武功，會產生甚麼威力？

× × ×

豪勝堂本是聚賭的地方。

但現在，聚賭的人已暫時停止。

他們都退開一旁，看青烟堡的堡主怎樣把這個狂妄的小子毀掉。

在這些賭客眼中看來，齊拜刀無異是螳臂擋車，自尋死路。

可是，齊拜刀的手，並不是螳臂。

獵刀更不是尋常的刀。

宰人魔八掌八鏢同時迸發，俱被齊拜刀化解。

於是，宰人斧出動了。

宰人魔一向自誇宰人斧是天下第一利器，無堅不摧。

可是，這一次，他的宰人斧却吃了大虧。

宰人斧飛劈齊拜刀。

齊拜刀的獵刀也同時迎了上去。

刀斧相碰，濺出一蓬刺目的火光。

宰人魔只覺得虎口劇痛，右手竟然被震得鮮血直冒。

而他的宰人斧，也已崩折出一個頗大的缺口。

宰人魔大駭。

他怎樣也料不到，獵刀竟然能把宰人斧碰出一個缺口，而獵刀却完全無恙。

宰人斧雖然還未被澈底摧毀，但却已摧毀了宰人魔的信心。

齊拜刀果然是一個令人感到可怕的殺人者。

高手相爭，勝負往往只繫諸於一綫之隔。

但現在，宰人魔已明白，憑自己的武功，想割下齊拜刀的腦袋，那是做夢。

宰人魔對於自己的實力，知道得很清楚。

雖然自己不是齊拜刀的敵手，但是他還有大批精銳的戰士，殺人不眨眼的暗殺手。

一對一打不過齊拜刀，但用車輪戰術，總可以罷？

主意一決，立刻抽身後退，同時大喝道：「十魔大陣，上！」

十魔，就是他的十個心腹手下。

這十個人都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殺人好手，而他們所練的十魔大陣，也是宰人魔這十餘年苦心研究成功的陣法。

一聲令下，十魔齊動！

× × ×

十魔剛動，宰人魔的臉色就變了。

他的臉色變得充滿驚愕。

他的臉色變成死灰之色。

因爲十魔的「動」，並不是衝前圍攻齊拜刀，而是一齊向地上仆去。

宰人魔並沒有下令他們仆倒在地。

他們也自然不會無緣無故的仆下。

但當一個人背心中了箭之後，又怎能不仆倒下去。

不是一個中箭，而是十個。

十魔皆中箭，箭箭俱穿心。

金箭。

這十枝都是金箭！

× × ×

金箭！

金箭帮已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了一段時期。

但現在，它又復出了。

金箭帮的出現，是突如其來，事前毫無半點動靜的。

直到此刻，宰人魔終於發覺，自己一手打出來的江山，親手創建的青烟堡，現在已落在金箭帮的手裏。

宰人魔冷冷一笑，笑聲很不自然：「難怪你敢闖到這裏來撒野，原來你已和金箭帮勾結一起。」

齊拜刀悠悠笑道：「金箭帮帮主乃是齊某的岳父，又怎能說是甚麼勾結？」

宰人魔怒喝一聲，宰人斧向後疾揮，擊落了三支飛射而至的金箭。

「暗箭傷人，算甚麼英雄好漢！」

齊拜刀冷笑道：「宰堡主既想死在明刀明槍之下，那容易得很，獵刀不會射出暗器，總會讓你死得瞑目。」

宰人魔眼色一變。

暗箭固難防，明刀明槍也不是齊拜刀的敵手。

倏地，宰人魔一聲長嘆，斧擊天靈蓋，就要自栽。

但就在這個時候，豪勝堂外突然傳來一陣劇烈厮殺的聲音。

六個黑衣人，滿身鮮血的滾了進來。

豪勝堂外，十幾個殺聲喧天的赤膊力士，各持巨棒，一路殺入豪勝堂內。

赤膊力士之後，有六個皮袍老人。

六個皮袍老人身後，有八個紅衣大漢，分別抬着兩頂軟兜轎子，氣勢磅礴的湧至。

宰人魔大是振奮，因爲神魔谷六大護法和正副兩位谷主，已及時趕到。

神魔谷谷主獨孤興。

而神魔谷的副谷主，則是昔日的楚總管楚三爺。

神魔谷高手趕到之後，立刻就把金箭帮的六個高手打得落花流水，果然先聲奪人。

豪勝堂的賭博，已完全停頓，賭客也紛紛撈回賭本，荒落逃走，只有十幾個胆大的江湖人物，仍然停留在豪勝堂內。

宰人魔見己方强援已到，當然不會再作自栽之舉。

誰知道他的宰人斧才放下，齊拜刀的獵刀已毫不客氣地攻至。

一刀三式，每一式都足够讓宰人魔看得眼花繚亂。

宰人魔大吼一聲，身形倒翻，避過三刀。

齊拜刀刀勢不停，三刀之後，整個身子也突然鷹隼般冲天飛起。

宰人魔半空中身形飛舞，又是咆哮一聲，一斧向齊拜刀的小腹上砍去。

齊拜刀急閃。

這一斧沒有劈着齊拜刀，却直砍在一條石柱的中央。

隆然一聲巨响，一根粗大的石柱竟然齊中被擊斷，這一斧之威實在難以想像。

齊拜刀人在半空中，却仍冷笑道：「宰堡主，再見了！」

最後三個字剛出口，獵刀已像閃電般刺入宰人魔的後腦之內。

血如泉湧。

慘呼一聲，名震四方的青烟堡堡主宰人魔，就死在齊拜刀這一招快刀之下！

× × ×

兩頂轎中坐着的，當然就是獨孤興和楚三爺。

楚三爺看得很清楚，齊拜刀這一式刀法，已達到了令宰人魔無法抵擋的地步。

楚三爺不喜歡齊拜刀，也不喜歡他的父親齊帥。

齊帥之死，楚三爺應負最大的責任。

現在，他要斬草除根。

齊拜刀一日不除，始終是神魔谷的心腹大患。

連宰人魔都已死在他的刀下，這筆帳又怎能不算清楚？

金箭帮蟄伏數年不動，顯然是有所圖謀。

就在此刻，獨孤興掀開轎子的布簾，對楚三爺道：「先殺齊拜刀這小子！」

楚三爺不隱瞞自己心中的想法，說道：「憑我之力，未必能够順利把齊拜刀解決。」

獨孤興冷冷道：「到時老夫自然會助你一臂之力。」

楚三爺露出一個神秘的微笑，道：「谷主親自出馬，齊拜刀這小子死定了。」

微笑中，身形一起，像鬼魅般從轎頂之上衝了出去。

× × ×

楚三爺手裏的刀鋒，比獵刀的鋒芒光亮不知幾倍。

齊拜刀喜歡刀。

尤其是獵刀。

但他不能否認，楚三爺的彎刀也是一柄好刀。

最少，這柄刀比起彭家的天霸金刀更厲害。

但無論刀怎樣，最重要的，還是用刀的是個怎樣的人。

好刀落在庸手，又與廢鐵何異？

但好刀落在高手之中，那便如虎添翼，一舉手一投足，皆可置人於死地。

齊拜刀自從練成金龍譜上的武功之後，功力已遠勝從前。

但他仍然覺得，楚三爺的實力，着實

不可輕侮。

楚三爺從轎頂之上衝出，身法之怪異，彷如幽靈。

他衣如白雪。

他的臉色也同樣蒼白如雪。

白慘慘的一個人。

殺氣已將這個人完全籠罩着。

齊拜刀冷冷笑道：「閣下就是楚三爺嗎？」

楚三爺面罩寒霜，冷然道：「不錯，你就是齊拜刀？」

齊拜刀道：「在下就是你找了五年，欲殺之而後快的齊拜刀。」

楚三爺冷冷一笑。

齊拜刀又道：「楚三爺，你現在可以動手了。」

楚三爺沉聲道：「殺你這種渾小子，還不易如反掌。」

齊拜刀沉聲道：「既然如此，何必多說廢話。」

楚三爺發出一陣冷森的笑聲，突然發動攻勢。

齊拜刀反應非常敏銳，彎刀在刹那間刺到，他偏身猛地一閃，已避開楚三爺這狠毒急迅的一刀。

楚三爺繼續揮刀。

刀光森冷輝煌，如電閃半空，聲勢駭人已極。

齊拜刀一聲冷喝，連接楚三爺十七刀了。

楚三爺這十七刀，幾乎是在十七個不同的方向分別發動的，就像是有十七個人，十七把刀，在同一個時間追擊齊拜刀一樣。

這種刀法，已足够在此一刹那間，連殺十七人。

可是，這十七刀未能傷及齊拜刀。

齊拜刀現在已是高手中的高手。

楚三爺雖然武功極高，但要擊敗齊拜刀，又談何容易？

神魔谷六大護法見狀，紛紛亮出武器，圍住齊拜刀。

但金箭帮也有七八名高手，同時出現，攔截住這六大護法。

劇戰更加激烈。

論武功，金箭帮的高手絕不比神魔谷六大護法輸虧。

一時之間，直殺得天昏地暗，彷彿整座青烟堡，都快要被激鬥震塌。

× × ×

在豪勝堂外一株老樹的樹梢上，有兩個老頭兒正在談笑喝酒。

他們好輕鬆，輕鬆得就像台下看戲的人。

這兩個老頭兒，並不是普通人。

尋常人物，又怎能蹲坐在樹梢之上？

這兩個老頭兒，其中一個已差不多六十歲。

但他和另一個老頭兒相比，却還是顯得太年青了。

年青得簡直就可以做那個老頭兒的孫子。

因爲另外一個老頭兒，就是鐵匠游疾舞。

游疾舞的實際年紀有多大？

恐怕連他自己都計算不出來了。

至於和他對飲的老頭兒，就是金箭帮的帮主葉天印。

葉天印在金箭帮中，擁有無上權威。

他平時給人的印象，是威嚴十足的領袖人物。

但實際上，葉天印的性格，並不如他的外表般冷酷。

游疾舞是武林前輩人物的老前輩。

葉天印把女兒嫁給齊拜刀，游疾舞從中斡旋居功不少。

游疾舞在這個時候，尚與葉天印輕鬆談笑，好像完全不覺得戰局已進展到生死存亡繫諸一髮的緊張地步。

獨孤興初時並未注意到豪勝堂外的老樹樹梢上，坐着這兩個老頭兒。

直到他發現兩人的時候，游疾舞的目光已直盯在他的臉上。

獨孤興臉上的表情，就像塊木頭。

他靜靜的看着游疾舞。

游疾舞也靜靜的看着他。

這兩人的目光，就像是兩把無形的鋒刀，彼此都緊迫着對方。

獨孤興突然從轎中取出一柄劍。

那是一柄鑲着十二顆寶石的神魔劍。

神魔劍雖然還未出鞘，但劍中的殺氣，彷彿已籠罩着整個豪勝堂。

葉天印喃喃的說道：「神魔劍，確是一柄邪劍！」

他的聲音並不大。

但獨孤興却已聽得很清楚。

「葉帮主，你的野心可眞大，竟然要併吞青烟堡，只可惜你永遠都無法如願以償。」

葉天印長長嘆了口氣，道：「老夫的野心，早已消逝，如果昔年老夫決心與你打硬仗，不論誰勝誰負，神魔谷也勢非元氣大傷不可，又何致於弄到今日這般田地呢？」

獨孤興笑了。

他微笑着道：「今日江湖，已是神魔谷的天下。」

葉天印冷笑一聲：「只怕未必。」

獨孤興嘿嘿一笑，道：「葉帮主武功極高，名滿天下，倒不知道敢不敢接本谷主三劍？」

「三劍？」葉天印仰天狂笑，道：「莫說三劍，便是三百劍却又何妨？」

獨孤興冷笑道：「老匹夫，你好大的胆子！」

隨着一聲怪嘯，破空聲突響。

十二點寒芒，疾射葉天印與游疾舞。

葉天印與游疾舞人影翻飛，雙雙從樹上落下。

獨孤興將葉、游二人逼落，神魔劍同時出鞘。

神魔劍的確是一柄邪劍。

劍剛出鞘，劍鋒上就揚起一層薄薄的劍氣。

「颼」一聲，神魔劍忽然向齊拜刀的小腹上刺去！

獨孤興最想要殺的人，畢竟還是齊拜刀！

× × ×

齊拜刀與楚三爺酣戰之際，神魔劍突然乘虛而入，而且這一劍絕對致命。

齊拜刀急退。

但獨孤興絕不放鬆，劍勢緊緊進逼，配合着楚三爺的刀，已將齊拜刀逼到牆邊死角。

天下間有誰能以一人之力，抗拒神魔谷正副兩大谷主的刀劍？

沒有人能。

唯一例外的，也許還有一個。

這人就是齊拜刀！

× ×

楚三爺的刀，和獨孤興的劍，已完全封死齊拜刀的每一處退路。

他們要在這牆角裏，逼殺齊拜刀。

這是獨孤興心中早已算好的計劃。

他用聲東擊西之計，使齊拜刀以爲自己與葉天印展開決鬥。

但在最後一刹那，獨孤興要殺的人，却還是齊拜刀。

齊拜刀看來已毫無活路。

但忽然間，獵刀全力擊出，把獨孤興的神魔劍震開。

能够把獨孤興的劍震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湖上能够做到這一點的高手，恐怕絕不超過十個。

楚三爺毫不猶豫，趁齊拜刀震開獨孤興的劍之際，突然一刀刺向他的鼻樑上。

這一刀，絕無失手之理。

楚三爺肯定齊拜刀已無法兼顧自己這一刀。

可是，他的肯定，却未免太「肯定」了。

齊拜刀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左手突揚。

楚三爺的刀，竟然給齊拜刀的左手兩指，緊緊拑住。

楚三爺面色大變，失聲脫口叫道：「龍指功！」

齊拜刀冷冷一笑，道：「楚三爺果然識貨。」

齊拜刀露出了這一手功夫，連獨孤興都看得爲之一怔。

這分明就是金龍譜上的武功，想不到在短短幾年之內，竟給齊拜刀練成了。

獨孤興殺機更濃。

齊拜刀一日不除，神魔谷又豈能有安枕之日？

× × ×

楚三爺自出道以來，從未遇到現在般難以下台的局面。

堂堂神魔谷副谷主的刀，竟然給一個年青伙子用手指拑住，這件事將來傳到江湖上去，教他的臉擱到那裏去？

想到這一點，楚三爺不顧一切，突然鬆手棄刀，雙掌疾拍齊拜刀的胸膛。

這兩掌的威力，看來似乎比鋒刀更加驚人。

齊拜刀目光一寒，左手一伸，居然把楚三爺的彎刀掣在手中，變成自己手上的武器。

這一着變化之快，更加大大出乎楚三爺的意料之外。

楚三爺的額上，陡地冒出冷汗。

颼！

颼！

楚三爺雙掌疾拍齊拜刀。

但齊拜刀却用他自己的刀，把他的兩條手腕一齊斬斷。

只見兩股血柱，從楚三爺斷腕之處，狂噴不止。

楚三爺踉蹌連退五步。

六大護法其中兩人，連忙前去扶住楚三爺。

楚三爺突然狂吼，作勢要衝前，再與齊拜刀拚命。

但接着，他的身形並不是衝前，而是退後。

霎眼之間，楚三爺已速速離開豪勝堂，離開了青烟堡。

他這一次離去之後，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人見過楚三爺這個人。

× × ×

豪勝堂，已變成了腥風血雨之地。

金箭帮的精銳戰士，在這一役裏充份發揮出他們巨大的潛在力量。

神魔谷的六大護法，每一個都是曾經在江湖上名噪一時的黑道高手。

但面對金箭帮的高手，六大護法顯然佔不到任何便宜。

楚三爺被斬斷雙腕，對於他們的士氣，無疑是一個打擊。

但更嚴重的打擊，却還是來自游疾舞和葉天印的聯合行動。

獨孤興以聲東擊西之計，以爲可以出其不意，一劍誅殺齊拜刀。

沒想到齊拜刀已練成了龍指功，竟然在絕無可能的情況下，反而把楚三爺的雙腕斬斷。

楚三爺狼狽敗走，獨孤興唯有憑一人之力，繼續與齊拜刀週旋。

齊拜刀勇挫强敵，氣勢更加是凌厲萬分。

獨孤興冷然一笑。

齊拜刀一聲猛喝，突然把楚三爺的彎刀，脫手飛擊獨孤興。

「叮」一聲响，獨孤興運劍把彎刀擊落。

齊拜刀左掌輕抹獵刀。

刷！刷！刷！

刷！刷！刷！

獨孤興連發六劍！

齊拜刀一點也不緊張，反手一刀復一刀，把獨孤興這六劍全數化解。

雙方的動作，都快到了極點。

倏地一聲冷喝，獨孤興退後盈丈，左脚一挑，把一張木椅挑起。

齊拜刀不理會獨孤興的舉動，舉刀又繼續逼前狠狠揮擊。

驀地，那張木椅忽然碎開七八塊，一齊直向齊拜刀迎面激射。

這不能算是暗器，却也不能不算是暗器。

獨孤興自然明白，這一張木椅碎開七八塊激射齊拜刀，絕不會產生甚麼效果。

但碎木之中，竟然又挾着七八根毒銀針。

如果齊拜刀稍一不愼的話，就會被獨孤興這種詭計所算。

但齊拜刀已今非昔比。

獨孤興發射毒銀針時，雖然儘量隱藏，但依然逃不過齊拜刀一雙銳利如鷹目的眼睛。

只見齊拜刀的獵刀，忽然揚起一片光

影。

刀光在半空中。

人却猶在刀光之上。

獨孤興這一次暗算，又告失敗。

齊拜刀下手不再容情，連續十八刀，直逼得獨孤興手忙腳亂。

看來，獨孤興並不是齊拜刀的敵手。

但事情絕非如此。

獨孤興的劍法，是天下知名的，如果齊拜刀如此順利就把獨孤興解決，那麼這位神魔谷谷主，未免有浪得虛名之嫌了。

原來獨孤興老謀深算，他深知齊拜刀不易對付，早已在豪勝堂中，伏下了另一着棋子。

這一着棋子，完全是為了要取齊拜刀的性命。

不殺齊拜刀，獨孤興勢難安枕。

現在，齊拜刀已快要墮進獨孤興的陷阱……

× × ×

豪勝堂是一個聚賭的地方！

當火併開始之後，賭客最少已散去了一大半。但仍有一些胆大的留下。

仇絕手就是其中之一！

× × ×

江湖上有兩句很古老的說話：「天南地北雙絕手，穿心鎖脈鬼見愁。」

江湖雙絕手，是指華山葉絕手，和墓域仇絕手！

墓域殺手名震天下。

而他的師父，就是仇絕手。

仇絕手最少已有五十年未曾在江湖上露過面。絕大多數的武林人物，都以為仇絕手已經死了。

事實上，仇絕手早就應該死了。

他五十年前便已患了重病，病得骨瘦如柴，不成人形。

誰都以為他的性命絕不會長久。

可是，仇絕手沒有死。

病了二十年之後，他的病況居然完全好轉，變得白白胖胖。現在，誰都不會知道，在豪勝堂中一個白白胖胖的老頭兒，就是與葉絕手齊名的仇絕手。

葉絕手已經死了。

但仇絕手仍然活着。對於整個武林來說，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 × ×

獨孤興與齊拜刀的激戰，已來到了仇絕手的面前，不足三丈。

突然間，仇絕手一聲大喝，道：「獨孤興，還我徒弟的命來！」隨着一聲大喝之後，仇絕手不顧一切地，闖前衝向獨孤興，好像要跟他拚命的樣子。

齊拜刀一怔。他當然不知道這是獨孤興預早安排好的詭計。

獨孤興冷冷一笑，道：「李仁義，當日令高足自尋死路，今日到你了！」

齊拜刀更是大吃一驚。

眼前這個白白胖胖的老人，原來竟是俠名滿天下的中州老神翁李仁義！

獨孤興的劍勢，突然大盛，逼退齊拜刀！

齊拜刀一退盈丈。

獨孤興的劍，已直向李仁義刺去。

其實這人並非李仁義，而是仇絕手。

但齊拜刀又怎料到其中的蹺蹊，其父齊師，昔年曾被李仁義在大風雪中救過一命，現在李仁義有難，豈能不救？

颼！颼！一連兩刀，直逼得獨孤興無法再攻李仁義。

可惜這個李仁義是冒牌的。

當齊拜刀全心全意對付獨孤興的時候，冷不防仇絕手竟然已一爪狠狠插在他的小腹上！

× × ×

天南地北雙絕手。

穿心鎖脈鬼見愁！

仇絕手這一爪，力足穿胸洞腹，甚至可以把齊拜刀的腸臟都勾了出來。

仇絕手的心意，正是如此。

他要把齊拜刀的腸臟勾出，替自己的徒弟墓域殺手報仇。

齊拜刀悶哼一聲，臉上的表情，充滿憤怒。

他一心救人，料不到竟然中了暗算。

「你……你是誰？」

仇絕手狂笑，道：「老夫並不是李仁義。」

游疾舞的聲音在這個時候響起：「原來是你這個老不死，他奶奶的，用這種手段暗算後輩，你究竟還算不算是個人？」

齊拜刀轉身問游疾舞：「他是誰？」

游疾舞嘆了口氣，道：「他就是仇絕手！」

× × ×

仇絕手。

雖然齊拜刀從未見過這個人，但這個人的名字，他絕不感到陌生。

齊拜刀的小腹在流血。

雖然他已受傷，而且傷勢不輕，但仇絕手仍然並未感到滿意。

因為他並未能將他的腸臟勾了出來。

齊拜刀冷冷道：「仇老魔，你還有甚麼看家本領，不妨使出來。」

獨孤興大笑道：「好狂妄的小子！」

大笑聲中，神魔劍已像雪花般捲到。

齊拜刀站着，動也不動。

因為游疾舞已上前，與獨孤興纏鬥得難分難解。

仇絕手嘿嘿一笑，乘勝追擊齊拜刀。

齊拜刀突然把獵刀用口咬着。

只見他伸出左手兩指，赫然擺出龍指功的姿式。

仇絕手轟笑道：「無論你用刀也好，用指也好，你絕對活不過明天！」

齊拜刀冷笑道：「墓域殺手已在下面等你多時，仇老魔，看指！」

雖然齊拜刀口裏咬着獵刀，但說話時仍然清清楚楚，絕不含糊。

仇絕手厲聲狂笑，兩條鐵般的手指直插齊拜刀的小腹。

齊拜刀的腹部已然受傷。

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仇絕手若再在他小腹上插一記，齊拜刀想不完蛋也不行了。

葉天印見狀，心中頗為焦慮。

偏偏他正與神魔谷的高手殺得天昏地暗，縱然想助齊拜刀一臂之力，也是分身乏術。

驀地，一陣尖銳的破空聲驟響。

仇絕手急閃。

一支金箭，從他的臉龐上擦過。

仇絕手暗呼不妙。

雖然這一支金箭沒有射中他，但却已擾亂了他的步法。

仇絕手身形一側，左脅間露出一個破綻。

齊拜刀豈肯放過良機，左手雙指驟然出擊，直插仇絕手的心臟！

篤！仇絕手變色慘變。

他聽到一種聲音。那是因為他的心臟已被齊拜刀的雙指戮破了！

仇絕手面想再戰。

可是，鮮血已從他的胸前湧冒。

他渾身猛然一震。

他突然笑了。

笑得像魔鬼，笑得完全不像個人。

齊拜刀想不出他為甚麼會笑。

半晌之後，仇絕手倒下去，那魔鬼般的笑容，仍然掛在他的臉上。

在此同時，獨孤興也傳來一陣慘叫之聲。

齊拜刀循聲望去。

只見獨孤興的額上，深深的插着一支金箭。

游疾舞大笑，道：「葉幫主果然好箭法！」

只見葉天印已經解決了神魔谷的高手，同時更立刻射出了最精采的一支金箭。

這一箭，直穿透獨孤興的前額，直貫後腦。

獨孤興茫然地站在那裏，以劍伏地。

直到他嚥氣的時候，他仍然站着。

× × ×

江南，暮春三月，霧中。

楊柳樹下，輕烟湖前，齊拜刀把獵刀送給了一個年青人。

這一個年青人，只有十九歲。

但他十二歲的時候，便已經有勇氣去行刺一個搜刮民脂民膏，做盡壞事的揚州知府。

齊拜刀很欣賞他。

寶劍贈烈士。

獵刀是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

但齊拜刀現在的武功，已不必再靠獵刀了。

所以，他把獵刀送了給這個年青人。

這個年青人的姓名，是司馬縱橫。

獵刀在齊拜刀的手裏，名噪天下。

他是獵刀的第三個主人。

現在，司馬縱橫已成為獵刀的第四個主人了。

獵刀在司馬縱橫的身上，又將會發生些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

沒有人知道。

但齊拜刀却有個預感：

司馬縱橫不是個平凡的人。

他將來的一生，也絕不會是平凡地渡過。

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刀，當然會產生不平凡的故事。

楊柳迎風吹拂。

輕烟湖上，突然出現了一艘小舟。

齊拜刀微笑着，登上小舟。

小舟上有個很漂亮動人的少婦。

那是他的妻子葉飛燕。

司馬縱橫望着小舟，小舟又漸漸消失在霧裏。

齊拜刀已得到了幸福。

但江湖上能夠真正得到幸福的人，又有多少？

（全文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鷹·文
盧令·圖

粉骷髏（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七扛着昏迷的幽冥先生奔回衙門的驗屍房中，幽冥先生突然醒轉過來，和蕭七鬥了幾下後又復昏迷，像是中了迷藥……杜仙仙到驗屍房中認出死屍是她姐姐杜飛飛，正準備回家，遇到奇怪的骷髏頭，言稱是地獄使者，並說杜仙仙死期將近，杜仙仙一劍刺在骷髏的臉上，骷髏頭整個粉碎，冒出一團白烟！杜仙仙奔跑回家，另一方面董千戶的女兒董湘雲，到處追尋蕭七，這回奔至衙門前，遇上了蕭七，董湘雲性格潑辣，武功高强，蕭七每遇見到她都避開，這回却沒有避開……

酸風吹地獄　妒雨降人間

殺機

風雨下蕭七身形箭射，竟然始終走在董湘雲之前。

這就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

——莫非湘雲那匹坐騎跋涉長途，已經很疲倦了。

他的推測並沒有錯誤。

董湘雲反而疏忽了這回事，看見坐騎越跑越慢，只道牠不盡全力，立時就鞭如雨下。

這其實也並非全因爲疏忽，她一氣之下，本來就什麼也會忘掉。

也是那匹馬遭殃，這一頓鞭子下來，一個屁股快要開花了。

幸好這個時候，蕭七的身形已停下。

他縱身躍上一戶人家門前，就停在那戶人家的屋簷下。

那戶人家毫無疑問是大戶人家，外表很華麗，門前石階左右還有兩隻石獅子。

董湘雲却沒有理會那許多，一雙眼盯穩了蕭七，格格嬌笑道：「我看你還能夠跑到那裏！」

說話間又是兩鞭，哪匹馬一痛再痛，勉强再發力，衝上了石階。

也就在這個時候，那戶人家的大門突然在內打開，一個人手把雨傘，大踏步從裏面跨出來。

董湘雲一騎正就向那個人迎面撞去。

那個人滿懷心事，也本來就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開門就跨出，並沒有理會那許多，冷不防一匹馬迎面衝來，當場嚇了一跳。

幸好他武功高强，反應一向都靈敏之極，一聲：「大胆！」身形一頓，右手一抓，就抓住了那匹馬的鼻樑。

那馬匹也竟就硬硬被他截住了去勢。

董湘雲亦一聲：「大胆！」一鞭便欲迎頭抽下。

那刹那之間她忽然發覺那個聲音是如此熟悉，也同時看清楚了那個人，握着馬鞭的那隻手當場在半空停頓，一怔旋即失聲道：「爹！」

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董湘雲的父親——「奔雷刀」董千戶。

這戶人家也正是董家。

董千戶亦自一怔，脫口道：「怎麼是你這小丫頭回來！」

蕭七一旁看在眼內，實在有些好笑。

董千戶跟着亦發現蕭七就站在一旁，「哦」一聲接道：「小蕭也來了。」

蕭七忍住笑，欠身道：「老前輩。」

董千戶「唔」一聲，擺出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上上下下的打量了蕭七兩遍，說道：「你怎麼一身濕透，好像落湯鷄一般。」

蕭七道：「風雨下奔來，豈能不變落湯鷄。」

董湘雲插口道：「我在衙門門前看見他的時候，他已經是一身濕透的了。」

董千戶道：「是麼？」目光一閃，又問蕭七：「你莫非已經找到了那個幽冥先生？」

蕭七點頭。

董千戶再問道：「人已送去衙門？」

蕭七道：「相信趙松現在已將他用鐵鍊鎖起來。」

董湘雲又插口道：「幽冥先生是那一個？蕭大哥為什麼要找他？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她一口氣問了三個問題，董千戶一個也不答，卻叱道：「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要插嘴。」

董湘雲瞪眼道：「誰是小孩子了。」

董千戶也不理會她，接問蕭七道：「那個幽冥先生是怎樣一個人？」

蕭七道：「很奇怪的一個老頭兒。」

「如何奇怪？」

「相貌肌膚，以至言談舉止，與常人都有些分別。」

「懂不懂武功？」

「相信不在我之下。」

「你如何將他抓住的。」

「手到拿來。」

「不是說他的武功……」

「我抓住他的時候，他已經昏迷過去了。」

「是你出其不意將他擊倒？」

蕭七搖頭，道：「另有其人。」

「是誰？」

「目前尚未清楚。」

「你在那裏抓住他的？」

「他那個地獄莊院的大堂。」

「一直沒有醒轉？」

「醒過一次，在衙門驗屍房之外，與我交手幾招，卻又再度昏迷。」

「原因何在？」

「尚未清楚。」

「這眞是奇哉怪也。」

「要清楚，目前惟有等他再醒轉，而神智又完全回復正常，問他一個詳細。」

「以你看，什麼時候才會再醒轉？」

「看不出。」

董千戶目光一掃，道：「你是離開衙門的時候，看見湘雲的？」

董湘雲道：「是我先看見他。」

蕭七一笑道：「但無論如何，總是我將你帶回家來。」

董湘雲一怔道：「你要去的就是我家嗎？」

蕭七道：「正是。」

董湘雲追問：「爲什麼？」

蕭七道：「將你交給你爹爹。」

他轉向董千戶，道：「老前輩，湘雲我現在交給你了。」

董千戶連聲道：「好！好！」

蕭七道：「以後你得看穩她才好，再跑掉，可與我無干。」

董千戶大笑道：「當然當然。」

蕭七道：「那麼，現在我可以告辭的了。」

董千戶道：「急什麼？進去喝幾杯酒，我們好好的談談。」

蕭七道：「心領，我現在實在沒有空閒。」

董千戶道：「就是爲那件事？」

蕭七道：「不錯。」

董千戶問道：「可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嗎？」

蕭七道：「暫時我一個人還可以應付得來。」

董千戶道：「我們就好像一家人一樣，千萬別要客氣。」

蕭七欠身道：「是——晚輩就此告辭，改天再來拜候。」

董千戶道：「萬事小心！」

「是！」這一個「是」字出口，蕭七人已在石階之下。

董千戶道：「我這柄雨傘拿去用！」也不管蕭七接受與否，脫手將雨傘拋向蕭七。

蕭七只好接下，也不多說，手一揮，將雨傘撐開，身形亦同時展開，疾向左方掠去。

董湘雲看在眼內，一聲：「蕭大哥！」便待將坐騎勒轉追下，可是她的手才一動，韁繩便已給董千戶抄住。

董千戶笑問道：「你還要到那兒？」

董湘雲道：「跟蕭大哥一起。」

董千戶又問道：「你知道他現在幹什麼？」

董湘雲反問道：「在幹什麼？」

「查案。」

「哦？」

「是人命案子，也是一件很奇怪，很棘手的案子，單憑趙松一個人我看是絕對解決不了。」

「趙松是誰？」

董千戶未回答，董湘雲已省起來，道：「是不是這兒的總捕頭？」

「就是那個趙松。」

「蕭大哥幹什麼這樣賣力去帮助他查案？」

「因爲這件案是我們同時遇上的。」

「我們？」

「蕭七趙松之外，還有你爹爹我。」

「怎麼爹爹反而留在家中？」

「還不是因爲你這個頑皮的丫頭。」

董湘雲奇怪道：「與我有何關係？」

董千戶道：「我是回家看着你可曾已平安回來？」

董湘雲搖頭道：「我不明白。」

「死者是一個年青的女孩子，但面龐破爛不堪，已根本分辨不出本來面目。」

董湘雲恍然道：「爹爹担心那個女孩子就是我？」

董千戶道：「担心得要命，你丫頭一去半年，全無消息，本來就已經够我担心的了。」

董湘雲面上不覺露出歉疚之色，垂下頭。

董千戶笑接道：「我方才原待走一趟衙門，看看可有什麼結果，誰知道一開門，你丫頭就出現眼前。」

他大笑不絕，現在他總算已放下了心頭大石。

董湘雲看在眼內，更覺得歉疚。

她忽然省起了蕭七，回頭一望，長街上那裏還有蕭七的影子。

「不說了，我現在不追，蕭大哥又不知跑到那兒了？」她嚷着去扳董千戶抓着韁繩的手。

董千戶那隻手却像是鐵鉗子一樣，笑應道：「担心什麼，小蕭既然回來，最少有兩三年不會再外出。」

董湘雲道：「他若是現在就外出，你得替我找他回來。」

董千戶道：「依你。」

董湘雲還是頻頻回顧，一面道：「你讓我去嘛，我答應你很快就回來！」

董千戶道：「他現在那裏去，你可知道？」

董湘雲搖頭，忽問道：「爹爹你莫非知道？」

董千戶道：「也不知道。」

董湘雲道：「那麼我沿途找路人問問，總會知道他的去向的。」

董千戶道：「這個天氣，街道上就是有人行，也無暇理會其他人，況且小蕭回來，還是今天早上的事情，知道他回來的人只怕沒有幾個，誰會特別留意他在街上走過？」

董湘雲呶嘴道：「都是爹爹不好。」

董千戶道：「爹爹不讓你追下去，有原因的！」

董湘雲道：「什麼原因？」

董千戶道：「小蕭急着離開，必然有所發現，又或者必須到某處一行，你糾纏着他，我只怕壞了他的正事。」

董湘雲道：「有我在一旁協助他，說不定事半功倍呢。」

董千戶搖頭。

董湘雲不服氣的道：「我的武功難道一些也起不了作用？」

董千戶說道：「這不是武功高低的問題。」

「那是什麼？」

「他現在正需要腦筋冷靜的時候，你在他旁邊絮絮不休的話，叫他如何冷靜得了。」

「我可以不開口說話。」

「眞的能够？」

「就算眞的能够，現在也沒用了。」

董湘雲望着風雨下的長街，有點兒無可奈何。

董千戶笑笑道：「反正他有一段日子不會外出，多的是時間，那又何必如此着急？」

董湘雲呶嘴不語。

董千戶看着她，搖搖頭道：「你在外面走了半年，怎麼回來仍然是這個火爆的脾氣？」

董湘雲道：「這可是學你的。」

董千戶道：「爹是男人，你可是一個女孩子。」

「都是人。」

「女孩子心要細，要有耐性。」

「我可不慣。」

「那麼最低限度，態度說話你也得學溫柔一些。」

「最討厭就是那種娘兒腔。」

董千戶不由歎息道：「現在我倒有些後悔一直教你跟在身旁。」

「爲什麼？」

「若非如此，你又怎會變成男人那樣。」董千戶歎息接道：「我好的壞的，你簡直全都學過十足。」

董湘雲笑道：「這才像你的女兒。」

董千戶道：「我本來也是這樣想，也很高興，現在却担心了。」

「你担心什麼？」

「担心你嫁不出去。」

「這有什麼好担心的。」董湘雲大笑道：「嫁不出去，才能留在你身旁，豈非更好。」

「一些也不好。」董千戶正色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再說爹可以照顧自己，那用你留在身旁。」

「既然如此，我就嫁人好了。」董湘雲大笑不絕，她笑得簡直就像個男人。

甚至比一般男人還要豪爽。

董千戶只聽得眉頭大皺，連連搖頭道：「男人娶老婆，都是揀溫柔的娶，你現在這個脾氣態度，只怕第一面，人就給你嚇跑了。」

「那是一般的男人，蕭大哥可不是他們那麼想。」

「你憑什麼肯定？」

「方才他看見我就沒有跑了。」

「你是否很喜歡這小子？」

董湘雲反問道：「你難道不喜歡？」

董千戶捋鬚笑道：「很喜歡，這小子也實在很不錯。」

董湘雲道：「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遇上第二個好像他這樣可愛的男人。」

董千戶大笑道：「幸好你這句話只是爹爹聽到，否則準教別人笑話。」

董湘雲忽然蹙眉道：「不知他覺得我怎樣？」

董千戶道：「很好。」

「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問過他。」董千戶笑笑道：「而且我還跟他談過你們倆的婚事。」

董湘雲的嬌靨終於一紅，却又忍不住追問道：「蕭大哥他……他怎樣表示？」

董千戶只笑不語。

董湘雲連隨滾鞍下馬，拉着董千戶的手臂，一面搖撼一面催促道：「爹你快說嘛。」

董千戶笑道：「他說這件事你回來再談。」

董湘雲追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董千戶「哦」的一聲，道：「這個也想不通？」

董湘雲的嬌靨又一紅。

董千戶笑接道：「你半年不知所踪，誰知道是否會遭遇不測，當然要見到你，才能够談的了。」

董湘雲道：「我現在不是已經回來了嗎？」

董千戶道：「可惜他現在却忙得要命呢！」

董湘雲目光轉向蕭七離開的方向，道：「我……」

董千戶截道：「就是急，也不急在這一天半天，即使他現在答應你了，也得等一段時間來籌備。」

董湘雲的嬌靨更紅了。

董千戶目光一轉，道：「總之這件事，包在爹爹身上就是了。」

董湘雲嚷道：「一定的。」

董千戶說道：「爹爹幾曾跟你開過玩笑。」

這個人的自信心，也不可謂不驚人的了。

蕭七現在若是在旁邊，聽到這些話，只怕就不免有些啼笑皆非。

董湘雲有生以來，嬌靨最紅的一次，相信就是現在這次的了，她紅着臉龐，聲音也低了起來，道：「爹爹你眞好。」

董千戶大笑道：「方才你不是說爹爹不好？」

董湘雲跺跺脚，低語不言，一副女兒嬌羞神態。

董千戶還是第一次看見女兒這樣子，只瞧得怔在那裏，半晌才一聲輕歎，道：「這丫頭其實一些也不難看，若不是平日像男人一樣，小蕭那方面，又何須我出馬呢？」

董湘雲方待說什麼，董千戶說話正接上，道：「不過以我看，他對你的印象其實也不錯。」

董湘雲「嗯」的一聲。

董千戶倏的一皺眉，道：「現在我只担心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你不是全無對手。」

「誰？」

「杜飛飛杜仙仙姊妹。」

董湘雲面色一沉，道：「這兩個丫頭就是喜歡糾纏着蕭大哥。」

「話不是這樣說。」

「一看見她們，不知怎的我心裏就有氣了。」

「她們姊妹其實也都很漂亮，若說到溫柔，你可就比不上她們了。」

董湘雲「哼」一聲，道：「娘兒腔，怪討厭的。」

董千戶笑笑道：「女孩子本該就是那樣。」

董湘雲悶哼。

董千戶接道：「她們的老子杜茗與小蕭的老子是結拜兄弟，小蕭與她們可以說是青梅竹馬長大的，就是喜歡她們也不足爲奇。」

董湘雲只是悶哼。

董千戶又道：「事實她們姊妹也是很可愛的，尤其仙仙這丫頭。」

董湘雲忽然歎了一口氣，道：「我也不否認仙仙的確很可愛。」

語聲猛一沉，道：「但她若是喜歡蕭大哥，要將蕭大哥搶走，可就莫怪我對她不客氣了。」

董千戶一呆。

董湘雲接道：「蕭大哥可是我的，誰要喜歡他，要在我身旁將人搶去，得先問我手中刀！」

董千戶輕叱道：「胡說什麼。」

董湘雲的右手不覺已握在刀柄之上，眉宇間不覺也露出了殺機，冷冷道：「不管杜飛飛也好，杜仙仙也好，要打蕭大哥的主意，除非她不要命！」

她完全不像在說笑。

董千戶脫口問道：「那若是小蕭的主意又如何？」

董湘雲剔眉道：「我連他也殺掉！」

董千戶又是一氣，竟然不由自主的打從心底寒了出來。

他一聲輕叱，道：「在爹爹面前儘管胡說，在別人面前，可不要這樣，你說笑別人當眞，萬一杜家姊妹眞有什麼失閃，你可就嫌疑大了。」

董湘雲道：「我才不管這些。」

董千戶道：「這種笑說不得的，記穩了。」

董湘雲道：「我是認眞……」

董千戶斷喝道：「住口！」

董湘雲閉上嘴巴。

董千戶又叱道：「蕭七若是不喜歡你，那就是你不好，應該就好好的反省才是，不反省倒罷了，還要殺人，那有這個道理。」

董湘雲不作聲。

董千戶再道：「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思想自由，有每個人的喜惡，自己喜歡的未必就喜歡自己也不能夠強迫對方來喜歡自己。」

董湘雲忽然一笑，道：「蕭大哥他又沒有說不喜歡我，現在我也沒有去殺人，爹你兇什麼？」

董千戶怔住那裏。

董湘雲接道：「不說了。」拉過韁繩往門內走去。

董千戶大喝道：「站住！」

董湘雲應聲停下，笑道：「你就是教訓我，也等我坐下再教訓好不好？」

董千戶搖頭道：「簡直目無尊長。」

董湘雲道：「我可是學你的。」

董千戶道：「胡說！」一步跨前，又道：「你丫頭越來越大胆了，這一次若不好好的教訓你，以後眞還管不了。」

董湘雲道：「你要我聽話其實也容易得很。」

董千戶笑道：「我明白你的說話，那也好，我管不住你，總不信蕭七也管不住你。」

董湘雲這一次不作聲了。

董千戶連隨揮手道：「進去進去，換過衣服到內堂見我，那筆賬非要你好好的跟你算算不可。」

「那筆賬？」

「一聲不响，溜了出去，半年也不回家，就不管你爹爹担心。」

「事先我問過你的了。」

「我可沒有答應。」

「誰叫你不答應。」

董千戶歎了一口氣，道：「我們父女相依爲命，你這樣一個人走了出去，萬一遭遇不測，你說我這個做爹爹的將會怎樣難過，九泉之下又有何顏面見你娘？」

董湘雲怔怔的望着董千戶，靜靜的聽着，她忽然發現半年不見，董千戶已蒼老了很多。

她開始感到難過，但沒有說話。

也不知應該說什麼。

董千戶又歎了一口氣，再次揮手道：「快進去換過衣服，着凉可就不好了。」

董湘雲有些哽咽，欲言又止，緩緩垂下頭，牽着坐騎緩緩走進去。

董千戶跟在後面，眉宇逐漸又開展。

無論如何，女兒現在總算平安回來。

× × ×

風雨未竭。

蕭七的脚步又停下。

這一次，他停在一幢莊院的門前，却沒有走上石階，只是怔怔的站在那石階之下。

在他面前這幢莊院雖然沒有董千戶那幢莊院那麼華麗，但毫無疑問，也是一幢富有人家的莊院。

「美劍客」杜茗事實是一個有錢人，遺下的財產事實也不少，這幢莊院是其中之一。

對於這個杜家莊，蕭七絕不陌生，甚至可以說，與他自己的莊院同樣熟悉。

因爲他自小就隨父親在杜家莊出入，在他的父親去世之後，他與杜家的人仍然保持着來往，逢年過節不在話下，就是平日，也很多時到來走走，問候一下杜老夫人，看看飛飛仙仙姊妹。

可是他現在站在門外，却不知道該不該進去，又如何進去才好。

——不進去見一見仙仙，實在放心不下。

——仙仙與趙松說的難保有遺漏，也實在非要進去見她一面，問一個清楚明白不可。

——但若是這樣進去，少不免驚動老夫人，她看見我這般模樣亦不免動疑，到時候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與她說話，說眞的，現在事情仍然未明朗，那個死者尙未能證實是杜仙仙，萬一並不是，讓她們担心一塲，固然是於心不忍，即使是，這樣說出來，又怕她病弱之身，受不起這個打擊，胡亂找一個藉口，一個不小心就會露出破綻，反而更令她生疑。

驚動老夫人目前還是盡量避免的好。

——回去換過衣服再來，時間又不容許，衙門那邊還得再走一趟，看幽冥先生可曾醒轉，又如何說話。

——那麼應該怎樣呢？越牆偷進去？

蕭七此念一動，身形一展，沿着圍牆走向莊院。

雨仍然是那麼大。

連串水珠從雨傘周圍瀉下，就像是一道晶簾，將蕭七包圍起來。

× × ×

杜家莊後靠竹林。

一片小小的竹林，風雨下迷迷濛濛，就好像籠罩在一片濃重的烟霧中。

竹葉在風中响，在雨中鳴，沙沙之聲，不絕於耳。

那聽在蕭七耳中，不由生出了一陣說不出的蕭索感覺。

他看準了位置，一收雨傘，身形一拔

，飛燕般掠上了牆頭。

牆內就是杜家姊妹房間所在的那個院落，很幽雅，植着好一些花木，還有一個小小的水池。

蕭七身形一凝便掠下。

× × ×

院子中沒有人。

蕭七繞過水池，向仙仙的房間走去。

對於杜家莊他無疑是瞭如指掌。

他只希望仙仙現在在房間之內。

× × ×

蕭七並沒有失望，仙仙現在的確在。

她也是越牆跳進來，只不過不是在蕭七那個方向。

因爲她一身濕透，同樣担心被母親看見追問究竟。

她回來經已多時，一身濕衣服現在却仍未換過，因爲到現在她才驚魂稍定。

現在她正坐在妝枱之前，呆呆的望着妝枱上那面銅鏡，整個人都陷入沉思之中，一動也不一動。

她是在思索方才那幢荒宅的遭遇。

在她的眼瞳中，仍然有恐懼之色，有生以來，她還是第一次遇上那麼恐怖的事情。

一種難言的恐懼已滲入了她的骨髓之內。

——姊姊已死了，我也快死了，剩下娘一個，眞不知怎樣傷心，眞不知怎樣過活。

——蕭大哥現在也不知怎樣了，女閻羅怎麼那個也不喜歡？偏就喜歡他？瞧上他？

——她要嫁蕭大哥，就要蕭大哥死，簡直豈有此理，還要殺我們呢？

——蕭大哥人那麼好，他死了，眞不知有多少人難過？

——這難道一些辦法也沒有？只有等死？

——蕭大哥，你人在那兒，怎麼不來看看我？

仙仙心中正在這樣嚷，忽然就聽到有人在呼喚她。

「仙仙！仙仙！」

第一聲仙仙只以爲是幻覺，第二聲也是。

「仙仙！」

第三聲，仙仙總算聽清楚。

——好像蕭大哥的聲音。

——是蕭大哥叫我？不會的！

仙仙甚至連方向都分不出來。

「仙仙！」第四聲，語聲高了很多。

仙仙突然打了一個寒噤，由心寒了出來。

——蕭大哥不會這麼快就來的。

——但那是眞的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不是蕭大哥，難道是——

——難道是那個骷髏？

杜仙仙惶然東張西望。

一個人正站在門外。

蕭七！

仙仙一眼瞥見，長身而起，失聲道：「蕭大哥！」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我！」

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蕭七的身前三尺，忽然又停下，盯着蕭七道：「你眞的是蕭大哥？」

蕭七奇怪道：「才不過半年，怎麼你就認不出我了？」

仙仙這才走前去，整個人都投入蕭七的懷中，忽然痛哭了起來。

蕭七只道她是因爲傷心飛飛的死亡，柔聲安慰道：「別傷心，生死有命，再說那個屍體是不是飛飛，仍有待證實。」

仙仙只是哭。

蕭七忽然發覺仙仙自頂至踵，一身水濕，奇怪道：「這麼大的雨，怎麼你不在路旁暫避一下？」

蕭七心頭一動，道：「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仙仙好容易才收住哭聲，緩緩將頭抬了起來，凝視着蕭七嗚咽道：「蕭大哥，我還以爲再見不到你的了？」

蕭七擧手替她拭去了眼淚，道：「怎麼說這種傻話。」

仙仙道：「你不知道了。」

蕭七道：「告訴我，是什麼事情。」

仙仙一時間也不知道從何說起。

蕭七擁着她走回那邊妝枱，道：「你坐下，慢慢說，不要急。」

好一會，仙仙激動的心情才平靜下來，緩緩說出了她恐怖的遭遇。

蕭七實在想不到又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只聽得怔在當塲。

「蕭大哥，你說怎麼辦？」杜仙仙將話說完，跟着這樣問。

她淚眼未乾，面色已因爲恐懼變成蒼白，看來是那麼可憐。

蕭七看在眼內，心都快要碎了。一個像仙仙這樣善良，這樣溫柔，這樣可愛的女孩子，只因爲喜歡自己，而竟要飽受驚嚇，還要喪命，不由他不感到憤怒。

他沉聲應道：「不管怎麼樣，我們都不要坐待死亡降臨。」

仙仙道：「這若是女閻羅的主意，誰抵抗得了。」

蕭七剔眉道：「她若是只憑自己喜惡，要那一個死，那一個就得死，那還有天理？」

仙仙道：「我也是很不服氣。」

蕭七道：「即使是這種死亡，我們完全不能抵抗，非接受不可，入到了地獄，我們也要討一個公道，拚一個明白。」

仙仙忽然問道：「蕭大哥，你會不會娶那個女閻羅爲妻？」

蕭七道：「當然不會了。」

仙仙道：「就只怕由不得你。」

蕭七道：「若是如此，那個我就不是眞的我，只是一個完全沒有思想，一個惟命是從的鬼魂。」

仙仙道：「我實在有些担心，有些害怕……」

蕭七道：「這若非人爲，担心也無用，害怕也無用。」

仙仙道：「嗯。」

蕭七道：「這若是人爲的話，更就不用担心害怕，而且必須打醒精神，小心防範。」

仙仙道：「這會是人爲？」

蕭七道：「說不定。」

仙仙道：「那個人動機何在？」

蕭七道：「我想不通這一點。」

仙仙道：「還有我眞的是看見了那個地獄使者，並沒有說謊。」

蕭七道：「我相信你說的全部都是眞事。」

「那你說，一個人怎會有一個骷髏頭的？」

「看清楚的了？那眞的不是一個面具嗎？」

「眞的不是，後來我一劍刺上去，那個骷髏頭就眞的整個粉碎，簡直就像是粉做的一樣！」

「粉骷髏？」蕭七沉吟了起來。

「可是他沒有了頭，仍然能够說話，而且凌空飛起來，消失在白烟之中。」現在說起來，仙仙仍然有餘悸。

蕭七回憶着杜仙仙方才的說話，道：「這個若是人，目的若是在殺你，在白烟之中既然已抓住了你的一雙脚，應該就下手的了，沒有理由放過這個好機會。」

「我也是這樣想。」

「難道這眞的是地獄使者？」

「我相信快要死了。」仙仙悲從中來，眼淚又流下。

蕭七道：「不管怎樣，你都要小心，千萬不要再一個人外出，即使在家中，也不要一個人躲在房內，最好在大堂人多的地方坐坐。」他一頓接道：「一會我還要走一趟衙門，然後回家一轉，換過衣服再來，好得拜候伯母，今天晚上我會在這兒留下，守候在你的身旁。」

仙仙喜道：「眞的？」

蕭七點頭道：「以後每天都會到來，等那個地獄使者出現，好歹也要與他拚一拚！」

仙仙大喜道：「太好了。」

她隨的一怔，道：「你還沒有見過我娘？」

蕭七搖頭道：「我是越牆進來的。」

仙仙道：「怪不得春梅秋菊她們一個不見跟來，以前她們看見你，總是要跟你出入的。」

蕭七歎了一口氣，道：「我若是這個樣子從正門走進來，伯母一定會知道，看見一定會查根問底，暫時我還不想驚動她老人家。」

仙仙道：「我也是有此顧慮，只好越牆走進來。」

蕭七道：「稍後你別忘換過衣服過去見她，省得她老人家久候你不回，着人到處去找你。」

「嗯。」仙仙轉問道：「是了，姊姊的屍體是怎麼發現的？」

蕭七道：「關於你姊姊，我也有些話要問問你。」

× × ×

杜仙仙告訴趙松的雖然並不是她知道的全部，也沒有什麼遺漏。

她現在補充的只是一些無關重要的事情。在她的說話中，蕭七並沒有發現任何的綫索。

他甚至走進杜飛飛的房間，從杜飛飛當夜站立的位置往外望去。

那個窗戶正對着水池，其間並沒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

根據仙仙的敍述，飛飛當時是對着那個水池上的一團烟霧說話。

那團烟霧很淡薄，不可能藏人，仙仙事實也看不見有人在其中。即使有人能够藏在其中，又能够不被仙仙看見，但是又如何能够站在池水之上？

輕功之中有所謂「登萍渡水」「凌波虛渡」，輕功練到爐火純青的人據說身輕如鵝毛。此外，還有種種已幾乎接近神話的傳說。

蕭七却知道那些都只是傳說而已，一個人絕對不可能站立在水面之上，無論是什麼人。

難道飛飛當時是眞的見鬼？在與鬼談話？

蕭七又實在難以相信。

可是這件事又怎麼樣解釋？

還有仙仙的遭遇，幽冥先生的遭遇，也同樣難以解釋。

——難道竟眞的有所謂地獄閻羅？有所謂地獄使者？有所謂地獄與鬼？

暴雨落在水池之上，沙沙的激起了無數水花。

蕭七的腦海同樣動盪不安。

前所未有的不安。

他也從來沒有這樣担心過，恐懼過。

不是爲了自己，是爲了仙仙！

他匹馬江湖，雖然說不上身經百戰，但儘管沒有一百，九十却少不了。

他遇過很厲害的敵人，也遭遇不下十次萬吉萬安兄弟那麼陰險毒辣的襲擊，可是他全都應付得來。

因爲那全都是人。

只有這一次，他却是束手無策。

就因爲這一次他要應付的似乎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些人。

是地獄的女閻羅，是來自地獄的粉骷髏！

（未完）

飛躍的掌刀

麥海雲

空手道比較中國功夫更快一步的，進入美國，不但一般練武之人喜歡練習它，就算是女學生也是喜歡練習的，因爲她們知道空手道，而且秀麗多姿，就加倍的令到異性同學喜歡，另眼相看，此外，還可以眞的保護自己，走進電梯，不怕色狼出現。因此之故，美國的女學生練習空手道，愈來愈多，現時有些女學生改向中國功夫學習，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於日本空手道的中心，設在舊金山，由於日本空手道之王「大山倍達」當衆表演跟牛打鬥，打斷生牛的角，令到美國人大感驚異，故此，有些美國人放棄了西洋拳，改學空手道，那種美國青年學會了空手道之後又把這種健身兼自衛的本領教給另外一些美國人，包括一部份靚女教師在內！

現時美國當中以歌樂蒂斯這個小鬍子

的空手道學得最好，他很自負的說：「在我個人開設的空手道健身院當中，包括總院和分院在內，單是少女或少婦學習空手道的，數目已經超過兩千人，其中有半數是女學生，她們的樣子都很美麗，笑得很甜。」

從這番話看，他的確値得自豪，至於歌樂蒂斯的外型，相當神氣，頭髮是黑色的，低垂下來，加上了胖胖的體型，還有一撮小鬍子，看來很像畫家或者音樂家，很少人知道他身懷絕技，十年之內他苦練空手道的掌刀，掌根極厚，一直都是打沙包，打石，打瓦，堅實如鐵，如果給他一個掌刀斬在肩膊上面，任何人的鎖骨都會給他斬斷。

他會得苦練掌刀，因爲他覺得自己的體型較胖，不宜飛躍，就算踢起一條腿也比較困難，他特別注意用掌作戰，把日本空手道飛躍出擊的高踢改爲飛躍掌刀，他能够在很普通的站立姿勢當中忽然向前連衝幾步，飛躍起來，身體還在空中，雙脚沒有落地，他就一個掌刀斬下，有如飛刀一斬，不管他的掌刀打中對方頭部或肩膊，總是受傷的，至於他的掌刀施展之後，立刻連退兩步，或者向斜裏飛躍，使對方無法反攻，這是他的殺手鐧，稱做「飛躍的掌刀」。

他雖然擅長掌刀，但却在敎授女學生空手道的時候，剛剛相反，並非叫她們特別練習一雙鐵掌，而是叫她們特別注意一雙脚。

他認爲十個少女當中就有九個人是指掌細小的，掌根也缺少肌肉，難以跟男人的手掌匹敵，如果她肯練兩三年，使一雙手的指掌非常粗糙，掌根特別厚，恍如一塊磚頭，那就有可能擊倒堅强的對手，但亦有可能因此失去了她心愛的一個男友，原因是她的手掌太粗，而且一個少女給男友知道她苦練空手道，隨時打男人，可能發生反感，不敢跟她來往，因此之故，少女學習空手道仍是以脚爲主。

再者，飛脚踢人應該是要身體比較輕盈的，女人的骨格細小，體重比較男人輕，跳起來容易，當然是盡量發展一雙脚較爲合理。

他敎授過許多很成功的女學生，能够飛脚踢爛一塊兩寸厚的木板，不管高踢或橫踢，又或穿心腿，總是很有勁的。

由於空手道的脚法有許多種的變化，或者高踢或者低踢，又或掃腰，故此他因人而敎，身段較高而且略瘦的女學生，特別適宜於高踢，反之，身型較矮的女學生便要專心練習低踢了，所謂低踢包括了掃把脚，低撑脚，或者用脚刀去踢折對方的小腿照面骨。

總之，低脚所踢的部位最高决不超過了膝頭。

如果那個女學生的體型中等，那就比較適宜踢橫脚，或者轉身踢出的穿心腿，他以爲學習許多種脚法而沒有一種特別出色，倒不如苦練一種。

照他的看法，一個少女如果跟健男交手，最好剛剛動手就連踢幾脚，原因是她的手臂無論如何，沒有像對方那麼粗壯，兩手相交，任何一個少女的一條腿都比較健男的手臂粗壯得多，絕對不怕對方以手擋脚！

他報導美國女學生練習空手道是一定要由淺入深的，不管在學校裏面指導，抑或在他開設的空手道健身院敎女學生，晚上依時抵達，進門之後就要脫鞋脫襪，站着伸拳踢脚，一定要在另外一個大堂之內用手拳姿勢打出兩百拳或者兩百掌，休息一會，又依照脚法的方式去踢若干脚，習以爲常，目的是使自己的身體有反射作用，拳脚自然而然的會打出去，根本不必用腦子去推想然後决定怎樣打，正如一個受過高級訓練的球員，打足球的時候一雙脚能够自動踢球射門。

他認爲學習空手道並非一定要蓄意傷人，目的只是自衞，再者，空手道有些招式是兩人一起練習的，學個例說，兩個女學生背貼背的坐着，互相把兩手向後伸出來，勾住對手的手，一齊發力，希望把對方拉過來，好像鬥牛一般，如果兩個少女經常做這種訓練體力的方法，就會得到健身的效果。

故此，空手道是多方面的，甚至結婚之後，她還可以跟丈夫一起以自由搏鬥的方式，一邊練習搏鬥，增加自衞的力量，同時可以健身。

他十分注意空手道發招的速度以及所發的拳脚是否準確，依照他的看法，不管出拳踢脚，一定要打到對方受擊之處前面兩三寸，便要停止，否則，擊中了對方仍是不恭喜的，因爲這樣打法沒有人肯跟她自由搏擊，將來結了婚，丈夫更加不肯跟她過招。

至於女學生所練習的掌刀，也是另創一格的，他認爲人體當中咽喉最弱，如果男人練習過空手道，掌刀堅實，可以隨意斬劈，打頭或打肩膊，同樣有效，不一定要向對方的咽喉發招，假如女學生練習空手道就要特別注意橫劈這一招了，即是說，她可以貼身用掌刀放橫去劈對方的咽喉，任何人的喉核只是一塊軟骨，不堪一擊，一經掌刀劈中，立即倒下來，劈頸是沒有用的，一定要把掌刀非常準確的劈在對方咽喉的喉核上面，想達到這個目的，當然是以橫劈姿勢最爲可靠。

爲了使女學生能够很純熟的施展橫劈，用掌刀劈中對方的咽喉，他把日本空手道略爲變化，創造新的招式，故此它定名「美國空手道」，表示這一派雖然屬於空手道，但跟日本空手道略有分別！

學個例說，一個少女跟健男搏擊時，她可以向前衝去，衝到貼身爲止，然後忽然把臉孔放橫，跟着把手臂橫劈，這樣打法，姿勢美妙，而且出招古怪，對方防不勝防，假如橫劈的掌刀落空，她就轉了半邊身，用左手以短拳的姿勢打擊對方胃囊，由於兩邊胸骨當中有一塊軟骨遮住胃部，它是十分脆弱的，任何人無法把那塊軟骨練到變硬，故此，一拳打落，可能把對方的軟骨打裂，發生劇痛，還有可能使軟骨揷入胃部，那就身受重傷，因此鬥志全消。

歌樂蒂斯創造許多古怪却有實效的招式，讓美國女學生在自由搏鬥當中，能够施展出來，擊敗强敵，那是他最成功的地方。

（完）



八絕（七）

技擊鬥智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不王告訴金開泰曹玲也涉及那件珠寶刦掠案時，心中着實嚇了一跳，却苦於不知曹玲的下落。童梨由於心裏預感到一場大禍的將至，所以要傅清和離鄉背井以避禍，只是傅清和拒絕了她的好意。一天早上起來，童梨在床頭找到一粒彩珠及一紙留言，說明彩珠乃是送她作爲訂親禮物，金開泰來至關帝廟，見到孫琴和一男子在密談，那神秘男人並且說他關照金開泰是爲了曹玲，因而他是更加百思不解了，於是在城門遇到那個教他去關帝廟去被宰的女人時，請其代爲向曹玲傳話。及在茶樓巧遇龍不王，更向他追問曹玲涉及掠刦案的事兒……

樓頭設陷阱　陰溝裏翻船

金開泰道：「你老是知道別人所不知道的事。」

「所以我才能活到這樣一大把的年紀呀！」龍不王這句話有着強烈的暗示：如想活得命長，就要對身邊的人，事，物多作深入的了解。

誰都懂，可是，作起來可不簡單。

金開泰道了謝，然後離座而去。

順着龍不王指引的方向，金開泰果然看到了龍鳳茶樓，小二引向他，他抬手向上一指，這一指，有很多可用的解釋：有人在樓上等他，或者他在樓上有了座兒。

雅廂分兩排，各有四間，一上樓金開泰就感覺有一股靜得令人窒息的氣氛緊緊地逼向他。

這不像酒樓，簡直就是毫無生命的絕谷。

龍不王只說樓上第三間，沒說是右邊還是左邊，也沒說正數還是倒數，所幸那些雅廂的門口都是掛着半截布簾，他可以憑藉聽覺，視覺去加以搜尋，探索。

他的右脚剛抬起，又收了回來。

這不像酒樓，酒樓怎會聞不到酒菜香味？

招牌明明寫着龍鳳酒樓，樓下散座也有食客，也有店小二，爲什麼一上樓氣氛就變了呢？

金開泰畢竟是金開泰，他就在樓梯口站定，高聲叫道：「有人嗎？」

沒回應。

「喂！有人嗎？」他再喊了一聲。

仍然沒有回應。

孫琴不是聾子，她也不可能聽不出金開泰的聲音。

那麼，孫琴不在這兒？還是龍不王開了他一個玩笑？

他本來可以掀開門簾一間一間去察看，由於關帝廟的狙擊已經給予他嚴厲的教訓，他再也不敢冒失。

「有人嗎？」金開泰第三次喊叫。

仍然是沒有回應。

樓上雅廂中不可能沒有人，若是沒有

，店小二一定會跟上來侍候，他是吃客，不是來看房子的。

這些人難道都啞了，聾了嗎？

他決定到樓下去坐等，看看有什麼花樣。

就在他剛轉身的那一瞬間，攻擊突然展開，右邊廂房中竄出無影刀，左邊廂房竄出一脚踢，男的手中似乎無刀，可是，金開泰却感到受利刀的威脅，無影刀眞不是浪得虛名，忽的右脚飛也似的踢出，威力不在無影刀之下。

通道狹窄，閃避毫無餘地；回身迎戰也來不及了，金開泰只有一條路，衝下樓梯，脫離現場。

他只衝下三梯，有一個人却像箭鏃似地射了上來。

是龍不王。

就在龍不王現身的那一瞬間，金開泰全明白了，這是龍不王設下的陷阱。

龍不王爲什麼要設下這樣一個陷阱？

金開泰背貼牆壁，無影刀與一脚踢倒沒有繼續攻擊。

「老弟！」龍不王招招手。「既來則安，請呀！」

「這是怎麼一回事？」金開泰冷冷地問。

龍不王仍舊是笑嘻嘻地：「你老弟是大忙人，請也請不到，只得用了這個法兒，請！你們還不快些讓路？」

無影刀和一脚踢立刻就向兩邊讓開。

金開泰只得「既來則安」，轉身登上樓。

是左邊的第二間，一脚踢挑起了門簾，裏面一張圓桌，桌上已經擺滿了酒菜。

「老弟請上坐！」龍不王逼在金開泰的身後，唯恐他會趁機逃走似的。

金開泰在靠最裏面的上座坐了下來。

龍不王在對面落座，無影刀和一脚踢左右落座，如果這是一場鴻門宴，金開泰就是三面受敵了。

「這位姓彭，」龍不王指着一脚踢說，「有人叫她彭娘子，也有人叫她一脚踢，因爲她脚尖上的功夫相當厲害……這位是江湖上有名的無影刀，誰也看不到他用的那把刀是什麼樣兒。方才他倆對你老弟有冒犯之處，我敬一杯賠罪，來！先乾爲敬。」

龍不王一仰脖子喝乾了杯中酒，還照了一下空杯子。

照理金開泰應該舉杯回敬，而他坐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人是暫時屈服了，而他的意志還不肯屈服。

「龍老，我很敬重你。」金開泰語氣冰冷地說：「却想不到你也會玩出這種卑鄙的手段，說吧，目的何在？」

「老弟！兵不厭詐……」

「不必解釋，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何在。」

「向你老弟打聽一個人。」

「誰？」

「曹玲。」

「龍老！你明明知道我目前也在四處找曹玲。」

「老弟，還是那句話，兵不厭詐。」

「如此說來，你認爲我在找曹玲只是在故作姿態？」

「老弟，如果我如此猜測，也是沒有錯。」

「龍老，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既然你不信任我，那還有什麼好談的？告辭。」

金開泰說完之後，就站了起來，他是否能安然走脫，他就沒有去考慮了，當然，他是絕對走不脫的。

無影刀和彭娘子也跟着站了起來。

「老弟！坐！坐！」龍不王滿臉笑容，火候眞是到了家。「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對你用強呀！」

金開泰只得又坐下，不過，他的臉色相當難看。

「老弟，你和曹玲認識多久了？」

「很久。」其實，金開泰能夠說出幾年幾月甚至幾日，但他不願說得那麼詳細，他感覺自己像受審的犯人。

「她有表姊名叫徐小蕙，想必你也認識。」

「徐小蕙？」金開泰想了想，然後搖搖頭。

「不認識。」

「龍老！說出來也不怕你見笑，曹玲的母親不喜歡江湖人物，所以到今日爲止，我連她家裏都沒去過。」

「老弟！你說話可就太不老實啦！」

「我說的都是實話。」金開泰吼了起來。

「老弟，不久之前你還和她見過面的哩！」

「誰？徐小蕙？」金開泰憤怒得幾乎要掀桌子，突然一道靈光閃過他的腦際。

「莫非就是小蕙？」

「老弟難道不知道她就是曹玲的表姊嗎？」

「不知道。」

「就算你不知道，你與曹玲保持了密切的聯繫，總是事實吧？」

「我懇求曹玲與我見一面，她堅持不肯。」

「老弟，你是眞的不知道她匿身何處嗎？」

「眞不知道。」

「令人難以置信。」

「龍老，你既然知道小蕙是曹玲的表姊，又知道她居間連絡，爲什麼不釘牢她？那樣不就可以找到曹玲了嗎？」

「唉！」龍不王嘆了一口氣，臉上浮現了苦笑，「說起來我這張老面皮眞有些掛不住，徐小蕙那個小妮子活像一尾泥鰍，任我用盡渾身勁，都沒法子釘住她。」

金開泰眞想趁機會奚落龍不王幾句，只因爲他一向不喜歡說刻薄話，而且又心存厚道，也就算了。

「老弟，讓曹玲見見我，對彼此都有好處。」

「如果有機會，我會將龍老的意思轉達。」

「可惜我不耐久等。」

「那又怎麼辦？」

「老弟，我龍不王在江湖上不算是什麼好人，可是也沒人敢說我壞。不過，有時候我難免也會耍一點兒陰險，以我看，如今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引曹玲出面。」

「什麼辦法？」

「以你爲餌……」

那個「餌」字還在龍不王舌尖上滾翻，金開泰突然感覺咽喉處一涼。

無影刀的那把刀從來沒教人瞧見過，如今可亮了相，是把三双尖刀，正貼在金開泰的咽喉處。「無影」的功夫的確教人佩服。

「老弟，這是很不得已的法子，請包涵。」

金開泰除了怒目而視之外，他吭都沒吭一下。因爲一說話，喉節就會上下移動，他不希望他的頸項帶傷掛紅。

「老弟，就請你在這兒委曲一下，別動什麼歪心思，龍鳳酒樓雖不是我開的，而我說一句話比掌櫃的還管用。樓上雅廂被我包了，不會有任何人前來攪局的。」

金開泰知道他目前不得不服從。

龍不王離開了龍鳳酒樓，就向金門客棧走去。他好像對任何地方都很熟悉，毫無困難地進了金開泰的房間。

由於是大晴天，光綫格外明亮，他將窗戶上的捲簾拉下，又放下了紗羅帳，躺上了床榻。

他玩的是「守株待兔」的把戲，不過，徐小蕙眞會笨得像一隻不知有獵人在等待的兔子嗎？

事實證明徐小蕙眞的很笨，因爲她來了。

不但來了，她還沒有發現房中設好了陷阱。

放下竹簾，放下紗羅帳，這都是啓人疑竇的，而她並沒有發現。這也許不算是笨，而是疏忽。

在江湖道上行走，疏忽是致命傷。

「開泰，」她輕輕喊叫：「你倒睡起來了。」

帳子裏當然不會有回應，於是她伸手捲起了帳子。

一隻瘦骨嶙峋的手將她的手腕給扣住了。

兔子如果被鷹爪攫住，一定會蹦跳掙扎，而她却紋風不動，她雖不比兔子聰明，却比兔子鎭定。

龍不王坐了起來，笑着說：「徐姑娘！冒犯了。」

「喲！」這小妮子的眼界倒很寬，「是龍不王呀！」

「徐姑娘，只麻煩妳一件事，轉告曹玲，金開泰命在旦夕，只有她能救命，跟我見見面，彼此聊聊，時間，地點由她選，我是恭候回音，徐姑娘記住了麼？」

「龍老，你能不能先放開手呀？」

龍不王放開了手，若不放手，徐小蕙又如何能回去向曹玲傳達他的口信呢？

徐小蕙竟然搬了一張椅子在床前坐了下來。

「徐姑娘，我說金開泰命在旦夕，妳沒聽見？」

「我又不是聾子，怎會沒聽見？」

「那還不趕快回去向曹玲報信？」

「別急。」

「人命關天，妳竟然還說別急。」

「龍老，你說金開泰命在旦夕，也許不是假話。可是，你在這兒呀，你還能遠隔一段距離取他的性命嗎？」

「有理，有理，妳眞非還要問淸楚一些？」

「龍老，我是什麼也不會問，倒是有些事情要告訴你。」

「哦？」

「龍老！你可知道有多少人要找曹玲呢？」

「據我所知，金開泰他也想請請曹玲的。」

「還有別人。」

「都是誰？」

「我只告訴你一個人就行了——巫婆婆。」

「哦？」龍不王的神情微微一變。

「巫婆婆想見曹玲，她也知道還有許多人在找曹玲。所以她很想弄個明白，那麼多人在找曹玲是爲什麼？」

「徐姑娘！你是想用巫婆婆來嚇唬我嗎？」

「這不是嚇唬你，事實上江湖道上很多人都怕她。」

「別人也許怕她，我却不一定。」

「你吹牛！」

「我這麼大把年紀了，那會吹牛？」

「龍老！只要一眨眼的工夫，你就會後悔你曾經說過這麼一句大話。」

龍不王似乎發現情況有些不對勁了，他還沒有想到如何來應付這種情況，巫婆婆就從外面走了進來。

這是龍不王事先絕對沒有想到的事。

巫婆婆的臉上像戶外的冰天雪地，一雙眼睛却像客棧灶房的熊熊爐火，不管任何人一旦接觸到她的臉色就會渾身凍僵，一旦接觸她的目光就會起火燃燒。

「龍老頭，今天倒是幸會啦！」

龍不王看看徐小蕙，心想：這小妮子在玩什麼花樣呀？她怎麼會和巫婆婆一起來到金門客棧，莫非自己的安排早已落進了她的眼中了嗎？

「龍老頭！」巫婆婆氣勢洶洶地問：「你找曹玲有何貴幹？」

龍不王見到巫婆婆的確有些胆寒，若說怕她怕到什麼程度，那倒未必，他畢竟也是一個老江湖。

「巫婆婆，這是我的私事，妳又何必過問？」

「龍老頭，只要是在江湖道上混混的，如今都待在這個縣城的，誰也沒有什麼私事，別要障眼法。」

「巫婆婆！妳的話太深奧我不懂！」

「龍老頭，自從我栽了觔斛之後，還沒有撒潑耍蠻，瞧瞧我的眼珠子，如果你逼我，有你好受的。」

「巫婆婆，妳說這話未免强詞奪理了，我可不是荳腐作的，一捏就碎，我總算在江湖道上混了幾十年啦！」

「怎麼？你還要在我的面前倚老賣老嗎？」

「巫婆婆，你我兩人的年紀加起來已經超過了一百歲，若說倚老賣老，誰也賣不了誰，是嗎？」

並非龍不王存心擺出强硬姿態，而是他在巫婆婆一現身之際就估透了情勢，一味示弱也許情況更難收拾。

「小丫頭！」巫婆婆對徐小蕙吩咐：「妳出去！」

「巫婆婆，讓我瞧瞧妳如何收拾吹牛說大話的人，又有什麼關係？」

「妳出去！」巫婆婆喘喘吼叫：「聽見沒有？」

「好，我出去，」這小丫頭片子眞會捉弄人，「龍老！你想睡到什麼樣的棺材，我去替你訂貨。」

龍不王笑着說：「有一張蘆蓆給我就成啦。」

「原來龍不王是個說大話，化小錢的人。」

徐小蕙走了，她似乎顯得很開心。

龍不王盤算着將有一場狠鬥，他不知道自己佔幾成勝算，但是要他轉換笑臉求和，那他也辦不到。

萬萬料不到，轉換笑臉的竟然是巫婆婆。

雖然那股子笑容在她臉上極不相稱，可是誰也不能否認那也算是笑容。

「龍老，咱倆一大把年紀，被那小丫頭片子要過來，要過去，傳揚出去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巫婆婆，我不明白這話的意思。」

「是那小丫頭片子把我搬來的，你還不明白。」

「她的目的何在呢？」

「她好坐山看虎鬥呀，難道你還看不出。」

「巫婆婆，若說打架，咱們未免就返老還童啦！」

「龍老，只有這小妮子知道曹玲在那兒，所以我處處將就她，帮個忙，把金開泰先放了再說。」

「這是徐小蕙向妳提出的條件？」

「不錯。」

「巫婆婆，妳爲什麼那樣聽她的？」

「道理很簡單，因爲我有求於她。」

「巫婆婆，如果妳肯講道理，咱們就講道理，如果曹玲先與妳見面，就對我不利，我爲什麼要帮妳的忙？」

「龍老！咱們打開天窗說天話，你千方百計想找曹玲，是不是就信了道上的傳說，那箱紅貨是被她刦了？」

「巫婆婆，我爲什麼要回答你這個問題？」

「龍老，你是否存心不給我一點面子了？」

「巫婆婆！咱們犯不着爲這點小事爭得面紅耳赤，大動干戈，我倒有個辦法，咱們各施渾身解數，誰先找到曹玲，就誰佔先，怎麼樣？」

「好吧，你要跟我賭，咱們就先賭這身老骨頭。」

「巫婆婆，」龍不王顯然對這位老太婆頗有戒心，說來說去就是不願和她動手，「咱們這麼一大把年紀，動手打架成何體統，咱們來文的，不來武的，行嗎？」

「老頭兒，你怕了嗎？」

「好了，巫婆婆，就算是我怕了，行嗎？」

巫婆婆碰到這位老江湖，似乎又沒有辦法，笑也不是，怒也不是。最後一跺脚，扭頭走了出去。

龍不王並不高興，他的計劃最少被破壞了一半，用金開泰去威脅曹玲出面的事未必會有效果。

金開泰還被困在龍鳳酒樓，他得趕去作個處理，看樣子，金開泰的囚禁將會比預定的時間要長。

打老遠，龍不王就看到了無影刀。

無影刀站在酒樓門口，東張西望，似乎在等待什麼。

龍不王連忙趕了過去。

「龍老，」無影刀氣急敗壞地說：「咱們栽了。」

「栽了？」

「是呀，我跟彭娘子竟然栽在一個黃毛丫頭手裏。」

「黃毛丫頭？莫非是徐小蕙？」

「想必是吧，她把金開泰帶走了。」

「彭娘子呢？」

「找你去啦，你沒有見着嗎？」

「無影刀，那個丫頭穿的是什麼衣服呢？」

無影刀形容了一遍，沒錯，就是徐小蕙。

行走江湖，當然會武功，若說徐小蕙的武功足以擊敗無影刀和彭娘子，那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金開泰帮忙了嗎？」

「沒有。他似乎是有心挺着膀子看熱鬧。」

「她用的是什麼兵器？」

「粉拳玉腿。」

「無影刀，彭娘子脚上的功夫連江湖上一些老混混都胆寒，再加上你的利刀，怎會雙雙落敗。」

「龍老，咱們還會騙你嗎？這是丟人的事呀！」

「我當然知道你們沒有騙我，不過，我以往從沒聽說過江湖上還有這麼一個厲害的丫頭，看起來，江湖道上的傳言不虛，那一箱價值連城的紅貨眞的是被曹玲刦走了。」

「龍老，如今咱們怎麼辦呢？」

龍不王低頭沉吟，這時，彭娘子也氣急敗壞地趕了來。

「龍老，」她喘吁吁地說，「咱們這個觔斛栽大了呀，這口怨氣不出，以後咱們怎麼在道上混呀？」

「彭娘子，別說這種嘔氣話，」龍不王安慰地說：「勝敗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麼，如果咱們能搶先一步找到曹玲，咱們依然能佔上風，我有一計……」

龍不王低聲細語地將他的計策說了出來。

街角拐彎處有一雙小眼睛在窺探。

關帝廟靜靜地坐落在城外的曠野上，大寒天，誰也不會上這兒來，金開泰和徐千蕙倒是不怕被人打擾。

「小蕙，我不明白，曹玲爲什麼要躲我？」

「這你不需要明白……我問你，你爲什麼會乖乖地坐在那兒，一脚踢和無影刀雖然有點小名氣，難道你就當眞怕他們了嗎？」

「我自量不是他們二人的敵手。」

「你太小看自己了，我不是輕易將他倆擊退了嗎？」

「小蕙，說句實話，我沒有妳那種功力。」

「開泰，你倒挺會捧人的嘛，聽起來怪舒服。」

「小蕙，我說的是眞話，在此之前，我絕沒有料到妳有那麼好的本事，以前也沒有說過，無影刀，一脚踢，單打獨鬥，我或許有幾分把握，以一對二，我就沒信心了。」

徐小蕙只是淡淡一笑，任何人都喜歡聽到別人的讚揚，她當然不會例外。

「小蕙！曹玲旣然堅持不肯跟我見面，那就算了，咱們談談別的，好嗎？」

「好啊！」

「那一箱紅貨被刦，眞的與曹玲有關嗎？」

「你說呢，」這小妮子眞够精明，她來了一招反問。

「應該不可能，所以我當初聽到這個傳說時曾一再爲她辯解，可是，現在我的信心已經開始動搖了。」

「你的信心爲什麼會動搖呢？」

「傳說愈來愈厲害，而且，曹玲的行跡也令人生疑，她爲什麼一直不出面，這不是不打自招了嗎？」

「開泰，有三件事我要告訴你，希望你自己留心，第一，曹玲與那箱珠寶的被刦的確有關係，她牽涉到何種程度，我也不清楚，你以後也就不必再問了，第二，你和孫琴的關係很微妙……開泰，別皺眉頭，也別解釋，這種微妙的關係你必須繼續保持下去，第三，從現在開始，你必須注意你自己的安全，要自救，自保，更不能坐以待斃，不要增加曹玲的心理負担……好了，你珍重吧！」

「小蕙，聽妳口氣，好像咱們短期內不會再見。」

「是的。三兩天之內咱們不可能再見面。」

金開泰是個具有獨立性的男人，他沒有結過帮，更沒有跟別人歃過血，他獨來獨往，自由慣了，現在，他突然有一種突失依憑的恐懼和徬徨。

他沒有說，可是，徐小蕙却看得出來了。

「開泰，怎麼啦，好像要大哭一塲似的。」

「小蕙，還沒那麼嚴重，不過，我感到害怕。」

「害怕？這倒奇怪了，這有什麼好怕的？」

「我兩眼漆黑，什麼也看不見，怎不感到害怕？」

「開泰，你以前又看到了什麼，你在江湖道上闖蕩了那麼多年，你看清楚了江湖路嗎？你看清楚了江湖人物的心嗎？你可知道在那些甜如蜜糖的笑容裏隱藏了一把淬過毒藥的刀？你還不是過來了，也沒有少一根汗毛呀！」

看上去，徐小蕙似乎稍稍比曹玲大過一兩歲，絕對不會超過二十五歲，還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家，而她的談吐却如此深刻，如此世故，遠超過她實際的年齡。

金開泰沉默着，他似乎在重新評估眼前這個年輕女人。

徐小蕙又說：「開泰！古人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是一個磨練自己的機會。你必須憑藉自己的勇氣，毅力，機智去處理眼前的局面，開泰！我本不該對你說這些老氣橫秋的話，由於你是曹玲的好朋友，將來曹玲的終身都要托靠於你，我就不能不說了，可別怪我嘮叨呀。」

「小蕙，曹玲跟妳談過她跟我的事情嗎？」

「談過！」

「她很認眞嗎？」

「當然。她是一個對任何事情都很認眞的人。」

「小蕙！替我轉告一句話吧，請她保重。」

「放心，我一定會替你轉達這一聲祝福的。」

金開泰向她打了一個手勢，打算先離去。

就在這時，徐小蕙的目光突然一亮。金開泰正想發問，徐小蕙以眼色制止了他。

其實，金開泰也不必發問了，他發現：這座孤孤零零的關帝廟來了不速之客，說來嚴重一點，這座破廟已經被圍困了。

「開泰！」徐小蕙的聲音壓得很低：「我絕對沒有想到，咱倆會聯手對一批强大的敵人。」

「小蕙！以妳估計，來了多少人？」

「不少。」

「那一路的？」

「不明。」徐小蕙的回答都很簡短。

「可能是龍不王嗎？」

「不是。」

「孫琴？」

「不是。」

「巫婆婆？」

「別亂猜。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都可能。」

他們以極低的聲音交談，隨時都在注意週遭的情況，可是，四週依舊沒有任何的動靜，他們好像猜錯了。

「小蕙！他們爲什麼至今還不發動攻擊？」

「他們在等。」

「等什麼？」

「等我們分開，再予以各個擊破。」

「小蕙！他們來了很多人，還怕我們兩個嗎？」

「一加一並不一定等於二，你我聯手，恐怕不止兩個人的功力，對方可能將這種結果估計到了。」

「我們可以先發動嗎？」這是金開泰的習慣，他一向不喜歡被動，主動會使他勇氣百倍，生氣勃勃。

「走吧！咱們出去，你先，我後。」

金開泰走了出去，一副若無其事狀，當然，他隨時準備攻擊的來臨。

出了關帝廟，並沒有任何情況發生。

就在距離廟門十幾步遠的大路邊有一個人雙手叉腰在那兒站着。

是龍不王。

就只他一個人，那一批人是他帶來的嗎？

如果是，爲什麼埋伏着？據金開泰所知，龍不王一向不糾衆行事的，而且，也不是個行詐使奸的小人。

金開泰回頭望望身後的徐小蕙，她給了金開泰一個眼色，那個眼色的眞正意義金開泰實在弄不明白。

龍不王也在向他打手勢，那個手勢也

同樣令金開泰糊塗，但他就順勢向龍不王走了過去。

「龍老……」

「快走！」龍不王低聲說：「愈快愈好！」

金開泰絕不會如此一走了之的，他一定要將事情弄清楚。因此，他沒好聲地說：「龍老！你又在玩什麼把戲呀？」

「老弟！快走！我知道你對我是有誤會……」

「誤會？那是事實，絕不是誤會。」

「好了！現在我也不想對你解釋，趕快離開吧！」

「不！我不是怕事的人，那些人是你帶來的嗎？」

「老弟！你巳經發現了？」

「龍老！別忘記我跟你一樣有眼睛有耳朵。」

「老弟！也許我作錯了一件事，但我現在却在全力彌補……老弟！聽我勸告，立刻離去，以後再談。」

「我眞奇怪？怎麼你的態度變化得那麼快了？」

「老弟！我龍不王畢竟不是黑道上的壞蛋呀！」

徐小蕙突然插口了：「龍不王，你要的蘆蓆我巳經給你買好了，什麼時候給你送過去呀？」

「姑娘！」龍不王沉着臉說：「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

「我沒有說笑，你這幾天一定用得着的。」

「姑娘，請你趕緊跟這位老弟走，行嗎？」

「怎麼？」徐小蕙故意提高了嗓門。「還有人吃掉咱們嗎？」

龍不王大皺眉頭，也突然瞪大了那雙眼睛。

金開泰不用回頭，也知道背後有人出現了。

龍不王壓低了聲音說：「老弟！現在還來得及，你跟徐姑娘快走，我這把老骨頭還能替你們抵擋一陣。」

金開泰楞住了，他實在不了解龍不王此刻在打什麼主意。

金開泰雖不了解龍不王，却了解他自己，不管龍不王在打什麼主意，也不管身後來了多少人，他都不會走。

偏偏徐小蕙也無意作鼠輩，兩人就這麼湊合上了。

龍不王原來是非常焦急的，此刻臉色却又一變，焦急之色一掃而空，神定氣閒地站定了。

「龍老！莫非那批敵人現在又退走了嗎？」

「沒有。」龍不王的聲音壓得很低：「正愈迫愈近。」

「可是，你現在怎麼再也不勸我們逃走了。」

「來不及了，老弟！你喪失了最後一個機會。」

徐小蕙沒有插嘴，她默然在注視身後的行動，此刻，她突地一旋身子。

兩人似乎有默契，金開泰幾乎不差先後地也採取了行動，面對着逐漸逼進的『强大』敵人。

這些敵人的確强大，總共有十數個之多，在細看之後，金開泰不勝詫異，因爲這些對手竟然全是女人。

除了其中一個穿着金絲閃光的長袍之外，其餘的都穿着拖地的黑色長袍，她們手裏沒有兵器，却有一張魚網，如果她們站在水邊，別人一定把她們當成漁夫。

穿金絲長袍的顯然是個頭目，她冷冷地說：「龍不王！這兒沒有你的事，請你站開一點。」

「怎麼？」龍不王毫不示弱。「我看看熱鬧也不行嗎？」

「不行。」爲首的女郎回答得直截了當。

「妳說不行也沒用，我是看熱鬧看定了。」

「龍不王！如果你存心要跟咱們爲敵，咱們也不在乎。不過，咱們大哥一再交代，能讓你就讓讓你。」

「哼！」龍不王冷笑道：「這麼說，妳們大哥還有點兒怕我？大妞兒，說說看，妳們大哥是誰？」

「龍不王！滾吧！」爲首的女郎的語氣極爲狂傲。「你連咱們大哥是誰都不知道，還配站在這裏嗎？」

「江湖上的能人太多了，我那裏全認識？」

「哦？照你這麼說，你承認咱們大哥是能人了？龍不王！你眞行！拍馬屁一點兒痕跡都不顯。」

龍不王氣炸了，這個女郎說話眞够刻薄。

在這段時間裏，金開泰與徐小蕙在一邊竊竊私語。

「小蕙！妳看她們是什麼來路？」

「不知道。以往沒有見過，也沒聽說過。」

「小蕙！妳說咱們三個對付得了？」

「不動手，見不了眞章，誰又知道孰强孰弱。」

「小蕙！咱們眼面前還能走掉嗎？」

「怎麼？開泰！你又想溜了？」

「不，我覺得最少你要安全離開。」

「爲什麼？難道我的命比你值錢？」

「妳必須活着回去見曹玲，她目前還需要朋友。」

「開泰！這可是你的眞心話？」

「當然是眞心話。」

「那我更應該留在此地了。」

「爲什麼？」

「你對曹玲如此死心塌地，我當然要帮曹玲照顧你。」

那個穿金絲長袍的女郎招手向他倆一指：「你倆站開一點。」

徐小蕙冷冷地反問：「爲什麼？」

「嘿！小姑娘！可別不識好歹，咱們大哥把你倆當成貴賓，要請你倆過去坐坐。臨行之際，他下了一道命令，非到必要，不要傷害你倆，所以請你們站遠點。」

「二位站開！」龍不王向他倆打了一個眼色。

很顯然，龍不王還希望他們能找到機會走掉。

徐小蕙拉拉金開泰道：「咱們站遠一點。」

金開泰當然不肯，儘管龍不王在不久

之前還跟他要過手段，但他還是不顧意放下龍不王不管。

徐小蕙却硬把金開泰拉開了幾步。

「小蕙！妳……」

「你閉上嘴，讓龍不王先動手，咱們好看看對方的武功路數，待會兒咱們才好對付呀，傻瓜！」

金開泰楞住了，他承認自己是傻瓜，在好些地方他都過份耿直，在面臨生死搏鬥時，這種個性是很吃虧的。

那十幾個黑袍女郎紛紛在移動位置，只等待她們的首領一聲令下。

穿金絲長袍的女郎終於打出了一個手勢。

黑袍女郎其中之一立刻撒出了手裏的網。

那張網看起來似乎很大，一撒開來却有二十丈方圓。而且編織的方法也不同於一般漁網，却像一面蜘蛛網。

徐小蕙脫口大叫道：「八面蜘蛛郎一雄！」

「對！」金開泰也附合：「她們是八面蜘蛛的爪牙！」

龍不王眼看蛛網罩身，立刻閃身挪動。第一張網躲過了，可是第二張網又撒了開來，當第三張網撒開來的時候，龍不王成了一個金甲蟲，還是被蛛網纏住了。

收網的手法也非常奇特，輕輕一抖，蛛網就一層層地將龍不王包纏起來，徐小蕙和金開泰只看到龍不王那一雙驚惶的眼睛。

徐小蕙疾聲喊道：「開泰！你有利刀麼？」

「記住，這個只能拔刀破網，絕不能躲。」

「我知道。」金開泰左臂微微抬起，在左近的袖筒中他經常藏着一把百煉精鋼打造的鋒利七首。

穿金絲長袍的女郎轉向他倆冷冷地說：「二位是跟咱們走去見咱們大哥呢？還是由咱們把你們也網了去？」

金開泰冷冷問道：「怎麼？郎一雄還沒有死嗎？」

穿金絲長袍的女郎神色微微一楞。

徐小蕙也接着說：「八面蜘蛛郎一雄的確是一個神秘人物，花樣也最多，不過，咱們還沒有看在眼裏。」

「姑娘要不要試試？」

「我倒想試試。」金開泰挺身而出。

「好！我讓你開了眼界。」她的手猛地一揮。

一面網子立刻在金開泰頭頂撒開。

金開泰仰面向上，拔出袖筒中的短刀，向落下的蛛網割去，看起來細細的綫，刀鋒碰上，却像碰上了一座山。

破網的計劃失敗，金開泰成了網中的獵物。

「哈哈！」穿金絲長袍的女郎放聲大笑。「這是天蠶絲編織成的，你那把短刀還想破網嗎？哈哈……」

徐小蕙掉頭就跑，並非她怕，而是她想把這個消息告訴曹玲。

可是，蛛網一張張地撒了開來，那種情景如同「天羅地網」，徐小蕙是無論如何也逃不掉的。

現在，他們才發現那張蛛網的厲害，緊緊地纏在身上，使他們的身子蜷成一團，幾乎連氣都透不過來。

他們被那些黑袍女郎扛在肩頭上，他們的心中一定同時浮現着一個問題：八面蜘蛛的目的是什麼？

相信不久之後，他們就會得到答案。

× × ×

縣是大縣，城是大城，如果有人想在這裏掩藏他的行跡，那是一件太尋常的事；譬如說孫琴吧，雖然巫婆婆派出了許多人去找她，却依然見不到她的影兒。

縣城裏有太多的深宅大院，只要她往裏面一躲，足不出戶，你又上那兒去找？那兒去尋呀？

孫琴就是如此，不過她並非故意躲藏，她根本就不知道巫婆婆在找她。

大雪天，一爐火，一壺酒，一碟臘味，那的確是人生一大享受。

這座深宅大院不但够深，够大，而且陳設也是富麗堂皇，還有幾十個靈巧俊秀的俏丫環哩！在這裏，孫琴是什麼也不缺，如果眞要挑剔的話，那就是還缺少了一個如意郎君來爲他淺酌細飲。

這時，約莫薄暮時分。由於今兒個是個大晴天，西天竟然出現了一抹五彩斑爛的晚霞。通往西院的那排窗戶上，也映上了燦麗的彩色，一杯在手眞是其樂無窮。

突然，有一個健壯的男人匆匆地跑了進來。

由於這裏他是唯一僅見的男人，就格外顯出了他的健壯。大寒天，他只穿了一件夾襖，領口還敞開着，露出了桐油色的一段脖子。

一進門他就行禮，他對孫琴顯得非常尊重。

可是，孫琴竟然連眼皮子也沒有抬動一下。

那個健壯男人就站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

「說話呀？」孫琴仍然沒有抬動她的眼皮子。

「是一件非常，非常機密的大事。」

孫琴揮揮手，那幾個俏丫環都退了出去。

「說吧！」

「巫婆婆派人正在四處找妳，找得很急。」

「哦？」她的眼皮子終於抬動了。

「還有，八面蜘蛛在此地出現。」

「可靠？」

「當然可靠。他一出現就作了一件驚人的事：龍不王，金開泰，還有一個不知名的年輕女人，都被他生擒活捉了，似乎存心要顯顯威風，給誰瞧瞧似的。」

孫琴突地站了起來，吃驚的程度實在難以形容。

健壯的男人靜立不動，似乎在靜候指示。

「有賞！」她徐徐地吐出了兩個字。

「謝賞。」

「立刻給我打探兩件事情。」

「請吩咐。」

「先查巫婆婆找我究竟爲了什麼？」

「是的。」

「再將八面蜘蛛的探子窩探出來，如果能够將那三個人囚禁之處探聽出來，那

是最好不過。」

「是！」健壯男子彬彬有禮地應着。「我這就去。」

他說完後就行禮告退。可是，當他一轉身，又立刻呆住了，並沒有往外走。

爲什麼？

只因爲門口突然又出現另一個男人。

這個男人簡直不能跟那健壯的男人比，他又瘦，又矮，即使穿上了那麼臃腫的皮袭，看上去還是那麼一丁點兒，他還生了一張黑臉，可以稱爲其貌不揚。可是他也有吸引人之處；那就是他一雙閃亮的眼睛。

他那對眼睛就像一對閃亮的明珠。

孫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緩緩後退。

由此可見，她不但認識這個人，而且還怕這個人。

健壯男子只呆了一眨眼的工夫，他很快就看清楚了孫琴畏懼的神色，當然他也明白這位不速之客爲他的女主人帶來了多大的威脅。

他的手微微一動，手中就多了一把金光閃亮的斧頭。

斧頭是外門兵器，用這種兵器的人必定孔武有力，也必定非常快速。

金光乍現，人已到了對方的面前。

他的臂力，加上金斧的鋒刄，這一斧劈下去，那瘦瘦精精的不速之客，不被劈成肉醬才怪。

錯了。

在江湖道上，永遠不能以外表的强弱，大小來分高下，瘦男人只是很隨意地一揮手，執斧頭的健壯男人就躺下了，而且這一躺下，就再也沒有動過。

健壯男人的身子，四平八穩地躺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但他體內的東西却有一樣在動，那是他的血。

他的血正緩緩地從嘴角處流出來。

生命竟是如此脆弱，他那麼年輕，那麼健壯，方才還那麼鮮蹦活跳的，現在竟然變成了一具屍首。

那瘦小的男人，仍在向前逼進，孫琴繼續後退。直到她的背脊貼上了牆，再也無處可退爲止。

瘦小男人也不再逼進，保持了一個相當的距離。

「你……你……」孫琴是一個多麼潑辣刁鑽的女人，此刻說話竟會發抖。「你……到底要什麼？」

「我什麼也不要，」男人的語氣很溫和。「老朋友了，路過探訪總是應該的，想不到妳是如此迎客。」

「那並不是我的指示，而是他自作主張……」

「所以他該死！」

「是，他該死，該死，死有餘辜！」

「孫琴！坐下呀！」男的自己坐下了，「有酒、有菜，咱們可以暢飲，暢談，只是旁邊有具屍首大煞風景。」

「那……那我教人把屍首拖下去。」

「不必！」這兩個字說得非常有力。他一副很有權威的樣子，他似乎有信心別人一定會服從他。

的確如此，孫琴就不敢有絲毫反抗。

「來！坐下！」

儘管孫琴在渾身發抖，她還是乖乖地在她原先的位子上坐了下來，不過神態與先前大不相同了。

「孫琴！老朋友了，說話用不着拐彎抹角，登門探訪，只想跟妳借一樣東西，是借，不是要。」

「只要我有的，那還有什麼問題？」

「眞沒問題嗎？」

「你了解我這個人，我是說一不二的人。」

「好！我要借那十顆五彩珍珠。」

「你的消息恐怕不確實，那十顆珍珠不在我手裏。」

「孫琴！妳太不够意思了，方才還答應得那麼乾脆，現在突然又來了這麼一手，對老朋友不是這種態度的啊！」

「你一定是弄錯了，眞的不在我的手上……」

「孫琴，」男人的臉色沉了下來。「我是從來不求人的，如果妳不給面子，我也就不客氣啦！」

「郎一雄！」孫琴繃着面說：「江湖上有許多人怕你，並不是因爲你狠、你毒，而是因爲你善於佈署，算無遺策。你號稱八面，却只有一命。如果你硬說那十粒五彩珍珠在我手上，那就表示你的消息來源不確，難以令人心服。」

原來，這個其貌不揚的人就是八面蜘蛛。

郎一雄笑了，那是由於他的嘴角牽動，所以猜測他是在笑，其實他的臉上根本就不見笑容。也許蜘蛛就是這種笑法。

「沒有十粒，一粒總該有吧！」

「郎一雄！你的折扣打得可眞大。」

「我既然給你打了折扣，妳就不能再打折扣了。」說着，郎一雄伸出了手。「我的手是從來不空回的。」

「有時也會例外。」

「哦！」郎一雄的雙肩似乎震動了一下。

「郎一雄！」孫琴突然媚笑起來。「這是幹嗎呀？把氣氛弄得這麼緊張，來！喝酒，喝酒！」

「孫琴！別忘記我的手還向妳伸着的呢。」

「請問一聲：你那隻手能够摘星、撈月嗎？」

「那當然不可能。」

「如果你伸向空中抓一把，還不是要空回？」

郎一雄坐在那兒沒有動，而他那隻手伸得筆直的右手却動了，只見他微微一翻，已經就抓住了孫琴的衣領口。

孫琴快速地轉身後退，只聽嘶地一响，她身上所穿的皮筒子竟然被撕裂了，露出腥紅色的肚兒。

這是很令人窘困的事，可是孫琴竟然在笑。

「郎一雄！你的手並沒有空回，它終於還是抓到了一樣東西……」

「孫琴！別裝腔作勢，妳就是把那件紅肚兒也去掉，把妳的胸部露出來，我也不會看上一眼，識相點，把那粒五彩珍珠拿出來，我只借用，方才我就把話說明白了。」

「那粒珍珠已經先被人借走了。」

「誰？」

（未完）



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邊城風雲

（五）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司馬蘭泉要上太和頂和點蒼派的徐曉天比鬥，卜墨珠因瘴氣所侵而不能和他前行，司馬蘭泉獨自策騎北上，到神舟渡時遇見狄萍的小白龍，但並不見狄萍，已知狄萍出事，司馬蘭泉急着尋找狄萍的下落……在鎮內的小酒店，司馬蘭泉遇上了一位怪老者，老者要和他交朋友，但又不願道出姓名，老者還答應爲他找回狄萍，沒多久眞的把狄萍帶回來了，原來這老者姓段，是大理王的兄長段思義，人稱段大爺，司馬蘭泉和狄萍又趕路去太和嶺，到達大理城門外時，司馬蘭泉正和人糾紛之際，秦游楓剛好來到，並替他解圍……

力圖拯國運　誓作殊死鬥

司馬蘭泉道：「正是。」

綠衣少女道：「小婢替公子帶路。」

司馬蘭泉道：「姑娘請。」

他沒有問去何處，見何人，以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跟隨着綠衣少女走去。

一路分花拂柳，穿房越戶，最後在一座廳堂之上停了下來。

廳堂的壁間懸着幾盞風燈，强烈的光綫將一座五丈見外的大廳照得纖毫畢現。

大廳的中央擺着一張紫檀方桌，兩旁是八把紫檀木椅，陳設雖是不多，却具有古色古香的風味。

方桌的右側，立着一名雲髻宮裝，身材健美的麗人，她雖是面向廳內，仍能察覺她風華不凡。

她身側立着四名綠衣少女，與引導司馬蘭泉前來的二人都是一般的秀麗。

「稟娘娘：司馬公子到。」

引導司馬蘭泉的二女曲膝一屈，向宮裝麗人恭聲稟報，然後才起身分立廳門兩側。

宮裝麗人緩緩擰轉身形，一片耀目的艷光，立即充塞着整個廳堂。

她必然就是南天國的天香妃子了，果然國色天香，世無其匹。

司馬蘭泉向她長長一揖道：「見過王妃。」

宮裝麗人目光如電，向他打量一眼道：「你很狂！」

司馬蘭泉淡淡道：「當眞麼？在下並不覺得。」

宮裝麗人身旁的一名綠衣少女面色一變道：「你好大胆，見了娘娘不拜，居然還敢自稱在下！」

司馬蘭泉微微一揖道：「此處並非南天國，在下也不是南天國的臣民，在下長揖相見，已經盡到待客之禮了！」

宮裝麗人面色一沉道：「聽說馬帮橫行江湖，看來傳言果然不虛，好，咱們先不談彼此的身份，我要瞧瞧馬帮憑什麼橫行無忌。」

司馬蘭泉冷冷道：「這就是王妃要見

在下的目的？」

宮裝麗人道：「可以這麼說。」

司馬蘭泉道：「那是說王妃要以武功來對付在下了？」

宮裝麗人道：「你害怕了？」

司馬蘭泉道：「在下只是不慣與女人動武。」

宮裝麗人道：「這個只怕由你不得，上！」

綠衣飄飄，人影若矢，刹那之間，他已被四名綠衣少女所圍困。

別看他們年歲不大，身法的輕捷，決不在一般成名的高手之下。

司馬蘭泉不敢大意，取出紫竹簫卓然而立，他的面色雖是平靜，但雙目之中却露出困惑之色。

這也難怪，雙方素昧平生，他不明白爲什麼見面就要動手？

也許因爲他長揖不拜吧，女人的心眼較爲狹窄，必然認爲他輕視了天香王妃。

不管是什麼原因，這一場搏鬥已無可避免，因爲晶芒迫體，兩柄長劍已向他攻了過來。

雙劍聯攻，所指之處是他的要害大穴，如他不以紫竹簫招架，就非閃避不可。

但勁風如矢，另兩隻劍已從他的退路攻來，勁道之急，較前兩劍更凌厲幾分。

司馬蘭泉心頭一懍，想不到綠衣四女劍道的造詣如此之高，這聯手一招，就使他連閃避也無法辦到。

他冷冷哼了一聲，紫竹簫吞吐之間，一連揮動四次，揮動雖有先後，却能一氣呵成。

嗒嗒四聲脆响，劍芒突斂，綠影倒飛，四名功力不弱的綠衣少女，被他一舉震得倒退五尺。

他如若繼續追擊，四名綠衣少女可能會傷在他的手裏，因爲天香妃子相距較遠，縱然出手搶救，也有點鞭長莫及。

不過他沒有追擊，紫竹簫向胸前一橫，舉步逕向廳門走去。

「站住。」

「王妃還有甚麼指教？」

「你應該知道我沒有叫你走。」

「我知道。」

「那你爲甚麼還要走。」

「因爲我不必聽妳的吩咐。」

「你確實太狂了，狂人並沒有什麼好處。」

「最少不必當磕頭虫，不必聽女人指揮。」

「你眞有骨氣，你敢不敢跟我打一個賭？」

「在下不喜歡賭，尤其不喜歡跟女人打賭。」

「可是你却非賭不可。」

「爲甚麼？」

「因爲它關係馬帮……」

「哦，妳說明白一點。」

「憑你一人之力，不只是要不回馬帮的失物，今後西南一帶也不會再有你們那批馬帮，你信是不信？」

「這個……」

「如果咱們打賭你贏了，既可取回失物，還能爲馬帮獲得平安，這是十分划算的事，你爲甚麼不願？」

「這……好吧，妳說說看，怎麼個賭法？」

「咱們來一場公平的搏鬥，誰輸了誰就輸去賭注。」

「賭注是甚麼？」

「三件事，誰輸了就要替對方做三件事。」

「這太籠統了吧？如果妳叫我見人就殺，如果妳叫我毀掉我自己……」

「你放心，我決不會叫你爲惡或是毀掉你自己。」

「不賭不行麼？」

「除非你不管馬帮的死活。」

「這是威脅？」

「不，是忠告。」

「好，請命題。」

「你是簫王門下？」

「不錯。」

「那咱們就比賽吹簫吧。」

練武的人比吹簫，倒是十分少見，不過司馬蘭泉是簫王的弟子，一管紫竹簫從不離身，如果說他不會吹簫，只怕任何人也不會相信。

其實司馬蘭泉也當眞會吹，而且還是箇中的高手，天香妃子的提議他自然不會反對。

於是他點點頭道：「好吧，那麼妳先吹。」

天香妃子一招手，一名綠衣少女立即取來一隻玉簫，她微微一笑，馬上就嘴吹奏起來。

「風銷絳蠟，露浥紅蓮，燈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

她吹的是周邦彥的「解語花」，音韻抑揚頓挫，有如高山流水，時如龍吟，時如鳳鳴，縱然是吹簫引鳳的蕭史也不過如此。

司馬蘭泉既是箇中能手，自然也頗懂音律，這一曲解語花竟使他如痴如醉，連身在何處都不知道了。

他的確忘了身在何處，還做了一個十分綺麗的美夢。

夢是漂渺的，空虛的，只是當他夢醒之際，他却有一種眞實的感覺。

佳人入懷，溫香在抱，他懷中擁着一個活色生香的美人兒，這那能不眞？

可是他却驚愕得跳了起來，再也不敢向她瞧看一眼。

「王妃……妳……」

「喲，我怎麼啦，你是佔了便宜賣乖，還是過了河拆橋？」

「這個……」

「別這個那個的了，難道你當眞要始亂終棄？」

司馬蘭泉頂天立地，豈能對一個女人始亂終棄？不管這項孽緣是如何造成的，他都無法擺脫這個責任，於是他長長一嘆道：「我不明白，在下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你的確不明白，因爲你自己不是女人。」

「此話怎講？」

「你先躺下來我再慢慢告訴你。」

「不。」

「不？你忘了咱們的賭約了，難道你

不肯認輸?」

「這個……咳，就算我輸了吧，輸了也不能這樣。」

「爲甚麼不能，你輸了就得依我三件事，這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

「王妃……」

「我叫駱肖玲，別王妃王妃，的多生份。」

「可是，南天國的王妃，身份何等尊榮，妳這樣不是在蹧蹋妳自己?」

「我說過，你不是女人，對女人的事有些你不會明白的，再說，我甚麼都給了你，你不能這麼無情，快躺下來，對點蒼派的事，咱們還要研究研究。」

司馬蘭泉暗暗一嘆，不得不躺下來。

「蘭泉……」

「嗯。」

「你可知道點蒼派爲甚麼要刦你們的貨物?」

「那是因爲徐曉天敗在咱們華大哥的手下。」

「這只是一個藉口。」

「哦，妳是說另有原因?」

「不錯。」

「是甚麼原因?」

「南天國需要軍餉。」

「甚麼?是南天國在暗中指使?」

「也可以這麼說，因爲南天國的丞相是點蒼掌門的師兄。」

「那是說在下要與南天國爲敵了。」

「南天國你惹不起。」

「既無土地，又無人民，這樣的南天國有甚麼可怕的?」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南天國雖然失敗，仍有東山再起的可能，何況段王爺已答允出兵相助，點蒼派已由胡丞相直接指揮，西南部份武林高手，也與咱們互有往還，這些力量豈能等閑視之!」

「這麼說馬帮收回失物是完全絕望的了?」

「差不多，不過如果有人求我……」

「妳?」

「怎麼，不相信?」

「肖玲：請妳原諒我，我對妳所知不深。」

「你應該相信我，一個女人將她的一切都交給另一個男人，她要求獲得信任不算是過份。」

「肖玲：我不懂，妳到底爲什麼要這樣?」

「你忘了五年前，在洞庭湖裏……」

「啊，妳是那個失足落水的姑娘?」

「是的，救命之恩，無以爲報，更重要的是打從那時起我就喜愛你了，這次咱們湊巧來到雲南，總算得以天從人願。」

「那時妳就是南天王妃?」

「不，一年以後才由……咳，咱們不談這些，有件事希望你照我的話去做。」

「很重要?」

「十分重要。」

「妳說。」

「收回失物之後，解散馬帮，隱姓埋名，不要再到江湖上混了。」

「哦，爲甚麼?」

「不要問理由，我是不會害你的。」

「我知道妳不會害我，但爲甚麼要解散馬帮，隱姓埋名呢?」

「我說過，叫你不要問理由。」

「我相信妳，可以不問理由，但我二叔他怎會相信?再說，先父被人所害，我連仇家的影子都沒有見到，如若隱姓埋名，勢必寢食難安。」

「聽我說，蘭泉，你不可能找到仇家，縱然找到了也不可能報得了仇，識時務者爲俊傑，你何必定要往牛角尖鑽?」

「妳知道我的仇家是誰?」

「不知道。」

「那妳怎能說我報不了仇?」

「我只是猜忖而已，不過我隱隱覺得江湖之上，有一股十分龐大的神秘力量在主持一切，當代武林的任何門派都無法與他抗衡，馬帮只是一種經營上的組合，力量實在微薄得很，憑你一人之力，這個仇如何能報?」

「哦，妳能够說得明白一點麼?」

「我只是有這一種預感，又怎能說得明白?」

「咳，肖玲，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憑妳一點預感，就叫我放棄父仇，隱姓埋名?」

「這個……」

「肖玲：妳似乎有什麼事在瞞着我，妳既然眞心喜愛我，就應該推心置腹，坦誠相見。」

「不要誤會，蘭泉，我並未存心對你隱瞞，實在因爲我所知不多。」

「妳究竟知道多少?」

「這……」

「肖玲：不要吞吞吐吐，知道多少說多少，我相信對我是有帮助的。」

「其實勿須我說你也應該明白，譬如令尊，令師……」

「什麼，先父先師都是他們害的?」

「這是我的猜想，當今天下武林各派，不願接受他們控制的，只怕都會落得如此的下場。」

「他們到底是誰?」

「我實在不知道，蘭泉，我不會騙你的。」

「好吧，不管他們是誰，只要我有三寸氣在，就會跟他們周旋到底。」

「不要一意孤行，難道你的武功機智高過令尊令師?」

「父仇不報，何以爲人?無論前途如何艱險，我必須走我應該走的道路。」

「看來我是無法勸阻你了，好，咱們先不談這些……」

她果然不再勸說，只是她的一雙玉手却採取了一些挑逗性的行動。

一個初嚐禁果的少年，是經不起挑逗的，於是……

× × ×

「肖玲：妳願不願帮我?」

「願。」

「那麼我有兩點要求。」

「你說。」

「第一點帮我找回馬帮的失物。」

「好，明天我派人送到莊重的家裏，第二點呢?」

「不要讓南天國牽連大理，他們不會有希望的。」

「這個……只怕我無能爲力。」

「哦……」

「也許你不太相信，皇上身染重病，南天國的大權實際上已落在丞相胡三門的手裏。」

「咱們除掉胡三門。」

「不……」

這位偷情的王妃，此時竟然嬌軀一震，那個「不」字也衝口而出。

司馬蘭泉大爲訝異，冷冷的瞅着天香王妃道：「爲什麼?妳怕他?」

天香王妃將螓首埋在司馬蘭泉的胸膛上道：「不要逼我，我不知道。」

司馬蘭泉托起她的香腮，以柔和的語氣道：「肖玲，大理蕞爾小邦，怎能與中原相抗，一旦挑起戰爭，不只是大理王朝難保，而且生靈塗炭，死亡載途，如此悲慘之事，咱們焉能忍心不管!」

天香王妃幽幽一嘆道：「不是我忍心不管，是我有心無力。」

司馬蘭泉哼了一聲道：「人各有志，我不便勉强妳做不願做的事，時間不早了，在下就此告辭。」

他不再理會王妃，匆匆穿上衣衫，逕自奪門而出。他剛剛躍出後院，莊重的聲音也由暗影中傳來。

「老弟：到這兒來!」

司馬蘭泉奔到一株樹蔭之下，只見莊重，倪成，秦游楓都等在那兒。

司馬蘭泉面色一紅道：「莊大哥：你們……」

莊重道：「王妃爲了與老弟一會，曾經作了萬全的佈置，但我兄弟仍然放心不下，所以……」

司馬蘭泉一嘆道：「小弟有辱使命，王妃她……」

莊重道：「別急，老弟，咱們先回去再說。」

回到莊府，司馬蘭泉將天香王妃的態度加以扼要的說明，然後眉峯一揚道：「只要除掉胡三門，一切問題都可迎刄而解，莊大哥意下如何?」

莊重道：「胡三門武功極高，除了大王爺，在大理只怕難找三合之敵，而且無論他走到甚麼地方，必然帶着一批死黨，其中一個是南天國的御前一品帶刀侍衞夷倉，此人身高力大，刀槍不入，咱們要除掉胡三門，的確十分不易。」

倪成道：「這些咱們可以慢慢想辦法，不過我認爲天香王妃的態度也是值得研究。」

司馬蘭泉道：「小弟也有同感，她似乎知道武林之中有一個神秘的組織，却心存畏懼，不敢說它出來。」

倪成道：「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你想想看，天香王妃她爲什麼會害怕?」

司馬蘭泉道：「據小弟觀察，天香王妃功力不弱，她那幾名侍女也都具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她如果害怕，必是那秘神組織之中有一個十分可怕的人物。」

秦游楓道：「那位可怕的人物必然就在大理，否則她就不會連司馬老弟都不敢直言相告了。」

莊重說道：「那人可能在南天國中具有無上的權威，甚至連儂智高都要讓他三分。」

倪成道：「咱們這一討論，那人是誰已經呼之欲出，只是兄弟却想到一個問題，心中十分害怕!」

莊重一怔道：「是什麼問題，會使倪成兄也感到害怕?」

倪成道：「由天香王妃與司馬老弟交談的語氣中琢磨，那神秘組織似乎無所不在。」

秦游楓道：「倪兄可是懷疑咱們大理國中也有奸細?」

倪成道：「秦兄認爲沒有可能麼?」

秦游楓道：「如果眞有，那又該是誰呢?」

倪成道：「這個就很難說了，我想咱們只要留點心總會發現的!」

莊重道：「各位，咱們大理國未來的安危，全繫在天香王妃的身上，她如若遭到不測……」

司馬蘭泉的道：「莊大哥，她當眞會遭到不測麼?」

莊重嚴肅的道：「老弟：如果那神秘組織知道她曾經與你相會，不只是她遭到不測，連你老弟他們也不會放過。」

司馬蘭泉怒哼一聲道：「那很好，小弟正要鬥鬥他們。」

莊重道：「老弟，不是我說洩氣的話，令尊一代人傑，竟也遭到他們的毒手，你的功力與見識難道會高過令尊，再說他們是誰?是怎樣一個組合，咱們可以說毫無所知，你又怎樣跟他們去鬥?」

司馬蘭泉道：「可是咱們決不能讓王妃遭到他們的毒手。」

莊重道：「不錯，咱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護天香王妃，讓她能够繼續跟老弟往來。」

司馬蘭泉道：「保護她可以，繼續跟小弟往來就不必了。」

莊重道：「老弟，縱然你不爲大理着想，難道你也不想報殺父之仇了?」

司馬蘭泉道：「可是她……」

莊重道：「她有顧忌，不敢說，但她却眞心喜歡你，只要你下點工夫，她會跟咱們完全合作的!」

司馬蘭泉道：「看來小弟不得不聽莊大哥的安排了。」

莊重微微一笑道：「狄姑娘的酒喝得多了一點，早已睡了，時候不早，咱們也歇息去吧。」

翌日整個上午，司馬蘭泉都沒有見到莊重，問他的家人，說他見大王爺去了。

狄萍見他一副着急之色，不由訝然道：「你是怎麼啦，有什麼事急着要見莊大哥?」

司馬蘭泉道：「妳忘了，明天就是我跟徐曉天約鬥之期。」

狄萍道：「我還以爲什麼事呢，咱們原本就沒有打算找人助拳的，難道你改變了主意!」

司馬蘭泉道：「我並未找人助拳，找莊大哥是另有他事。」

狄萍道：「什麼事?」

司馬蘭泉道：「這個，其實也沒有甚麼，莊大哥曾說點蒼派願意歸還咱們的失物，要是眞的這樣，約鬥就沒有必要了，所以我要問個明白——」

狄萍道：「點蒼派爲甚麼肯歸還咱們的失物?」

司馬蘭泉說道：「是大王爺出面調停的！」

狄萍道：「可是咱們馬帮傷亡十餘人之多，難道就這麼算了不成？」

司馬蘭泉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只要點蒼派歸還失物，咱們兄弟已爭足了面子，其他的事只好不再追究了。」

司馬蘭泉的話半眞半假，有些事他必須瞞着這位野性未脫的姑娘。

自然，狄萍不是他的妻子，對他的行爲無權約束，不過女人的心眼較爲狹窄，對男女間的事尤爲認眞，他帶回來一個卜墨珠已經使狄萍鱉了一肚皮的悶氣，如果再來一個天香王妃那還了得！

好在狄萍的思想比較單純，司馬蘭泉說得有理，她也就不再追問！

午間過了不久，莊重匆匆趕回了，見到司馬蘭泉，他以興奮的語氣道：「老弟：有一件事想跟你打個商量。」

司馬蘭泉道：「什麼事？」

莊重道：「王爺要請老弟担任王府一級侍衛，希望老弟能够屈就。」

司馬蘭泉一怔道：「小弟生性疏懶，對功名不感興趣，王爺的好意小弟只能心領了。」

莊重道：「聽我說，老弟，這是大王爺的安排，此舉完全是爲老弟着想。」

司馬蘭泉道：「小弟不太明白……」

莊重說道：「馬帮的失物，以及追查老弟的仇家，與此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關連。」

司馬蘭泉沉思半晌道：「小弟不諳官塲禮節，而且又才疏學淺……」

莊重道：「不必担心，老弟，官塲禮節十分簡單，至於才能嗎，你就不必客套了，老弟身負兩家之長，在大理，像你這樣的人材並不多見，別辜負大王爺的期望，走，跟我見王爺去！」

司馬蘭泉一怔道：「現在就去了？」

莊重道：「大王爺正在王宮相候，咱們走吧！」

司馬蘭泉隨着莊重進入王宮，接受了王宮一級侍衛的職位。

現在他才知道莊重是侍衛的頭兒，兼任城防兵馬司之職，至於倪成，秦游楓，蘇祿，周昶昱等全是一級侍衛。

王宮的侍衛有三十餘人之多，但以莊重等五人最爲出色，在大理，人們稱他們爲五大高手。

司馬蘭泉在受職之後，接着是一連串的拜會活動，直到夜幕低垂，他才與莊重回到莊府。

狄萍見到司馬蘭泉，噘着嘴抱怨道：「一去就是大半天，讓人家等得急死。」

司馬蘭泉道：「對不起，我實在抽不開身！」

莊重道：「司馬兄弟如今是大理王宮的一級侍衛，有時會身不由己的，狄姑娘今後要學着忍耐。」

此時一名家人前來禀道：「禀大人：南天國仁惠皇帝派人送來一批東西，還有一封書信請大人過目。」

莊重接過書信瞧了一遍，然後交給司馬蘭泉道：「你瞧！」

司馬蘭泉接過一瞧，原來是由胡三門具名，送給莊重的一封函信，內容十分簡單，只說退還馬帮的一批貨物，請莊重代爲處理！

司馬蘭泉道：「貨物呢？」

家人道：「存在廂房。」

司馬蘭泉回答道：「知道了，你下去吧。」

待衆人離去之後，狄萍以困惑的目光瞅着司馬蘭泉道：「大哥：你現在當了官，咱們的貨物怎麼辦？」

司馬蘭泉道：「小萍：妳知道大哥對名利二字是十分淡泊的，這次接受王宮侍衛之職，實在是情非得已。」

狄萍道：「我知道大哥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咱們總不能丢下這批貨物不管！」

司馬蘭泉道：「小萍：我看只有妳辛苦一趟了。」

狄萍道：「甚麼？你要我一個人運貨回去？」

司馬蘭泉道：「當然不是一個人，我會請莊大哥派人帮妳。」

莊重道：「狄姑娘放心，我會派人帮妳將貨物運交馬帮，保管萬無一失！」

狄萍道：「旣然如此，我就不必去了，大哥，我不要離開你。」

司馬蘭泉道：「不行，妳必須回去，否則二叔會担心的。」

狄萍撇撇嘴道：「爹知道我跟你在一起，他才不會担心呢。」

司馬蘭泉道：「可是……」

狄萍道：「別可是可是的，老實告訴你，你想攆走我，哼，作夢。」

碰到這麼一個蠻不講理的姑娘，司馬蘭泉眞個啼笑不得，當着莊重的面，他感到尷尬萬分，其實，縱然沒有第三者在塲，他又能將野丫頭怎樣。

好在莊重世故極深，他知道這當兒決不能火上加油，如果把局面弄僵，他這位莊大哥也會吃不了兜着走的！

於是他微笑着道：「老弟：這件事不必急在一時，反正貨物在我這裏决丢不了，遲早運回去都是一樣。」

狄萍道：「大哥，我想起來了，咱們何不通知貨主到這兒來取，咱們原是替他們運到大理來的！」

司馬蘭泉啊了一聲道：「有這麼巧，妳可記得是那家行號。」

狄萍搖搖頭道：「那我就不記得了，我只知道是一批珍貴的皮貨及藥材。」

莊重道：「這好辦，大理有名的皮貨商及藥材店只有幾家，待我派人問一下一定可以找出一點眉目。」

司馬蘭泉道：「多謝莊大哥！」

莊重道：「自己兄弟何必客套，現在時間過晚，咱們早點歇息吧。」

司馬蘭泉見狄萍還有糾纏之意，不敢再招惹這姑娘，急忙雙拳一抱道：「小弟也的確累了，莊大哥，小萍，明天見。」

身形一轉，逕向寄宿的西廂走去！

到達西廂，狄萍並未跟來，他才輕輕吁出一口長氣。

西廂並未點燈，朦朧的月色，使房中的視綫頗爲昏暗。

他剛剛踏進房門，忽然生出一股警惕之心，目光向暗影中一瞥，冷冷道：「出來吧，朋友，既然有胆量來到此地，又何須藏頭露尾。」

司馬蘭泉並非無的放矢，一名綠衣姑娘果然由暗影中緩步而出。

「葵花參見司馬公子。」

「啊，原來是姑娘。」

葵花是天香王妃的六名侍女之一，昨晚曾經見過，自然一眼便可認出。

「葵花姑娘夤夜光臨，不知道有什麼指教？」

「不敢當，公子這般客套，豈不折殺小婢。」

「好說，姑娘究竟有什麼事情來找在下？」

「公子你好忍心！你昨晚絕袖一走，可害苦咱們王妃了！」

「這話怎麼說？」

「咳，小婢有點想不明白，人心都是肉長的，男人的心腸爲何會如此之硬！」

「姑娘……妳……」

「對不起，公子，小婢言語冒犯之處，希望你不要見怪。」

「我不怪妳，妳說說，王妃究竟怎樣了。」

「王妃整夜悲泣，茶飯不思，如今已病倒在床榻之上了。」

「啊，這是在下的罪過。」

「後悔了吧，公子，她如此眞心對你，你却半點也不爲她顧慮。」

「姑娘責備的是，不過，每個人都有他的立場，都有他的苦衷，王妃如是眞心愛我，她就應該推心置腹，無話不說才對呀。」

「這就是公子不講理了，你有苦衷，難道她就沒有？」

「姑娘似乎忘了一點。」

「哦，那一點？」

「咱們的社會是以男子爲中心……」

「可是她並非你的妻子。」

「這就是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了，姑娘來找在下，豈不是多此一舉！」

「這個……」

「姑娘請吧，在上要歇息了。」

「不，王妃希望見到公子。」

「有這個必要？」

「當然，公子去見王妃，是兩相有利之事。」

「有利？哼，偸片刻之歡，冒生命之險，這個利不要也罷。」

「不，小婢保證決無危險。」

「妳如何保證？」

「王妃與公子相會之處，是經過萬全準備的！」

「天下沒有絕對萬全的，就算沒有危險吧，這對在下又有什麼好處。」

「難道公子就不念王妃賜還馬帮貨物的好處？再說公子殺父之仇，除了王妃，只怕無人能够帮你。」

「不錯，她的確是可以帮助我，可是她……」

「也許她已經回心意轉，公子不再去試試？」

他的確應該試試，爲了父仇，爲了大理，爲了天下蒼生，縱然犧牲一點也在所不惜，於是他跟着葵花，又來到他舊遊之地。

「禀王妃，司馬公子到。」

「啊，快請。」

葵花挑起珠簾，他舉步跨了進去。

獸鼎傳香，燭影搖紅，一對幽怨的眼神，一張蒼白的人面，在綉榻之前靜靜的迎着他。

他們對立着，凝視着，在萬籟俱寂之中，只聽到彼此濁重的呼吸。

良久……

「泉哥哥，你好忍心……」

在一聲悽切的呼喚之後，她一頭鑽到他的懷裏，一滴滴情淚，像斷了綫的眞珠一般向他的藍衫之上洒去。

他緊緊的摟着她，長長一嘆道：「肖玲：妳這是何苦！」

「還君明珠雙垂淚，恨不追隨未嫁時，泉哥哥，我好後悔！」

「不要說傻話了，肖玲，這一切都是命。」

「不，泉哥哥，我不能再失去你。」

「我也很喜歡妳，妳是我眞正接近的第一個女人。」

「當眞麼？泉哥哥，快……快抱我到床上去。」

一顆盛開的花朵，是需要雨露的滋潤的。

雨露會使她益顯嬌艷，份外迷人。

×　×　×

「肖玲：這是什麼地方？」

「大王爺府。」

「段思義大王爺？」

「不錯，如非大王爺成全，咱們怎麼會有今日。」

「這不要緊，以後咱們找機會報答他老人家就是，只是咱們這麼相會，會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

「不會的，因爲仁惠皇帝現住的行宮，也是大王爺的住宅，兩宅之間有一條秘道相連，我不必拋頭露面也就可以來到這裏。」

「妳離開行宮之後，如果臨時有人找妳那怎麼辦？」

「你放心，我有安排的。」

「看來我用不着替妳担心。」

「是的，你不必爲我担心，我會爲你而珍惜我的生命的。」

「那……肖玲……」

「我知道，泉哥哥，我會告訴你的，縱使……」

天香王妃駱肖玲語音未落，一陣清脆的銀鈴之聲忽然在床頭響了起來。

司馬蘭泉一怔道：「這是什麼？」

駱肖玲道：「告警。」

她一面穿衣衫，一面安慰司馬蘭泉道：「不會有事的，你放心。」

司馬蘭泉道：「我跟妳去瞧瞧。」

駱肖玲道：「不，你在此處等我，千萬不要走開。」

她按動一個隱秘的按鈕，壁間立即現出一道暗門，玉手一揚，向司馬蘭泉打了一下招呼，嬌軀一擰，逕自閃身而入。

司馬蘭泉怔怔的瞧着那道已經關閉的暗門，心中有點替駱肖玲担憂，他想跟進去，又怕因他的跟入而誤了大事。

他正遲疑之間，一聲叱喝忽然遙遙傳來，同時微風輕揚，燈光一閃而滅。

他猛一回身，雙掌一錯，作好了應該的準備，雙目烱烱，向黑暗中冷靜的搜索

着。

「是我，公子。」

「葵花？」

「是的，公子，外面有警，咱們不能讓燈光外洩。」

司馬蘭泉散去功力，長長一吁道：「妳爲甚麼不跟王妃回去？」

葵花道：「是王妃叫小婢留下來侍候公子的。」

司馬蘭泉唔了一聲，再凝神注意外面的動靜。

這時叱喝之聲此起彼落，而且逐漸向他的住處接近。

由此可見來人功力頗高，可能還不止一個。

司馬蘭泉劍眉一揚道：「看樣子好像衝着咱們來的。」

葵花道：「縱然是衝着咱們來的，公子也不必現身，小婢相信來人決難討得好去。」

司馬蘭泉道：「此間也有戒備麼？我我兩度來此，却一點也未發現。」

葵花道：「他們藏身隱秘，表面上決難發現……」

她頓了頓又道：「其實此地戒備之嚴，決不在大理王宮之下，否則大王爺就不會讓王妃與公子在此相會了。」

他們說話之間，房外不遠之處忽然傳來一聲叱喝：「站住，朋友。」

「哦，想不到段思義居然養了這麼多看門狗，可惜，嘿嘿……都是一些沒有長牙的癩皮……」

「大胆。」

轟一聲巨响，跟着是枝葉斷折之聲，想是雙方對了一掌，勁風所及，附近的樹木也遭到池魚之殃。

掌力橫溢，勁風斷樹，這兩人的功力，必然都是一流的身手。

葵花忍不住悄聲道：「公子：咱們到窗前瞧瞧。」

司馬蘭泉道：「好吧。」

外面月色朦朧，視綫並不太佳。但他們仍然能瞧出兩條人影在兔起鶻落的搏鬥着。

論身手，這兩人都當得是一時之選，不只是內力强勁，招招如同巨斧劈山，招式的玄奧詭異，也算得江湖少見。

葵花道：「公子：你瞧出他們是誰了麼？」

司馬蘭泉道：「一個是大理王宮的一級侍衛蘇祿，另一人黑衣蒙面，在下就不知道他是誰了。」

葵花道：「小婢知道。」

司馬蘭泉道：「哦，他是誰？」

葵花回答道：「他是皇上的侍衛長阿德。」

司馬蘭泉奇怪地道：「妳是怎麼知道的？」

葵花哼了一聲道：「此人時常找機會向王妃糾纏，他那副討厭的嘴臉，縱然燒成灰我也認得出來。」

司馬蘭泉道：「糟了。」

葵花道：「怎樣糟了？」

司馬蘭泉道：「妳想想，他爲什麼會來到這裏？」

葵花道：「不必担憂，王妃的寢宮他不敢闖，縱然他當眞去闖也闖不進去，他所以來到此地，無非懷疑而已。」

司馬蘭泉道：「他懷疑王妃與我在此相會？」

葵花道：「不是你，是小王爺。」

司馬蘭泉道：「王子段啓聰？」

葵花道：「不，是大王爺的世子段啓明。」

司馬蘭泉道：「哦……」

葵花道：「公子不要誤會，咱們王妃眼界極高，當今之世，除了公子，沒有人能够獲得她正眼一顧。」

司馬蘭泉道：「阿德爲甚麼會懷疑小王爺？」

葵花道：「王妃接見過小王爺兩次，據小婢所知，他是奉大王爺之命爲王妃與公子之會預作安排。」

司馬蘭泉道：「此事爲什麼要派小王爺去？」

葵花道：「這一點也曾引起王妃的懷疑，後經小王爺說明，才知道大王妃早已去世，小王爺迄今尚未成親，王府之中，除了使喚之婢女僕婦，再也沒有其他的女人。」

司馬蘭泉道：「這就難怪了。」

他們交談之中，目光仍然瞧着後院中的搏鬥。

此時雙方惡鬥已近百招，蘇祿漸呈後力難繼之勢。

好在王府武士都已聞聲紛紛而來，阿德的武功縱然再高一點，也不可能討得好去。

他果然一掌震退蘇祿，身形拔空而起，以夜鷹摩空之勢，向黑暗中一閃而沒，一股極端輕蔑的狂笑，跟着在夜空中遙遙傳來。

好戲已經收場，司馬蘭泉却皺起了眉峯。

葵花微微一笑道：「怎麼啦？公子，事情已經過去了，你還發什麼愁？」

司馬蘭泉哦了一聲道：「我是想王妃她……」

葵花道：「放心吧，公子，王妃不會有事的，你先歇着吧，一會兒她必然會來陪你。」

其實司馬蘭泉並非爲王妃發愁，他是瞧見阿德的武功極高，認爲又是一個可怕的强敵。

再說，經過如此一鬧，他的情趣已然低落萬分，駱肖玲縱然再來投懷送抱，也很難提起他的興趣。

只不過他與駱肖玲的私會並非爲了貪歡，現在目的未達，不得不忍耐下去。

於是，他找些話題與葵花閒聊着。

司馬蘭泉道：「姑娘的武功不錯嘛，跟誰學的？」

「公子說笑話了，小婢跟王妃學了四年，論成就還差得很呢。」

「哦，王妃能於短短四年之中，調教出姑娘如此高明的身手，實在難得。那王妃的師門必然是當代名門了。」

「公子又猜錯了，王妃的師尊一葉師太，在江湖之上，算得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原來如此，不過眞正的絕代高人，多半是不慕名利，不求聞達的。」

「公子說的是。」

「聽說南天王宮之中，以丞相胡三門的功力最高，這話可是眞的？」

「是眞的，胡丞相出身點蒼，後來他又在塞外獲得奇遇，習得陰風門的不傳之秘。」

「陰風門？在下倒沒有聽說武林之中有這一個門派。」

「小婢也從未聽人說過，不過的確有這麼一個門派。」

「姑娘可曾知道陰風門練的是什麼功麼？」

「這個小婢就不知道了。」

「不要緊，我只不過隨便問問罷了，唔，除了胡丞相，南天王宮之內，只怕要以阿德的武功最高了。」

「不錯，阿德排名第二，第三就是倉夷。」

「哦。」

「其實王妃的功力並不在倉夷之下，只是此人天生神力，混身刀槍不入，所以王妃不得不讓他三分。」

「除了他們還有誰？」

「南天國仁惠皇帝的侍衛共有四十八人，除了阿德、倉夷，其餘四十六人都具有一流身手，如果與大理國五大高手相比，每一個都不會比他們遜色。」

「這是一股驚人的實力，大理國將難以應付。」

「是的。」

「啊，王妃怎麼還沒有回來，她會不會是……」

「不會有事的，公子儘管放心。」

「由秘道往返，約需多少時辰？」

「秘道長約一里半，片刻即可去一個來回。」

「我想請姑娘去一趟，妳看可好？」

葵花叮囑道：「好吧，小婢去一趟就是，不過公子千萬不要離開，以免咱們又找不到你。」

「好的。」

葵花去了，這一去却杳如黃鶴。

他到達此間原已很晚，此時已經金鷄報曉，晨曦盈窗了。

一聲長嘆，他由床榻之上站了起來，兩度纏綿，使他興起一股徬徨之感。

天香王妃駱肖玲艷比花嬌，熱似烈火，在男女情趣方面來說，是值得令人留戀的。

只不過她是南天國的王妃，名花有主，不論她與儂智高之間的感情如何，出牆紅杏總是有着罪惡之感的。

但江湖板蕩，風濤險惡，撇開個人恩怨不說，爲千萬生靈計，司馬蘭泉必須與那神秘組織作殊死之鬥。

只是那神秘組織究竟是怎樣一個組合？誰是首腦？總壇設在那裏？分壇以及在江湖上的分佈等等，他根本就毫無所知。

以無知對組合，必然註定是一個敗字，所以他不得不越東牆而摟處子，作他不願做的事了。

不管怎樣，天色已亮，駱肖玲是不會來了，他只得抱住惆悵的心情，摒諸異日了。

他正想離開之際，門忽然响起一陣剝啄之聲。

「誰？」

「屬下張保，奉大王爺之命，請大人至書房一談。」

「哦！」

他打開房門，只見一名身着家丁服式的中年漢子在門旁躬身侍立。

他向張保打量一眼道：「大王爺這麼早就起來了？」

張保道：「是的，大人，大王爺習慣早起。」

司馬蘭泉道：「好，你帶路。」

張保道：「是。」

× × ×

王府書房陳設雅緻，藏書甚多，可見大王爺段思義不僅武功卓絕，文學修養可能也頗爲高明。

司馬蘭泉跨進書房，目光所及，不由微微一怔。

敢情書房中竟是高朋滿座，除了大王爺，還有號稱大理五大高手的莊重、秦游楓、倪成、蘇祿、及周昶昱等五人。

在大王爺身旁，侍立着一名身着錦袍，年約三旬的青年，此人氣質文雅，書生的味道十分濃厚，但雙目神光迫人，可能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司馬蘭泉趨前幾步，向大王爺躬身一禮道：「參見大王爺。」

段思義點點頭道：「不必多禮，坐下來咱們談談。」

司馬蘭泉先向莊重等抱拳問候，然後才告個罪坐了來。

段思義向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道：「這幾天委屈你了。」

司馬蘭泉尷尬道：「屬下無能……」

段思義道：「這不能怪你。」

面色一肅，接道：「王子引狼入室，要將大理舉國君臣置於萬刼不復之境，本王不忍先王基業被毀，不得不奮臂而起，担當這個保國衛民的責任。」

莊重道：「大王爺放心，屬下等雖是赴湯蹈火，決定追隨大王爺。」

段思義一嘆道：「如若人人都能像你們如此忠心，大理就不會陷於今日的危局了。」

莊重道：「南天國四十八鐵衛是咱們心腹之患，王子竟引荐四名入宮，充當王爺的貼身侍衛，他究竟是何居心，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秦游楓道：「如今王爺等於被南天國所控制，大理國祚已危若累卵，咱們要挽救大理，必先除去宮裏的四名鐵衛。」

倪成道：「除去四名南天鐵衛並非難事，但不能爲咱們解決問題。」

莊重道：「倪兄之意是……」

倪成道：「天香王妃對司馬蘭泉兄弟透露過的一點消息，莊兄當不至如此健忘吧？」

莊重道：「倪兄是說那個神秘的組織嗎？」

倪成道：「不錯，他們控制整個江湖，幾乎無所不在，除去宮中四名鐵衛只不過打草驚蛇，讓他們加强警惕而已。」

段思義道：「倪成說的是，要解決大理的危機，必須從根本上着手。」

莊重說道：「查明神秘組織在大理潛伏之人，然後連同南天國的君臣一網打盡

嗎?」

倪成道：「小弟之意正是如此。」

莊重道：「那就要借重司馬老弟了，除了天香王妃那點綫索，咱們對那神秘組織毫無所知。」

司馬蘭泉道：「小弟當盡力而爲，不過如果天香王妃所知不多，或是所知之事對咱們毫無幫助……」

倪成道：「這個也有可能，否則它就不會如此神秘了。」

莊重道：「那怎麼辦?」

倪成道：「咱們不妨雙管齊下，分兩面進行。」

莊重道：「那兩面?」

倪成道：「一面自然是司馬兄弟與天香王妃了，另一面咱們立刻派人跟踪南天國的每一個人，只要與他們接觸的，都應該列爲嫌疑的對象。」

莊重道：「好辦法。」

司馬蘭泉道：「小弟認爲還有一個人應該跟踪及監視。」

倪成道：「是王子?」

司馬蘭泉道：「不錯。」

段思義道：「王子引狼入室，他的嫌疑應該最大，說不定他早已加入那神秘組織了。」

莊重道：「此事由屬下與倪兄負責，保證他們逃不出咱們的手掌心。」

段思義道：「好。」

語音一頓，回顧司馬蘭泉道：「你就搬到我這裏住吧，這樣比較方便一點。」

司馬蘭泉道：「是，不過……」

倪成道：「老弟是不是顧慮狄姑娘?你不必爲此事担憂，咱們已經有了最好的安排。」

司馬蘭泉道：「哦，請問……」

莊重道：「是這樣的，馬帮的華少俠來到了大理，倪兄與他見過面，除了將馬帮的貨物交他處理，並說明老弟已任王宮一級侍衞，因爲身負公務，無法照顧狄姑娘……」

司馬蘭泉道：「倪兄要華大哥帶狄萍回去?」

倪成道：「不錯，而且他們已經離開大理了。」

司馬蘭泉一吁道：「如此小弟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段思義道：「好啦，你們分頭去辦事吧，莊重立刻叫人將蘭泉的行李馬匹給送來。」

莊重道：「屬下遵命。」

× × ×

司馬蘭泉是王宮侍衞，段思義却請他住在大王爺府中，並以客卿之禮相待，因而他的生活行動並無半點拘束。

小王爺段啓明與司馬蘭泉十分投緣，兩人時常在一起研究武功及文學，日子倒也過得頗爲愉快。

司馬蘭泉發覺小王爺段啓明雖是文學武功都有極深的造詣，只是厭惡名利，頗有出世的思想，也許這就是他最不尋常的地方。

輕視名利，不求聞達，司馬蘭泉何嘗不是如此，因而他對王府的生活十分不慣，如非另有目的，他怕早就離開王府了。

一幌三日，不只是天香王妃駱肖玲音訊杳然，連她的侍女也不見到人影，這怎能不叫司馬蘭泉份外担心?按理，駱肖玲縱然無法分身，也應該叫侍女來知會一下的。

莫非她們遭到什麼不幸?」

× × ×

心懸兩地，無法入眠，睜着眼瞧着紗窗上的月色，司馬蘭泉覺得腦海中一片紊亂。

忽然，他一躍而起，目光炯炯的注視着牆壁。

他沒有聽錯，牆壁上的暗門果然在緩緩開啓，它由小而大，終於現出了一道門戶。

俏丫頭葵花滿面春風，第一個躍出那道暗門。

天香王妃駱肖玲跟着跨了出來，口中一聲嬌呼「泉哥哥……」兩滴淚水，便悄悄的洒了出來。

司馬蘭泉握着她的玉手長長一嘆道：「肖玲：幾天小別，妳好像瘦了許多!」

駱肖玲幽幽道：「這幾天渡日如年，我怎能不瘦?」

司馬蘭泉道：「出了什麼事，肖玲，妳不來也不叫人知會一聲。」

駱肖玲道：「就因爲我時時想來，所以沒有叫人告訴你。」

司馬蘭泉道：「那妳爲什麼不來?幾乎叫我望眼欲穿。」

駱肖玲一嘆道：「如非大王爺設法請走胡三門，到現在我還是不能前來。」

司馬蘭泉道：「胡三門只是一個丞相，妳爲什麼如此怕他?」

駱肖玲道：「此事說來話長，待會我再告訴你。」

此時俏丫頭葵花已退回暗門，牆壁也緩緩恢復了原狀，駱肖玲媚眼如絲，向着紗窗瞧了一眼，口中嚶嚶一聲，嬌軀便軟綿綿的倒了下來。

她爲凉夜帶來了春意，那不知情趣的月色，偏偏要透過紗窗，作一個大胆的旁觀者，無怪駱肖玲要給它一記白眼了。

良久……

「肖玲：妳說過要告訴我的……」

「是的，泉哥哥，我是要告訴你。」

「那妳就說吧。」

「你知不知道快意園?」

「快意園?不知道。」

「那神秘的組織就叫做快意園，他們的首腦就是快意園主。」

「快意園主是誰?」

「不知道。」

「那妳是怎麼會知道快意園及快意園主的?」

「因爲我曾經瞧過他的令諭，署名就是快意園主。」

「妳是快意園主的部屬?」

「是的。」

「妳爲什麼投效快意園?是誰介紹妳進去的?」

「沒有人介紹，我投效他們因爲我爹被他們所擄。」

「總有人跟妳接頭吧?」

「沒有，我只見到我爹從不離身的一塊漢玉……」

「妳就接受他們的控制了!」

「我不能不顧爹的生死!」

「應該顧慮，只不過漢玉不會講話，它又不能證明妳爹仍在人間。」

「你說的對，但我不能冒險。」

「那妳就聽他們的擺佈了，是嗎?後來呢?」

「他們要我嫁給儂智高，並聽從胡三門的指揮。」

「這麼說在快意園中，胡三門還是妳的上司了。」

「所以我很怕他。」

「妳加入以後胡三門叫妳做作了一些什麼事?」

「慫恿儂智高造反，誘惑大理王子段啓聽……」

「妳做的好像都十分成功。」

「我却良心難安，萬分歉疚。」

「妳也不必自責，亡羊補牢，爲時未晚。」

「泉哥哥：你這麼說是小看快意園的了。」

「哦!」

「在快意園，胡三門的地位並不算高，他不過聽命於人而已。」

「有這等事，他聽誰的命令?」

「這個就不知道了。」

「妳還知道甚麼?」

「快意園中之人，行動飄忽，來去若風，他們就像鬼魅一般，每每使人捉摸不定。」

「妳瞧到過他們?」

「我若能夠瞧到他們，快意園就失去它的神秘性了。」

「噫，妳不是說他們行動飄忽，來去若風麼?至少妳已經瞧到他們一點了。」

「不，我一點也沒有瞧到，就拿來到大理以後來說吧，我曾經收到三次令諭，每一次都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在梳妝台上發現的。」

「哦，不是胡三門交給妳的?」

「胡三門的地位比我高，但也只能協助或督導，下達令諭的是另有其人。」

「瞧到令諭以後，妳有沒有檢查過門窗?」

「查過，而且十分仔細，但却找不出半點蛛絲馬跡。」

「這就怪了，哦，妳那六名侍女是否可靠?」

「絕對可靠。」

「好吧，咱們先不談這些，我有兩件事需要妳的支援。」

「那兩件?你說。」

「第一件，設法延緩大理出兵，第二件，查出神秘組織在大理的首腦。」

「儂智高身染重病，在未痊癒之前是不會出兵的，這一點你不必顧慮。」

「妳錯了，肖玲，儂智高大權旁落，只不過是一個傀儡罷了，如若胡三門要出兵，南天國誰敢反對?」

「可是他必須利用南天國仁惠皇帝的名義。」

「不錯，唉，咱們如若無法挽回出兵，就只有除去儂智高了。」

「好的，不過第二件事我只怕無能爲力。」

「我知道，第二件的確是一個難題，但是辦法總是有的，咱們可以多花一點腦筋。」

「那麼……你說，我該怎麼辦?」

「胡三門對妳如何?」

「表面尊敬我，因爲我是仁惠皇帝的妃子。」

「背後呢?」

「板起面孔充上司，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色。」

「在私人關係方面，妳無法與他改善關係?」

「不可能，此人陰險狡詐，心機深沉得令人可怕，除了他的死黨倉夷，任何人都無法獲得他的信任。」

「對美麗的女人也是這樣?」

「是的，他不愛女色。」

「對於王子段啓聽呢?難道他也不信任?」

「這就難說了，我想他要大理出兵，必須依賴王子，縱然不信任，至少不會對他懷疑。」

「妳有沒有見過王子?」

「見過，此人佻薄無行，我對他並無好感，泉哥哥，你該不會要我犧牲色相去遷就他吧?」

「這個……當然不會，我只是想利用他的弱點，以達到咱們的目的罷了。」

「這有什麼兩樣?他的弱點就祗是好色。」

「這個我知道，我只是說妳那六名侍婢……」

「我想起來，他打過葵花的主意。」

「那……妳能不能跟葵花談談?」

「當然可以，葵花與我親如姊妹，我想她不會拒絕的。」

「好，我等妳的回話，現在妳該回去了。」

「不嘛，泉哥哥，你別趕我，咱們的房間有秘道相連，往返方便得很，該回去的時候，葵花會用金鈴告訴我的。」

「好，好，我不趕妳就是。」

經過一夜繾綣，司馬蘭泉內心的歉疚似乎更加深了幾分，大丈夫應該光明磊落，而駱肖玲却是別人的妻子。

因此，當午夜夢迴，甚至伊人已去之後，他的眉頭仍緊緊的鎖在一起。

駱肖玲的美麗是出衆的，她的成熟，她的風韻，連嬌小可人的卜墨珠也難以比擬。當兩情繾綣之際，司馬蘭泉是眞愛着她而付出眞實感情的，但在事過境遷之後，他又有着深深的懺悔。

禮教，罪惡，在困擾着他，直待有人走到他的身後，他還渾然未覺。

「怎麼啦?兄弟，一夜纏綿，餘香猶甘，是麼?不要緊，今晚她還會來的。」

「啊，是莊大哥，我……」

「不要想的太多，兄弟，大王爺要見你，咱們走。」

在書房，他見到了段思義，這位文武兼資的大王爺神情上仍是一片冷漠。

「參見大王爺。」

「不必多禮，坐。」

「謝大王爺。」

司馬蘭泉落座之後，段思義再度向他打量一眼道：「蘭泉：有沒有收穫?」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心尤物（六）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從馬光口中知道張春霞可能到高而堅那裏工作，經一番挫折找到高而堅，但他却說阿霞在半年前已離去，現不知在何處，司馬洛從高而堅處準備離開時忽被困在小房中，司馬洛在困境中想盡辦法逃了出來……另一方面，張春霞打電話給高而堅，叫他們別殺死司馬洛。

引上死亡路　玩弄股掌間

「司馬洛已經逃走了！」高而堅囁嚅地說。

「噢，眞美妙。」張春霞說：「你不是自稱你有很能幹的手下嗎？怎麼會弄成這樣子的？」

「這個人的厲害程度超乎我所想像的！」高而堅有點難為情地說道。

「你早該想到的。」張春霞埋怨地：「如果他是好對付的，他就不會找得到你的身上來了！」

「現在的問題是，他已經知道我可以告訴他一點內幕的，因此他一定要找我，所以我必須殺死他！」

「司馬洛這個人是沒有那麼容易殺死的。」張春霞說。

「如果早些時候你不阻止我——」

「別再提了！」張春霞不耐煩道：「總之，現在你要殺死他，你必須先找到他，但找到他時，却不一定會是你的人殺死他的！因此，我看你還是躲起來好些！」

「我？躲起來？」

「你就當是渡假好了。」張春霞說：「到我這裏來渡假，作我的客人！」

這樣一說又不同了，高而堅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到你那裏渡假？」

「是的。」張春霞說：「你帮了我這許多的忙，我招待你一下，似乎是很應該的！」

「很好。」高而堅說：「我沒有異議！我應該到那裏去呢？」

張春霞說了一個地址：「馬上來吧。」她說：「別浪費時間。」接着嫵媚地：「別浪費我們的時間！」

高而堅幾乎就要在電話的旁邊熔化了：「我——」他喃喃着答道：「不會浪費我們的時間的！我會盡快來！」

他轉對他餘下來的那個保鑣道：「來吧，我們走吧！」

那個保鑣沒有甚麼表示。他就像一隻絕對服從的機械人，主人命令到那裏去，就是到那裏去了。

× × ×

司馬洛終於等到那個保鑣下樓來了。就是那個他在脫身之後擊暈了的保鑣阿全。阿全是一個人出來的。那八個大漢還在樓上，他就出來了。他悄悄地溜上了一部停在路邊的汽車，開動了。司馬洛看着他的車子離開了行人路邊，等他走了一段路，走遠了，然後他也開動車子，跟在他後面。

那個阿全似乎並未提防有人跟在他後面，祇是急急地開車，經過了那些交通繁密的地區，到達了水邊。他的車子沿着水邊駛了一段路，到了一個停滿了遊艇的區域，然後跳下車，跑上碼頭。當司馬洛也到達那碼頭時，阿全已經駕着一部摩打艇駛出海面了。

司馬洛焦急地在碼頭上踱來踱去。他知道，阿全一定是要到一艘遊艇上去了，而，很明顯的答案，就是高而堅是躲在一艘遊艇上。這樣一個有財有勢的人，擁有一艘遊艇，也不是一件出奇的事。高而堅是躲在一艘遊艇上，而阿全是要到遊艇上與他會合的。

但，司馬洛怎樣追上去呢？這座城市是他所不熟悉的，而他也不知道那一艘艇是屬於高而堅的。

碼頭邊一個老人正在好奇地看着他。司馬洛若無其事地退到他的身邊。那老人一定悶得發慌了，所以先和司馬洛搭訕了：「你找甚麼人嗎？」他問。

「噢，對了，老伯。」司馬洛說：「你有看到一個眼睛大大，長頭髮的女孩子嗎？」

「穿甚麼衣服的呢？」

「穿——我不知道。」司馬洛搖着頭：「應該是遊艇裝吧！她是約我來這裏遊河的！」

「哦，約了女孩子。」那老人了解地微笑：「那她遲到一個半個鐘頭，也不會算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司馬洛有點尷尬和繼續說謊：「但問題卻是，遲到的卻是我而不是她。我兩個鐘頭之前就應該在這裏等她的！」

「這樣？」老人哈哈笑起來：「那麼你可以肯定她是已經走了。她們可以遲到，但當她們來到時看不見人，她們就會馬上走的！或者，你祇能希望她遲到兩個鐘頭，那麼她就隨時會到達了。」

「沒有這種運氣。」司馬洛說：「她從來祇是遲到正正一個鐘頭的！」

老人吃吃笑：「那麼可以說她一定是走了！」

「算了吧。」司馬洛聳聳肩：「這是一個拋棄女人的辦法！」

老人欣賞地看着他：「唔，原來你才是一個眞有辦法的人！」

司馬洛微笑，靠在欄桿上，取出一包香烟（這是從那部偷來的車子上順手牽羊牽到的），給了老人一根，然後自己也要一根：「噢，我忘了帶火柴，你有嗎？」他的打火機也已經給高而堅的手下搜去了。老人替他點了火。經過了女人以及香烟的交換之後，他們似乎就變得很熟落了。司馬洛用香烟向海面一指：「我聽說這裏最大的一艘遊艇就是高而堅的！」

「高而堅？」老人露出不屑的表情：「高而堅也許有很多錢，遊艇却不是他的最大！」

「那一艘是他的呢？」

老人回身，從他那間小屋子裏取出了一副望遠鏡。

他用這望遠鏡望向海上，找尋了一會，後來就把望遠鏡交給司馬洛，說：「那裏，那艘有紅邊的就是了。名字是『瑪茜娜』！」

司馬洛拿着望遠鏡，依着他所指的方向望過去，通過望遠鏡，他可以看到很多遊艇，不過祇有一艘是有紅邊的，這艘遊艇的名字果然就是「瑪茜娜」。這果然也不是港內最大的一艘遊艇，就在它的後面，就有一艘比它大一倍的另一艘遊艇。不過，它還是一艘很大的遊艇。錢少一點，也不容易維持這樣一艘豪華的遊艇，而在這強力望遠鏡之下，那些細節都看得很清楚。

司馬洛現在剛好及時看到那個保鑣阿全的快艇到達遊艇的旁邊，看見他匆匆地爬了上去。他繼續用望遠鏡觀察着這艘遊艇，找尋着任何可以讓他偷偷摸摸地登上去的路，但是却找不到。這艘遊艇的甲板上有不少船員在站崗，這可能是高而堅吩咐他們守在那裏，防備會有人白撞上來的。他看看這個阿全匆匆地登上了甲板，但是，並沒有機會進入船艙之內，因為船長在這個時候剛好正從船艙裏面出來。船長是神色嚴重的，他交給阿全一隻信封，又對阿全說了幾句話。阿全皺起眉頭，撕開了那個信封，從裏面取出一封信來，看了一看，然後就把那封信撕碎了，丟進了海中。他轉身對船長說了幾句話，便匆匆離開了又回到那艘快艇上，向岸邊駛回來。

司馬洛的心興奮地大跳着，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一定是高而堅已經離開了遊艇，到另一個地方去了，但是他留字給阿全，叫阿全跟到這個地方，與他會合。很可惜這封信已經毀滅了，沒有人能看到信的內容，而船上人也不會看過的，因此問船上的人也沒有用。

但是，好在，他仍然可以跟着阿全，不會全無綫索的。

阿全的快艇正在向岸邊駛回來，司馬洛覺得，他是不適宜繼續在這裏躭下去了。於是他把那副望遠鏡塞回老人的手中。

「見面不如聞名！」他說。

「但你也不能不承認，那是一條美麗的船！」老人說。

「好了，我也該走了。」司馬洛看看錶：「我還要去赴另外一個約會！」

「另一個約會！」老人羨慕地看看他：「你眞有辦法！你果然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

司馬洛也懶得再和他講話，就逕自走回他的車子去了。

幾分鐘之後，那個保鑣阿全回來了。他也經過老人的面前。老人似乎太寂寞了，不肯放過每一個交談的機會。他搭訕着說：「你該告訴高先生，有人在說他的遊艇聞名不如見面呢！」

阿全走了幾步，忽然又停了下來，回頭看着老人：「誰說的？」

「那人剛剛來的。」老人說：「他還用望遠鏡向遊艇那邊望過去！」

「講得詳細一點。」阿全的眼睛閃動着。老人把司馬洛和他搭訕的全部經過都說出來了，很高興有這麼一個講這許多話的機會，後來，當他說完了後，阿全就露出一個兇狠的微笑。

「怎麼了？」老人問：「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沒有甚麼。」阿全說：「這個時局，你不能不提防每一個人的。你不知道他們會打些甚麼主意！」

「但那人的樣子却不像壞人！」老人說。

「這很難講的。」阿全說：「知人口面不知心嘛！」

「這倒是眞的。」老人喃喃着：「這個時代，誰知道呢？」

阿全沒有再理睬他，祇是逕自回到他的車子去，上車，開動了。這一次，他很小心地注意着，果然就注意到了，有一部車子正在跟踪着他。這當然就是司馬洛的車子。

很小心地，司馬洛在後面跟踪着他，而阿全也很小心地不表示知道。司馬洛祇是懂得跟踪阿全是到何處去的。因此，他也不知道阿全是引他進入一個陷阱。

阿全的車子離開了水邊，駛過了市區，後來進入了山區，走在一條狹窄的山路上。司馬洛遠遠地跟在後面。後來，他發覺這條山路根本通不到那裏去的，祇是在山上繞了一個圈子，便又回到路口。那時，阿全已經等着他了。阿全的車子既是先他而行的，當然也比他先到達這路口。現在，阿全的車子就攝在這路口，使司馬洛的車子不能通過。

司馬洛遠遠就看見了他，馬上打開車門跳下車，而這時阿全的槍就響了。司馬洛剛剛伏低，阿全的槍彈「嗤」一聲在他的耳邊掠過了。

司馬洛已經隱進了樹林中。阿全選擇的這個地點，實在也不算是一個很理想的

地點，也許，這是因爲他抱着報仇的目的吧。他痛恨在屋中的時候被司馬洛所算，因此他很急於報復，很急於親手報復，也自信他是有報復的本領的。人總是對自己估價得高一點的，阿全毫不懷疑，再來一次的話，他可以壓倒司馬洛。

這實在也不算是怎樣的一個陷阱，他祇是利用這一個地方來逼司馬洛和他決鬥而已。

司馬洛一點也不担心他。他贏過阿全一次，自然可以再贏他。阿全選擇以一敵八的決鬥方式，那是阿全太笨了。祇要不是一大羣槍手圍攻他，他就不担心。反而，比較使他担心的問題還是，他是否能把阿全活捉。殺死阿全並無好處，亦非他想做的事。他祇是希望知道高而堅現時的所在，希望阿全能告訴他。

司馬洛在樹林裏等着。在黑暗之中，阿全漸漸逼近了。不過，今夜並不是完全黑暗，天上有半個月亮。阿全的行動他是可以看得見的；阿全並沒有完全受到黑暗的掩護。

接着，阿全也進入了黑暗的樹林中去了。

阿全的腦中現在充滿了一些很危險的思想，是對他自己危險的思想。他的心中充滿了恨意，以及充滿了親手復仇的慾望，這就使他不够冷靜了。在這種鬥爭之中，輸的往往是不够冷靜的一方面。

他衝進了林中，才知道他是不善於森林中作戰的。那黑暗與及那虫聲使他很不安心。這黑暗使他無法用眼力，而逼於應用聽覺了，但是，那虫聲却又使他不能善用他的聽覺。所以他就感到不安了。

不過，憤怒使他繼續前進。

似乎，除了虫聲之外，就甚麼聲音都沒有了。司馬洛怎麼完全沒有聲音呢？難道司馬洛是不會動的嗎？

他倒是猜得對了，司馬洛一動也不動地在林中等着他，就在竄入林中的那個地方。因此，阿全一直走過去，便到達了司馬洛所在的地方了。距離司馬洛祇有一呎的時候，他仍然不知道。這時，一根樹枝就猛然彈上去。這根樹枝顯然是早已經彎低了的，等他到達時才放鬆，使樹枝彈上去。這根樹枝一彈就彈中了阿全的手腕。而這一彈是那麼猛，使槍脫手而飛了。阿全驚叫一聲，連忙企圖把槍抓回，但是司馬洛一隻拳頭已擊上去。

這一拳擊得很猛力，使阿全整個人都飛了起來，向後面跌去。他不但向後面跌去，而且還與身後的一棵大樹猛然一撞！這一撞是撞得很重的，使他整個人都一時呆住了。

在樹葉縫間透下來的光影之間，他隱約看到一個人影向他撲過來，要抵抗已經來不及了。這個人影壓在他的身上，雙手扼住了他的喉嚨。阿全本已全身痲痹，還未來得及發力抵抗，就已遭到了如此的待遇，就更加難以復原的了。

那雙手在他的喉嚨間不斷捏緊，使到他無法吸到他現時最需要的氧氣。眼前滿天星斗，紅光亂閃，然後就變成了一片昏黑。他就這樣暈過去了，連最後掙扎的機會也沒有。他以爲，司馬洛一定是要這樣把他捏死了的。但事實上却並非如此。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他並不是在地獄裏，而是仍然在人間。而且他就坐在他那部車子裏，司機位上，臉朝着前面的。

他費了兩秒鐘時間才記起發生過甚麼事，於是他慢慢地，小心地轉過頭去。頸子馬上就給一隻冰冷的槍咀抵住了，司馬洛的聲音在後面冷冷地說：「好了，就望着前面好了！」

司馬洛就坐在他的後面，正用一把槍指着他。他祇好不回頭了。他動了幾動嘴巴，但喉嚨間祇能發出乾啞的「呀呀」之聲。司馬洛剛才那一陣緊扼，餘痛猶在。他伸起手來，痛苦地按摩着自己的喉嚨。

「好了，開口吧。」司馬洛說：「高而堅躲在那裏？」

那個保鑣再張了幾次嘴巴，仍然發不出甚麼聲音來。後來，他終於沙啞地說：「你又不是殺我，用不着——」他指指喉嚨，覺得很難繼續說下去。

「這個嗎？」司馬洛吃吃地笑：「對了，我本來祇需要在你的頸上劈一掌，就可以把你弄暈了的。但我要捏着你的頸子，那是報答你們把我在那密室裏悶暈。缺乏空氣而悶暈，也同樣是一件並不舒服的事！」

「你問我是浪費時間了。」阿全說：「我不會告訴你的！」

「你似乎自認很受得起痛苦。」司馬洛冷冷地說：「你眞的這麼有把握嗎？」

「我是非守秘密不可的。」阿全說：「我告訴了你，我便完蛋了，我以後都不能再幹這一行了，因爲再沒有人肯信任我！而且，告訴了你，也等於叫你快點殺了我！」

「這個你完全猜錯了。」司馬洛說：「我並不是要殺你，也並不是要殺你的老板！」

「你在開玩笑！」阿全說。

「誰和你開玩笑？」司馬洛沒好氣地道：「你應該記得的。我本來就不是到這裏來和高而堅找痲煩，我祇是要向他問個訊，我祇是要知道張春霞的下落！你也聽到的！」

阿全不大願開口。

「別在我的面前假裝。」司馬洛說：「你雖然作不聽狀，但你實在是聽的，做這種工作，你不可能甚麼都不去聽！」

「老板不願意告訴你，你去找他也沒有用的！」阿全說。

「這一次，就不單是找尋張春霞那麼簡單了。你對這件事既不是全無所知，那麼，你一定知道，凡是知道張春霞的下落的人，都要被人殺掉滅口。你憑甚麼覺得你老板就能够例外？」

阿全又呆了一呆：「他不會的！他與別人不同！」

「有甚麼不同？」

阿全微笑搖着頭：「這個我不能告訴你！」

他的態度是那麼強硬，司馬洛相信他是眞不會招供甚麼的。

「高而堅是不同的？」司馬洛說：「唔，也許他是和我的對手同一路的了？」

阿全仍然不肯回答他的問題。

司馬洛掏出一張鈔票遞到阿全的面前，揮揚着。阿全又冷笑起來：「別當我是小孩子吧，司馬洛。」他不屑地說：「你以爲一張鈔票就可以買到我了！」

「我不是買你。」司馬洛說：「我祇是想和你打賭一下！」

阿全轉過頭來看着他：「打賭？打賭甚麼？」

「打一個電話給你的老板吧。」司馬洛說：「如果對方還沒有作過殺死他的企圖，那麼這錢我是輸給你了！否則，你就要賠錢給我！」

阿全不信任地看着司馬洛：「你祇是在哄我打這個電話吧了。」

「不。」司馬洛搖頭：「我可以送你到一座電話亭去，你在裏面打電話，我在外面等你，這樣，我就沒有機會知道你打的是甚麼電話號碼！」

阿全仍然懷疑地看着他：「你眞的想這樣做嗎？」

「是的！」司馬洛誠懇地說。他對這打賭是很有贏的信心的。自他辦理這件案子以來，他一直是走在一條死亡之路上，有關的人都死掉，不管是高層人物還是低層人物，祇要是有可能提供綫案的人，都一一死掉了。他不相信高而堅就會例外。

「好吧。」阿全說：「我反正不會有甚麼損失的！」他想不出假如他依司馬洛所說的去做的話，司馬洛又能騙得到他甚麼。

「那麼開車吧！」司馬洛說。

阿全再遲疑了一下，便立即把車子開動了，向山脚駛回下去。因爲剛才，他們是仍然逗留在他們「決鬥」的地方的。

車子下了山，再駛了一段短短的路，便到了一座路邊的公共電話亭了。那裏仍然是荒僻的郊外。阿全回頭看着司馬洛。

「去吧。」司馬洛說：「去打這個電話吧！祇是，不要到電話亭以外的地方去！」他擺擺手中的槍：「你應該知道，我的槍法不會在這麼近的距離之下也射不中的！」

阿全忽然微笑：「假如我的老板在呢？假如他沒有發生過甚麼事呢？」

「那麼對他說，我要跟他講講話吧！」司馬洛說：「很可能他會答應的。」

「好吧！」阿全推開車門下車，而司馬洛的槍咀一直對着他，跟踪着他的去向。阿全並沒有企圖逃走，他眞的是進入了那電話亭內。很小心地，他故意用身子遮着電話，使司馬洛看不到他撥電話的動作，因此也無從猜測他是撥一個甚麼號碼。

他這個電話打了一分鐘，司馬一直祇是看到他的背影，而沒有看到他的表情。但是，司馬洛似乎看到他的背伸得直了一點，而且肌肉收緊起來了。

終於，阿全把電話掛回了，推開電話亭的門，匆匆走回車子的旁邊來，臉上的神色嚴重的。

「怎麼了？」司馬洛說。

阿全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沒有人接！這是沒有道理的！這個電話，不應該沒有人接的！」

司馬洛一隻手拿着槍對着他，另一隻手的手掌却伸向他，張開來。

「甚麼？」

「你輸了！」司馬洛微笑。

阿全沒好氣地瞪了司馬洛一眼，祇好掏出一張鈔票來，交給司馬洛。

「謝謝！」司馬洛諷刺地笑着，把那張鈔票塞進了褲袋裏：「現在，你有甚麼打算呢？」

阿全嘆一口氣。「也許你的猜想是對的！」他說：「也許，司馬洛，你會通融一點，讓我回去看！一個人去！」

「我和你一起去好了！」司馬洛說。

阿全皺眉看着司馬洛，面有難色。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你很少和我交易，所以你也許不了解我的爲人吧！我是不喜歡騙人的，我說不是打算殺死高而堅，我就是不打算殺死他。如果我打算殺死他，我會對你講的！」

阿全想了一會，終於嘆了一口氣：「好吧，我們去吧，我祇希望你是眞的言行一致！」

「會有事實證明的。」司馬洛說：「而且，你憑甚麼覺得高而堅是還在人間的呢？」

阿全沒有回答，祇是把車子開動了，飛馳而去。他把車子開得很快，連續開了一個鐘頭，便進入山區。最後，他的車子駛入了一條私家路，上了一座小山崗的山頂。遠遠就可以看到山頂上有一座白色的兩層小洋房。在月光之下，這座洋房閃爍着。不知如何，司馬洛總是覺得，這座屋子是缺乏生氣的。

阿全在屋前停了下來，懷疑地望着樓上的窗口。樓上的窗口是亮着燈的。阿全按了兩下號角，等着。兩分鐘過去了，沒有甚麼反應，那窗前甚至沒有出現人影。

阿全再按號角，仍然是一樣。

「轉右一點！」司馬洛做着手勢，指揮着阿全，似乎他有所發現。

阿全依照他的指示把車子開動了。並且把車頭擺向略右一點。司馬洛又說：「開了車頭燈吧！」

阿全開了車頭燈。車頭燈現在是正對着屋子樓下的車房門口的，車頭燈一亮，就照見了有一個人伏在那車房門口的地面上。

「我的天！」阿全一跳打開車門，溜了下車，直衝過去。司馬洛仍然留在車中，趁着車頭燈光監視着，手中的槍仍對着他！阿全在那人的身邊蹲了下來，約略檢視了一下，便頹喪地站了起來，眼睛望着樓上。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因爲他可以明顯地看到，那人是已經死了的。

阿全開步走向屋子的門口。

「等一等！」司馬洛叫着，也下了車，走到他的身邊，蹲下來看看那屍體：「這是誰？」

接着司馬洛也看到了。那死者就是高而堅的另一個保鑣。是一顆槍彈把他打死了的，死得很恐怖，槍彈從右眼進去，從腦後穿出來。

阿全又開步走向屋子的門口，司馬洛也跟着他。他們匆匆進了屋子的門口，在廳中巡視了一遍。那是一座很小的廳子，一眼就可以窺見全豹了。他們看不到廳中有甚麼異狀。樓上也是祇有一廳一房的。廳中沒有人，但是那裏的傢俬是亂七八糟的，似乎有人在那裏作過劇烈的搏鬥。睡房的門有幾滴血，這使他們立即衝進房中去。雖然，即使沒有血，他們也是要進去

的了，因爲這裏除了廳子之外，唯一的另一個去處就是睡房。

高而堅就伏在睡房裏的床邊，上身在床上，下身則在地下。就像他是跪在床邊祈禱時睡着了似的。但當然，他是巳經死了。阿全把他拉轉過來，就看見他是喉嚨間中了一槍。血流滿了胸前。

「我的天！」阿全叫道。

司馬洛在床頭几上拿了一根香烟，點上了，深深地抽吸着，看着阿全。阿全祇是呆在那裏，看着高而堅的屍體。

「現在怎辦？」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阿全聳聳肩，半凄然地：「我巳經失去了一份工作！」

「也許。」司馬洛說：「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一些內幕了！我猜高而堅的在天之靈也不會反對的！」

阿全聳聳肩：「張春霞殺死了他！」

「甚麼？」司馬洛的眼睛突出。

「張春霞，你所找的女人，一切都是她所擺佈的！」

「你的意思是，她本人不想我找到她？」司馬洛難以置信地。

「我不知道。」阿全搖着頭：「她做的事情一向沒有人能解釋的！她自己也不會向人解釋！」

「你最好對我說得詳細一點！」司馬洛說。

於是阿全把司馬洛來訪之後，和張春霞通電話的經過說了出來。

「在這之前她巳經吩咐過高而堅替她做事了？」司馬洛問。

「是的。」阿全說：「她來了一個電話，她叫老板提防你會來找我們，叫我們預先佈置好！」

「但沒有叫你們殺我？」司馬洛說。

「沒有。」阿全說：「她特別吩咐保存你的性命的，別問我爲甚麼！」

「那就奇怪了。」司馬洛說：「她以前是毫不留情地要把我殺掉的！」

「也許正如她所說，殺了一個又會再來一個的，所以不如佈一個假局，讓你查出她是巳經死了，這樣便一了百了！」

「她殺死了那許多人，祇是爲了不想我找到她！爲甚麼？」司馬洛震驚地。

「我巳經說過我不知道！」阿全嘆口氣，搖着頭：「總之，這個人心地不好。她的確很美麗，她是一個尤物，但是一個黑心的尤物！」

司馬洛祇是狂吸着香烟。張春霞是這件事背後的主謀人，這使他感到大爲意外。他一直以爲張春霞是被一個甚麼龐大的集團之類控制了，而這個集團不想她被找到。但原來並不是如此，原來是她自己不想被找到！爲甚麼？她既然對司馬洛的行動知道得那麼清楚，那麼她一定知道司馬洛是替誰找她的，一定知道她的父親就是張根，富翁張根。世界上竟有人不願意和自己的親生父親團聚的，而且張根又是一位這樣的富翁。

爲甚麼呢？

司馬洛好不容易才把眼前的千頭萬緒推開，對阿全說：「如果你早些趕來了這裏的話，你也會和高而堅一起死掉的。你知道甚麼地方可以找到張春霞嗎？」

阿全搖頭。

「我猜現在你不會是在瞞我了！」司馬洛說道。

「如果我知道，我會很樂於告訴你的！」阿全說。

「但高而堅顯然對她的去向有一個概念！」司馬洛說：「不然，張春霞也用不着殺死他了，是嗎？」

「我猜是的！」阿全仍低頭尋思着。

「張春霞離開了馬光之後，就是到高而堅這裏來做事了。」司馬洛說：「正如高而堅所說，她祇是作一隻花瓶而巳？」

「剛好相反！」阿全冷笑：「她做很多事！不少男人做不到的事她都做，而且做得很好！她是天生那種人才！如果她是男人的話，社會就多添一位天王了！」

「她後來又是怎麼走了的？」司馬洛問。

「這一點我却不大清楚了。」阿全說：「也許高而堅逼得她太緊！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她仍然幹這一行。她替我們工作時巳經學到了很多，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這是很顯然的了。」司馬洛說：「不然，她怎能殺死這許多人呢？」

阿全也拿了一根香烟，在深深地抽吸着。司馬洛說：「關於她現在的下落，你有甚麼猜想呢？」

阿全皺着眉頭：「我不知道。有一點很奇怪的。我知道她仍然是幹這一行，不過却很少聽到她的消息。」

「這是誰的屋子？」司馬洛問。

「她的。」阿全說：「照我所知，是以前高而堅送給她的，不過自她離開了之後，這間屋子就空置下來，沒有人住了。想不到現在她還會再用一次！是最後一次了！」

「你有她的照片嗎？」司馬洛問。

阿全搖頭：「你也許不相信。美麗的女人，都是愛拍照片的，但她却相反，她從來不提這件事！」

「眞奇怪的女人。」司馬洛說：「我這一輩子，奇怪的女人也見過不少了，但她是我所見最奇怪的女人之一！她一定有一個很特別的理由，不想她的親生父親找到她！」

阿全聳聳肩：「我希望你有機會問她本人！」

「但，高而堅一定知道一點綫索。」司馬洛說：「否則張春霞是不需要殺死他的！」

阿全又聳聳肩：「如果他知道，他也沒有告訴我了！而且我也不相信他會知道。張春霞走了之後，高而堅一直在想她，我知道他好幾次企圖找她，都找不到！」

「那麼，他說甚麼有堅強的意志力，會臨崖勒馬，這些都是假的了？」司馬洛說。

阿全輕蔑地微笑：「在生意上，在別的女人身上，這都是眞的，但在張春霞的身上就不是了！張春霞是一個很特別的女人！」

司馬洛在屋中走來走去，搜索了一番。並沒有找到甚麼。來的時候，高而堅來得很匆忙，並沒有帶甚麼來，而這間屋子則是荒廢巳久的，不會有甚麼綫索存在。

後來，司馬洛又在沙發上坐下來，發愣着，他仍然沒有找到張春霞，但他巳經查出了不少關於她的事情。這些事情，沒有一件會是張根高興聽的。張春霞的一切，都和張根的憧憬不符。張春霞淪落過，現在又成爲了殺死許多個人的主兇。祇有一點她沒有使張根失望的，那就是，她果然長得很美麗！

「可以把我的槍還給我嗎？」阿全問道。

司馬洛想了一想，把槍丢還給他。阿全在身上放好了。司馬洛噴了一口烟：「現在，你有甚麼打算呢，阿全？」

阿全又聳聳肩：「我們的薪金是支上期的。剛剛支過，我還有二十五天工作未做！」

「但是你的老板巳經死了！」司馬洛說。

「我要在這二十五天之內試試找到兇手。」阿全說：「如果二十五天都找不到，我就放棄吧！不過，我會盡力的！我眞會盡力！」

「我們何不一起去呢？」司馬洛說。

阿全搖頭說：「這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

司馬洛欣賞地看着他：「甚麼人要請保鑣的話，我一定推薦你！」

「謝謝你！」阿全說。他站起來，把香烟捺熄了。

「我在這裏等警察來好了。」那個保鑣阿全說：「你先走吧！」

司馬洛看着他：「你不會對警方提及我的吧？」

「我盡量不牽連你好了。」那個保鑣阿全說。他臉上的表情是很奇怪的，似乎完全無動於中，好像一尊木偶！

司馬洛凝視着他：「你不能供應我一點綫索嗎？我不想這樣中止調查！」

「你還查得不够嗎？」阿全說：「告訴張根你所得的資料，保證他一定不再找了！這樣一個女兒是不值得找的！」

司馬洛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現在變成不單是張根的事，而且也是我本人的事了！我不單是要向張根交代，而且我要向我自己交代了！如果不把張春霞找到，我是不會甘心的！」

「我不能再給你甚麼綫索了。」阿全說道：「因爲我自己也要去找！我還是現在才開始去找！你知道的，以前我的工作祇是保護高而堅而巳，並不是去找尋張春霞！」

「我很希望我們能保持聯絡。」司馬洛說。

「我也不反對。」阿全說：「有甚麼消息，我們互相交換也是好的！」

「好吧！」司馬洛說：「車子是你的，我該放在何處呢？」

阿全想了一想：「渡海輪碼頭邊那座停車場吧！在那裏，你也很容易截到一部的士！」

「再見！」司馬洛說着便離開了。

× ×

司馬洛再到醫院去一趟。那是接近中午的時候了。雖然臨別之時馬光聲言不再接見他，而且警告他不要再來，但是，馬光還是再度接見他。這一次，司馬洛用不着再扮演醫生的角色了，而那二個保鑣也再沒有把他拒於門外。

馬光靠在床邊上，瞪着那剛剛進門的司馬洛，但司馬洛則對他涎臉而笑。

「你知道嗎，司馬洛。」馬光說：「應該有人把你殺掉！如果你死了，世界就不會那麼多事了！」

司馬洛微笑：「我不會死！高而堅死了！」

「我知道。」馬光不屑地說：「我會看報紙的，你殺死了他的嗎？」

「一定有很多人以爲是我幹的。」司馬洛微笑着：「但答案是：不是！」

「你來這裏幹甚麼？」馬光問。

司馬洛在馬光的身邊坐下來：「問你一些問題吧了！」

「甚麼問題？又有新的問題了嗎？」

「不，是老問題。」司馬洛說。

「可以回答的我巳經回答過你了！」馬光勃然地道。

「當我第一次去找高而堅也是這樣回答我。」司馬洛說：「但他實在是隱瞞住了一些答案。但到後來，就巳經太遲了。他巳經因爲這些答案而被殺掉！」

「但是，神通廣大的司馬洛仍然沒有找到兇手，就祇會來對臥病在床上的人諸多恐嚇！」馬光不屑地說。

司馬洛仍然微笑着說：「我是想給你一些忠告，馬光，因爲兇手就是你們共同的心上人張春霞，這個女人的神經一定有點問題了！凡是知道她的下落的人都要死的！」

「這和我有甚麼關係？」馬光問。

「我祇是不想你重蹈高而堅的覆轍！」司馬洛說：「有甚麼還沒有告訴我的，你最好快點告訴我，趁張春霞還未回來殺死你！」

馬光搔着後腦：「祇有一件事，我還是剛剛想起來！」

「那是甚麼？」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馬光說：「但是——」他聳聳肩。可是，以他目前的情況來說，他却是不適宜做這個動作的，他的肩一聳，傷口便大痛起來：「呃—」馬光的臉痛苦地皺了起來，一邊身子都傾側了。

「媽的，講呀！」司馬洛喝道。

「她屁股上那塊疤痕。」馬光說：「她叫整容醫生整過！」

「爲甚麼你不早說呢？」司馬洛氣結地。

「我——祇是覺得這沒有甚麼重要性！」馬光說。

「誰知道甚麼重要甚麼不重要？」司馬洛說：「每一條綫索都值得一查的，這整容醫生也許會知道她到那裏去了！」

「這是一個姓薛的醫生。」馬光說：「你知道的，那種日本回來，沒有牌照的醫生，不過工夫還不錯！張春霞出賣了她的第一次之後，覺得那些疤痕是一種不便——她說她不能答應對方開燈！」馬光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似乎說起這些，仍然能引起他的衝動：「於是我便介紹這個薛某人給她。我們是和他經常有來往的，你知道，有些貨式，容貌上有點缺陷，我們就要加以矯正才能出手！」

「薛某人在何處？」司馬洛問。

馬光說了一個地址。司馬洛站起來：「謝謝你，馬光。」他說：「你這一坦白，可能救了你自己的命了！」

「你現在要去找他？」

「當然。」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是愈快愈好的！」

「別去。」馬光微笑：「你現在找不到他的！他要三天之後才回來！他到外埠去了！」

司馬洛沒好氣地坐回下來：「媽的，眞倒霉，我的運氣似乎不大理想！」

馬光吃吃笑：「年輕人，性子總是那麼急的！」

「好吧，我就來和你慢吞吞談一番好了。」司馬洛說：「現在，告訴我，你還有甚麼忘記了說的嗎？」

馬光搖頭道：「我有過一段時間用腦，我相信，可以告訴你的我是都已和盤托出地告訴你了！」

司馬洛又站起來：「再見！」

× × ×

司馬洛在醫院外面那條清靜的路上步行着，由於他並沒有車子，而他又不想乘搭的士。忽然，他覺得很空閒了。現在，似乎他唯一的綫索就是那個整容醫生，而那個整容醫生却是要三天之後才能找到的。他乘的士又趕到何處去呢？

當司馬洛轉了彎，看不見醫院的時候，忽然有一部車子飛馳而至。司馬洛的反應是機動性的，他一跳就跳到了唯一的障碍物後面，就是一根街燈柱。那就是唯一接近他的一件障碍物了。司馬洛就轉到了這街燈柱的後面。這街燈柱當然也不能保護他的全身，但起碼遮住了他的身體的中部，那些就是最重要的部份了。如果有人向他放槍，也不能射中他的要害。

那部車子在街燈柱面前煞住，伸出車窗來的却不是一把槍，而是一個美麗的人頭，那個美麗的人頭張開美麗的咀巴，叫道：「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司馬洛露出一個驚喜交集的微笑：「瑪莉！」他叫道：「你在這裏幹甚麼？」

「你要就站在路邊和我談話，還是要上來？」她呶着咀。

「好吧！」司馬洛繞到車子的另一邊，上了車上。

「你正是我目前最需要的人物。」司馬洛吃吃笑着。

「哦，爲甚麼？」瑪莉瞪了他一眼。

「因爲我有兩三天空閒時間，正不知如何打發！」司馬洛說。

「哦，原來我祇是一件打發空閒時間的工具。」瑪莉冷冷地：「這未免使我失望了！雖然，我老早已經知道男人是這種貨式！」

「這樣說是不公平的。」司馬洛的手在她的腿上輕撫着：「我一直都在想你，不過我總不能連工作都不做的！」

「我並不埋怨。」瑪莉微笑：「一個重視工作的男人，就是一個好男人。如果有一個男人不務正業，老是纏着我，那我才頭痛呢！」

「你怎會到這裏來的？」司馬洛問。

「我來找你。」瑪莉說：「我請了假。我可以做你的助手，或者陪你打發這兩天時光的！」

「這是我最歡迎的。」司馬洛的手很慢很慢地沿着她的腿向上移，移到了無路再上的地方時，她顫了一顫，連忙打開他的手：「別胡鬧！你想我撞車嗎？」

「告訴我一件事，」司馬洛的手回到她的膝上：「來找我是你自己的主意，抑或是張根的主意呢？也許是張根心急，想知道我查出了一些甚麼，所以派你來？」

瑪莉又瞥了他一眼：「似乎沒有甚麼瞞得過你的！」

「如果你祇是奉命而來，那我又有點失望了！」司馬洛說。

「你不應該失望。」瑪莉說：「因爲是我提議張根對我下這個命令的！」

「那麼，希望又回來了！」司馬洛說：「但你怎找到我的？我還自以爲行踪很够飄忽！」

瑪莉聳聳肩：「這就祇是碰運的了，我聽說這邊出了好幾件兇殺案，又知道這個馬光在醫院裏！我猜想你也許會來這裏的，我果然沒有猜錯！」

「這是你的運氣。」司馬洛說：「但也許，這更是我的運氣。如果沒有碰見你，我眞不知道怎辦好呢！」

「你住在那裏？」瑪莉問。

司馬洛苦笑：「信不信由你，瑪莉，我還沒有機會住下來呢，雖然我來了這裏已經不祇一天了！」

「那麼，我們現在該去找一間酒店，租一間房間了！」瑪莉說。

「一間房間？」

「是的。」瑪莉說：「一間房間！我們用不着那許多房間的是不是？」

× × ×

當司馬洛已經忍耐到了無可忍耐的程度，正要爬起身來闖進浴室去的時候，她就從浴室裏出來了。這酒店的房中是並沒有亮燈的，祇有光綫從她背後的浴室中射出來，因此祇可以看到她的輪廓，但已經看得出，她身上是沒有一絲一縷的。司馬洛很歡迎她的爽快。

她走到他的身邊，坐了下來，與他相貼。那是赤裸的肉與肉的相貼，因爲，司馬洛也同樣地是一絲不掛。他們就這樣在那裏靜靜地坐了一陣，然後，忽然以一下急促的動作緊抱了。沒有經過事前的調情或者愛撫，祇是忽然地就緊抱，……事先，在情緒上，他們已經有了充份的準備，因此，他們不需要再浪費那些動作。她完全接納了他，然後「呀！」一聲：「眞舒服！」她說：「不，暫時不要動！」她祇是緊緊地套着，享受着那充實之感。

她並沒有開口要求他動，但後來她的盤骨動起來，他就知道她是不甘雌伏了。於是他就開始動作。

他們已不是初次了，他們知道對方的能力及需要，他們知道對方能支持多少，及需要多少。他們不必像盲人一樣探索，從容不逼地，他們動着，動着，動作由緩慢而急促，最後快到就像暴風雨，而她的呻吟也像一個處於極度痛苦中的人。極度痛苦和極度快樂，有時只是一綫之差，是很難分得清楚的！

她有時在說：「不…不要…不要…」但是言行却並不一致，她的咀巴雖然是這樣說，但是她却還是把他抱得那麼緊緊地

，而且迎擊的動作也還是那麼急勁呢。

後來，在一陣劇烈的痙攣中，她整個人好像一條拱橋似的挺了起來，把對手承高了，而她的內部在收緊着，收緊着，吸收着。後來，她慢慢地慢慢地鬆弛下來，躺平了。

司馬洛的手仍然在她的身上輕撫着。他不能不承認，她果然是一個很理想的對手，一個罕有的對手。在這方面，一個理想的對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個理想對手不一定是要持久或者熱烈，而是要配合，完全地配合，當你需要甚麼時候對方就供應甚麼，當你不需要甚麼的時候對方就剛好停止。兩方面都是如此。這就是配合了。司馬洛和瑪莉就是這樣的很配合的一對。

終於，瑪莉開始發出了勻停的鼻息。她已經入睡了。司馬洛並沒有騷擾她。他本人也是很需要睡覺的，特別是在精疲力竭之後，睡眠更是一種甜如蜜的高度的享受。

他們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醒過來的，司馬洛先醒一點，他點上了一根香烟，抽了一口，瑪莉就伸手上來，迅速地把這根香烟取到自己的咀巴上去。瑪莉也醒過來了。

司馬洛另外點上了一根。

瑪莉伸了一個懶腰，也坐了起來：「很久沒有過這麼好睡了！」她說。

司馬洛微笑：「這樣說來，我變成是催眠師了！」不過，他知道她所說是眞的。一個女人，如果得不到這方面的滿足，就很難睡得熟，尤其是那些年紀已不太輕的女人。

「好了。」她說：「享受已經享受完畢，我也得顧及正經事了。工作的問題，你那件事做成怎樣了？你查出了甚麼？」

司馬洛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又噴出來：「我很高興你來了，瑪莉，因爲我正担心不知如何開口向張根報告這事！」

「你查出的一定不會是好消息！」瑪莉說道。

「當然了。」司馬洛說：「這件事一開頭就已經是不好的了，記得嗎？這件事是以死亡開始的！」

瑪莉點點頭：「正如我所說，你不該去做這件工作的。不過，總之，你沒有死，這已經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你且告訴我吧，也許我會給你提供一些意見呢！」

於是司馬洛把他的發現告訴了瑪莉。全部都說了出來。最後，沉默了一下後，瑪莉說：「噓！眞是充滿了刺激緊張！」

司馬洛點着頭：「而且充滿神秘！」

「你不知道爲甚麼她不願意給她的生父找到嗎？」

司馬洛搖着頭：「這也是一件我很想查出的事，但很可惜我就是查不出來。另一件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見這個黑心尤物一面。我知道世界上有許多女人是面貌很美麗，但是心腸却很狠毒的，但是，狠毒到這個程度——」

「我也想見一見這位特別的美人！」瑪莉說：「究竟美到甚麼程度！但，我想，我們還是不見她的好！」

「爲甚麼？」司馬洛問。

「聽着。」瑪莉正色地說：「我來這裏的任務，就是替張根探問你究竟查到了一些甚麼。張根的命令，就是盡量查出你所知道的。但現在，我要給你的却是一些私人的意見，不要把這些告訴張根！」

「那我該告訴他甚麼呢？」司馬洛問道。

瑪莉想了一會：「如果你一定要的話，其餘的部份你都可以告訴他，但是，就別讓他知道，這是張春霞所主使的。」

「爲甚麼呢？」司馬洛問。

「道理很簡單的。」瑪莉說：「告訴他，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你會使到一個孤獨的老人完全失望。讓他繼續活在希望裏吧！」

「如果我承認失敗，」司馬洛說：「張根會另外找人做這件工作的！」

瑪莉點頭：「不錯，張根會另找人做這件工作！但他不會再找到像你這樣本事的一個人的。他再派去的人，可能祇會查出張春霞的所安排的那個故事——查出張春霞是已經死了的！」

「這不是一樣會使一個孤獨的老人失望嗎？」司馬洛問。

「不過這却勝於讓他活在痛苦之中。」瑪莉說：「你不是沒有和張根談過話的，你也知道，他這個人，祇相信他喜歡相信的話！那麼，你就對他說一些他喜歡相信的話好了！」

司馬洛沉默着。「爲了你的聲譽而担心嗎？」瑪莉諷刺地道：「這件事做不好，你認爲很失面子嗎？」

「倒不是這樣。」司馬洛說：「我這個人是從來不太重視面子的，我祇是覺得不大服氣吧了。我不喜歡給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瑪莉在黑暗中凝視着他：「那你想怎樣呢？自己把她找出來？」

「是的。」司馬洛固執地點着頭：「即使不讓張根知道也沒所謂，但我自己就一定要把她找出來！我是不喜歡接受失敗的！」

「這是很危險的想法。」瑪莉說：「這會使張春霞非殺死你不可了！」

「恐懼也是我所不常有的感情。」司馬洛說：「我在這世界上還沒有碰到過一個我眞正害怕的人！」

瑪莉又凝視了他一會。

「不要求我放棄。」司馬洛說：「沒有人能說動我的，即使像你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也不能！」

「我不會求你。」瑪莉搖頭：「我祇是提出我的意見吧了，你也有權照足你的意見去行事的！如果你決定把一切都告訴張根的話，我也沒有所謂的，不過，這就得由你自己去講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瞞着張根好了，但我不會放手的，我會找到這個女人，我要看清楚她的心究竟是甚麼顏色的！」

瑪莉深深地吸了一口她那香烟，又長長地噴出來：「你需要甚麼帮忙嗎？」

「不。」司馬洛搖着頭：「我一向都不喜歡接受別人的帮忙的。但，你留在這裏陪我，陪我這兩天，這已經很大的帮忙了！」

瑪莉把香烟捺熄了，丟進痰盂裏，伏

在他的身上：「很好，我陪你這兩天吧！現在，正經事已經談完，我們別再提了！吻我吧，司馬洛，吻我！我很需要你！」

這一次，司馬洛吻得很徹底，就像剛才缺乏之事前的調情，他現在來加以彌補似的。而他的吻把她心中已經再度升起了的火燄煽得更熊更烈，使她像一條離開了水的魚一般，在不斷地扭動着，騰跳着，渴望得到那銷魂可愛的，男性的充實。

直到她最渴望的時候，司馬洛才眞正地給她以充實，而由於她是那麼渴望，那麼熱烈，她的爆發點也來得更快，一發就像不可收拾似的，把司馬洛箍得那麼緊，差點把他的肋骨都箍碎，把他的背部皮膚都抓破！

然後，她就軟了下來，祇是在那裏喘着，喘着……

× × ×

司馬洛第一次感覺到他正在受到監視，是當他從水中回到沙灘上的時候，高高的崖上，一個細小如蟻的影子一閃躲回石縫之中，隱沒了。司馬洛相信那人是在監視他的。如果要監視這片僻靜的海灘，那崖上就是一個最理想的地方！因爲居高臨下，海灘上的任何活動都可以一覽無遺。而且，那崖頂距離公路也並不太遠，很容易就可以回到公路上離開的。

很可惜距離太遠了，司馬洛無法看到這人的面貌。事實上，祇是一個小點，連究竟是男是女都無法看清楚。

瑪莉躺在沙灘上，閉上了眼睛，享受着那已經沒有了餘熱的斜陽。司馬洛若無其事地走到她的身邊，輕吻一下她的眼皮。她的眼皮好像蝴蝶一樣一抖就張開了：「你的嘴唇眞冷。」她埋怨着說：「而且又是鹹的！」

「那是因爲天快黑了。」司馬洛說：「一會兒會更凉的！我們還是進屋裏去吧！」沒有意思讓她知道有人在監視着他們。他不想給她不必要的恐慌！

她打了一個呵欠，坐起身來：「如果太陽永遠都是這樣斜着那多好？我簡直可以一直睡上一百年！」

「那屋子裏也不見得就很不舒服！」司馬洛說着，拉着她的手，他們一起走向那間小小的海灘別墅。

那是他們租來渡過這兩天時光的屋子，而現在，兩天已經過完了，今夜是最後一夜，明天，瑪莉就會假滿回到張根的身邊去，繼續管理張根的賭場，而司馬洛也會去找那個姓薛的整容醫生，希望這位醫生有一點綫索可以給他。

直到幾分鐘之前，那個姓薛的醫生似乎還是唯一的綫索，但是現在，那個在崖上監視的人，又給了他一綫新的希望。如果他能捉到這人，他也許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綫索。

進了屋，瑪莉就進了浴室去洗澡，當她出來時，天已經差不多全黑了，但是廳子還沒有亮燈，她伸手開燈掣的時候，司

郭雄虎猴拳勝鷄拳

麥海雲

中國的功夫門派甚多，有一門派是五祖拳的，其中有一名高手叫做「郭雄虎」，福建閩南的一條村落生長，身型極雄偉，後來打出了名堂來，綽號鐵老虎，他曾經代表華人在檳城跟暹羅高手展開生死鬥，結果獲勝，新加坡全國國術總會裏面第一任總教練就是他，現時我寫郭雄虎學習武藝的過程，再談他以猴拳的絕招打贏鷄拳的武林高手。

郭雄虎九歲就開始學習武功，這是很難得的，因爲他從小就體型壯健，肌肉飽滿，較爲年長的孩子也鬥不過他，一直都給人稱做「小虎」。

九歲的一年，那是清代末葉了，郭家村忽然來了一個走江湖的人，打鑼賣武，兼賣藥，有許多村民到該處圍觀，郭雄虎看見他不但拳打脚踢，十分威武，還要弄刀棒，看呆了他的一雙眼，非常佩服，難得他有此忍耐，賣武的傢伙收檔之後，仍然緊隨着在田野中行走，此人發覺背後有一名小童追踪，立刻停步，問他是否別有所圖，郭雄虎連忙跪下，大叫師傅，懇求這個江湖賣武之人收他爲徒。就是如此他拜門學武，並且由郭雄虎的父母答應，讓兒子跟隨他一邊賣武一邊學技，後來郭雄虎知道他的師傅叫做「曹福標」，山東人，所練的拳脚屬於少林派。

郭雄虎跟着曹福標賣武，只有九歲，前後八年，學到不少的北派武功，另外學得一些跌打的醫術。隨後他到澳門來，與曹福標分手，偶然有聽到厦門有一個拳師姓翁，身型極爲雄壯，貌若天神，綽號「翁大塊」，此人精於實用的太極拳，於是，郭雄虎拜門再學兩年，仍然未滿二十歲。

他到了南洋，偶然碰着南洋「太祖白鶴拳」的眞正高手曾雷獅，跟這位高手學習武藝四年過外，他的身型愈來愈加雄壯了，加上了太祖白鶴拳的功夫，更加厲害，無人敢捋虎鬚。

他仍以賣藝爲生，打鑼開檔之後，就把一個剛剛重五十斤的鐵鎖拋上空中，起碼十尺過外，鐵鎖落地時，他單手抓住該鎖放横的鐵條，往上再拋，跟着再接，一拋一接有十多次，不會失手跌落地上，這種硬功並非普通拳師能够辨得到，因此鐵老虎的大名就逐漸响起來。

他賣藝到檳城，碰着一位太祖拳的高手郭榮艮，內外功非常到家，郭雄虎認爲自己的硬功拳脚仍未登峯造極，緊隨着郭榮艮繼續學習，有十四年之久。

隨後郭雄虎再跟「阿順」這個師傅學習猴拳，希望多懂一些絕招，跟高手過招的時候，懂得較多的變化。

屈指一算，他由九歲開始學習武藝，「直學了三十四年，的確是拳不離手，當然愈練愈精。

抗戰時期，日軍攻佔東南亞，新加坡也是日軍勢力範圍控制之內，改稱「昭南島」，那時郭老虎也在新加坡，有一天，他到街上去，當時日軍規定每人每月之內只能買四包香烟，故此到了賣烟的一天，當然大擺長龍，郭老虎夾在人叢中，還未輪到他買烟，忽然發覺人聲嘈雜，在前面排隊的一個華人，不知如何跟維持秩序的日軍發生衝突，跟着四名日軍圍攻，此人被四個日本士兵打倒，已經頭破血流，伏在地上求饒，其中有一名日軍還在他的背上踏下去，跟着拚命的跳，如果繼續的又跳又壓，這傢伙就會喪命，郭雄虎看不過眼，無法忍受，大喝一聲，撥開人叢，就由那堆人的後邊衝到前面去，連發三拳，先把踏在那人身上的日軍打到四脚朝天，然後以横拳向其餘的幾個日軍出擊，跟着踢出穿心腿來，那幾個日本士兵給他打到倒地昏迷，有一個還跌進溝渠裏面，那時郭老虎才發覺此事不妙，立刻轉身飛奔，到了日軍醒來想拔槍追殺，他已遠去。

自此之後，郭老虎就變成了民族英雄，得到新加坡的僑胞擁護。抗戰結束，他順理成章的變成新加坡國術總會的總教練，理所當然。

他會能變成總教練，並非只是民族英雄的榮耀那麼簡單，還有一頁轟動檳城的一場比武，照當時的情形看，作爲比武的對手是暹羅拳師當中最出色的一個，因爲當時泰國的貴族爲了善舉籌欵，把入場劵全數撥充慈善事業的基金，至於比武的兩個人，輸的沒有獎金，贏的可以得到獎金二萬元，當然的，獎金多少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爭取聲譽，因爲泰國拳脚厲害，由泰國曼谷派出的泰拳高手卡波拿，脚法奇妙，能够一個横掃脚打裂懸掛起來的眞皮製造的沙包，體重一百七十磅，可以說是泰拳當中沉重的特級拳師，曼谷方面派他出戰，氣焰非常，無人敢斗胆應戰，當時郭雄虎正在檳城走江湖賣藝，毅然簽約，决心出擊。

當時對方輕視他，認爲他只是一個賣藥佬，必輸無疑，消息傳出，郭子苦勸他不要參加這一場賽事，滿臉淚痕，苦苦哀求，可是，郭雄虎却認爲有必勝的把握，叫他不必担心。

比賽的一天，在「雜亭」演武場之內，人山人海，有千人過外圍觀，並由泰國貴族主持比賽，兼做公證人，郭雄虎赤裸上身，緊穿短褲，下面踏的是套鞋，曼谷來的拳師亦是同樣打扮，不過頭上紮了一條紅絲帶，看來比較醒目，僅此而已，至於體型和肌肉的堅實程度，兩人相差不遠。

由於泰國拳擅長飛脚出擊，貼身打鬥時，拳密如雨，至於那個拳師卡波拿使用的是鷄形拳，更加犀利，一跳就出脚，防不勝防，普通的拳師給他一脚踢斷筋骨者，已經有十多人，他也十分自傲，故此，落場交手時，郭雄虎不敢立刻展開攻勢，只是順着身形轉動設法閃避對方的長脚猛攻。

這一次比武已經簽了生死狀，那就不必中途休息，一直到打完爲止，故此，郭雄虎不敢太過消耗體力，只是設法閃避，對方連踢幾脚之後知道碰着强敵，不敢繼續用脚出擊，便以鷄形拳展開另外一種攻勢，十指有如鷄爪，分別向郭雄虎臉上和身上各處亂抓，有兩次他險些抓住郭雄虎的一雙眼，終於郭雄虎懂得他的拳路，施展太祖拳應戰，破了對方的鷄爪拳，他忽然再度用脚出擊時，郭雄虎改用猴拳應戰，左手搭住對方的左脚，使他暫時無法活動，隨即進馬坐低半邊身，右手向他的下體使勁一拳，對方立刻倒下來，氣若遊絲。

公證人發覺卡波拿無法再鬥，俯下計算數字，由一數到十，卡波拿勉强掙扎，想站起來，但却辦不到，當然輸定了，於是歡聲雷動，郭雄虎給當地僑胞整個抱起來，繞着會塲兜了三個大圈，表示華人奪取勝利，值得自豪。

卡波拿經過急救沒有喪生，仍是幸運，後來郭雄虎對門人說，他始終不忍下毒手，僅用三成的拳力，如果用盡氣力發那一拳，對方必死無疑。

郭雄虎威震新加坡，就由那一場比武開始，後來他跟十多名高手作友誼比賽，俱是他獲勝的，至今新加坡人仍然記得起那一場檳城會戰盛況。

馬洛却制止她：「不要！」司馬洛說。

「爲甚麼？」

「不爲甚麼。」司馬洛說：「我祇是喜歡黑暗！」

「很好！」她坐到他的身邊來，輕輕地擁着他，把頭枕在他的肩膊上：「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夜了！」

司馬洛笑起來：「短期之內的最後一夜！這又不是生離死別！我以後會再去找你的！很快，我就會再去找你！」

她的吻首先落在他的耳朵上，然後沿頸而下。司馬洛深吸一口氣，用兩隻手捉住她的肩，把她推開一點：「聽着，瑪莉。」司馬洛誠懇地對她說：「你還是先回去吧！」

瑪莉的眉頭皺了起來：「爲甚麼？有甚麼不對嗎？」她的手伸到司馬洛的腿上，摸到了一件東西。一把手槍。

「槍。」瑪莉吃了一驚：「爲甚麼把槍放在腿上，發生了甚麼事嗎？」

「沒發生甚麼。」司馬洛說：「還沒有，但是可能發生，這就是爲甚麼我要你先行離開！我不想你遭遇到甚麼危險！」

「我——不可以留下來帮忙嗎？」瑪莉在那昏暗中凝視着他。

「不。」司馬洛搖着頭，微笑：「你也不是小孩子了，瑪莉，你不是拿槍的那一派人，是帮不了我甚麼忙的！」

「但——」

「別婆婆媽媽？」司馬洛把一隻手指伸到她的嘴唇前面：「千萬不要！你是一個特別的女人，你不應該做普通女人所做的事！」

（未完）

「好吧！」瑪莉點着頭，在他的臉頰上輕吻了一下：「那麼，我就祇能對你說：小心一點！」

「我會很小心的。」司馬洛一揑她的手：「如果我不是那麼小心，我也不能活到現在！」

瑪莉離開了他的身邊，上樓去了。當她再下樓來時，她已經穿好了衣服。

「再稍等一下吧。」司馬洛說：「我已經打了電話替你召一部的士！車子留下來給我用！」

「好吧！」瑪莉說道。

他們有好幾分鐘的時間，而瑪莉就坐在司馬洛的膝上，嘴唇接觸着他的嘴唇。這一點點的時間，他們也不願意浪費。他們就這樣享受完了這一段溫馨的時光，然後，的士來了，瑪莉就離開了。她祇是一言不發地，轉身就走了。

司馬洛仍然坐在那黑暗中，玩弄着那把槍，等着，傾聽着。當瑪莉所乘坐的那部的士的聲音遠去了之後，別的聲音就很少了。

這座別墅所在的地方是很偏僻的，沒有甚麼聲音的來源，祇有輕微的虫聲，以及遠處海浪在撫着沙灘，如果有人接近，以司馬洛的聽覺之靈敏，那是不難聽到的。司馬洛就是在這裏等着，以逸待勞。他所在的位置是背着一大片牆壁，而可以看到門口及樓梯口以及每一個窗口的。任何人要進屋來，一定都難逃他的視綫。也即是說，先行要進了他的火綫之內了。他覺得他是很安全的。他也相信崖上那個人必定下來。正如瑪莉所說，張春霞是必然會殺他，以阻止他再追尋下去的，而這個可能就是張春霞派來的人了。

接着，一隻脚在屋外踏着了一塊小石，而使那塊小石更深地陷入沙內，發出「悉索」一聲。好像身上一隻開關掣給踏着似的，司馬洛馬上伸直了腰，槍也提了起來。

那脚步聲繼續响，這一次却似乎不大神秘了。相當明顯地，這人一直走到了屋子那開着的門口。

有人乾咳一聲，似乎還是在宣佈自己的來臨呢！

司馬洛等着，槍嘴對着門口。接着一把熟悉的聲音說：「司馬洛，你在那裏面嗎？」

一把新近熟悉的聲音。阿全，那個高而堅的保鑣。

「是的。」司馬洛說：「甚麼事？」

「我——可以進來嗎？」阿全問：「我想跟你談談！」

「進來吧！」司馬洛說。

阿全踏了進來，手上是拿着一把槍的，不過槍嘴對着地面。他站在那裏。眯着眼睛向黑暗中窺視。

「剛才是你在崖上嗎？」司馬洛問。

「崖上？不是！我是剛剛來的！」阿全說：「唏，爲甚麼你不開燈？」

「我還以爲是你在崖上監視我呢！」司馬洛說：「很好，你來得正好！也許你剛剛趕得及來帮帮忙，對付這一個不速之客！」

阿全在司馬洛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來：「到底發生了甚麼？」

「我猜有人想來殺我！」司馬洛輕鬆地說。

忽然，燈光亮起來了。是阿全按亮了几上的座燈的燈掣。「不要！你這傻瓜！」司馬洛咒罵着，就說不下去了，因爲他看見阿全的槍已經提了起來正在指着他。

「不要亂動。」阿全警告道。

「阿全，你是怎麼了？」司馬洛驚愕地。

「張開你的腿子，讓槍跌在地上！」阿全冷冷地命令。在燈光之下，司馬洛可以看到他的手指在槍機上扣得很緊，指節簡直發白了。再扳一點，槍就會响起來的。因此司馬洛毫不遲疑地遵命了。他張開腿子，槍就跌在地毡上。

槍失掉了，也就等於失掉了他的抵抗能力。司馬洛苦着臉：「唏，阿全，別開這種玩笑好不好？因那上面有一個——」

「崖上的人實在就是我。」阿全狡猾地微笑着：「因此你可以不必担心再會有甚麼人來了！」

司馬洛皺皺眉看着阿全：「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了，阿全？你不需要用槍對着我的！」

阿全的表情變得很猙獰。他瞪着司馬洛：「別再想甜言蜜語了，司馬洛，你騙倒了我們，你眞的騙倒了我們，連高而堅你也騙倒了。但是，這一次，你却休想用甜言蜜語脫身了。」

「講得淸楚一點好不好？」司馬洛莫名其妙地：「我甚麼地方開罪了你！」

「我親眼看見的，你還抵賴甚麼？」阿全不屑地說。

「阿全，我看你一定是瘋了！」司馬洛說。

「原來你們也是一路的！」阿全的臉扭曲着：「我已監視了你一天！現在祈禱吧，司馬洛，我給你十秒鐘時間祈禱！」

「等一等。」司馬洛焦急地：「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說甚麼！你可以講得清楚一點吧！」

「好了。」一把女人的聲音忽然在門口傳來，略帶畏怯地：「放下槍！」

阿全的身子一震。司馬洛的眼睛向門口一瞥，發覺站在那裏的不是別人，就是那已經走了的瑪莉。瑪莉拿着槍的手抖着，似乎她是一個並不善於用槍的人。她的聲音忽然抖得更厲害，而且聲音提高得更高了：「聽見沒有！」她嘶着聲音叫道：「我叫你放下槍！」

阿全還是遲疑着，不知道應該向司馬洛放槍好，還是轉向瑪莉好。而，經過了這不到一秒鐘的遲疑之後，瑪莉手中的槍就忽然跳動了，而且轟然而鳴。子彈把阿全撞得從椅子上飛開，跌在地上。而在同一剎那間，司馬洛也向地上一撲，把他的槍撈了起來，滾到另一張沙發後面。他是必須躲起來的，因爲，如果瑪莉是一個不善於用槍的人，子彈橫飛，那麼，說不定他也會遭殃的！

瑪莉現在整個人都抖得像一片風前的落葉，用兩隻手握着槍，還是無法制止槍嘴亂擺。而阿全慢慢地在地上打了一個滾，支起上半身來，嘴巴已在吐着血。

「不要再抵抗了，阿全。」司馬洛警告道：「躺下來！」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廿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三藏身於山坡樹叢間的木屋內，透過一具望遠鏡遙望對岸班察巴那及小方的擧動。小燕自從看到小方對陽光及蘇蘇的態度後，便決定引身而退，退出那個複雜的圈子。所以她離開了小方而投奔呂三。小燕也從望遠鏡裏看見了班察巴那及小方，由於他熟識唇語，所以她讀出他們正在討論是否應該殺死呂恭。呂三認爲卜鷹可能已死，死於他最好的朋友班察巴那之手。因爲班察巴那是個天生的戰鬥者，他要利用卜鷹的黃金來戰勝呂三。他們都是同一類人，俱是人中之傑，然而他們一生孤獨，所以他們會懷恨很多人都非常喜歡的小方……

調集總精銳 一戰決雌雄

鬥智

（一）

班察巴那沒有醉。

他平常很少喝酒，也很少有人看過他喝酒，今天他喝的酒却比大多數人都多得多，大多數人都會認爲他一定會醉的。

可是他沒有醉。

他清醒得就像是個剛從樹上摘下來的硬殼果。

小方就沒有他這樣清醒了，在微醺中還帶着幾分憂鬱。

他們走在一條很幽靜的山坡小路上，風中充滿了青山的芬芳和乾草的香氣。

班察巴那忽然問了小方一個很絕的問題。

「呂三是不是條豬？」

「他不是。」小方說：「他比鬼都精靈。」

「那麼他爲什麼要平白無故的費這麼大的事，讓我們大吃一頓？」

「我不知道。」

「本來我也不知道。」班察巴那說：「但是現在我已經想通了，他把我們留在那裏，一定是因爲他要好好的看看我。看看我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

「他能看得到你？」

「我們雖然看不見他，可是我相信他一定能看得見我們。」班察巴那說：「躲在一個很遠的地方，偷偷的看，而且不是用他的眼睛看。」

「不用眼睛看用什麼看？」

「用一種很特別的鏡子。」

「鏡子？」

「那當然不是我們平常用的那種鏡子，甚至不能算是個鏡子。」班察巴那說：「可是我只能這麼樣說，因爲我實在想不到別的名稱。」

他又問小方：「你還記不記得製作那些蠟像的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是從一個非常非常遙遠的國度中來的。」

「我敢說在一個更遙遠的國度裏，有一種更聰明更奇特的人，已經創造出一種

神秘的魔鏡，能夠在很遠的地方看到一些別人看不見的事，就好像我們神話傳說中的千里眼一樣。」

班察巴那說：「他一定就是用這種鏡子偷偷的看我們。」

「看我們幹什麼？」

「看我們的神態，看我們的行動，看我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班察巴那說：「因爲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他一定已經把我們當作他的對手。」

他看着小方：「尤其是你，因爲他恨你！」

小方沉默。

「就因爲他恨你，一定要親手殺你，所以他這一次一定會中我們的計，一定會暴露他的行蹤。」班察巴那道：「因爲仇恨往往會讓人造成一些不可原諒的疏忽和錯誤。」

「哦？」

「呂三不是豬，他比鬼都精靈，我們故意宣佈要發動全面的命令，她應該想得到我們是要利用這法子找出他的行蹤。」班察巴那說：「這種事連你都應該能想得到的。」

小方承認。

「但他却還是一樣會中計的。」班察巴那說：「因爲他也想將計就計，利用這個機會親手殺你。」

「哦？」

「所以他一定會將手下的精銳全部調集到他那裏去。」班察巴那說：「他想以逸待勞，把我們一網打盡。」

「我想也是這樣子的。」

「只可惜他對你恨得太深，所以難免會計算錯誤。」班察巴那道：「他至少算錯了兩件事。」

「那兩件事？」

「第一，他一定會低估我們的實力。」班察巴那說得極有把握：「這幾年來我精心訓練出來的人，遠比他想像中厲害得多。如果我傾巢而出，和他的屬下放手一搏，我們佔的勝算遠比他們多得多。」

「第二呢？」

「他一定認爲我也會去的，但是我不會去。」班察巴那道：「因爲我們已勝算在握，我正好乘他集中力量來對付你的時候去做一些別的事，讓他戰敗之後連退路都沒有。」

「你眞的認爲這一次我們已經勝算在握？」小方問：「難道你忘了獨孤癡？」

班察巴那反問小方：「難道你眞相信呂三的話，眞的認爲齊小燕和獨孤癡都已經投奔他？」

他又問：「呂恭是跟隨他多年的奴僕，爲什麼要把他的秘密告訴我們？我們對呂恭有過什麼好處？」

小方沉默了。

「本來我也曾經想到過，獨孤癡很可能又已經投靠他。」班察巴那道：「可是我聽呂恭這麼樣說了之後，我反而不這麼想了。」

他微笑：「所以我算計你這次一定會成功的，所以呂三這次已是死定了。」

× × ×

他們剛走到一個三叉路口，忽然有蹄聲響起，一匹快馬自斜路上急馳而來。

遠在數丈外，馬上的青衣騎士就已飛身下馬。

久經訓練的快馬驟然停下，久經訓練的騎士已拜倒在班察巴那面前，雙手奉上一個紙卷。

這個人的身手行動極矯健，看來却是很胖。

小方彷彿見過這個人，又好像沒有見過，等到他抬起頭來時，小方才想起他就是那天在那條熱鬧的長街上，用最有效的手法扼殺綢緞莊伙計的肥胖婦人。只不過今天他穿的是男裝而已。

這個人當然也就是班察巴那近年來精心訓練出來的殺手之一。

他帶來的紙卷就跟班察巴那給小方看過的那紙簡圖一樣，上面畫着呂三所有的秘密巢穴，只不過這張圖上用硃砂特別圈出了一點。還用硃砂畫出了很多箭頭。

所有的箭頭都指向這一點。

——在圖上的一點，很可能就是一個很大的市集，也有可能是一條河，一片叢林，一道山脈。

班察巴那展開那紙卷道：「呂三是不是已經將他屬下所有的精銳全部都調集到這裏？」

回答是絕對肯定的！

「是。」

班察巴那立刻下令：「那麼我們的人一定也要在後天子時前趕到那裏去。」

「是！」

「子時前你們一定要在鎭外那片棗林裏集合。」班察巴那道：「缺一個人，我就取你身上一樣東西。也許是眼，也許是鼻，也許是手，也許是脚。」

他冷冷的接着道：「也許就是你的頭顱。」

「是！」

× × ×

接過班察巴那的命令後，這個人立刻又飛身上馬，揚鞭急馳而去。

小方當然要問：「那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是個很熱鬧的小鎭，叫『胡集』。」班察巴那道：「後天的子時前，你一定也要趕到那裏去，否則……」

「否則你也要取我身上一樣東西？」

班察巴那搖頭：「如果你不去，恐怕我就要取下我身上一樣東西給你了。」他苦笑：「那樣東西也許就是我的頭顱。」

（二）

天色還沒有暗，可是這簡陋的木屋裏已經顯得很暗。

呂三坐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沒有表情的臉上露出一種正在沉思的表情。

「現在班察巴那一定已經接到了他屬下的報告，已經知道我已將精銳全部調集到『胡集』去。」他慢慢的說：「他一定認爲我也在『胡集』，因爲我怕小方，正好將計就計，利用這次機會親自將小方置之於死地。」他笑了笑：「班察巴那一向算無遺策，但是我保證他這次一定會算錯一件事。」

「什麼事？」齊小燕問。

「他一定不會相信獨孤癡眞的在我這裏。」

「獨孤癡眞的在這裏？」齊小燕不等

呂三回答，繼續又問：「你眞的要我嫁給他？」

呂三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只淡淡的說：「婚姻是件很奇怪的事，有時不僅是男女間的結合而已。」

「那是什麼？」

「是種手段。」

呂三道：「貧窮人家的子女以婚姻作手段，來取得以後生活的保障，富貴人家的子女也會以婚姻作手段來增加自己的地位和權力。」

他盯着齊小燕，眼睛裏帶着種尖針般的笑意：「妳自己也該知道，我要妳嫁給獨孤癡，對妳對我都一樣有好處的。」

「但是我由開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見到他。」

「妳想見他？」呂三霍然站起：「好，妳跟我來。」

× × ×

簡陋的木屋裏有個簡陋的木櫃，打開這個木櫃，按動一個秘密的鈕，立刻就會現出另一道門。走進這道秘門，就走入了另外一個世界。

一個輝煌富麗的黃金世界。

× × ×

有三個人在這金光燦爛的屋子裏，一個仍然年輕，一個年紀比較大些，一個雙鬢斑白，已近中年。

年輕的身材修長，裝飾華麗，看來不但非常英俊，而且非常驕傲。

年紀比較大的一個風度翩翩，彬彬有禮，無疑是個極有教養的人。

兩鬢已斑的中年人，却和你在任何一個市鎭道路上所見到的任何一個中年人都沒什麼兩樣。只不過身材比一般中年人保持得好一點，連肚子上都沒有一點多餘的脂肪。這三個人是絕對不同類型的，只不過有一點相同之處。

——三個人都有劍，三個人的佩劍都在他們的手邊，一伸手就可以拔出來。

× × ×

獨孤癡居然不在這屋子裏，這三個人齊小燕都沒有見過。

呂三爲她引見。「他們都是我的好幫手，也都是一等一的劍客。」呂三說：「可惜他們在我這裏只有代號沒有名字。」

他們的代號是：四號、十四號、三十四號，和「三、十三號、三十三號」只差一號。因爲他們三人中的每一個人，和呂三派去刺殺小方的那三個人都分別有很多相同之處，不但性格身世相同，連劍法的路子都差不多。

「我要他們在這裏待命，只因爲我也要他們去殺一個人。」

「誰殺？」

呂三也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他又按動了另一個秘密的鈕，開啓了另一個秘密的門。

門後是一條長而陰暗的通道。

「你一直往前走，走到盡頭處，也有一道門，門是虛掩着的，有個人就坐在門後，只要一開門就可以看見他。」

呂三吩咐四號：「我要你去殺了他。」

他的命令直接而簡短：「現在就去。」

× × ×

四號也和呂三屬下的其他那些人一樣，只接受命令，從不問理由。

他當然更不會問呂三要他去殺的那個人是誰？

「是。」他只說：「我現在就去。」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已經像一根箭一樣竄出了那條陰暗的地道裏。他的行動矯健而靈敏。只不過顯得有一點點激動而已。連蒼白的臉上都已因激動而現出了一點紅暈。呼吸好像變得比平常急促一點。

× × ×

這就是人們最後一次看到他的樣子。一竄入這條陰暗的地道，他就沒有回來過。

（三）

現在每個人都已經知道他不會活着回來了。他已經去了很久，太久了，像他們這樣的人，無論是殺人還是被殺，都不必這麼久的。在這麼長久的時間裏，無論什麼事都已經應該有了結果。

——死！

這就是唯一的結果。

× × ×

沒有人開口說話，也沒有人臉上露出一點兎死狐悲的傷感。

因爲這根本就不是件值得悲傷的事。

——每個人都要死的，何況是他們這種人。

——對他們來說，「死」就好像是個女人，一個他們久已厭倦却又偏偏無法捨棄的女人，所以他們天天要等着她來，等到她眞的來了時，他們既不會覺得驚奇，更不會覺得興奮。因爲他們知道她遲早一定會來的。

——對於這種事，他們幾乎已完全麻木。

× × ×

呂三居然又等了很久。

也不知是出於他對一個人生命的憐憫，還是因爲他對死亡本身的畏懼和尊敬，他的臉色遠比齊小燕和另外兩個人都嚴肅得多。

他甚至還在一個金盆裏洗了洗他那雙本來已經非常潔淨的手，在一個金爐裏燃上了一柱香。然後他才轉向十四號。

「我要做的事，一定要做成。」他說：「四號做不成，現在只有讓你去。」

「是。」

十四號立刻接下這個命令。

他一直在控制着自己，一直控制得很好。可是在接下了這個命令後，他的身體，他的臉色還是難免因激動而有了改變。一些很不容易讓別人覺察到的改變。

然後他才開始行動。

× × ×

開始時他的行動的確很緩慢，謹愼而緩慢。他先開始檢查自己——他的衣服，他的腰帶，他的靴子，他的手，他的劍。

他拔出他的劍，又放進去，又拔出來，再放進去，直到他將身上每一樣東西都檢查妥當，直到他自己認爲已經滿意的時候他才竄出那條陰暗的甬道。他的行動同樣矯健靈活，而且遠比他的同伴更老練。

可是他也沒有回來。

（四）

這次呂三等得更久，然後才用金盆洗手，在金爐燃香，而且居然還在嘆息。

他面對三十四號，臉上的表情更嚴肅，發出的命令更簡短，因為他知道對三十四號這種人來說，任何一個多餘的字都是廢話。他只說了兩個字：「你去！」

三十四號默默的接下了這道命令，連一個字都沒有說。他當然不會像四號那麼，一接下命令就立刻像火燒到眉毛一樣。

他也沒有像十四號那樣先檢查他的裝備是否俐落？再檢查他的劍是否順手？

已經有兩個人一走入這條隱暗的地道後，就永不復返。這兩個人都是殺人的人，都是使劍的高手。這兩個人都是他的伙件，他已經跟他們共同生活了很久。

他知道他們都不是容易對付的人。

可是他接下這個要命的命令後，就好像接到一張別人請他去吃飯的帖子一樣，而且是個很熟的朋友請他去吃家常便飯。

× × ×

甬道裏還是那麼陰森黑暗，聽不見一點聲音，看不見一點動靜，就像是條上古洪荒時的巨蟒，靜靜的吞噬了兩個人，連咀嚼的聲音都沒有發出來。

三十四號已經準備走進去。

他的神情還是那麼鎭靜，非但臉色沒有變，也沒有一點準備的動作。

他走得不快也不慢，看起來也像是要到附近的老朋友家裏去吃便飯一樣。

——他有沒有想到這次要被人連皮帶肉一起吞下去的，也許就是他自己？

× × ×

現在他已經走到甬道的入口，無論誰都認為他會一直走進去的。

想不到他忽然停了下來，慢慢的轉過身，抬起頭，凝視着呂三。

他的眼睛裏完全沒有表情，也沒有感情，可是他居然開口說話了。

「我從七歲學劍，十三歲時學劍尚未成，就已學會殺人。」他的聲音平凡單調，「而且我眞的殺了一個人。」

「我知道。」呂三微笑：「你十三歲的時候，就已將你家鄉最兇橫的陸屠戶刺殺在當地最熱鬧的菜市口。」

「可是我這一生中殺人並不多。」三十四號說：「因為我從不願惹事生非，也從來沒有跟別人結仇。」

「我知道。」

「而最主要的是，我根本就不喜歡殺人。」

「我知道。」呂三說：「你殺人只不過為了要活下去。」

「我殺人只不過為了要吃飯而已，每個人都要吃飯，我也是人。」三十四號說：「為了吃飯而殺人雖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但是另外還有一些人為了吃飯而做出的事比我做的事更痛苦。」

他淡淡的接着道：「我既然為了要吃飯而殺人，所以我每次殺人都要有代價的。從來都沒有一次例外。」

「我知道。」

「你雖然在我身分暴露，被人追殺的時候收容了我，可是你也不能例外。」三十四號說：「你當然也應該知道我殺人的價錢。」

「我知道。」呂三仍然在微笑：「我早就準備好了。」

他走過去，把那塊他一直握在手掌裏的十足純金塞入三十四號手裏。

「我也知道你的規矩，殺人前只要先付一半。」呂三說：「這塊黃金應該已經夠了。」

「這已經足夠了。」三十四號說：「這塊金子不但成色極純，而且金質極好，一般市面上是絕對買不到的，只不過一個人如果死了，黃金對他又有什麼用？」

他嘴裏雖然這麼說，還是把黃金藏入他的懷裏，忽然又說：「我還要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

三十四號淡淡的說：「如果我死了，求你千萬不要為我洗手上香，因為你已經付出了代價。」

這句話他好像還沒有說完，可是他已經轉身走入了那條陰森黑暗的甬道。

他的背影看起來遠比他的正面挺拔得多，但是也很快就已消失在黑暗中。

他是不是也會同樣一去不返？

× × ×

齊小燕看着他，直到他的背影完全消失在黑暗中，才輕輕嘆了口氣。

「這個人眞是個怪人。」

「哦？」

「他好像已經明知這一去非死不可，而且也明明知道一個人死了之後，成份再純的黃金對他都沒有用了。」齊小燕說：「但他却偏偏還是一定要先收下你這塊黃金，他這是為了什麼？」

「這是為了他的原則！」

「原則？」

「原則就是規矩。」呂三說：「他自知必死也要去做這件事，既然要去做就得先收下這塊黃金，因為這是他的規矩。」

他的聲音裏絕沒有絲毫譏諷之意：「一個有原則的人，規矩是絕不可破的，不管他是死是活都一樣。」他說得很嚴肅，甚至還帶着三分的尊敬。

齊小燕却問他：「你覺得這種人是笨？還是聰明？」

「我不知道。」呂三說：「我只知道現在這種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你是否很喜歡這種人？」

「是的。」

「那麼你為什麼還要他去送死？」

「你怎麼知道他是去送死？」呂三反問：「你怎麼知道死的不是我要去殺的那個人？」他盯着齊小燕：「莫非你已經知道我要他殺的是誰？」

× × ×

齊小燕不說話了。

在這段時間裏，她沉默得就像是那條陰森黑暗的甬道一樣。

甬道裏仍然聽不到一點聲音，看不見一點動靜。三十四號也沒有回來，過了很久很久很久都沒有回來。

呂三忽然道：「我們應該吃飯了。」

「吃飯？」齊小燕好像很驚訝：「你要吃飯？」

「吃飯並不是件怪事，每個人都要吃飯的。」呂三說：「應該吃飯的時候就要吃飯，不管事情怎麼樣發展都要吃飯。」

「這就是你是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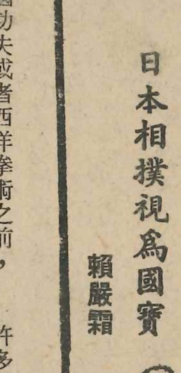
「是的！」

——本章終・全文未完——

摔角雜談

日本相撲視為國寶

賴嚴霜





還沒有中國功夫或者西洋拳術之前，人類打鬥的方式俱是互相纏着倒地打滾的，這種形式的搏鬥，叫做「摔角」。

三千年前・埃及印度或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都盛行摔角，而且有正式的比賽。那時稱做英雄人物的傢伙，往往擂台歡迎各地英雄前往搏鬥。摔角在土耳其稱做「國技」，那是一種指定的健身運動，六百年來，仍是如此，往往在世界運動會裏面奪取摔角的冠軍。

摔角的形式有許多種，因為古代的蒙古或印度作為摔角冠軍的人，都是體型特別粗壯的，看來，好像巨無霸，那種巨人很難給人抓住整個拋開，故此，兩人相鬥，特別重視一抓手臂的力量以及兩腕之間的彈力，那時一般摔角好手，俱是兩臂如鐵的，經常用一雙手在濕透了的海沙上面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一來練習抓力，二來利用沙的刺激，使手掌非常粗糙，幾乎失去了原有的感覺，單是這種奇異的鍛練方式，已經可以看出古代原始的摔角相當流行了，作為英雄的人，往往俱是摔角名手。

日本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摔角比賽，在公元前二十三年，由一名叫做「鶴見」的高手獲勝，他立刻升做民族英雄，而且有許多塑像，或者木雕的人像去紀念他，幾乎把他看做一個神。

到了第八世紀日本的聖武天皇時代，摔角之風極盛，秋收的節日，他們稱做「五穀節」，那時在日本舉行冠軍大賽，傳統的獎品是獅子親王御筆題贈的一把扇，並非用金銀珠寶贈送。

一百年後，即是公元八五八年，文德天皇的兩個兒子都是有威武的，皇帝不知道應該把皇位傳給那一個兒子，召集兩人談及此事，兩個兒子都同意以摔角的方式決定那一個人繼位。

結果陽成王子擊敗對方，榮登皇位，國號望王，很少皇帝是用摔角決定誰做皇帝的，這件尋情可以看出當時日本的摔角風氣如何厲害。

後來日本，皇權衰落，大權落在將軍府中，各處將軍鼓勵青年武士勤練摔角，視為每天必做的健身操，如果不懂摔角，不准佩劍，於是有一個特殊的名稱叫做「摔角武士」。

五百年之後，摔角的風氣逐漸消沉了，原因是將軍府不繼，後來各地諸侯為了爭取本族的威名，各有各訓練摔角好手，與其他各族挑戰，由於當時武士的體型有肥大的以及結實兩種分別，於是摔角分裂成為兩種形式，那就是「相撲」，以及「柔術」。

一六二四年，日本有一個人以冠軍姿態出現，橫掃全國，他叫做「志賀野塚」，後來他正式創辦全日本摔角聯盟協會，並且以體重分為等級，不准越級挑戰，又在各地組織摔角道場，定期比賽。

那時摔角已侵入中國的拳術以及歐洲的羅馬摔角形式，並且只限於日本本土摔角了，但仍有一派人是擁護「相撲」的，甚至要指定相撲的摔角手，兒子必須選擇同等級數的摔角名手女兒結婚，保持下一代龐大的體型，作為相撲好手必須體重接近三百磅，故此，他們不願意跟普通的男女結合。

那時日本雖有各種形式的摔角，但仍是崇拜「相撲」的，原因是相撲這這種摔角方式僅得日本一個國家具有，世界上任何一處都沒有這種方式，他們認為這種形式的摔角，足以代表日本的威勢，一般青年如果體型較巨大，都想做相撲的名手，為了增加體重，不斷的喝酒，甚至不問情由的每天喝幾磅凍開水。

相撲有幾種等級，如果得到最高的等級，就可以光宗耀祖，佩戴有彩色繡花巨型腰帶，在街上大搖大擺的走動，並且由國家供應他日常一切生活費用。一句說話，名利雙收。至於普通的摔角名手，並無此種優待。

日本的摔角，如果是「相撲」那種形式的話，必須在一個直徑十二尺圓形比武場裏面搏鬥，到時選手穿着獅皮出場，除了獅皮，渾身裸露，不過，那塊皮却包住了腰臀之間的重要部位，用獅皮遮住身體，不但是為了光彩奪目，而且這種皮比較厚，可以保護男性最脆弱的一處，這樣就不容易給對方伺機展開違法的攻擊，以致打輸。

比賽的方式有兩種定輸贏的辦法，如果有一個人給對方拋擲出場外，當然是輸了，否則，他給對方壓住雙肩落地，無法站起來，也是輸的，由於比武的兩個人都有三百磅重左右，打鬥的時候，聲勢浩大，看來非常壯觀，故此對摔角迷有很大的吸引力，各地組織摔角迷俱樂部，引以為榮。

比賽的時候，照例兩個摔角手先行俯伏，手和脚都要接觸地面，兩人的眼睛望着對方，公證人一聲號令，便即展開搏鬥，俱是用手臂捉住對方的一隻手，把他拉跌，很容易就兩人糾纏在一起，不過，兩人的體重如此沉重，想把其中一人抱住拋出場外，那是不容易的，即使被壓到無法站起來，仍是相當困難，故此，日本相撲必須有名師指點，從頭學起，西洋拳術高手，要是受制於相撲條件之下，作友誼比賽，一定輸的，久而久之，他們就把相撲看做另外一種形式的摔角，並不列入正統的摔角之內。

中國功夫的武林高手一向就極端重視體型結實，步法有許多種變化，絕不崇拜二三百磅的胖子，故此，日本的相撲沒有流傳到中國來，反而中國的功夫傳給日本，在摔角和相撲之外，變成一個新的門派，叫做「空手道」。

——完——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風起雲湧（五）

朱揚・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風胸口中了淬過毒的劍，仗着一口氣，逼着血脈，使毒不致擴散全身。秦風要哈瑞雲承認自己曾練過武功，哈瑞雲起先斷然否認，並且一番狡辯，使得秦風不得不在口頭承認她不會武功，但心底却知道哈瑞雲手底下絕不含糊。秦風說一陣風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爲行俠仗義而聚在一起，而他則是他們其中的一份子，此時哈瑞雲亦坦言一片雲是她爲自己塑造的身份，目的是要破壞黑龍會及南滿會社，二人的出發點本相同，遂約定携手合作，造就一番事業。此時秦風派在王莊臥底的內應含芳來找秦風……

保武德傳統　行正義光明

含芳道：「不，秦爺！情況不太對，有人疑惑上你了，正在合計着要對付你，我在園裏得了消息，忙着來告訴你，三格格去一查，知道你沒叫我條子，我丟下了屋裏的人來到你這兒來，八成兒是爲給你送消息來的……」

秦風神色一動道：「妳是說要對付我的人在妳屋裏？」

「不！是桂花屋子裏的客，先是一個姓金的大鬍子在那兒開盤子，後來又來了兩個人，桂花叫我去帮忙招呼，我就聽他們說什麼黑龍一號跟二號砸在你手裏……」

秦風笑了一下道：「那不要緊，這多半是黑龍會裏派來的殺手，爲着賣唱的周老兒跟他的徒弟小翠……」

「那師徒兩個眞的是砸在你手裏？」

「不錯，這兩個傢伙就是黑龍一號跟二號，是黑龍會遣出的高手，我相機除掉了，這兩個傢伙在中國滿手血腥，有不少江湖朋友壞在他們手下，我正好爲東北除害……」

含芳的臉上露出了欽色：「秦爺，你眞行，聽說那兩個人是日本有數的好手，你一個人就把他們給拾奪下來了，可是這一來，你的行蹤也就洩了底了，王莊跟黑龍會的關係很深，你在這兒殺了黑龍會的人……」

「那兩個人本是衝着王莊來的，我是替王莊出手除了他們，不會犯嫌疑的，至於其他的人要對付我，就交給王莊去招呼好了，他們既是在滿春園裏談論這事兒，王莊一定會知道的，不等他們來，就會把人給截下了！」

「不對！秦爺，因爲後來又有個人來，把我們都給遣了出來，關上門悄悄商議事兒，我才得空來通知你，後來的那個人是王莊的總管鐵飛龍。」

秦風神色一動，他意識到事態不尋常

了，略一沉吟才道：「含芳，妳馬上去，追上哈瑞雲，把妳聽到的事情告訴她，叫她去問問哈王爺，那是誰的主意？」

含芳一怔道：「三格格！她會帮您的忙嗎？」

「會的，這次就是她邀我上王莊來，替她解決一些內部的問題，現在他們王莊的人要對付我，她當然該負責。」

含芳還要開口，秦風却用手一推道：「快去，快去，別躭誤了，要是找不到哈瑞雲才眞糟了！」

含芳在門口道：「秦爺！你這兒怎麼辦？」

「我？我在這兒等着，瞧瞧是何方神聖！」

「秦爺！你只是一個人，對方要來的話，絕不止是一個，而且也不會正大光明地跟你面對面擺下道兒來談，你應付得了嗎？」

秦風瀟洒地一笑：「沒關係，我若是不知道，說不定會着了他們的道兒，現在我知道消息了，心裏有了底子，就不怕他們暗中搗鬼了。」

含芳被秦風催着走了，秦風在屋子裏面靜坐了一下，喝了盅熱茶，又做了些瑣事，然後才把洋油燈心捻得很小，脫衣上炕睡了，他似乎很放心，沒多久，床上已傳出了輕微的鼻息聲，約莫過了半個鐘頭，窗外傳來輕微的聲音，很小很微，即使特別留心，也不容易發現。

來人最少有兩個，其中一個在輕撥窗栓的時候，另外一個人則用雙手托住了窗扇，他們都是行動的老手，撥動窗扇的目的不是要把窗葉推開，而是把整扇窗子卸下來，那是很費事的活兒，他們幹得却很輕巧。

同時也有兩條人影，伏在暗處，留心地看着這兩個人的行動，終於其中一個忍不住了，低聲問道：「這兩個傢伙到底想幹什麼？」

「自然是想對秦爺不利的！」另一個低聲回答。

「那就怪了！要想暗殺，隔着窗子擲飛刀，打冷槍都行，幹嗎要把窗子卸下來呢？」

「格格，你沒闖過江湖，恐怕不懂得江湖上這一套。」

王莊沒有第二位格格，這當然是哈瑞雲，她聽見了含芳的報告後，很冷靜地思索了一陣，然後又把貼身的小丫頭玉墜兒叫來，吩咐了一陣，就拉着含芳一起上這兒來伏着了，這是一間空屋子，窗子對着秦風的屋窗，中間隔着四丈多寬的院子，距離是遠了點兒，但是無礙於觀察，雖然天很黑，可是對面的動靜仍是了了可見。

「含芳，我是不懂得江湖上的那一套，所以才問你，不過江湖上那一套也沒有這麼個行事的，那多笨！」

「格格，看起來很笨，其實却陰得很，這叫打草驚蛇，他們卸下窗子，目的在驚動裏面的人，等裏面的人有了響動，立刻就扔下窗子往外逃跑！」

「這是幹什麼呢？不是明着打草驚蛇嗎？」

「不錯！他們的目的就在此，他們一跑，裏面的人總免不了會探頭出來看看，於是他們埋伏在暗中的殺手正好看準目標，作致命的一擊！」

哈瑞雲怔了一怔：「這一手還眞陰毒呢！」

「是的，這是黑龍會一貫的殺人手法，對方雖然有着一身好功夫，但是很難會想到他們這種安排而着了道兒！」

「秦風他……不會上這種當吧！」

「格格放心好了，秦爺對他們這一套早就熟知了，不會上當的！」

哈瑞雲輕吁了口氣，於是也有了一個短時間的沉寂，接着她又不放心地問道：

「如果屋中的人知道了，不貿然探頭出來呢，有些人是非常小心的！」

「不錯，大部份的江湖老手都不會那麼冒失，但是只要在屋子裏，就會有動靜，窗子被卸下了，伏在窗外的人仍然可以從容地對付屋子裏的人。」

哈瑞雲又輕輕地吁口氣，她開始覺得江湖並不像自己所想的那麼好闖，因爲她懂的實在太少，幸虧自己一直是以王莊三格格的身份在外面活動，揹着那個大靠山，使得別人不敢得罪她，尤其是王莊所屬的那些分會，更把她敬若神明，才能掩護她一片雲的行動，否則的話，就靠自己那幾下子，不但早被人拆穿了，恐怕也很難安全地活到現在，從各種條件比起來，一陣風比自己强多了，無論是武功，機智，閱歷，膽識，甚至於班底。

儘管心中對秦風已經萬分地服氣了，但是她仍然無法消除那一份疑慮：「含芳！妳說暗中還埋伏着一個殺手，他在那兒呢，怎麼不見一點動靜呢？」

「埋伏是一定有的，藏在那兒却不知道的，他們經驗很豐富，必然會選一個隱蔽的地方，沒到出手之前是很難發現的，等到他們出手之後，多半已經得手了！」

「那秦風他……」哈瑞雲又焦急起來了。

「不要緊的，格格，妳放心好了，秦風是個非常的人，對黑龍會的那一套太清楚了，他有辦法應付的。」

秦風似乎眞有辦法，而他的辦法就是以不變應萬變，窗子已經整個地卸下了，屋中的煤油燈捻得很小，很小，只有一點黃綠色的，豆大的光，像是荒墳間的鬼火似的。

這點光使得屋中的形像都呈現出一個模糊的輪廓，但也可以看得出秦風甜臥在床上，被子蓋住了身子。

老江湖往往在發現了動靜後，在床上用東西做成個假人以誘敵。本人却藏起來守伺敵蹤，但床上的這個秦風却不是假的，因爲他的頭露在外面，臉側向了外面，閉着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還可以聽見他的輕鼾聲，低低的囈語聲。有時躺在被子裏的身子還扭動一下，那絕不會是用被子捲起來的僞裝。

窗外的兩個人顯然很意外，這似乎太容易了，太簡單了，順利得使他們一時感到手足無措！

但也不過是一刻兒工夫，他們很快就

有了決定。四隻手齊揚，黑暗中亮光連閃，至少有十幾件暗器一起射了進去，而且大部份都是集中在秦風的頭部。

熟睡的秦風猝然受擊，身子只挺了一下，把被子往上掀了一掀，隨即不動了！頭也偏過一邊。

有兩隻飛刀揷進了咽喉頸間，由於床單跟枕頭都不是白的，流出的血跡雖然看不出紅色，却也清清楚楚！

毫無疑問，秦風已經死了，要不是含芳拉住，哈瑞雲已經忍不住要衝出去了。但含芳對秦風的信心堅定不移，阻止了哈瑞雲的衝動：「三格格，妳放心，秦爺不會這麼輕易地叫人害了的，尤其是他明知有人會來暗殺，怎麼會乖乖地躺在床上等着挨宰呢？」

「妳是說床上的那個人不是秦風？」

「看來雖然像秦爺，但是我不敢肯定，假如那個人確是挨刀死了，就一定不是。」含芳說的是一廂情願的話，但她的信心十足。哈瑞雲却不能這麼輕鬆：「那人若不是秦風，又會是誰躺到他的床上去？他自己又上那兒去了？那個人要是秦風的話，他挨了這麼些的暗器，流了那麼多的血，又怎麼會沒有受傷？含芳！妳倒是說說看！」

「格格！我可說不上來，我只知道秦爺絕不會這麼輕易就叫人放倒了，這位爺的神通可大着呢，辦起事兒來神出鬼沒，連自己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在玩些什麼把戲，但是大家都知道，秦爺親自出馬，就沒有辦不了的事兒，也絕不會把事兒給辦砸了！」

語氣是那樣肯定，態度是那樣的眞摯，使得哈瑞雲情不自禁地問道：「含芳！妳認識他有多久了？」

「兩年了，自從認識秦爺之後，我才知道以前那段日子簡直是白活了，所以說我這一輩子剛開始的時候就認識他，一直到死也不會背棄他，這話也說得過去。」

情意是那麼深濃，雖然哈瑞雲明知道不是那回子事兒，但聽來也有點不是味兒，總算把這一段尷尬的低語給擱住了。

那兩個人見到床上的人已經中了暗器，而且也停止了抽動，大概是斷了氣兒了，其中一個回頭朝後面說：「兵衞先生，這小子已經斷了氣兒了，並沒傳說中那麼厲害。」

說完後另一個人也恭敬地道：「兵衞先生，情形經過您一直都看見了，人已經斷了氣了，小的看得很清楚，的確是姓秦的那小子，現在請您示下……」

兩個人都說的是中國話，說完後還彎腰鞠躬，像是黑暗中眞有個人似的，然後，像虛無中突然幻出一個人似的，只眨眼的工夫，他們的面前多出了一條人影，身材很高大魁偉，像一棵大樹揷在地上，朦朧中可以看見那人的大概輪廓，滿臉的虬髯，粗眉大眼，含芳不禁低聲道：「他就是那個大鬍子，鐵飛龍叫他金大鬍子。」

哈瑞雲却沉聲地道：「金兵衞，黑龍特級殺手。鐵飛龍還眞有兩下子，居然能搭上這條綫！」

「格格！您認識這個金大鬍子？」

「不認識，可是聽過他的名字，南滿會社的社長清水跟我談起過他，說他是黑龍會的特級殺手，跟清水不和，很可能會派來接替清水的位子，想不到他竟然已經來了，而且跟鐵飛龍搭上了綫，這個混帳東西，我非扒了他的皮！」

含芳瞧她很生氣，却不知道她是在罵金兵衞還是罵鐵飛龍，她也沒心情去想那些，因爲哈瑞雲把金兵衞的身份說得如此重要，她開始替秦風擔心了：「這個金大鬍子還眞有兩下子，沒聲沒息，也不知從那兒就冒了出來……」

「他是躲在那棵大槐樹上，由空中跳下來的，因爲我們這邊被樹幹擋住了，所以才沒瞧見！」

「哦！格格倒是看得眞切！」

「也沒什麼，妳說過外面還埋伏有人，我就一直在找，看看只有那棵老槐樹能藏人，就特別注意那兒。」

含芳壓低了聲音又問道：「那棵樹幹離地有四丈高呢，他居然落地無聲，連身子都沒頓一下，這份輕功眞高！」

哈瑞雲撇撇嘴：「平平而已，不過他那麼大的個子，能練到這個程度，算是不容易了！」

含芳伸伸舌頭，對這位格格的能耐總算有幾分底子了，只是她還不知道這位格格就是與她心目中敬爲神人的一陣風齊名的一片雲哩，否則她伸出的舌頭可就縮不回來了。

金兵衞雖是穿着中國人的衣着，但行動間却不脫他島國浪人的習氣，長袍掖起，下擺結束在腰間是爲了行動方便，一邊揷着支手槍，右手邊却佩着一柄東洋劍。以對敵犀利而言，佩劍絕對不如手槍來得俐落，因爲手槍可以射遠及四五丈，劍却只有在一丈以內始能克敵。

但是金兵衞顯然把運劍放在第一位，他現身落地之後，手一直沒離開過劍把，雙腿所採取的姿勢也是隨時準備出劍，側頭朝裏面靜聽了片刻才沉聲道：「我不相信秦風會這麼容易就被你們收拾下了，清水次郎向本會的報告說他是很厲害的高手，不久之前，本會派出的兩位高手黑龍一號與二號都折在他的手中，而且還是赤手空拳之下將兩人殺死的，怎麼會如此差勁呢？」

「是，是，兵衞先生，小的也沒敢輕視他，所以才請您押陣來收拾他，可是一切的經過……」

金兵衞擺擺手：「這話你已經說過一次了，我不要聽第二遍，我要的是一個解釋，一個合理的解釋！」

說話的那個人不敢開口了，倒是另一個人道：「兵衞先生，姓秦的小子雖然殺死了黑龍一號跟二號，但是據鐵爺的目睹，他自己也受了傷，胸前挨了一刀，手臂硬架了一鐵棍，雖不致於喪命，但還是相當重的。」

先前開口的那人似乎也得到靈感，連忙道：「對！對！兵衞先生，秦風如果挨了芳子的飛刀，就難怪他躺下不能動了，芳子的飛刀上是淬過毒的，見血封喉！」

「住口，要是濱戶芳子的飛刀眞有那麼厲害，秦風應該早就死了，可是鐵飛龍說他還講了半天的話！」

「是！兵衞先生，不過秦風的家中是開漢藥店的，中國有很多治傷祛毒的秘方靈藥，的確效用神奇，小的想多半是秦風仗着身邊帶着解藥才保住了性命，不過傷復療毒，也很費體力，所以他才昏昏睡去，失去了驚覺性……」

這應該是最合理的解釋了，金兵衞笑了一聲：「嗯，也有道理，這麼說來，根本就用不到我來，你們兩個人也可以把事情給辦成了！」

二人連忙恭身行禮，同聲道：「不敢！不敢！」

較矮的那人接着道：「如果不是仗着兵衞先生神威，小的們根本就不敢前來，這還是兵衞先生的威風鎭住了他，將來在對付一陣風跟一片雲時，還多多借重兵衞先生。」

金兵衞十分得意，哈哈大笑道：「沒問題，鐵飛龍跟本人合作是最聰明的事，清水次郎不過是靠着他是會長的學生，才被派來主持南滿會社，其實他什麼事也辦不了，現在你們兩個人進去，把屍首給我抬出來。」

兩人不禁猶豫，金兵衞沉聲道：「去！我金兵衞殺人的習慣是一刀斷首，不全屍，秦風雖然死了，也不能壞了規矩！」

在金兵衞的第三次催促下，兩個人分前後翻進了窗子，摸進了屋子，逼近床前，金兵衞則昂首向天，不可一世，連屋子裏都不看一眼。

沒多久，一個人提着顆血淋淋的首級從窗子裏跨出來，暗中的含芳却忍不住要叫出聲音來了，她對秦風有着絕對的信心，却爭不過眼前的事實，不過哈瑞雲却比她冷靜，目力也比她銳利，一把掩住了她的口，低聲說道：「別衝動，看那個出來的人！」

朦朧中自然看不眞切，但是體型上似乎略有不同，現在的這個人，比高的那個矮，比矮的那個高，比胖的略瘦，比瘦的又壯一點，其實這些微的差別是不容易一下子發現的，最主要的是她們兩個人對秦風太關心，太深切，所以對這個身影太熟悉，他像秦風，自然就跟別人不同了。

但是金兵衞却沒有發現，連頭都不回地道：「你怎麼一個人出來了！」

「是的！兵衞先生，小的把秦風的首級給您提來了！」

「八格野鹿，我金兵衞殺人一向是自己斷首，尤其是秦風這樣的高手，更要把他的頭挑在劍上才顯出我的威風，你好大的膽子，難道要跟我爭功不成！」

「不！不！兵衞先生，小的不敢，人雖是我們殺死的，但是全仗着您的神威，所以這功勞當然還是您的，只不過秦風的腦袋跟別人不一樣！」

「哦！怎麼不一樣法？」

金兵衞的目光由天上收回來，却落在那顆首級上，依然沒去注意人，那是因爲這個人的聲音跟先前那兩個人幾乎完全一樣，那是兩個人，一個尖喉嚨，一個啞嗓門，一聽就知道誰是誰，絕無弄渾的可能，這人的聲音怎麼會跟兩個人的相同呢？

說來妙得很，因爲他開口時，一下子尖喉嚨，一下子啞嗓門，一個人說了兩個人的話。

哈瑞雲與含芳聽得清楚，看得清楚，幾乎要笑了，但是金兵衞却仍然沒有發覺，因爲那兩個聲音他都聽熟了，知道是一個人在說話，聲音一樣，根本沒理會是那一個人，換了第二個人，或許就已經發現其中不對勁，但金兵衞不會，一向目中無人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心中從沒有別人存在，所以他沒有聽出聲音的不對勁，繼續地追問：「說！快說，秦風的人頭怎麼會不一樣？」

人首還在滴血，看起來是秦風，沒什麼異狀。

「是！是！兵衞先生，是小的說錯了，人頭倒沒什麼不同，是秦風的屍體與人不同，小的在床下只找到這顆人頭，却沒有找到秦風的屍體，所以只好把人頭提出來了！」

「那呢！」金兵衞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句日本話，那是極端驚訝的語氣：「怎麼會有這種可能？」

「是眞的，兵衞先生，不信您自己瞧，而且這顆人頭也有點怪，他好像還是活的，眼睛還在睜着，眼珠會動！」

他把人頭舉高一點，讓金兵衞看得清楚，大概他說的話沒有錯，金兵衞看得出了神，半天都沒有動，甚至於他自己的腦袋飛起離開身子，也沒有再動過！

其實這時間是非常短促的，金兵衞爲人頭上的異徵出了神，那個人也開始了行動，他的身子極快地捲進，寒光一閃，掠過金兵衞的喉間，金兵衞的斗大頭顱已飛過一邊了。

「秦風！」

「秦爺，秦少爺……」

躲在暗中的兩個女人再也忍不住，而且也沒有任何顧忌疑問了，兩人幾乎同時的衝了出來，也同時的喊了出來，衝到秦風的面前，大家都想拉秦風的手，但她們把手伸出時，這才發現另外還有一個女人在！

含芳首先縮回了手，哈瑞雲可以不縮回的，但是她在含芳之後也縮回了手，秦風的臉上仍是帶着那股子什麼都不在乎的笑意：「妳們兩個倒眞沉得住氣，看着我又挨飛刀，又叫人割下了腦袋，居然能不動聲色！」

含芳不安地瞧了瞧哈瑞雲，她却大方地笑道：「起先是我快沉不住氣了，可是含芳姑娘對你有充份信心，說你一定能應付得了，我也就姑妄信之，可是後來，你的腦袋叫人提了出來，換成她沉不住氣了，差點沒叫出來！」

秦風笑笑道：「幸虧沒叫出來，否則我這個腦袋就算白掉了，雲雲，妳對我的信心倒是建立得很快，連我的腦袋叫人砍下來，妳都不相信我是死了！」

哈瑞雲道：「我是沒看那顆提着的腦袋，先看了出來的那個傢伙，他既然長着一顆秦風的腦袋，那被砍掉的一定是別人的腦袋了，我急個什麼勁兒？」

秦風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要是妳先看看那顆被砍下的腦袋，我就慘了，因爲這一顆眞是我的腦袋！」

他把手中的人頭往上提一提，讓兩個女子都看淸楚了，換來的是兩聲尖叫！

這的確是秦風的頭，齊頸而斷，血漬模糊，但臉目宛然，是如假包換的秦風，而且眼睛還是開着的！

一個人手上提着顆自己的頭，脖子上又頂着顆相同的頭，這樣子當然够嚇人。

秦風笑着拍拍自己的脖子道：「別怕！別怕！我的頭還好好地長在這兒，沒叫人眞砍下來。」

「那你手中提看的是什麼，你……有幾個腦袋？」

「眞腦袋只有一個，但是我身邊隨時還帶着一顆假的，這顆假腦袋叫人砍了不止一次，也不止一次的救了我的命，今天它又代我死了一次！」

「什麼？是假的，怎麼弄的，竟像眞的一樣！」

「我在北京天橋的路攤上，看見一個揑江米人兒的老頭兒，技藝之精，令人難以想像，能照着人的樣子，揑得維妙維肖，我讓他照我的臉模子揑了一個，然後又托人帶到了上海，找到一家橡膠工廠，用橡皮製成了這麼一具……」

哈瑞雲驚魂始定，膽怯怯地伸出手來，把那顆人頭接了過來，用手指按了兩下，軟軟的很有彈性，她才深吁了一口氣：「眞好玩兒，居然跟眞的似的，那天我也去做一個，放在屋裏嚇嚇人也是好的。」

秦風笑道：「雲雲，這可不是好玩兒的，我是靠着它來救命的，要是知道的人多了，戲法不靈了，就該我的眞人挨宰了，妳做做好事等我死了再做吧！」

哈瑞雲忍不住囘了他一眼：「瞧你這個人，動不動就把死字掛在口邊，也不圖個吉利……」

秦風大聲地笑了起來：「要是說說就能把我咒死了，我不知道死了多少囘了，像我們這種人還能忌諱這些？」

他很自然的一手擁着哈瑞雲，另一手擁着含芳，就這麼左擁右抱地進了屋子，哈瑞雲微感不安地掙了掙道：「秦風，別這樣，讓人看見了像什麼！」

「這會兒除了地上這個掉了腦袋的金兵衞，連鬼都找不出第二個了，妳家的那位鐵總管很能幹，也很會辦事兒，爲了不落形跡，他早就把人都給撤走。」

哈瑞雲咬咬牙：「這個混球，我一定要剝了他！」

秦風搖了搖頭：「雲雲，鐵飛龍的事兒不忙辦，我倒是要聽聽令尊大人的意見怎麼說，妳去告訴他沒有？」

哈瑞雲道：「找了，但沒有見着他，誰也不知道他上那兒去了，我問那個貼身的七姨太，她說爹在她那轉了一下，就走出去了，還不讓人跟着。」

「令尊大人在後宅，會沒人知道他在那兒？」

哈瑞雲苦笑道：「他有七房姨太太，個個都是醋罈子，如果說了要到誰的房裏，別的會不高興。」

停了一下，哈瑞雲又補充說：「所以他老人家無論是上那一房，都不跟別人說的，來就來了，坐坐又找個理由走了，那七處屋子隔又遠，繞一下得大半天兒，我心裏惦着你，來不及去細找就來了，反正沒關係，事兒完了，我一處處去找。」

秦風沉吟了片刻才道：「也好，屋子裏還有這一對活寶，妳就抓着他們去見令尊，讓他發落好了。」他從床底下拖出兩個人來，正是先前啓窻的那兩個，軟綿綿的，閉着眼，一動都不動。

哈瑞雲道：「這兩個人都死了？」

「沒有！我跟他們沒多大的仇怨，何必害人性命，何況他們都是中國人，只因爲窮極無聊，給日本人跑跑腿，罪不至死，我也沒與趣殺這種小角色。」

哈雲瑞恨恨地道：「這種人忘本背源，利慾薰心，尤其該殺，他們比日本鬼子更可惡。」

秦風一笑道：「雲雲，算了，妳未免責人過嚴，恕己何次，眞要論該殺，排上一長串之後，也還輪不到他們！」

哈瑞雲神色一黯，她知道秦風說的排上一長串，都是王莊的人，而且她的父親哈王爺該排在第一個。

默然半晌，哈瑞雲只能用脚踢踢那兩個漢子，見他們還是不動，不禁詫然道：「秦風，你會點穴？」

「沒那麼大的本事，那門功夫太深奧，我也沒耐性慢慢兒去練，點穴只不過叫人不能動彈而已，我有簡單的法子。」

「那你是怎麼弄的？」

「我在他們鼻子裏彈進一撮粉末，吸進去後半聲不響就躺下了，又方便，又省事，不動他們能躺上三天三夜，要他們醒來，只須當頭一盆冷水，鼻孔裏用香火一薰……」

「秦風！你的鬼玩意兒眞多，這也是你家的祖傳秘方？」

「那可不是，我家是幾代祖傳，賣的救人濟世，道道地地，正正經經的藥，從不賣那些下五門的邪玩意兒。」

「那你這些邪魔外道的玩意兒又是從那兒來的？」

「朋友送的，誰不知道秦少爺專好結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學的十八般武藝俱全，身上什麼法寶都全。」

「但是你至少不應該用這種下五門的邪惡藥物！」

「雲雲！這句話我不贊同，任何一樣東西，本身並沒有邪正之分，完全是因施者的心術而定，像我剛才，殺死金兵衞的手法，必然會爲一般修習正統武學的人所不齒，因爲我用的全是詐術，甚至還加上了下五門江湖人，裝神扮鬼的手法，可是這種方法的確省事而有效，金兵衞是黑龍會的特級殺手，是日皇御前侍衞的技擊教練，一身武功詭異莫測，我要是憑着眞本事跟他拚鬥，連一成勝算都沒有，但是此人被派到中國來，就是爲了消滅反對他們的人！」

秦風停一下繼續說：「已經有不少武林好手，死在他的劍下，我是爲了武德傳統，向他公開挑戰，死在他的手下呢，還

是用一點手段，爲我國人來消滅一個禍害呢？」

哈瑞雲瞠目不知所云，良久才一嘆道：「秦風！妳眞把我弄糊塗了，你說的話，聽起來很有道理，可是我師父要我立身正直，行事光明，那也沒錯呀！但是這兩種行事的方式却是完全背道而馳，到底是那一個對呢？」

秦風一笑道：「這個問題我也沒法答覆，我沒有拜過師父，我的武功很雜，都不是從名家那兒學來的，因此我行事也沒有什麼名家氣度，只問對不對，該不該做，其他一概不去理會，我從不考慮手段的對與錯，只要是一件要做的事，用任何手段去完成都不會錯！」

含芳點點頭道：「秦爺說得對，行事只求做得正，站得穩脚步，其他都可以不計較，否則像我這種操賤業的人，根本就不該活下去，可是秦爺開導了我，說我們這種人一樣可以行俠仗義，爲大家做一點好事，尤其是我這個行業，可以接近很多人，知道很多難以刺探的消息，他指點了我如何着手的方法，果然做了很多大快人心的事。」

哈瑞雲忙問道：「有那些事？」

含芳一笑道：「格格！這很抱歉，我們有條規誡，對做過的事，從不向人提起，所以我不能說，我知道幹這一行是很賤的，沒人瞧得起，沒有把我們當人，可是我現在站在人前，一點都不感到慚愧，而且還深感驕傲……」

「深感驕傲，難道妳是喜歡這個行業嗎？」

「是的，有好幾次，我遇上了幾個很好的客人，要我從良嫁給他，都被我拒絕了，上半年，有個做生意的，大我四歲，人挺老實，還沒有娶過妻子，他答應把我接出去，明媒正娶去當掌櫃娘子，結果我還是囘絕了。」

秦風哦了一聲道：「含芳，妳應該答應的！」

「是的，我應該答應的，因爲這是我一個難得的機會，一個尋求歸宿的機會，可是我想了一想，有個正常的歸宿又能怎麼樣呢？相夫，教子，盡了我一個做女人的本份，這是正正經經的做人道理，也是我能做得到的，可是他娶了別的女人，也能做得到，但去了我這個人，對您秦爺行事就可能有很多不方便了。」

哈瑞雲也哦了一聲道：「妳是爲了秦風才留棧青樓的？」

含芳的眼睛正視着哈瑞雲，肅然地道：「可以說是的，因爲秦爺的工作中，需要我這樣一個人，但也可以說不是的，我是爲了我自己，我能給秦爺帮的忙，是別的女人無法帮助的，就以格格您來說吧，要您去幹我那份行業，殺了您也不會肯幹的，我也不是說除了我之外，就沒人能幹得這份活兒了，但是這份活兒既是要人幹，又沒別的人適合或願意幹，我爲什麼不幹下去呢！」

哈瑞雲聽得很感動，情不自禁地握着她的手：「芳姑娘，妳眞好，跟妳一比，我實在太慚愧了。」

秦風笑笑道：「雲雲，妳也別太謙虛了，人只要盡自己的本份，憑自己的良知，求自己的本份，都沒有什麼可慚愧的，含芳並不是天生下賤，她只是早年不幸，淪入了這一行，可是她沒有自甘墮落，也沒有自怨自艾，努力地使自己活得有意義，有價值，可欽的是她的宅心，覺得在我們的工作中，少不了這一個角兒，她已經駕輕就熟了，不願意再要另外一個女孩兒來幹她這份活兒，所以才繼續挨下去，可是妳也不差呀！妳在這個環境中長大，能够不同流合污，創下一片雲這名號……」

「什麼？格格就是一片雲？」含芳顯得無比訝異，秦風笑道：「不錯，就是她，要不因爲她是一片雲，我也不會輕易地洩了我們的底。」

含芳欽折無限地望着哈瑞雲，肅然道：「眞難得！眞難得！格格，您比我强多了！」

哈瑞雲却苦笑着道：「有什麼强的，我是在爲我爹贖罪，你們却是在行俠，兩下子根本不能比。」

含芳肅然道：「格格，話不是這麼說，我之所以豁出一切追隨着秦爺效力，是因爲自己早年身受其苦，飽經欺凌迫害，才想消除那些惡勢力，免得他們再去害別人，而您……」

哈瑞雲輕嘆一聲道：「我是生來迫害人的，對不對？」

含芳點點頭道：「是的，您是在迫害人中取得樂趣享受的人，您能從這中間辨出是非來，站到反對自己利益的那一方來，才是眞正的不容易。」

哈瑞雲道：「照妳這麼說，生在壞窩子裏就沒有好人了？」

含芳道：「格格，不怕您生氣，是這樣的，這並不是說您生來就該壞，而是您自小耳濡目染，根本就把踩在別人頭上當作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您的胸懷遠比我們可敬。」

秦風道：「雲雲，這話不錯，有人唸了一輩子佛，却因爲做了一件錯事而成不了正果，有人殺了一輩子豬，却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非善惡，不在善惡的大小，而在立意存心，因此妳的作爲，遠比我們難得。」

哈瑞雲嘆了口氣：「我知道，我若不是因爲有個明白事理的母親，聽任我在王莊沉迷下去，我會成爲一個萬惡不赦的大惡人，我的兩個姐姐就是如此，她們雖然嫁了，聽說在外面仗着王莊的勢力，胡作胡爲，她們本性並不壞，只是這兒把她們教壞了！我……」

她沒有說下去，因爲秦風突然伸出手，把她的嘴掩住了，哈瑞雲也沒有問，知道有情況發生了，秦風放下了口，低聲道：「有人來了，雲雲，妳出去瞧瞧去！」

哈瑞雲詫異道：「會是誰呢？」

秦風道：「來人身手不弱，而且是悄悄地掩進，總不會是我的朋友，所以要妳出去把對方阻一阻，我好把含芳送走，免得讓人發現她在這兒。」

「那有什麼關係，讓人看見了也碍不着誰呀！」

秦風笑道：「兩個活的，一個死的，都是不久之前在她屋子裏的客人，怎麼沒關係呢？」

含芳忙道：「格格，我還是躲一躲的好，就是不打算在王莊混下去，我還要在別處給秦爺打個頭站去，要是讓人看見我滲在這些事裏面，那時就只有眞的從良去了！」

來人聲音更近，哈瑞雲不能再拖了，只有朝發音處一直迎過去，乍穿過那個院子，就已看見幾條人影都沿着牆角貼着，似乎避免給她看見，哈瑞雲却已經發現了，用手一指道：「誰？快出來，否則我就開槍了！」

「別開槍，別開槍，是小的我，毛六，毛老六！」

但見一個禿頭的中年漢子，張舞着雙手站了出來，哈瑞雲一看他就火上來了，因爲這傢伙正是鐵飛龍的心腹死黨，也是他揭開了王莊一連串紛擾的序幕，鐵飛龍叫他去盤查小翠花跟那個琴師周老兒的底子，結果他却趁人在換衣服時摸進去，讓秦風給好揍了一頓。

這件事並不爲過，因爲後來秦風證明了小翠花跟周老兒都是黑龍會遣來的殺手。火的是他在這個時候跑到了這兒來，不知安着什麼居心，而且他想一個人出來，把其他的人給掩住了，哈瑞雲神色不動，注意力却放在另外的幾條人影上，儘量用眼角的餘光罩定那些人的行動，然後才寒着聲音道：「毛六，你鬼鬼祟祟地在這兒探頭探腦幹嗎？」

「沒有啊！格格，鐵爺叫小的四下留點神，別讓不肖之徒，淌進來驚擾了客人，因爲聽說最近這幾天不很安靜，小的不敢躲懶，只好四下看看。」

哈瑞雲冷笑一聲：「鐵飛龍瞎了眼睛才挑上你這種渾球，白天裏你鬧的笑話還不够大？」

毛六陪笑道：「格格！那實在是寃枉，那娘兒根本就有問題，她是發現我進她的屋子，故意脫掉了衣服來坑我的，事實上證明她們師徒倆都不是好來路的……」

「這麼說你還是挺機靈的了？」

毛六挺挺胸，摸摸光頭道：「格格！不是小的吹牛，小的別的本事不怎麼樣，這雙照子是最亮的，就像是張天師手裏的照妖鏡，不管是什麼人物，只要經過小的一看，準保能照出原形，絕不會有差錯。」

「哦！這麼說來，你悄悄往這兒來！準是這兒出了什麼岔子了？」

「沒有！沒有！小的只不過是隨便走走。」

「就是你一個人呀，萬一要是遇上了什麼你招架得了嗎？」

「沒關係，一個人够了，最近沒什麼顯眼的人，就是那一對賣唱的師徒有問題，已經給秦少爺給除去了就……」

「這是誰告訴你的？」

「是……是鐵爺，他在不久前告訴小的，說小的眼光還不錯，看準的那一對師徒不是好人，叫秦少爺給擺平了，要小的繼續留心莊裏……」

哈瑞雲微微一笑道：「毛六！想不到你對王莊這麼忠心，居然敢一個人巡夜，不辭危險，明兒我告訴鐵飛龍，要好好地獎賞你一下！」

「格格太客氣了，這是小的應該做的，王莊養着我們是幹什麼的，不就是要我們維護王莊的平安嗎？」

「說得好，要是有人在這兒爲非作歹，那就是你們的責任了！」哈瑞雲狡黠地說道。

「當然，誰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到王莊來撒野，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格格，您吩咐下來，小的這就抓他去！」

「抓人的事兒不用你了，自會有人去做。」

「那……格格要小的幹什麼？」

「埋人！有人在我面前鬼鬼祟祟的不懷好意，我招呼了幾聲，他們都不睬，我一氣之下，拔槍就給斃了！」

毛六一驚，連忙問道：「格格！在那兒？」

哈瑞雲用手一指，毛六隨着手指望去道：「沒有啊，那兒小的剛巡過，連個人毛兒都沒看見！」

他還在用心地搜索，但耳邊却傳來「拍拍」的兩聲脆響，那是哈瑞雲藏在袖中的「小噴子」噴了火。

口徑小，聲響也不大，但是哈瑞雲的射擊很準，有兩個人哎呀出聲，一個是肩頭中槍，用手撫着肩頭，衝出來向外急竄，另外一個則是腿上中了槍，才跑了兩步，已經不支倒地，雙手抱着腿在地上哎呀哎呀直喊。

毛六臉色急變，快步上前喝道：「不長眼的東西，居然敢到這兒討野火，老子斃了你！」

他衝到那人身邊，抬起脚來就往下踹，哈瑞雲忙喝道：「別管他，把那個跑的給我抓回來！」

但毛六已經一脚踹了下來，地下的那個傢伙立刻伸腿攤臂，不再動彈了，毛六一脚把他給踢開了道：「格格！您放心，小的這就抓去，絕不會叫他跑了！」

一面說着，一面拔腿就追上去，哈瑞雲趕到那倒下的人身邊，但見黑呼呼的一堆，看不清臉貌，只是看樣子已經活不成了，哈瑞雲心中很火，大聲叫道：「毛六！毛六！」

毛六已經走遠了，身後刷的一響，亮出一溜火光，哈瑞雲連忙轉身，抬手就是一槍，對方動作很靈敏，隨着她舉手的同時就地一滾，使她那一槍擊了空，而且發聲急叫道：「雲雲！是我，秦風，別再開槍了……」

果然是秦風的聲音，哈瑞雲吁了口氣：「秦風，你是怎麼了，也不招呼一聲，突然在後面冒出來！」

秦風由地上爬了起來，拍拍身上的灰，而且把火摺子重新點着了，笑嘻嘻地道：「我要是打聲招呼，不是讓人家也知道，也抓不到主使者了？」

「主使者，誰是主使者？他在那兒？」哈瑞雲道。

「溜了！妳在開槍的時候，他就偸空溜走了，因爲毛六擋住了妳的視綫，所以

妳看不見，我從後面繞了過來，剛好在他們對面，看得清清楚楚！」

他把火摺子湊近地下的死者，可是那張臉已經血肉模糊，認不清楚了，秦風一哼道：「看不出毛六那傢伙脚底下還眞有勁兒，不但殺人滅口，還能毀容滅跡！」

哈瑞雲冷笑道：「我知道他是殺人滅口，但是沒想到他還會毀屍滅跡，沒關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再找到他的時候，就够他受的了！」

秦風輕嘆了口氣：「這傢伙實在不够聰明，以爲這一跑就能躲過妳的追查了，却沒有想到他已經在妳面前亮了相，妳就是不再去追究他，那個暗中指使他的人又怎會放過他呢，我想妳是永遠別想再找到他了！」

「這是怎麼說，難道誰還能把他藏起來，本莊要是決心找個人，那怕他跑出五百里去，還是能在三天之內把人給抓回來，只看我願不願意勞師動衆而已！」

秦風微微一笑道：「我知道王莊的勢力大，也知道妳三格格的威風，只是這個毛六，妳是找不到了，沒有人敢再藏住了，只有那個指使他的人，爲了怕他在妳面前漏了什麼，不但要滅他的口，而且連他的屍首都會毀得乾乾淨淨！」

哈瑞雲又是一怔，但是她知道這是絕對可能的，定定神冷笑道：「那沒關係，毛六只是個小角色，我找他背後的那個傢伙說話，那就行了吧？」

秦風搖搖頭：「不行！毛六是唯一的證人，不！還有那個傷了胳臂的傢伙，不過這兩個人在我的計算中，不會再活過半個鐘頭，因此，無憑無據，妳知道那個人是誰？」

「當然是鐵飛龍了，毛六，跑走的孫三兒都是他的人，我早就看見了，你以爲我找不出來嗎？」

哈瑞雲顯得很得意，但是秦風却笑着搖頭道：「鐵飛龍當然脫不了關係，可不是那個指使的人。」

「不是鐵飛龍，那又是誰，李大叔，張法……」

「都不是，這人雖然身在王莊，但却是妳再也想不到的人，妳別往九天王裏去猜！」

哈瑞雲的心往下沉，痛苦地道：「這麼說是我爹了？」

秦風愼重地思索良久才道：「不是！雖然那個人看起來像令尊，但絕不會是令尊。」

哈瑞雲又寬心了：「只要不是我爹，管他是誰都沒有關係了，秦風，快把人告訴我！」

秦風想了半天才道：「告訴妳也沒用，因爲妳提不出確切的證據，就奈何不了他，既然奈何不了他，妳倒是不必知道的好，因爲妳平時再也不會想到這個人，一旦對他起了疑心，反而會形之於色，打草驚蛇，於事無補，如果再引起他的情急反噬，那是更得不償失的事！」

哈瑞雲急了道：「秦風，你嚕囌了半天，還是沒有把人說出來，只要不是我爹，任他是天王老子，我也敢動他！」

秦風苦笑道：「我看見的那個人影確是令尊的樣子，但是我知道他絕對不是令尊……」

「爲什麼，看見是我爹的樣子，却又絕對不是我爹，秦風，你這說的是什麼話，難道是有人裝成了我爹的樣子？」

「是的，如果乍然一見，誰都以爲是令尊。」

「那你又怎麼知道不是我爹呢？」

秦風拿出一綹灰白的鬍子苦笑道：「這是那個人在匆匆離去時掉下來的，令尊的鬍子雖是這個顏色，但却是貨眞價實地長在臉上，不會叫風給刮了下來吧？」

哈瑞雲接過他手中那一綹灰白的鬍子，看了半天才道：「奇怪，這倒是跟我爹嘴上的一模一樣，秦風，你認爲是誰呢，告訴我也不打緊呀！」

秦風又把鬍子拿了回來道：「我也是祇有一點形象，還須要經過進一步的查證，現在我也無法肯定……」

哈瑞雲還要開口，秦風道：「雲雲，不是我信不過妳，我認爲妳不知道，反而容易幫我逼出他的眞相，這個傢伙不但身手不弱，而且還是個絕端厲害的角色，有一點風聲，就會引起他的警覺，這傢伙我相信才是王莊的罪惡之源，因此，我們一定要把他給抓出來！」

哈瑞雲望望秦風，她發現了秦風倔强的一面，就是他不肯說一件事的時候，就絕對不會說的了！

哈瑞雲心中很氣，可是這股氣憤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爲她再想想自己，不也是這種性情嗎？自己不能改變，又爲什麼硬要別人屈服呢，何況秦風的顧忌並沒有錯，自己若是眞知道那個人的身份時，恐怕很難再做到不形之於色，於是她笑笑道：「不說就算，看我自己有沒有辦法找出來，瞧你到時候還神不神氣？」

秦風微微一笑道：「對！我不告訴妳那個人，就是要妳去查，要妳去逼，把那傢伙給逼出來。」

哈瑞雲一怔，她本來只是說說氣話，並沒有認眞追查的意思，怕反而礙了秦風的事，那知道秦風居然會鼓勵她去查，不禁惑然地問道：「你眞要我去查？」

「怎麼不要呢，這兒死了一個，裏面院子裏還死了一個，趴着一對，出了兩條人命，怎麼能不查究呢？」

「那你要我從那兒着手查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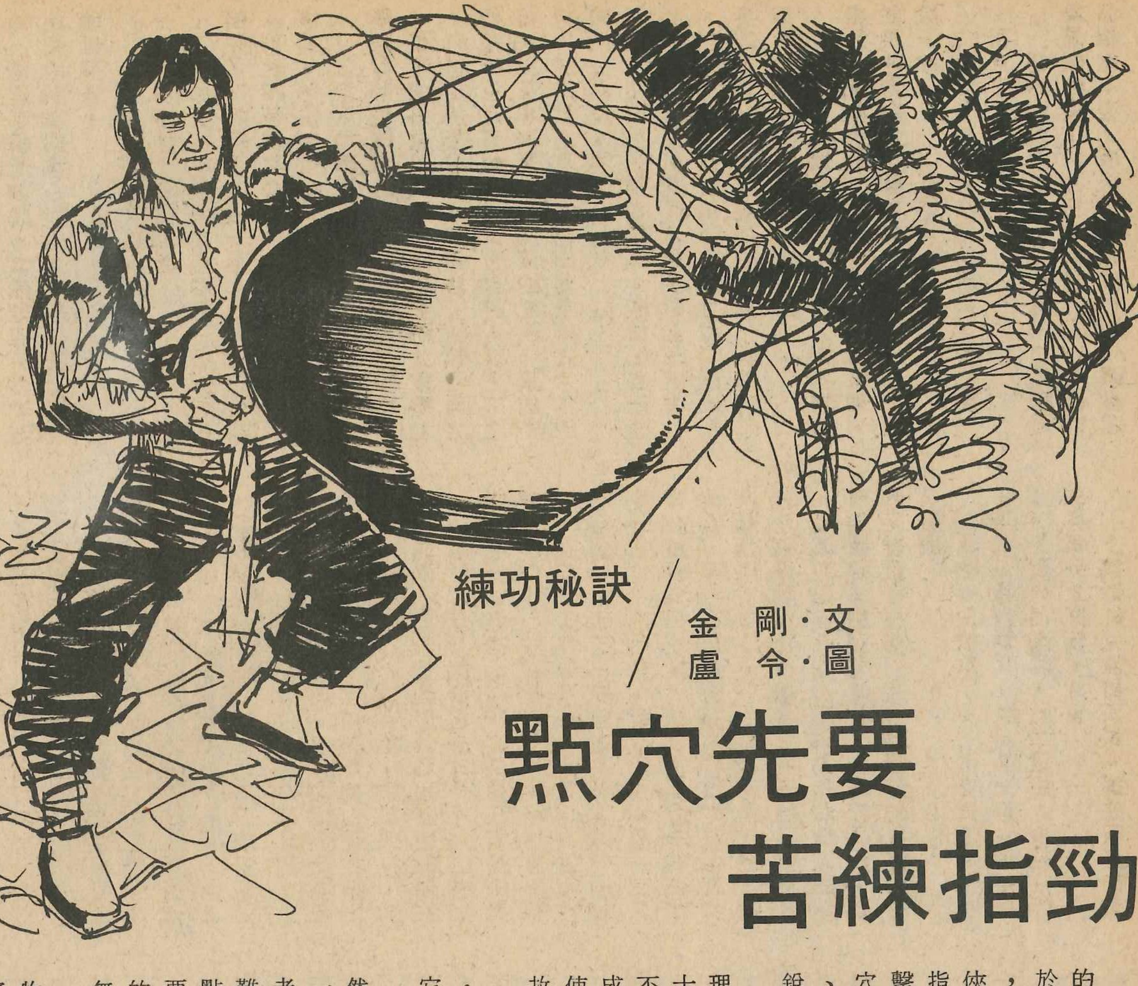
「照一般的情形，照妳現在所有的綫索，該從那兒查就那兒查，這才會顯得自然一點。」

哈瑞雲狠狠地白了他一眼，覺得這個人實在可惡，需要他的意見時，他就開始拿蹺了，於是眞賭上了氣，哼了一聲道：「我就不信邪，非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說完登登地向外走去，秦風也跟着出來，她停了脚步道：「你跟着來幹嗎？」

秦風道：「人死在我的窗子外面，而且在我屋裏還拏住了兩個人，那怕妳是要升堂問案子，也得有我一份兒呀，妳若是把我撇開了，那不顯得太沒道理了嗎？」

（下期續完）



點穴先要苦練指勁

練功秘訣

金剛·文
盧令·圖

中國功夫當中最爲神秘却又特別有效的一種本領，叫做「點穴」，雖然現時精於點穴的人非常之少，但在武林方面稱述，古代確有一部份高手是懂得點穴的，大俠甘鳳池就有這一套功夫，能够僅用一隻指頭向對方身上重要的穴道插去，便使受擊之人登時倒下，如果他並非僅用一指點穴，而是五指撮合，形如虎爪，或者抓頭、抓腦，又或向對方軀幹中部撲擊，那就銳不可當，更難抵擋。

甘鳳池遺留下來的點穴功夫，有些道理，不過，古人往往躲在空門練習，一住十年，以長時間的功夫去鑽研，一種學問不管修文練武，都是很有機會得到最高的成就。今人忙於生活，早晚沒有空閒，即使有空閒的時間，亦無適當的環境練習，故此，難以練習得到點穴的功夫。

下面所述各點，循序而進，練習既久，必有所成，喜歡研究點穴的人，不妨把它看做參考。

從練習指勁說起，既然稱做點穴，當然是用手指向敵人身上戳，插，抓，做出一些傷害人的招式來，如果指上沒勁，或者皮肉太嫩，未能傷人，先行傷己，那就難望靠着點穴功夫取勝，故此，入手學習點穴，不管從那一家的點穴功夫着想，都要設法使指頭結實，特別是指尖那一部份的皮肉，更加要厚而硬，否則，一切徒勞無功。

如果開始練習點穴，便即把手指向硬物又抓又插，很容易使指頭受傷，因此最好選擇比較脆弱的杉木板，把它刨平之後，放在椅上，或者枱上，練習時有三種方式，一種是用中指和食指敲打，另外一種就是加進大姆指，還有一種練功方式僅用一隻食指刺去，刺完食指再刺中指，因爲大姆指較短，不宜衝刺，可以用它壓在木板上面，逐漸發力。

任何人用指頭向木板撞擊，不過三個月一定結實得多，而且有可能把木板插碎，那時自問指尖已經結實就可以練習較爲進步的一種方式了，把杉木板改變爲柚木板。

再進一步就是向並非特別結實的鬆石上面戳去，由輕而重，習慣了就不覺痛，然後改用麻石，如果僅用一兩隻指頭向麻石插去，並無痛楚的感覺，那就是點穴的第一步功夫。

只能碰着石頭而指尖仍不覺得痛楚，還是沒用的，一定要指尖本身有勁力，想練習指勁，有幾種方式，最簡單的就是用掌上壓，變爲三指壓，再變就是一指壓，那樣做可以使渾身氣力貫注在一隻指頭的上面。

說到掌上壓，在任何一間健身院裏面都看做主要的健身操，就算學校所教授的健身操，亦包括它。

做掌上壓，僅用兩隻手掌支持整體的體重，雙脚伸直，脚跟互貼，僅憑足尖壓地，至於兩手，用掌心壓地，發力的時候，要慢，而且要把腰部挺直，不能够腰部彎曲，頭和胸拉高，看來好像一隻蝦，如果能够做得到渾身拉平，頭部與腰部成一直綫，而且能够用手掌的掌心壓地，一起一落，隨意做得出一百次，那就是完成了

掌上壓的功夫。

再進一步，僅用食指中指和大姆指壓地，兩隻手俱是如此，當然是用手指壓地比較用手掌的掌心壓地去升高自己的體重困難得多。

不過，要練習點穴，那是必須要做的一種練功方式，不能拋開。

假如三指壓地去支持體重，覺得有些困難，不妨略爲改變一下，只用五指塌地，仍然不可用掌心壓地，否則，只能練習掌功，無法練習指勁。

三指壓地難過五指壓地，但却仍有可能練習得很純熟的，到時就改爲單指壓地，眞正能够做得到僅用兩隻手的食指壓地，可以支持體重，已不容易，倘若壓地之後還要拉高整個身體又再放落，放下來之後，腰腹和胸部都沒有接觸地面，跟住提升，那就難之又難，起碼要花掉五六年的時間，然後做得到。

既然做得到兩指壓地，能够把自己的身體拉高沉下，升降自如，指上一定有勁，加上了平時練習用上述的方法，僅以指尖敲板打石，指尖最頂的一處，肌肉特別厚，有如骨頭，那就更加犀利。

每個人的體型不同，有些人手指特別粗壯，恍如芭蕉，另外一些人手指太細，如果練習點穴，雖然有勁，仍是担心它不堪一擊。

故此，要練習指頭的肌肉，使它變厚，而且變大。

想達到這個目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練習鐵砂指，鐵砂指的練功方式，與鐵砂掌相差不遠，所差異的是這一點，鐵砂掌以掌拍打沙石，後來換過鐵沙，至於鐵砂指，從頭到尾，都是用指頭揷進沙石之內，就算不揷鐵沙，只插堅硬而且起角的石粒，已經十分厲害。

精於點穴之人，那一隻食指就是秘密武器，把它伸直，堅如鐵石，而且指頭粗壯，指尖的肌肉變厚，有如硬骨，憑着這一隻指頭，向對方身上戳去，無異於握着一條鼠尾棍向前刺出，眞的有那麼沉重的勁。

在練習各種指勁當中，必然同時練習抓勁，因爲有些穴道不能單用一隻指頭出擊的，必須五指一齊抓落，有如虎爪，想練習抓勁，最巧妙的就是利用細小的酒缸，酒缸照例靠近缸頂之處有一寸左右的缸邊，它是相當滑的，不容易用五隻指頭抓住它拉起來，練習較爲長久，就一定辦得到，問題只是那個酒缸的重量是否適合自己用來去抓而已，倘若缸子較重，不必加進沙石，不然的話，就要酌量加進，而且要依照時間的安排，一個月加進一些較粗的沙，甚至再加鵝蛋石，較細的鵝蛋石跟鵪鶉蛋相差不遠，即是冬季用來放在水仙花盆裏面的那種石蛋，由於缸內石蛋增加，當然更加沉重，如果五隻指頭放在相當滑的缸邊，仍然有本領把小瓦缸提升，而且是伸直手臂僅用指力提起它的，那就大功告成。

本來練習擒拿手，一定抓得十分出色，不過，僅練點穴，就不必太過注意抓勁了，指勁向前刺出，更加重要，故此，抓勁與指勁之間微有分別。

、上述的缸瓦放置石蛋，那些石蛋仍是有用途的，除了放進瓦缸之內，還可以把它放在闊達一尺的大缸裏面，假如大缸太深，不妨用海沙把下邊托高，然後放置三四寸深的石蛋，那是專供指勁插下時作爲擋格之物。

如果僅用指頭插入裝滿了石蛋的大缸，一插能够把三四寸長的指插盡，那就更加合乎理想，憑着這種插勁向對方若干比較柔軟的穴道插下，當然有可能使對方受傷的，就算沒有練習過眞正的點穴功夫，不知道穴道在那一處，看見軟肉就插，仍有奇效。

所謂軟肉包括了咽喉以及胸膛之間的地方，或者在胸骨兩邊當中夾着之處，又或在耳朵後面，再不然的話，就是頸子旁邊左右兩處較深的小穴，此外，兩邊腰部，或者在腋下，都有軟肉，那些地方非常軟弱，不堪一擊。

由於普通人沒有練習過點穴功，指頭乏勁，且又不够粗壯，或者指尖的肌肉太薄，利用它去插傷對方，殊不容易，跟隨名師指點，練習十年八載，然後用指尖戳向一個人的軟肉，大不相同。

儘管如此，仍要認穴，所謂認穴，即是包括幾種情況，第一點，人體有七十二個大穴，另有三十六個死穴，此外，不大不小的穴道一共有一百零八個，合共二百個穴道過外，因此，必須認眞懂得它的位置，如果稍爲向旁邊移開了半寸，就完全失效。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依照每天二十四個鐘頭的時辰去刺對方的穴道，由於每個時辰的氣血運行不同，穴道方面也有很大影響，插中某一個時辰的穴道，那就使使對方受傷更重。

另外一些穴道是由薄骨包裹的，例如左右兩邊額角的太陽穴，那一處的骨質較薄，而且是幾塊骨頭併合，構成一個頭顱的，在合縫之處，那就更脆弱，如果用手指又敲又打，又插，經常向沙石練習，超過三年，能够一指擊破一塊柚木板，那就可以一指傷人，向對方的額角薄骨之處出擊，相信能够打裂薄板的指勁，即可敲破太陽穴的薄骨。

就算硬骨，亦有問題的，因爲骨與骨之間駁口之處就是空隙，人體的脊椎骨，根本上就是一個骨節扣住另外一個骨節，中間必有多少空洞，只是外邊還有薄薄的肌肉以及一層皮包住，不容易覺察而已，練習點穴之人，就可以一指戳去，剛剛插中對方兩個脊椎骨駁口的地方，就算骨頭堅實，經過這一下撞擊，也會破裂的，脊椎骨如被敲過，非常麻煩，此後那個人的活動力大減，甚至因而廢了武功，無法比武。

在兩邊腋下的地方就是肺尖，該處受擊，肺部積瘀，稍爲活動或使勁一點，就覺得氣喘如牛，那個人當然無法再在武林稱霸。

書上說的：「廢了武功」，就指這種情況而言。

不管軟骨軟肉，或者骨節之間受到撞擊，都是相當危險的，人體的穴道那麼多，如果缺少眞正的認識，難以把點穴這種功夫發揮出來，故此，練習點穴，應該訪尋名師指點。

——完——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未央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飛天狐燒了顏如玉的家園後，更把張珏擄去。同時在鎭上放了一把火，把追去的官兵轉而目標。顏如玉心想那賊人爲了掩人耳目，是必打水路走，她來到運河邊，只見河中有很多艘船，不知如何辨認。忽見一宮船駛近，艙內躺着一美貌少女，顏如玉遂化裝爲一漁家女，混入船內，決定以此船爲餌，引飛天狐來上釣，原來那女子叫白玉，乃是離家多年的白雲叟的女兒，白雲叟當年因武功比不上妻子，感到臉上無光，便一去不回。白夫人遂派白玉與及兩師姊乘船四處訪尋。白玉與顏如玉二人一見投緣，有意一起北上尋親……

無相自無覺　遇强反更强

不大工夫，後到的船隻亦把岸邊都泊滿了，但岸上雖有官兵監視，却無人上船來檢查，不過半頓飯工夫，却已有兩起官兵，端着長矛，抱着刀子，在船頭來去巡查，但有人走到船頭的，立被喝斥。

白玉瞪得大大的眼睛，望了望，說：「師姊，這是做甚麼啊，怎麼這些人兇霸霸的？」

穆蓉道：「哼！這大陣仗，怕不是出了甚麼大案子了，這些官兵擺起樣兒來，倒眞還似模似樣。」

忽聽站在窗前的穆虹道：「眞怪，前面那隻大官船，也被搜查了，你們瞧，那個穿着補褂的官兒，氣得直吹鬍子，那官兵乃是定要搜查。」

白玉跑了過來，說：「我也要瞧，師姊，吹鬍子一定好玩。」

顏如玉早見到了，更知自己猜得不錯，那官兒大得過巡撫，也大不過尚書，却也因此安心了些，別瞧官兵們本領不濟，但這一來，若賊子們就躲在船裏，可就無法遁形了，是以她倒留了神，暗中視察水上船隻的動靜。

因如那穿補褂的大官兒的船也被搜查了，誰還敢說個不字，前面打從那關卡起，少說泊着有四五十艘大船，又過了頓飯工夫，前面的河面上漸漸疏落了，是被檢查過的船放行了，這時才看到水上亦有巡查的船隻，一個武職官兒提槍站在船頭，那船兩邊是兩排跨着腰刀的弓箭手，刀未出鞘，弓却上了弦。

顏如玉暗自又點了點頭，那張珏隨行的人衆中，只死了個馬回回，這批賊子的武功如何，自然官方也知曉了，怎會不如臨大敵，但顏如玉漸漸失望了，皆因前面的船隻，並不見有走動，也不見有船隻想退出水道的，顯然都是些安份的良民。

忽聽那玉兒叫道：「嗳呀！師姊，你聽，他們多兇啊！」

原來那查船的官兵，由一個武職官兒帶着，已上了隣船，只聽喝叫連聲，夾雜着刀拍船艙的聲音，驀聽嘩啦一聲爆響，

隣船的船篷裂開了一個大洞，原來是被撬起的船板，都被那個帶頭的武官擲破了，看來他眞倒有點蠻力。

穆虹哼了一聲，那破洞中露出船家驚惶得發白了的臉，把一個小女孩緊緊摟在懷中。

顏如玉也把白玉摟在懷中，眞不信她會有一身武功，那玉兒把臉埋在她胸前，顫聲的對顏如玉道：「他們怎麼會這般兇啊！」

那不過是一個小船，除了船家夫妻兩口外，就祇得那小女孩，小小船兒，又豈能藏得了多人，那幾個如狼似虎的官兵，倒也沒多爲難船家，隨即走過船來，不料跳上船頭，脚尚未站穩，啊呀！那船猛可裏一晃，往左面猛側，那官兒登時失了重心，偏是他帶領的三個兵丁，恰也跳上船頭，兩個脚下踏了個空，一個被跌倒的官兒一撞，四個人登時倒了兩雙。顏如玉若不是及時一挫腰，沉馬步，也幾乎站立不穩。

啊唷！那船本是往左面翻的，不料怎又驀地向右面翻轉，却因恁地，那四個官兵滾到船邊，眼看要滾落水中的，登時却又向右舷滾了過來。

顏如玉也登時恍然大悟，原來是穆虹的兩條腿交替橫伸橫屈，偏是她那上半身，連晃動也不曾。

早在艙門口的穆蓉拍手笑道：「小姊師，快來看啊，你瞧這四個滾地葫蘆多好玩兒。」

總算那個官兒倒像眞練過兩年功夫，首先爬了起來，却不料晃動得那麼厲害的船，突然靜止下來。

這一來，那官兒反而又失了重心，皆因那在晃動的船該是向他面前一方傾側的，他爲了站穩，身子便後仰，那船霍地一靜止，他便又向後倒去，只聽啊唷連聲，是一個兵丁正爬起身來，那官兵便壓在他頭上了。

連玉兒也拍起手來，笑得格格連聲，那岸上巡查監視的官兵，只道出了事，登時奔來了十多個人，槍頭上的紅纓映日，像火一般紅，刀光也捲起片片寒濤。

再又爬起來的官兒大怒，拔出腰刀，呔！那知才喝得半聲，却早如泥塑木雕。原來他這才發現船中是四個美貌的年輕姑娘，更令他目定口呆的是，那艙中一片眩目的寶氣珠光，顯是適才那船劇烈晃動之故，那艙門口的珍珠簾，兀自尚飄拂不止，在陽光下，發出萬道霞光。

四個美人兒已是罕曾見，他一個小小武職的官兒又何曾見過那麼多價值連城的珠寶，簡直連夢裏也沒見到過，何況既是嬌滴滴的美人兒，自不是人家能把船弄得晃動的，而且，如此富貴，必是王侯之家，他有幾個腦袋，敢對人家發惡。

剎那之間，由暴怒而成魄散魂飛，那握着腰刀的右手，也軟的垂了下來。

那岸上奔來的十多個官兵，也是一般兒到了船頭，也如痴似呆，却是顏如玉認定這番搜查，必與張珏失踪有關，這些官兵雖是令人惱，但生怕誤了大事，忙走了出去，說道：「軍爺，沒捧着他吧，想是你們多在陸地，少在水面行走，上來得急了一些。」

那些官兒吶吶地說：「是是，是我們心急了些。」

顏如玉道：「不知軍爺爲何要停船搜查，我們這船上可沒有壞人。」她正想詢問，早聽岸上有人高聲叫道：「那不是顏姑娘麼？這可好了。」

顏如玉吃了一驚，糟！早見奔來一人，跳上船頭，衝着顏如玉一拱手。

來的竟是那吳護院，原來顏如玉猜得果然不差，正是爲了搜尋失踪的張珏，但官兵可不認得張公子，因是那張珏跟隨的人便分作了幾起，凡山東的水陸要道，會同官兵搜查，這運河乃是最緊要的通路，故爾派這吳護院前來，只因不是官兵打扮，又站在岸上高處，故爾顏如玉沒見到他，但他一出艙，吳護院可見到了，於是便立即飛奔而來了。

顏如玉一見他，便不用多問了，當下一擺手，說：「不用說了，我都知道。」

吳護院愕然，說：「顏姑娘你……知道……」

顏如玉一皺眉，道：「敎你休問，我只問你，張公子失了踪，可有些兒蛛絲馬跡？」

吳護院一蹬脚，說：「要是有公子的下落，也不用這麼瞎摸瞎撞了，若是尋不到公子，公子有三長兩短的話，我們回京，可一定沒命了。」

顏如玉道：「你們放心……」

吳護院急道：「顏姑娘你……敢是有了公子的下落！」

顏如玉搖搖頭，說：「雖是沒有，但賊子們若要害他，便不會擄他了，却是不可搜查得緊了。」

吳護院道：「却是爲何？」

顏如玉向河上一指，道：「你瞧，賊船若在其中，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只怕倒會送了張公子的性命。」

吳護院直搔頭，也直點頭，說：「姑娘說的怕不有理，但我們怎辦？」

顏如玉道：「那有甚不好辦，搜一定要搜，但非明搜，要暗查。」說着，隨把聲音放低了，道：「明搜，賊船必不敢過關卡，作賊的必心虛，豈不容易發現可疑的形跡來麼？若然迫得緊了，只怕……」

吳護院一拍大腿，道：「說得是，說得是，我這就去和守備說。姑娘若是有了公子的下落，有勞知會一聲，我們來的人，都在縣衙落脚。」

顏如玉點了點頭，道：「何不請這位軍爺也回去，我想，活的人，還是暗訪爲是。」

吳護院連聲應是，忙回身對那官兒耳語了幾句，想是顏如玉單劍掃穴犂庭的事跡，已是傳遍了遐邇，那徐州府的文書上既然也有記載，這官兒豈有不知的，只見他聞言登時面如土色，駭得抱住腰刀，打了一拱，立即揮退了兵丁，退下船去。

吳護院向江中掃了一眼，這老江湖啊了一聲，剎那間，那面上的神色，由驚訝而疑惑，最後作恍然大悟狀，說道：「原來顏姑娘已佈下了牢籠，安排下了香餌金鈎，我等都幾乎誤了大事，有了姑娘這隻船，還怕賊人不現身，我這就去和守備說了。」

顏如玉大急，這老江湖吳護院雖然猜

中了她的計劃，但當着穆家姊妹面前，這可是說得的？她顧不得再理會吳護院，回頭去見穆家姊妹正衝着她微笑，白玉正在睜大了一雙稚氣的大眼睛。

顏如玉心裏着慌，臉更紅了，正不知如何解說，那穆蓉已笑道：「小師妹，你瞧人家多大的面子，那麼兇霸霸的官兵，也給駭跑了，小師妹，今兒後有顏姑娘保護你，可不用再怕啦。」

顏如玉臉色更紅了，雖不知這三人的武功如何了得，但昨晚的玉兒無意中露的那一手，今日穆虹立身船上，僅憑脚上之力，就幾乎令這麼大的船傾側，那已是她望塵莫及的，是以穆蓉之言，使她句句聽來刺耳。

她雖沒回頭，但知此刻那岸上的人羣，上下的船隻，必知有多少在凝望着她們，忙道：「且請入內，容我一言。」

待她進入艙中，却是那穆虹先向她開了口，道：「原來你是眞姓顏，這倒也沒騙我們。」

顏如玉赧顏道：「兩位姊姊見諒，先時實不知三位武功蓋世，只道是官宦之舟，故爾不敢明言，這才扮作漁家女，懇求收留，但小妹並無絲毫歹意。」

那穆蓉冷冷一笑，道：「你若有歹意，只怕早不會活着和我們說話了。」

穆虹喝道：「住咀！」白玉却眼巴巴望着顏如玉，瞧不見已挪近她身邊，握着她的手，說：「顏姊姊，你端的是誰啊？那些惡人都怕你麼？」

穆虹又已說道：「讓我猜猜看，聽說濟南府近年出了位劍術名家，威震江湖，那顏老英雄有位姑娘，劍上亦極了得。」

顏如玉忙道：「不敢，在三位面前，那不過是雕虫小技。」

穆虹一笑說：「近年來有一夥賊子，橫行江湖，那巢穴在徐州境內，月前的一夜之間，突然去了個姑娘，單人匹馬，憑手中一把劍，就令二十多個賊子授首，爲江湖上除了大害。」

白玉叫道：「當眞，噯唷！師姊，她的本事一定大得很啊。」

顏如玉才退些熱的臉上，又熱辣辣起來，忙說道：「那不過是一時僥倖，說起來好生慚愧。」

陡然間，她額上竟見了汗珠，本是紅紅的臉，亦變成灰白，穆虹喝道：「小師妹，放開手！」

那白玉却睜大了一雙稚氣的怪眼，說：「顏姊姊，那人眞就是你麼？那麼，你不是漁家女啦。那可好了。」

她顯然心下歡喜，抓住顏如玉的手非但不放開，而且連連搖晃。

穆虹忙不迭右掌倏伸，貼在顏如玉的胸戶穴上，緩緩說道：「顏姑娘，她是無心，別和她鬥力。」

那手掌一貼在她穴道上，顏如玉渾身百骸上像被針刺般的痛苦立解，原來那白玉昨晚亦是在喜極之下，手一被她握住，顏如玉便渾身勁道全失，故爾今日見她是一般伸手相握，便倏地提起一口丹田眞氣，却不料兩股力道在她體內相遇，立覺如芒在骨，却也眞奇，她一散了眞力，便又覺沒事人兒一般。

穆虹沉着臉道：「還不快放手，小師妹，我如何警誡你來着，差點你沒傷了顏姑娘。」

那白玉才像記起了一般，慌忙縮手，但她臉上只抹過刹那間的惶恐，早又嫣然笑了，說：「你騙我，顏姊姊那大本事，才不會啦。」

說着，又挨近顏如玉身邊去，慌得顏如玉閃身躲開，那穆虹却笑道：「這番可不會了，不用担心。」她眉頭一皺，說：「其實我這小師妹也不少了，但她一直生長在呵護寵愛中，以往從未離開過太湖，一些兒世事也不懂，眞不知怎麼好，還像個一二歲的小娃娃。」

穆蓉見顏如玉面現茫然之態，笑道：「是她喜怒不分，高興起來時，激動也引動了眞力，她可一些兒也不自覺，顏姑娘，你可眞要小心她，她喜怒不分，也就分不出敵友。」

穆虹道：「你這話倒提醒了我，顏姑娘，難得她和你投了緣，你的話，只怕她還會聽從，其實我這小師妹心中那有甚麼敵友，壓根兒就不知有敵，她溫柔善良，以爲世間人人都和她一般，她從小就隨師母練功夫了，但從來就沒用過，也壓根兒忘了她有一身功夫，更不知會在無意間傷人。」

顏如玉點了點頭，這話她可明白了，早幾年，她可也不是恁地，只道練功夫是練來好玩兒呢？那是因她爹顏大剛，從不與江湖中人來往之故，何況那白玉無異從小就隱於太湖，從來不見外人，一直是生長在愛她的人身邊。

顏如玉這才輕輕拉她過去，對她更加喜愛了，眞想不到她天眞純潔得令人驚訝，在她心中，只有愛而不知有恨，在她眼中，只有美好而不知有醜惡，難怪有蓋世武功亦不自知了。

顏如玉當下告了罪，才把昨晚見她們這船珠光寶氣，必可令賊子們垂涎，因而才假扮漁女前來之事一說，並把戶部尚書的公子被擄的前因後果相告，道：「我輩雖厭與他們富貴中人往來，我也曾千方百計避不與他見面，但這張公子被擄，可說多半是因我父女之故，我便不能置身事外了，而且……而且……」

說着，她面上紅了一紅，道：「說來更是慚愧，不瞞你們說，我是眞自不量力了，是我昨晚一見這小妹子，眞喜愛得很，心想：那股惡賊可能就在這左近，既然連戶部尚書的公子也敢擄刦，可不會管你們是甚麼來歷，是以一者想借你們這寶舟引賊上船，二來……」

穆虹點頭道：「想暗中保護我們，顏姑娘，可見你的俠心義腸，你根本沒有甚麼慚愧的，却是令我好生感激才眞。」

這穆虹年長些，也老誠懂事，既然同是武林中人，顏如玉既能單劍獨鬥羣賊，爲江湖除大害，那武功胆識，怎會不令兩人佩服，何況武功各家各有所宗，各有所長，豈會小看顏如玉的，便穆容輕佻些，至此也和她改容相見了，只白玉不理這些，她喜歡這顏姊姊，可不用理由的，却是見兩個師姊都對這顏姊姊好了，她也更歡喜了。

這工夫，那巳在窻外去了幾番的漢子，才又探進了頭來，說道：「虹姑，咱們

是往前走，還是在這裏過夜？」

原來四人談談說說之間，那上下的停泊的船隻，已駛去了，只關卡前面的河道，仍然塞得密密麻麻，那下流頭雖有陸續駛來的，但顯然知道前路不通，大都是緩緩而行。

穆虹道：「顏姑娘，你一句話，看來還是眞有效，連岸上的官兵也撤走了，走得一個也不見。」

穆蓉冷笑道：「瞧着他們欺壓善良，我心裏仍然有氣，可惜，先前沒好好教訓他們一頓，打着鑼兒捉賊，當眞是好笑得緊。」

那穆虹道：「你這張嘴就是不饒人，却是顏姑娘，你說該如何？我也不瞞你，咱們爲甚麼出來，小師妹也告訴你了，其實我們在太湖中，亦是布衣粗食，之所以故意把寶氣珠光外洩，可是眞巧，倒和你的用心不謀而合，是因爲我們少在江湖上行走，無從知道黑道中人的行踪，想用這滿船珠寶把黑道上的人物誘些前來，那飛天狐既是黑道的魁首，也正是我們要找的人。」

昨晚玉兒對顏如玉是說了，但那說得這麼明白，顏如玉大喜，道：「可是好哩，若然姊姊允許，退後個十里八里，那倒更妙。」

穆虹道：「好主意，那飛天狐一夥的武功再强，說甚麼也不敢明目張胆，與官兵爲敵，若然眞在這水面，也必把船遠遠就停下來。」

穆虹對那漢子吩咐了幾句，顏如玉可留了心，打另一個窻口探頭出去一瞧，只見後梢的漢子用那鐵槳只一翻，船就離岸怕不有兩丈，那槳再在水中一立，登時就掉了頭，竟然連舵也不用，如飛向下流頭駛去了。

顏如玉心下駭然，僅是這兩個漢子，那功勁已是生平所僅見，端的這些人練的是甚麼功夫，恁地了得？

無論如何，她劍上雖有了造詣，可不能說見多識廣，甚麼無相神功？她眞連聽也沒聽過，但多少也知道一點，這無相可是佛家的用語，那佛不是說無我相，無衆生相麼？心想：難道這是佛家功夫？

却聽穆虹喚道：「顏姑娘，請來用飯，咱們的飯菜都涼快了。」

其實這時午刻早巳過了，白玉竟然嚷起餓來，喜得穆蓉一把摟着她，對顏如玉道：「咱們這小師妹活像是個不食人間烟火的人兒，這可好了，你一來，她也知道餓了。」

白玉睜圓了眼，說：「誰說我不食人間烟火，昨兒我喝了好大碗鮮魚湯。」說得大夥兒都笑了。

四個姑娘這裏才端起碗來，那船早在河灣裏一株大樹下泊定了。

顏如玉好生羡慕，這船上的四男三女，雖是一切由穆虹作主，但四男三女，全像是一家人，四個漢子中，只有兩人露過幾面，都忠厚寡言語，便是穆虹拿主意，像先時對手提鐵槳的漢子一般，亦極是溫言有禮，分明七人之間，並無主僕尊卑之別，只有愛與敬，難怪那玉兒就不知有醜惡與仇恨了。

玉兒當眞吃了一大碗飯，只喜得穆家姊妹又摟又抱，玉兒却拖着顏如玉，要去岸上玩耍。穆虹道：「好啊！去去，平日任怎麼哄，就是賴在榻上不下來。」

也不知她聽入耳朶裏去了沒有，只是嬌憨憨地笑。顏如玉道：「小妹子，你手上可別用勁兒啊。」其實她已學乖了，這玉兒的甚麼無相功，遇强更强，威力奇大，不與相抗，豈僅無相，甚至無覺，那又有何可怕的。

顏如玉巴不得和她上岸，休道這玉兒望着她嬌憨的笑了，她就不信，這玉兒要求甚麼，要別人做甚麼，不信有人能拒絕，何況想單獨和她在一起。

那運河在德州的一帶，也還水秀山青，兩人走啊走，顏如玉想快快走得遠遠的，那玉兒偏是走得三兩步，就停下來問東問西：這是甚麼草兒啊？這野花兒怪可憐的，或是：顏姊姊，我去捧點水來澆澆它好不好？瞧着她走路怕踏着了草兒，令顏如玉笑又不是，愛又不是。

原來顏如玉想知道她們練的，端的是甚麼功夫，恁地神奇得驚人，但走來走去，回頭一望，那樹下的船仍然在望，還不是瞧見穆家姊妹向她們這面望，要想問的，可又問不出口。

到底要問的，終也沒問出口來，雖然轉到山崗後那密密的林子裏去了，但她又在和啁啾的鳥兒說起話來。啊！瞧她多傷心，那翩翩飛舞的粉蝶兒竟不理睬她，顏如玉捉了兩隻來放在她攤開的手掌上，但她那喜得像晚霞一般燦爛的笑臉，瞬又變得哀傷，想想啊，她有多傷心，那粉蝶兒竟不和她相好，總是放手就隨風飛去。

顏如玉到了能問的地方了，可又不忍問了，瞧她玩得那麼專心又可愛，怎能忍心打斷她的興頭，終於要問甚麼也忘了，因爲顏如玉對眼前之相瞧得如痴如呆，當眞好笑得緊，她要問甚麼是無相，她却無我了，無我念滅，還問甚麼？

若不是穆蓉尋了來，只怕月亮昇上來，她們也不回船。啊喲，怎生這麼晚了？

穆蓉笑道：「咱們這小師妹啊，不用多久，你就曉得了，天黑不知晚，玩起上來，不吃飯也不知餓。快回去吃飯吧。」

白玉道：「師姊，可有鮮魚湯麼？」

穆蓉道：「你瞧，這荒江野岸，可有打魚的船兒。」

白玉向遠遠的水邊一指，說：「那不是來啦。」

三人行走在山崗上，果見漁火明滅，一葉扁舟自那蘆葦深處搖了出來。

穆蓉道：「你的眼兒可尖得很，當眞你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果然是一隻漁家歸舟，它是回去德州的，待會過時，給你買兩尾來，那就快些兒走。」

顏如玉極目望去，雖是這裏離德州不過是一個河灣之地，正因在河灣裏，倒難見上流頭的船隻，那按水程而行的船隻，該泊碼頭的，巳早泊了，自然也就後不見來者。她心下好生失望，看來想用這滿船珠寶來用誘敵之計，又落了空，難道飛天狐一夥賊子並非在這條水路上？

她們這裏回船，那漁火也來得近了，月下的碎波，也把那漁舟映現得更清楚了，只見船頭與後梢，各有一個漢子搖槳。

穆虹豈不知小師妹的喜愛，早在呼喚

來船，說：「可是漁舟麼，有鮮魚嗎，賣給我們幾尾。」

那船頭的漢子連忙應說道：「有有，這就來了。」

漁舟漸近，顏如玉心中忽然一動：太陽早落了，河上有風無雨，怎麼那漢子的斗笠還戴在頭上，把臉遮去了大半？

且慢，她倒不是對這兩個漢子起了疑，而是心在盼敵，倒記起了她那柄寶劍還藏在船頭的甲板上。當下順手取了出來，佩在腰間。

不料她這裏抬起頭來，不禁咦了一聲！漁舟已近大船了，却不泊過來，那船上分明有兩個漢子，怎麼只賸了一個？船尾的一個呢？難道下了水！

顏如玉驀然醒悟，叫道：「小心！」

那知她叫聲未落，一聲狂笑，已跳上船來，刷的一聲，一柄拂塵似戈如劍，已向顏如玉前心點到！

是惡道飛天狐！顏如玉一閃身，劍也拔到了手中，只聽白玉道：「啊呀！他他……顏姊姊……」一瞥之間，穆家姊妹已出到艙門口，但含笑袖手。

顏如玉一劍八方風雨，迫退了飛天狐，那船頭之上能有多寬，寬不逾丈，她身在船邊，只能閃身，不能退，就只有把飛天狐迫退。

顏如玉叫道：「三位小心，這就是飛天狐惡道……」她是想提醒船上各人：一賊已下了水，這惡道的毒鏢也令人防不勝防。

但穆家姊妹那把來人放在眼裏，顯然倒要瞧顏如玉的劍法如何了得，兀自袖手含笑。

飛天狐怒吼一聲：「丫頭，今晚你死期到了！」刷刷刷，拂塵柔中帶剛，纏打刺劈，招中套招，凌厲無儔，那船頭狹窄，更兼搖幌，飛天狐何等身手，何況滿腔恨毒，一時之間，顏如玉招架得兩招，那第三招塵尾幾乎掃中顏如玉的肩頭，疾滑步，啊喲！脚已滑出船邊，只聽玉兒一聲尖叫：「快！快帮她啊！」

那危機如髮的瞬間，誰也帮不了她，帮也來不及了，顏如玉身形一倒，幸是船靠岸邊，她左脚在船舷上一登，不但躲過了飛天狐的險招，且落在岸上。

飛天狐叫道：「丫頭，你逃不了！」惡道若非內家功夫已造極登峯，豈能以拂塵作兵刃，要知那日他傷在顏如玉劍下，那時正當巢穴烈焰冲天，賊衆死傷纍纍之時，沒把顏如玉放在心上，分神又輕敵，這才傷臂，顏如玉劍法再高明，能有多大的年紀，論功力，論臨敵經驗，飛天狐無不遠在顏如玉之上，何況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飛天狐一蹬脚，那船頭驀地一沉，穆蓉叫道：「顏姑娘小心！」

那飛天狐尚未撲到，顏如玉的劍上已劃出一溜火花，好惡道，拂塵如戟，已在身先，毒鏢却已在撲出之頃，早已打出，但不用穆蓉示警，上過當的顏如玉豈會不提防，剛避過勁道奇大的毒鏢，飛天狐的拂塵已點到她的面門！

顏如玉身已到了岸上，可不怕他了，一字劍綿綿，登時如狂瀾叠波，再與惡道相遇，那自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性命之門，何況船上三個姑娘都瞪大了眼睛望着。

冷月，燈昏，聲聲破空銳嘯，船上的三個姑娘已上了船頭，船蓬上高高站立着那兩個手提鐵槳的漢子，只聽穆虹道：「小師妹，你放心了吧，那老道不是顏姑娘的敵手，好啊，你瞧她這一劍多妙。」

不料話聲未落，岸上响起了一聲胡哨，白玉同時叫了聲：「啊呀！師姊，咱們的船！」

同一瞬間，船蓬上的兩個漢子已怒喝連聲：「好賊子！不好，咱們的船……」

顏如玉手中劍一緊，一連綿綿推出五劍，那正是一字龍騰劍按五行生尅之奧的推演出來的精妙招式，迫得飛天狐連連後退，再退，她忙不迭叫道：「小心船，有賊人下了水！」

但已不用她叫了，那船早已沉於水，幾乎在那同一瞬間，七八條人影如飛奔到，但幾乎以在那同一瞬間，已接連傳來兩聲慘呼！

顏如玉却因那瞬間的一分神，飛天狐的拂塵上威力也大增，啊唷，她右肩感到一陣火辣，飛天狐狂叫道：「丫頭……」驀見人影一幌，她險險竄了開去，不料飛天狐竟悶哼一聲，也斜竄出去了一丈開外。

又是幾聲慘呼聲，白玉在尖聲大叫，夾雜着怒吼之聲，顏如玉忍住劇痛，她不用瞧，已知是穆家姊妹和那船上兩個用鐵槳的漢子已出了手，那還担心甚麼，來的賊子再多，不逃就得送命，她可再不能放走飛天狐，這惡道好不容易現了身，要不追趕躡踪，如何能够救得出張珏來！

她劍交左手，拔脚就追，只聽玉兒在後面大叫道：「顏姊姊！顏姊姊……」

眨眼已追過一座山崗，月色迷茫下，前面現出一道綿延起伏的山嶺，雖不高大，但黑黝黝林密山深，夜風送來白玉隱隱約約的呼喚聲，但顏如玉咬着牙，忍住劇痛，可不敢回頭，甚至連霎一下眼也不敢，追！

飛天狐可是也受了傷？奔逃得並不快，三兩個起落就停下來，像喘息，但顏如玉也不能快，若不是她咬緊牙關，若忍不住肩上的劇痛，飛天狐怕不早逃得無影無踪了，只覺右肩又像火炙，又陣陣清涼，是夜風灌入她破裂的衣衫中，追！

她伏腰再追，但已到嶺下，飛天狐竄入密林中，便再也無踪影了，糟！

顏如玉心裏一急，那密林中黑得僅可辨得出樹幹的影子，不好！她在受傷之下，現又已敵暗我明，她要再往裏搜尋，可就是送死了！不，不能再追。

她立即退了出來，心想：「飛天狐看來也受傷不輕，我不追，他也得歇着，要暗算我，也就不會走，我又何必急在這一時，却是查看傷勢要緊。」

她退到一個樹木稀少的土坡上，飛天狐要是就此逃走，向林子那面逃去，她是莫奈其何，但飛天狐恨她入骨，必要得她才甘心，若然返身尋她，可就逃不過她的一雙眼睛。

她急忙查看右肩，只見衣服破了個大洞，像刀割的一般，她肩上受了傷。慚愧，却也安心了些，皆因見黑而沒有流血。

那是一道道的黑色，因是細而且密，

乍看便是一片黑，但一凝視，可就看出是一道道的了，顯然是因被飛天狐的塵拂掃中之故，幸是只傷及皮膚，僅肩頭有小片才見有血滲出，且因被涼風一吹，血已凝固了。

顏如玉放心了，這一歇下來，那疼痛也不那麼劇烈了，更因暴露在夜晚的涼風裏，由清涼而漸痳木，但試掄胳臂，也不碍用劍。

她的一雙眼睛沒離開過林邊，但只有風吹草動，清風徐徐，連樹的枝幹也不見搖幌，更不要說人了。

顏如玉心急如焚，先前河邊一場惡鬥，顯然賊子們全來了，那麼多聲慘呼，分明就是賊子們非死必傷，她雖沒瞧見，但絲毫不疑，休是穆家姊妹了，便那兩隻鐵槳，賊子們就沒一個能招架得住的，但那船？唉！那船！顏如玉愈想愈急。

船分明沉了，雖然泊在岸邊，不會沉沒水底，但船是毀了，這可是她給人家惹的禍，她，如何對得起人家穆氏姊妹，尤其是小白玉？

她目光沒離林邊，兩耳却凝神去聽身後。

身後，那起伏的丘陵後的山崗外，就是泊船的河邊，相距在七八里外了，便有聲响，夜再靜也不可能聽得出來了，敎她如何不急。

還有這飛天狐，若然逃了，那張珏公子仍在他手中，若然只他一人逃得性命，又也受了傷，會不會回去一怒之下殺害張珏！

她又急又怕，想到飛天狐今晚顯然沒料到船上的人竟皆武功超絕，船上的人一出手，他的人倶非死即傷，這老道雖惡，也不由他不胆落，那麼再恨她入骨，豈敢仍在林中停留？

不！惡道必然逃了，啊呀！不好，張公子必然沒命了！

她心下大急，那肩頭也不那麼痛了，她還有何顏面回去見穆家姊妹和小白玉。

她站起身來，咬了咬牙，再又竄入林中，呔！飛天狐！滾出來！

她幾乎是奔跑搜尋，遮聲喝叫，那寶刃揮出，遮道的樹枝，莫不迎刃而斷，那聲响更小不了，但越過一道嶺，又一道嶺，飛天狐却踪跡不見，並不現身。

那肩頭又痛了，急怒之下，斬斷了多少樹木橫枝，她有多大的力道？待得攀上那最高的一道山嶺，早是手軟了，脚步也開始軟了，而且上氣已不接下氣，她的手才扶住一根樹幹，那脚一軟，登時滑坐下去了。

但她只緩了口氣，又掙扎着起來，無論如何，她也非要找到飛天狐不可，救命要緊，那可是緩慢不得的，雖然飛天狐再沒現過身，但他可是打這方向逃的，那後到的賊子們，亦是打從這方向去的，可見賊子們臨時的巢穴，便在這方向。

她掙扎着下了嶺，她不再呼叫了，想把遮道的樹枝斬斷，也有心無力了，那天色却漸漸亮了起來，林中漸漸可見灰濛濛的霧氣了。

怎麼一夜已盡，天已亮了？這就不怪她已力竭精疲了，只道歡愉才嫌更短，不料在急怒之下，也會不知東方之暨白。

原來她已奔竄了一夜。不，她想，我得趕快歇一會，讓體力回復些，否則便追到了飛天狐，那也沒用。

耳邊傳來了淙淙的水聲，她也才感到口渴得緊，循聲找到水源，原來的山脚下的一條小溪，溪邊好一片綠草如茵的草地，與及好澄澈的溪水。

顏如玉捧來喝了幾口，却是渾身感到一陣清涼，也冷靜了些，當眞她這麼沒命地追尋，便是眞的找到，只怕救不得張珏，她自己倒先送了命。

她嘆了一口氣，賊子和她仇深似海，恨她罷了，那張珏可比得連城之璧，豈能無端的會便死去。

她躺倒在崖下樹後的草叢中，溪邊成堆的石頭，有的比人還要高，亂石堆中生長的亂草，把那崖下也掩蔽了，她一躺下來，那還能起得了身，兩眼一閉，就再也睜不開來，她太倦，睡得熟極了。

顏如玉終於醒了過來，是痛醒過來了，原來一綫陽光照射在她裸露的肩頭傷口上，像火炙一般。啊喲！日已當中，那麼是中午了，她怎會睡了這麼久？

但她只是把身子挪了挪，疲倦得不想起身，就在這工夫，忽聽一個嬌柔而清脆的聲音說道：「好啦，你可醒來啦！」

顏如玉登時得心花怒放，這不是小白玉麼？必是來找她，也找到她了，但小白玉在何處？怎麼像在亂石堆外說話？這倒怪了，那麼怎知她醒了來？

幸是她沒出聲答應，皆因立即有個男子的聲音入耳，說：「你你……你是誰？啊？」

那一聲啊，顯露出驚駭，但雖然只說得幾個字，顏如玉不但駭極，而且魄散魂飛！她已聽了出來，是飛天狐？

不是怕惡道傷害她，現下她已體力復了大半，還怕他怎的，是替小白玉害怕，這個溫馴得像小綿羊兒一般的小白玉，落到了惡道手中，那……

顏如玉打了個寒顫，迅速抓住了寶劍，惡道剛才那一聲的驚呼，這樣分明是已經認出她來了。

想想飛天狐一夥賊子既然老謀深算，先扮成漁翁，繼而把她誘到岸上，另一個賊溜下水去，把小白玉的船隻鑿沉，那麼可知賊子把她們這隻船探看得明明白白，除了不知三個姑娘都有一身超凡絕世的武功外，豈有認不得小白玉的！

這可糟了，飛天狐就是傷在穆家姊妹手中，她怎麼倒……

只聽小白玉道：「別怕啊，我是來救你的，怪可憐兒，你傷得好重啊？」

那惡賊的聲音不再驚惶了，但透着迷惑，遲疑地說道：「你！來救我？」

小白玉無限憐惜的聲音，說：「可不是救醒你啦，唉，誰這麼狠心，瞧你這內傷有多重，要是救得了遲了些兒，你可再也醒不來啦！你還痛不痛啊，試吸口氣瞧瞧。」

顏如玉不知自己是氣還是急，眞眞該……不，怎能說這好心腸的小白玉該死，惡賊是漁翁打扮，初見時又戴着斗笠，她自然是認不出他來。

那惡道像還不信，說道：「你眞……眞是救了我？」

小白玉柔聲說道：「吸口氣啊，試一試，慢慢……慢慢兒的，吸啊？」

且慢，顏如玉霍地站起身來，但只是腿站了起來，心中一動，便不直起腰來，皆因飛天狐的聲調，不像個受了傷的人，只不過有些驚惶，迷惑，還有些壓制下來的憤怒，她若陡然現身，那小白玉善惡不分，一些兒不提防，惡道若傷了她，那可就糟了？

她這裏悄悄探出頭去，只聽那小白玉喜道：「可不是好啦，雖不會即刻全好，但不要緊了，你好好兒休養幾日，就沒事啦？」

顏如玉悄悄撥開草叢，只見飛天狐坐在水邊的草地上，小白玉站在他身前，一臉欣喜之色，她救了個該死的萬惡的惡道，倒喜歡得很，哼！

不過，她放心了些，小白玉是站在她身前，惡道是坐着，那柄拂塵放在他身邊草地上，也不在他手中。

那惡道面上閃過一掠獰笑，但並未消除迷惑，說：「那麼，眞是你救了我？」

小白玉眉兒皺了皺，但她的一雙眼睛却忽然抬高了，顯得也迷惑，像自言自語，道：「可眞怪啊，他們說這功夫只我家的人才會，怎麼他他……噢，道爺，今兒個既巧啦，我是出來找顏姊妹的，找啊，找啊，倒見你躺在這水邊，我還以爲你睡着啦……」

惡道說：「哼！你找接顏的……」

顏如玉幾乎連呼吸也停着了，皆因惡道巳伸手摸着那把拂塵，目光好像噴出火來。

小白玉却毫無所覺，說道：「是啊，我想喚醒你來問問，見到我顏姊姊沒有，喚不醒，我就推你，推也推不醒，才知你受了內傷，要是不睡，那還好些，一睡着，你體內的眞力便逆行起來，自家逐次自閉脈道，待心脈一閉，可就沒命了，我啊，幸好遇到我，我啊，才立即替你打了玄關，推轉你的逆脈，你可不就醒來啦。」

惡道面露驚容，說：「這這……這是甚麼功夫，怎會這麼霸道？」

小白玉不悅道：「誰說霸道，受傷的人一些兒痛苦也沒有，只不過睡着了後，便再不醒來。」

惡道更是駭然，說：「你！也懂得這種功夫？」

白玉說：「那自然懂，要不，也救不得醒來了，告訴你啦，這叫無相神功，中人而不着相，只不過當時會一陣暈旋，那是脈息逆轉之故，眞的呢，一些兒痛苦也沒有，是不是啊，却是你現下才會感到痛啦，是麼？別動啊，要不然你關節上像針刺一樣，辣辣廝廝的。」

惡道眼睛睜得很大，把無相神功幾個字連唸了兩遍，道：「你說，我眞會沒事了？」

顏如玉暗叫聲不好，皆因惡道的拂塵悄悄提了起來，分明要對小白玉猝下毒手，那料顏如玉才一長身，那惡道的手，巳垂了下來。

小白玉一怔，說：「啊唷！你，怎不聽話啊，是啦，你想爬起來，是不是？不不，別動，要是牽動了你的眞力，你是個修練內功的人，是不是啊？那更不好，眞氣一牽動，渾身可就像刀割一般。」

那惡道可不是像刀割一般，登時額上現出黃豆般大的顆顆冷汗，只不過一瞬眼工夫，飛天狐巳咬緊了牙關，打起抖來。

這可把顏如玉喜極了，無相神功竟是這般神妙，當眞妙極，惡道留下了命來，却又不敢作惡了。妙啊，顏如玉可就不即刻出去了。

飛天狐聽她的話，顯然就不那麼痛苦了，也好奇的驚疑的瞪着小白玉顯然不信世間有這麼天眞善良的姑娘，對一個要刦殺她們的賊子，而且巳把她的船隻毀了，沉入江中的賊子，反而眞心仁慈，對他關心憐恤。

他滿心驚疑，但他不敢相信，却又不由他不信，只見飛天狐眼珠子一轉，又一轉，顏如玉心裏暗哼一聲，雖知這惡道一使勁，就是自找苦吃，但小白玉眞良善得令人担憂，惡道內功深厚，他的眞力可能隨時復原，若遽下殺手，豈不可慮，故爾也暗中戒備不懈！且慢，他又在打什麼壞主意？惡道的眼珠子再轉，又轉了轉。

飛天狐開口了，說：「姑娘，原來這無相神功這麼厲害，你既能像眼見了一般，不用說你也會了。」

「不！」小玉白說，顏如玉可就一怔，不信她所聽到的，小玉兒倒會說起假話來，不，不可能。

果然，小玉兒巳搖了搖頭，接着說道：「誰說厲害，一點兒也不，媽說，它是專對付大壞人，大惡人的，要是好人啊，可就一點也不厲害了，道爺，你瞧，你是好人，不是就一點事也沒有了麼？」

飛天狐恨得又咬牙，不料才這麼一咬，那牙齒立即又打起戰來，明白這是連咬牙的勁也是使不得的，忙不迭渾身放鬆了。顏如玉看得明明白白，心下好不高興，但也明白了，這無相神功原來竟然是一種以柔尅剛，以弱制强的功夫。

對方武功更厲害，神功的威力也愈大，若然是個不會武功的人，可就最平和不過了，受制於這無相神功的，倒是生不得歹念就眞。想必是練功夫難免弄劍兒刀兒，小白玉這麼個良善的姑娘，自然會怕的，想必是當時連哄帶騙，才說得她肯練了，說甚麼專對付大惡人，要是，那麼所有練功的人，也都是大惡人了。

現下要殺這惡道，可眞是易如反掌了，不，不能殺他，殺了這飛天狐，還從何處去尋回張珏，而且必把小白玉嚇壞了，她豈是見不得血，見不得人被殺的，只怕從此便再不和她好了。

當眞奇怪之極，顏如玉雖然明知饒不得這惡道，她這番從秦中東來，就是爲了找惡道報仇，就是爲了找惡道報仇，也要爲江湖上除大患，但在小白玉面前，那對惡道痛恨之心，竟是一點也不强烈。

飛天狐柔聲道：「姑娘，你還沒回答我，這種甚麼神功，你也會，是不是？」

小白玉點了點頭說：「媽教了我，從小就教我練了，當然會，啊！當眞是誰：：」她的眼兒顯出迷茫來，像忘了老道在身前，竟喃喃自語起來，說：「難道是師姊……媽說這功夫除了我家的人，誰也不會的！」

惡道目中又閃過一抹兒光，但他警惕

得快，不敢再起惡念，說道：「姑娘，你最好心不過，那你必能解救我的了，是不是，那你快替我解救？」

小白玉皺着眉兒，兀自喃喃地說：「好端端的，師姊怎會對這道爺……我會，道爺，準是我那兩位師姊傷了你，我能解救的，只是……」

她向左右瞧了瞧，又望望天，這個工夫只聽有人叫道：「玉兒，玉兒，你在那裏啊！」那喚呼之聲此起彼應，分自兩面傳來，顯然是穆虹與穆蓉找來了，只不過呼喚聲微弱得很，也只是隱隱可聞，只見那飛天狐慌了，這惡道當眞狡猾得很，才見小白玉一側頭，脚下巳勾起一塊石頭，咚的一聲，落在水中，水花濺起好高，說：「你說，你能解救，只不過這裏不行，要找個有遮蓋的地方，是不是？」

小白玉說：「是啊，你要躺好半天，這曠野之中，要是下起雨來，你的衫濕了，着涼，咦！道爺，我好像，好像……」

飛天狐又踢起幾塊石頭落入水中，撲通之聲不絕，說道：「你聽到有人呼喚，是不是，那是在喚我，我的同伴在尋找我，姑娘，我們急着要上路，你替我解救，可得快些，來來，這邊走，不遠處就有遮掩的地方。」

小白玉點了點頭，道：「師姊怎可以！唉，道爺，好，我先替你解救，道爺，你一定好心腸，出家人，心腸一定好，是不是？」

「這邊走啊，這邊走。」惡道說：「出家人心腸再好沒有了。」

小白玉一面跟着惡道走，一面說：「那你別告訴我媽，我師姊必不是有心要傷害你的，要不然，我媽曉得了，她們一定要受罰的！」

惡道忙說：「姑娘，你放心，我一定不說，不告訴你媽。來，這裏走。」

緊跟在兩人身側的顏如玉却明白，惡道沒話找話，因怕話聲一止，白玉就會聽出呼喚她的聲音，他先前不停踢落石頭入水，亦是這般用意。顏如玉一時打不定主意，她不能應聲，若是去知會白玉這兩位師姊，又怕失去了惡道的踪跡，而且豈可讓天眞又善良的白玉留在這惡老道身邊。

顏如玉到底沒出聲，現下遠離了湖蕩，越過一道山嶺，那隱隱約約的呼喚聲也聽不到了，飛天狐噓了一口氣，白玉道：「還有多遠啊，你帶我去那裏。」

顏如玉可不是急於想知道，在她想來，那去處一定能找到張珏，不料這瞬間，如飛來了兩個人，一個是浪子石奇，一個是老道。石奇遠遠就叫道：「當家的，原來你在這裏，我們還以爲你……」

顯然他一見飛天狐身後的白玉，嚇得一退步，那飛天狐也急忙瞧了白玉一眼，但小白玉却瞪大了一雙好奇的眼睛，分明認不出石奇來。

飛天狐對着他擺了擺頭，說：「別担心她，咱們落水的人救起來了麼？有死傷沒有？」

．但石奇一見白玉，立生驚悸，顯然認出她是那船上的姑娘，倒奇怪怎會和飛天狐走在一起。那老道接口說：「眞沒想到，咱們竟被幾個女娃娃，她……」

飛天狐呵呵一笑，說：「她是個女菩薩，天下間最好心的姑娘，快告訴我，咱們的人可有稍微一使勁，就身如刀割的麼？要就快抬到觀裏，這姑娘能救。」

「她會救？」石奇搔了搔頭，說：「只是吳良和吳吉落水後就沒再冒上來，吳桐還在岸邊等候，黑判官是救起來了，只是兀自痛得死去活來，身上又不見傷，喪門劍古元也只有一口氣了？」

顏如玉心說：「至少又剷除了兩個，待到了地頭，說甚麼也要阻止小白玉救三人！」

小白玉惶惑地望望這兩人，又望望飛天狐，說：「道爺，他說甚麼啊，可是師姊又……」

飛天狐說：「妳猜對啦，姑娘，妳師姊又傷了咱們幾人，妳也一併兒解救了，妳放心，我一定不告訴妳媽。」

小白玉皺了眉頭，說：「那就快着些兒，那幾人在那裏啊，怎麼還沒走到。」

飛天狐向山坳一指，說：「就在前面，我們就住在那道觀裏。快，快去把兩人招來，吩咐他們渾身放鬆，使不得勁。」那最後幾句，可是對石奇和那老道說的，顏如玉順着他手指處一瞧，果見山坳裏的叢林中露出一角紅牆，相距有兩三里地。

石奇和那老道雖然也迷惑起來，但都只是瞧了小白玉一眼，就轉身如飛去了，還好，這些人全沒料到近傍會有人潛伏跟踪，否則那丘陵地帶的一叢灌木，可不能把身形隱得嚴密，顏如玉見惡道又帶着小白玉往前走了，心下一動，現今既然到了地頭，不即刻下手，更待何時，難道眞要等到白玉替他解救了，等他武功恢復了才下手麼？

她心念一動，跟着一掠身，那小白玉登時一聲歡呼，叫道：「姊姊，姊姊！」

飛天狐面露驚恐，啊了一聲，但只退得一步，就一個踉蹌，那額頭上黃豆般大的汗珠，又流了下來，顯然他一見顏如玉，不自覺遽忙戒備，動了體內眞氣，立即又渾身痛得如刀割一般。

顏如玉冷笑一聲，說道：「玉兒，你知道你伴着誰在走路麼？」

飛天狐如何不心胆欲裂，他便不受制於無相神功，要勝這顏如玉巳難了，何況現今武功巳失，便遒縛鷄之力也使不出來。他驚恐惶急，小白玉正要答話，驀聽一聲吆唷，原來是飛天狐一退身，必是惶急之下，脚下絆着石頭，栽倒在地，倒地必然慌忙躍起，自然是要用一點勁，登時痛得他滿地亂滾。

小白玉叫道：「姊姊，姊姊，別嚇壞了他，他是使不得勁的，道爺，別怕，姊姊，你……」

顏如玉一見小白玉滿面憐惜之態，不自覺停步，那手中劍也不自覺垂了下來。既然不怕飛天狐逃得了，倒和小白玉說明白才是，道：「小白玉，你知道他是誰，他就是萬惡的飛天狐，江湖上有名的萬惡的惡賊，被他殺死的無辜善良，不知有多少，你可知道，你師姊爲何要傷他？」

小白玉的眼睛睜大了，瞧瞧顏如玉，又瞧瞧飛天狐，說：「他……是個出家人啊，怎麼會……」

顏如玉哼了一聲，說：「怎麼會，你的船怎會沉了？你們和他無冤無仇，他爲

何要鑿沉你的船，若不是你兩個師姊功夫了得，只怕沉到水裏的，不僅是你們的船，連你們也沒了，若不然，你師姊豈會用神功傷他，哼，小白玉，你却反而要救他，還不站過來。」

小白玉說：「船沉了，眞的？」瞧着爬起的飛天狐，竟然不信。

「不不！」飛天狐叫道：「姑娘，別信她，是她殺了我們好多人。」老道果然厲害，已經看透了她心慈而軟的弱點。

顏如玉把小白玉推過一邊，說：「你聽你師姊在喚你，你聽到麼，你要解救了他，那時他就會殺死你，也會殺死兩個師姊，來，答應啊，你聽到麼，快去找你師姊。她們在喚你不是?快去。」

可不是又傳來呼喚聲在呼喚白玉，顏如玉劍尖一挑，又向飛天狐走去，老道不敢跑，也只是趁機走得幾步，顏如玉又把他截住了，一面催促地說：「快去啊。」

她截住的是飛天狐，話可是對小白玉說，不，不能讓她見血，會嚇壞了她。心想，白玉一走就宰了這惡道。

但小白玉却不走，驚恐得把雙手蒙着臉幾乎哭泣的叫道：「姊姊，姊姊，別殺他啊，多怕人。」

顏如玉的劍尖已抵住了飛天狐的胸膛，聽到小白玉那麼驚悸的叫聲，她如何遞得進劍去，她心急，皺眉，不料一回頭，啊！

只見一個老道，不知何時已立身在白玉身後，手中一把拂塵，指着白玉的後心，說道：「丫頭，放下劍來，否則，我先取這女娃娃性命！」

那老道說話時拂塵平舉，但塵尾却筆直的揚了起來，顏如玉心頭一震，這人的內家功夫，若非已到了造極登峯境界，那麼軟軟的拂塵，豈能筆直得起來，這老道的功夫顯然在飛天狐之上，他要傷害小白玉，那可眞是輕而易舉，她手中劍，登時緩緩垂了下來。

小白玉放開手，却緩緩轉過身去，顏如玉叫道：「小心！」老道一聲冷笑，脚下稍稍挪了挪，筆直的拂塵便成了指正她的前心。只聽飛天狐叫道：「師兄，別傷她，我還得……」

小白玉望望老道，老道鬍鬚已花白了，原來是飛天狐師兄，這就不怪了，顏如玉不禁一蹬脚，她怎會沒想到，這裏原不是飛天狐的巢穴，自然另有同黨，悔不該早早下手，但現下小白玉已受制於他，她空有一身絕世神功，但要她施展開來對敵傷人，那如何能够！

小白玉竟然瞧也不瞧那拂塵一眼，說：「道爺，你是……他師兄麼，那可好了，你輕輕地托着他，抱回觀裏去，我來解救他，你瞧瞧，他剛才又牽動了眞力，又受了苦啦，怪可憐的。你！」

小白玉竟然對那柄隨時可傷她性命的拂塵，視如不見一般，反而對飛天狐受苦受罪，倒萬分憐惜，那顏如玉氣不是，急得也沒法兒。

說也不信，那老道的拂塵竟也緩緩地垂了下來，但只是那塵尾，塵柄仍然平舉，他那目中的冷焰，也在減退，當眞像他的目光一落在小白玉的面上，戾氣不自覺立即就變爲祥和了一般。

但老道仍然冷笑一聲，說道：「小娃娃，你休在我面前使狡猾，滾過來！」

他那拂塵一擺，顏如玉這面一指，說也難信，立即又筆直起來。飛天狐叫道：「師兄，那女娃娃說的不假，却是這個。這就是那個姓顏的丫頭，雲陽觀就毁在她手中，可不能放過她！」

老道說：「啊！甚麼，她就是！」

顏如玉一見老道的拂塵離開了小白玉的前心，那敢怠慢，叫道：「小白玉，兩個老道都不是好人，快過來！」話出口，閃電般旋身，遞劍，飛天狐倒地一滾，但沒躲開，劍仍刺在他的肩頭，而且見了骨，只聽一聲怒吼，顏如玉已覺一股勁風襲到，來不及再傷飛天狐，斜刺裏竄了出去，只聽小白玉叫道：「啊呀，姊姊，姊姊！」但顏如玉脚才點地，那老道的拂塵已斜着掃來！本是相距一丈多遠，竟是如影隨形攻到！

顏如玉圈臂推窻望月，不料右臂一麻，震得她虎口火辣辣地，忙不迭挫腰旋身，滑步撤劍，她手中劍鋒利無比，竟不能削斷老道的拂塵，反而震得幾乎脫手，若不是她見機得快，怕不被纏住奪出手去。

老道武功之高，顯然不祇勝飛天狐一籌。

顏如玉却也不亂，斜刺裏再旋身，已搶到了小白玉身前。

却是飛天狐叫道：「師兄，別……別……」他一條胳膊被血染紅了，連牙關也不敢咬一下，那會不痛得他發抖，顯然是連話也說得不明不白。

老道便也不向顏如玉這面逼近過來，說：「你先止住血，待我殺了這兩個……」

飛天狐叫道：「不不，不能殺……」

老道愕然，說：「你不是說雲陽觀毁在這丫頭手中，現今又傷了你?」

飛天狐嘆氣說：「你要是殺了她，我是說那一個……那一個，我可也沒命，你休要小看了她，她的……無相神功厲害得很，我現今稍稍一用勁，渾身就像刀割一樣。」

他一口氣搶着說出來，那臉上是汗和血不分了，險險要暈了過去，但緩了一口氣，仍又說道：「師兄，你……先替我止血。」

老道顯然也見飛天狐重傷得厲害，要不止血，那性命就難保了，拂塵一抖，向兩個姑娘一指，說：「你兩個丫頭要敢逃走，讓你們逃出兩里地外，我也擒得你們回來。」他把拂塵向領中一插，走近飛天狐，才一俯身身，那意思顯是先要閉住飛天狐的脈道，顏如玉忙不迭的一拉白玉，說道：「快走！」

不料白玉反手一掙，顏如玉一個踉蹌，却也不是她力道大，而是顏如玉生怕着了她的無相神功，知道她心急之頃，神功就會不自覺發揮出威力，故爾趕快躲開。

白玉叫道：「別碰他！」顏如玉急得蹬脚，皆因小白玉向飛天狐那面跑去，老道不知究裏，只道來意不善，長身拔出拂塵，但小白玉輕輕柔柔地，運掌在飛天狐的傷口四周，相隔着半尺，抹了一圈又是一圈。

只見飛天狐吐了口氣，目光從小白玉的掌上，移到那愕然的老道面上，說了，話聲也不抖了，顯然痛苦也沒有了。道：

「師兄，你瞧見了麼，這女娃武功奇特，心腸更……可不由你不信。」

小白玉站起身來，說：「我還沒解救他，現今他渾身血脈逆行，若是閉他的脈道，他就……沒命啦。」他怎會對惡道也憐惜起來，眞氣人，小白玉的眉頭鎖緊了，又說道：「姊姊，多怕人，你怎麼拿劍把他……」

她把臉掉開了，怕見那鮮紅的血，咀兒竟高高呶了起來，氣得顏如玉沒了主意，要强迫她走，可眞怕她的無相神功，豈僅敵友不分，而且對萬惡的敵人仁慈，但若容她替飛天狐解救了，她們可就沒命了，皆因她空有一身無敵神功，却不能用以對敵致用，但仍叫道：「小白玉，快，快過來，咱們找你師姊去。」

怎麼再不聞呼喚聲了?只怕是尋到湖蕩那邊去了，對小白玉，她知道不能用强，只能哄：「小白玉，來啊。」

那老道站在小白玉身後，拂塵半橫在胸前，目光落在她肩上，顏如玉倒抽了口涼氣，小白玉竟不知警，絲毫也不知在他拂塵之下了，若然他向這方面走過來，只怕……

顏如玉打了個寒顫，却聽小白玉說：「不，顏姊姊，等我救了他，咱們再回去，師姊疼我，不會生氣的，道爺，勞你抱他回觀去。」

飛天狐已慢慢坐了起來，忙對他師兄點了點頭，又衝着顏如玉這邊，但目光仍對着老道，搖了搖頭，顯然是要他師兄聽小白玉的話，暫時放過顏如玉。

老道當下又把拂塵插在領中，把飛天狐抱了起來。

「她會跟來的，放心。」飛天狐說，對那老道使了個眼色。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顏如玉冷不防一掠近身，向小白玉的肩膊抓去，不料刷的一聲响，老道一回身，閃電般已執了拂塵在手，向她臂上掃到，說：「要命的，就別管她。」

顏如玉沉肩暴退，那白玉竟叫道：「姊姊，來啊，啊呀！道爺，你怎麼恁地兇霸，你要傷了我姊姊，我可不依你們。」

飛天狐急道：「你放心，我們不傷她，你是個好心的姑娘，我們怎會傷害你姊姊，姑娘，走罷。」

小白玉說：「眞要快些兒走，我還要找師姊哩，顏姊姊，來啊。」

就這麼幾句話工夫，顏如玉的心下已想了又想，使一蹬脚跟隨了去，眞拿這善惡不分，對萬惡賊子也施憐恤的小白玉沒法兒，但想到此來原是爲了張珏，當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況飛天狐又受了重傷，這老道雖然厲害，小心應付，也不怕他，何況小白玉的兩個師姊早晚會找來。

這一帶連人家也少見，只有這道觀，那穆紅穆蓉見到了，豈會不來尋找。

那老道得到飛天狐的暗示，果然不理會顏如玉，大踏步走向觀去，顏如玉其實並不知道小白玉的功夫究竟如何，除了無相神功之外，內外功夫究竟也練了沒有，不料那老道在前步步七尺，小白玉跟來却却似不沾塵一般，却是她，脚下還得加勁，才能跟得上。

一會進入觀中，顏如玉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眞不信惡道的道觀，竟會如此清幽，庭院中一株古柏把道觀蔭蔽了一半，除了一間大殿之外，只得七八間房屋。

老道直把飛天狐抱入丹房，顏如玉一脚跨入，忽然心中一動，小白玉要把飛天狐逆行的脉息扭轉過來，必要一段時間，小白玉自然也不會有事，諒他們也不敢傷害她。那老道也必要在兩人身邊，她爲何而來，不趁此時去搜尋張珏更待何時。

她一縮身，不是出房，而是如飛出觀，老道遲疑了一下，只冷笑一聲。

顏如玉繞到觀後，只見觀外都是參天古樹，分明是個清靜的道場，騰身上樹一瞧，一殿而外，只得十來間房屋，亦可一眼望盡，毫無可疑之處，但這夥賊子顯然就在此間爲落脚之地，却也無可疑，正當她竄進觀去，驀見那丹房後的門戶大門，那觀中總共才幾間房舍，自是一眼就認得出來。

不好，小玉兒在那房中！顏如玉撲進觀去，非但丹房中無人了，她前後一搜，連先前所見的兩個道童，亦不知去向，只有殿中神像前，一燈如豆，刹時間，清幽的道觀，陰森得令她毛骨悚然。

非但張珏不見，小白玉失了踪，連觀中人也突然無影無踪了，饒是她胆再大，那汗毛也根根直立起來，那勁風在山林間發出聲聲銳嘯，入耳也便成了悽厲的大叫，那陰森的觀中，在她眼前，便幻出了幢幢鬼影，她可不是幾番無緣無故地倏忽閃身，把背脊貼着牆壁，待她羞慚的明白那不過是心生的幻覺，相由心生，自也由心而滅，她胆壯起來了。

當眞好笑得緊，她敢獨闖江湖，在她的劍亦殺死過那麼多惡賊，在這道觀中，她倒怕了?怕甚麼，眞有鬼，她也不怕。

但她心下才說不怕，驀地已打了個寒戰，只見那殿傍的一個出口處，現出了一個團白影，不着地的懸空的白影，而且在動，像倏然飄來，兀自在動。

她立即看清楚了，原來是個人，白影是他的白髯白髮，白鬍髭又濃又長，飄洒過腰際，髮髯白，衣深色，乍然現身，便成了一團不着地的白影。

顏如玉兀自仍感到心在劇跳，這般無聲的倏忽出現在門口，眞嚇煞人。「喂！」她橫劍當胸說：「你……是誰?」既在觀中出現，自也是觀中的人，就不會是好人！她向那人移挪近了些，斜斜地滑步，一步，又一步，她也更看得清楚了，是個道人，顏如玉手中劍揚了揚，喝問道：「道觀裏的人那去了?快說！」

那老道不但髮髯皆白，連眉毛也白了，忽然嘆了口氣，但那嘆息聲有氣無力，也微弱得很，顏如玉霍地一上步，劍尖指住他的前心，喝道：「說！」

那老道渾身在顫抖，但顯然是由於年老之故，不是怕她的寶劍，因爲老道看也不看她的劍一眼，他說了，話聲也顫抖，道：「女娃娃，你……走吧，快快走…」

顏如玉忙不迭一斜身，因爲那老道緩緩抬起右臂來，但她的劍不自覺倒垂下來了，原來他不過是要扶住門邊罷了，並非是襲擊她，對於這樣一個連站也站不穩，也不能久站的人，她怎能再用劍來指着?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盧令・圖



羣雄盡匯集　醞釀爭奪戰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古浪得門陀和尙收爲弟子，敎授他那套十七奇人聯成的劍法及阿難子的武功。又在他手臂上炙上門陀的標記。一天晚上，古浪發覺和尙獨自一人翻上山崖，似與人相約，遂尾隨其後，未幾果有一叫江十念的大漢飛馳而來，門陀命他離開青海，江十念拒絕，便爲門陀所殺一天早上，古浪被一老人搖醒，原來老人乃江湖第一奇人阿難子，是來解救古浪脫於魔掌的，原來門陀和尙乃阿難子的師弟，但生性惡毒。阿難子相約羣老至青海相會，門陀和尙乃費盡心機，要搶奪春秋筆。阿難子有意立古浪爲春秋筆的傳人，接掌批斷武林事的任務，並傳他春秋筆法……

只見阿難子三指向前輕輕一點，石明松如受敵襲，雙臂一振，拔起了七尺多高，身法姿勢，既美且速，很是驚人。

他在空中一個轉身落了下來，阿難子呵呵笑道：「好了，我已經知道了！」

石明松莫明奇妙，沉聲問道：「老師父這是什麼意思？」

阿難子笑道：「你有一身極好的武功，絕不是沒是師父的人，剛才你出去搶筆之時，我已略有所悟，現在出手一試，就更是明白了！」

古浪這才恍悟，阿難子原來是試探人家的門戶。

石明松臉上有一層憤怒之色，以懷疑的口吻說道：「依老師父看來，晚輩是屬於何門何派？」

阿難子把那隻小筆放入懷中，笑道：「如果我老眼不花，你師父當是個了不得的人物呢！」

石明松面色一變，說道：「是誰？」

阿難子說道：「看你方才的起縱之術，應該是琴先生的傳授才是！」

阿難子此言一出，古浪及石明松均是一驚，石明松更是面色大變，怔怔的望着阿難子。

阿難子笑道：「怎麼樣？老夫說得可對？」

不料石明松滿面怨憤，狠狠的咬着牙齒，說道：「我不認得什麼琴先生！我更不是他的徒弟！」

阿難子一笑說道：「好吧！就算我猜錯好了！」

石明松面上的神情，仍然充滿了憤怒，好似他與琴先生有着深仇大恨一般。

他靜靜的站了一會，狠狠的一頓脚，人如飛鴻，極快的越上了那片山坡，一連幾個起縱，消逝在林木之中。

古浪問道：「老前輩，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阿難子說道：「我說的一點不錯，此人正是琴先生最得意的弟子，我在十年以前，就聽說琴先生收了一個神童，傳授他的衣缽，今日一看果然不差！」

他的話引起了古浪很大的興趣，問道：「他爲什麼要否認是琴先生的徒弟？」

阿難子皺了皺眉頭，說道：「這一點我也非常不解，剛才我提到琴先生的時候，他滿面憤容，好似他們師徒間有什麼仇恨。」

他們談論了一陣，阿難子說道：「琴先生的弟子已經來了，想必他本人也就來到，我們的時間不多，趕快練功吧！」

古浪連聲答應着，心中却止不住疑忖道：「看樣子，阿難子對琴先生也不敢輕視，難道琴先生能與他抗衡不成？」

阿難子再次取出了小筆，說道：「這一次我動作更慢些，你要用心了！」

古浪連忙答應一聲，阿難子提高了聲音說道：「我說過這一招之中，含了三式變化，第一式變化名爲『百鳥朝鳳』。」

他說着右掌向上一托，小筆盤旋而起，但是這一次起得極慢，好似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它一樣。

古浪全神貫注，由於這次速度較慢，他本就聰明，又經阿難子事先把招式告知

，所以很容易便看了出來。

那隻小筆雖然筆頭亂轉，但是每轉向一處，便向外伸吐一下，好似有人在操縱着一樣。

古浪看得很清楚，這正是「百鳥朝鳳」之式，心中好不駭然。

突然，小筆猛然向前飛出，耳旁已聽得阿難子大聲喝道：「注意，第二式變化『鳳尾仰風』！」

古浪連忙注意望去，只見那支小筆筆頭已然不動，但是筆桿却是左右掃蕩，烏光油油，亂人心神。

緊接着又聽阿難子喝道：「第三式『銀燕千啄』！」

古浪便見那支筆驀然向下沉，這一式變化與上一式恰恰相反，筆頭却是一片亂閃，古浪耳旁可聽得一陣陣勁疾的破空之聲。

這時候的阿難子又喝道：「快把它接住！」

古浪一時福至心靈，驀然悟透，他右臂一伸，以「雲佛手」，的功夫，二指如電，向筆尾抓去。

這一次果然奏了效，那支小筆被他穩穩的接在手中，絲毫不感到吃力。

至此，古浪不禁大爲感嘆，忖道：「我眞是福份不淺，遇上天下第一人了。」

阿難子見他把小筆接到了手中，顯得很是高興，笑道：「孺子可敎，果然你已經領會到了，現在我再詳細的給你講解一下。」

於是，二人就坐在樹旁，阿難子把剛才的三式變化，詳詳細細講解古給浪聽。

古浪有此奇人傳授，心中既緊張又興奮，全神貫注，阿難子所說的要點，他都很快的便都吸收了。

阿難子見古浪已完全領悟，站起身來，說道：「好了，現在你自己練習吧？」

在阿難子從旁指點之下，古浪開始練習這使天下羣雄側目的「春秋筆」法。

至於這一代怪傑，爲何如此匆忙的，把「春秋筆」法傾囊傳授，那就無人知道了。

他們一直練習到天近黃昏，阿難子才收起了那隻小筆，飄然而去。

古浪自己又複習了一下，也就回房休息。

不一會的工夫，哈門陀就回來了。

他一回來之後，立時把古浪叫了出來，面色嚴肅的說道：「古浪，這些日來你的武功雖然很有進步，但是與我的理想還相差很遠，現在時間不多，你要加倍努力才行？」

古浪口中答應着，心裏很是奇怪，忖道：「阿難子也說時間不多，難道爲『春秋筆』的大戰，就要發生了麼？」

他才想到這裏，哈門陀又接着說道：「你也許很奇怪，這幾天表面上看來平靜無事，事實上，很多討厭的老傢伙都已來到青海了？」

古浪聞言之下，不禁很緊張地「啊」了一聲。

哈門陀接着說道：「哼，他們雖然不露面，但是誰也逃不過我的眼睛？」

古浪忍不住問道：「那個叫琴先生的人來了沒有？」

哈門陀雙目一閃，兩道白眉向上吊起，說道：「他——我想他是來了，就算沒有來了，也已在來此途中，因爲我已看見了他的徒弟？」

古浪心中一動，脫口問道：「是不是石明松？」

哈門陀白眉一放，說道：「你怎麼知道。」

古浪心中一驚，知道自己說漏了嘴，連忙接口道：「我以前在江湖上，曾經與他有過一面之緣。」

哈門陀點了點頭，說道：「嗯——就是石明松，他是琴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他既來了，琴先生必然也會來。」

古浪心中納悶，忖道：「看樣子哈門陀對琴先生也是頗有戒心的，那琴先生果然是個了不得的人物。」

古浪想着，不禁對琴先生興起了莫大的好奇之心，又忖道：「我見不着琴先生，總可以先會會他的徒弟！」

想到這裏，他下定決心，要與石明松一會。

哈門陀又接着說道：「在『哈拉湖』以東不遠，有一處叫『土丘』的地方，你可知道？」

古浪對這一帶地形非常熟悉，立時點頭道：「我知道。」

哈門陀點了點頭，說道：「好的，你現在即刻出發，趕到土丘去，爲我打探一下情形？」

古浪奇道：「打探什麼情形？」

哈門陀面上現出一種異樣的表情，略爲遲疑，用着急促的聲音說道：「我知道石明松住在那裏，但不知道琴先生是否也來了，我因爲有別的事情要處理，所以只好讓你代我去打探一下。」

古浪正想看一看琴先生是何許人物，同時石明松對他也有一種吸引力，當下立即答應下來。

哈門陀接着又說道：「琴先生若是來了，你一去就會被他發現，但是你不必害怕，好好的應付，必然無事？」

古浪點點頭，心中暗想：「看樣子哈門陀還在怕那琴先生……」

一念未畢，哈門陀又道：「如果琴先生尚未來，你就設法由石明松口中打探一下？」

古浪又點了點頭，返身欲行，哈門陀又道：「三更時分，我們在『哈拉湖』會合，你快去吧？」

古浪離開了「達木寺」，向「土丘」方面飛馳而去。

古浪懷着一顆充滿了驚疑的好奇心，離開了「達木寺」，轉眼間，就繞過了哈拉湖。

一直到現在，古浪仍然在疑惑不安之中，這兩天來，由於阿難子及哈門陀都在加緊授技，使他意識到，不久便將有重大的事故發生。

由「哈拉湖」至「土丘」不過只有幾里之途，該處只有一片土墟，並無房舍，古浪心中忖道：「奇怪，石明松怎麼會住在這裏？」

他一路上施展輕身功夫，快似飄風一般。

今夜沒有月亮，却有滿天的星星。

古浪猶如一個鬼魅般，在黑夜之中，御風而行，所過之處，草木無驚。

不大會的工夫，古浪已經來到了「土丘」，這只是一座小小的土坡，方圓不過兩三里，沒有一顆樹木。

古浪打量了一下地形，忖道：「這裏怎麼會有人住？」

他正在猶豫，不知由何處找起，突然，一陣清越的笛音，隨着夜風，遠遠的傳了過來。

聽到這一曲笛音，古浪如同觸了急電一般，腦中立時浮現出那無頭石人的影子來。

「啊，琴先生果然來了。」

古浪心中想着，精神為之一振，立時貫注全神，注意聽去。

但是那笛音却消失了，一陣陣清涼的夜風，使人有一種夢幻的感覺。

方才的笛音清清楚楚，古浪絕不會聽錯，他回想是由北面飄來，於是他提足了氣，一陣急行，已繞過這座小土山轉到了北面。

出乎他意料之外，在土山的半腰上，一片窪地之中，居然搭着一小間的茅屋，圓形的小窗戶之中，透出了一片昏黃的燈光。

古浪不禁看得呆了，如果是江湖上的人，在此搭室而居，實在是件頗為怪異的事。

他細意的打量，由那圓形的小窗之中，並沒有看見一個人影，也聽不見任何聲音，心中不禁頗為懷疑，忖道：「莫非室中無人不成？」

但是剛才明明有笛聲，所以古浪仍不敢冒然進入。

他在夜風之中靜立了一會，突然，一曲極為高昂尖銳的笛音，破空響起。

由於古浪這時立處甚近，猛然之間，不禁嚇了一大跳，忖道：「這是什麼曲調，為何如此怪異。」

那笛音起音極高，聽來極為刺耳，所吹曲調又極度的悽厲，令人不寒而慄。

忽然之間，那笛音又突然中斷，恢復了剛才的寧靜。

可是古浪的心情，已經大大的受了激動，久久不能平靜下來。

在夜風之中，他足足的站了一盞茶的時間，那笛音也未再行吹起，小茅屋也是一片死寂，好像根本就沒有人一樣。

古浪的心情完全平靜之後，這才想到自己此來的任務，不禁一驚，忖道：「我是來探底的，何以在此發起呆來。」

想到這裏，他壯起了胆子，提足了全身之氣，慢慢的向那小窗走去。

他很快的接近了那個小窗戶，由小圓窗中向內望去。

一望之下，不禁大為驚異，室中的景象，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

室中一盞昏燈，一個年青人，坐在一隅，正是石明松。

他坐在地上，雙腿半曲，把頭埋在兩腿之間，右手反抱着自己的頭，左手着地，手中拿着一支烏黑色的竹笛。

看他這情形，像是一個牢囚，又像是一個傷心極度的人，悽淸之情令人黯然。

古浪心中好不奇怪，忖道：「如此看來，他必定有一段極為傷心的身世，我何嘗不是？可是我並沒有像他這樣呀？」

石明松一直匍匐在那裏，雄壯的肩膀，不時的聳動一下，好似在哭泣。

俗云「惺惺相惜」，古浪莫明的對他產生了一股同情之心，鼻頭酸酸的，幾乎落下淚來。

他用着低沉的聲音說道：「明松兄，因何在此獨守孤燈？」

石明松驀然一驚，霍然站起，昏黃的燈光，照着他冷澀的面孔，一雙明亮的眼睛，注視着古浪。

他面上浮現着一種令人難解的笑容，說道：「哼，你好俊的功夫，我一些也沒有發覺。」

古浪微微一笑，說道：「並非我輕功好，乃是你沉思入夢了！」

石明松點了點頭，說道：「也許是的吧，你來此作什麼？」

古浪見他神情冷漠，有使人難以親近之感，當下微微一笑，說道：「明松兄，你可否容我入室一談？」

石明松略為沉吟，說道：「你既然來了，就進來吧！」

古浪立時離開圓窗，轉到正門前。

這間小茅屋並無門扉，只掛了一塊布簾，古浪掀簾而入。

屋內只不過丈餘見方，除了幾件細竹編成的桌椅外，只有一張木板搭成的牀，別無他物。

古浪入屋之後，石明松擺了擺手，說道：「請坐！」

他的神情，依然是冷冰冰的，目光也顯得很死板，好似有着極深的心事，而無法開脫。

古浪坐到一張椅子上，石明松却走到桌邊坐下，說道：「古兄有什麼事，請直說無妨。」

古浪一時之間，反倒說不出話來，石明松閃亮的目光，一直注視在古浪臉上，使得古浪感到些微的不安。

石明松又說道：「怎麼？古兄此來只是為了欣賞夜色的麼？」

這時古浪已經想好了要說的話，微微一笑，說道：「今晨一晤，未暇暢談，小弟一人久居古廟，實感無聊，所以乘夜來訪。」

百明松發出一絲微笑，說道：「你如何知道我住在此地？」

古浪一怔，隨即道：「我只是順便找找，想不到果然找到了。」

石明松微微一笑，不再說話，古浪也覺得自己的話有點勉强，於是道：「石兄在此居住多久了？」

石明松用着低沉的聲音說道：「三天以前來到此地。」

他說話之時，一雙明亮的眼睛，始終注視在古浪的臉上，古浪感覺很不自在，一時再想不出什麼話來。

沉默了一陣，始又道：「如果我猜測得不錯，石兄你來青海，大概是為了春秋筆吧！」

石明松嘴角帶起一絲淺笑，說道：「不錯！目下不少江湖人，都是為了『春秋筆』來到青海，你大概也不會例外吧？」

古浪一笑說道：「不錯！我也為了春

秋筆而來。」

石明松冷冷說道：「那我們的目的是一樣了。」

古浪點頭而笑，然後說道：「恕我多問，剛才你吹的曲子叫什麼名字？」

石明松面色一變，雪白的牙齒，緊緊的咬着嘴唇，半晌才說道：「那叫『恨天曲』！」

他語氣冰冷，一個一個的字吐出來，雙眉斜挑，星目含威，充滿了一股怨氣。

古浪心中一凜，輕輕的重覆道：「恨天曲——石兄，你可否再吹上一遍，讓小弟一飽耳福？」

古浪的要求，頗出石明松意料之外，明亮的大眼睛閃了閃，沉聲說道：「恨天之曲！無非是一腔悲憤，有何好聽？」

古浪含笑說道：「恨天怨地，並非閣下一人，石兄若眞是傷心人，我們不妨同聲一哭！」

古浪的話，使石明松大為驚訝，他痴痴的望了望古浪，然後取過那支竹笛，湊在口邊，開始吹奏起來。

這一次，他吹的聲音極低。

古浪若不是看見他一笛在手，眞懷疑聲笛是由地底發出來的。但聞一縷笛聲，低廻旋轉，嗚嗚咽咽。

古浪閉上了眼睛，只覺這一曲迴音，與方才所聞者大不相同。

方才所聞者音韻剛强，如今却是低沉婉轉，令人為之鼻酸。

曲調漸漸的高起來，斷斷續續，猶如怨婦夜泣，又如巴峽猿啼，悽悽慘慘，撼人心弦。

古浪沉入笛音之中，回憶起自己悲慘的身世，一時悲從中來，雖然一再的强持，仍然止不住淚水長流，不可自禁！

須臾，曲音又改，由悲轉憤，音韻鏘鏘，宛如敵人入侵，殺家擄人，妻號兒啼，慘絕人寰。

古浪心情激動，若不是强力支持着，早已大放悲聲了。

音調越來越高，恢復了剛才的怨恨之情，古浪沉迷在笛音之中，又情不自禁的興起滿腔悲憤。

他彷彿感覺到，整個的世界，都虧欠了他，每一個人，都欺負過他，一腔熱血，如潮沸騰，想要把每一個人都殺死！

突然，笛音戛然而止，大地恢復了靜默。

古浪淚濕衣襟，悲不自勝，久久不能恢復過來。

良久，石明松低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唉——如此看來——古兄，你也是傷心之人啊！」

古浪這才驚覺過來，睜開了眼睛，見石明松坐在床側，手持竹笛，面上掛着一絲淺笑，似乎一些也沒有感懷身世。

古浪有些不好意思，連忙用衣袖拭去淚痕，尷尬的說道：「石兄吹得好笛，小弟衷心佩服！」

石明松搖了搖頭，不發一言，令人難測他的心意。

古浪問道：「石兄，你這次吹笛之技，可是琴先生傳授的麼？」

不料石明松突然站了起來，大聲喝道：「我不認識什麼琴先生！難道你以為，天下之人，只有琴先生能吹笛不成？」

古浪不禁吃了一驚，忖道：「怎麼一提起琴先生，他就如此暴怒？」

這時石明松的表情非常怕人，只見他劍眉飛挑，一雙星目閃閃發光，好似古浪提及之人，是他的生仇死敵一般。

古浪見狀說道：「不是琴先生所授就罷，石兄何必如此憤怒？」

石明松的怒氣，仍然未能平息，他咆哮着說道：「以後你在我面前少提起琴先生。」

古浪不禁有些不悅，說道：「石兄，你年紀輕輕，為人却是如此怪異，眞使小弟不解！」

古浪話才說完，突聽屋外一個蒼老的聲音接口道：「孩子！這麼多年了，你那怨憤之氣，還未消減麼？」

古浪及石明松聞聲同時一驚，二人不約而同地，雙雙一晃身子，由小門之中搶出屋外。

靜靜的黑夜之中，並沒有一個人影，古浪提高了聲音，說道：「什麼人？」

未見有人回答，古浪正要再次喝問，石明松突然低聲說道：「什麼人？」

未見有人回答，古浪正要再次喝問，石明松突然低聲說道：「不必問了，此人我認識！」

古浪心中甚是詫異，石明松又道：「就在前面大樹之上，難道你看不見麼？」

古浪連忙舉目向前望去，只見五丈之外，有一株半枯的大樹，這是座土丘上，唯一的一棵樹。

在樹幹之上，坐着一個白衣老人，由於光線太暗，只看見他一頭白髮，面貌却是一些也不清楚。

古浪大為驚訝，注目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老人沒有立即答言，向古浪揮了揮手，古浪只覺一股莫大的勁風，撲面而至，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向旁閃開。

老人以不耐煩的聲音說道：「沒有你的事！我是來找我兒子的！」

古浪驚詫萬分，望着石明松，忖道：「原來他有父親，為何還要如此傷感身世呢？」

只聽石明松說道：「老先生，你恐怕認錯了，我乃是無父之人！」

那老人發出一聲長笑，說道：「孩子！人生天地之間，焉能沒有父母……」

話未說完，石明松已然怒喝道：「老先生，你我素不相識，若再戲言，恕我要無禮了！」

古浪在一旁看着，心中好生不解，忖道：「這是怎麼回事？世上豈有强認兒子之理？」

老人聽了石明松的話，沉默了一下，最後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唉——我千里迢迢跟你到此，一路上諸般照料，難道你的心是鐵石鑄成的不成？」

石明松的臉，依然不帶一絲感情，他冷冷的說着：「你不必多說，多說也是枉費口舌！」

老人的身子，在樹枝上振動了一下，道：「你……你以為我不忍向你下手？」

石明松一言不發，倒揹着手，目光射向遠方，對於老人所說的話，好似沒有聽

見一樣。

古浪很想問他兩句，見狀也問不出口，不料那老人突然對他說道：「喂！你叫什麼名字？」

古浪仰起了頭，說道：「我叫古浪，你是什麼人？」

老人把古浪的名字，低聲的念了一遍，說道：「我這麼大年紀了，還要名字作什麼？」

古浪心想：「怎麼這些老人，都是這般古怪？」

老人接着又說道：「古浪！這是我們的家務事，你在此大有不便，還是趕快離開吧！」

古浪內心甚是不悅，說道：「我才來不久，還有些話要與石兄交談，你憑何趕我走？」

老人大怒，提高嗓子叱道：「快走！不要惹我生氣！」

古浪也是烈性子的人，聞言不禁更氣，說道：「你們若是父子，他爲何不認識你？」

老人聽了這話，立時暴怒起來，喝道：「大胆的小子！如果你再不離開，我可要敎你吃些苦頭了！」

古浪不禁大怒，正要反駁，石明松突然壓低了聲音，向他說道：「古兄，你我萍水相逢，犯不上爲我得罪他，還是離開此地吧！」

古浪搖搖頭，說道：「不成！現在已經成了我的事了！」

石明松還未說話，樹枝上的老人，已經叱道：「好狂野的小輩！你眞要惹我發怒麼？」

石明松面上有些焦急之色，低聲道：「不必與他爭，快走吧……」

古浪大聲叫道：「我從未見過這等無理之人，有什麼本事，儘管讓他使出來好了！」

古浪話出如風，石明松想攔也攔不及，不禁皺着眉頭，說道：「這是你惹出來的事，我可帮不了忙……」

古浪心中很是憤怒，說道：「自然不干你的事，你回房去好了！」

話才說完，老人在樹上一聲喝叱，說道：「松兒少與他嚕嗦！」

說着，霍地站了起來！

他偌大的身子，站在小樹之上，夜風吹動着他的衣褲，發出了忽嚕嚕的聲響。

他的上半身，整個的隱在樹枝葉叢中，看來很是恐怖。

古浪雖然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但是由他的身子看來，想必是一個厲害無比的人物。

這時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石明松退至一旁，一雙明亮的眼睛，不時的望望老人，又望望古浪，好似在爲古浪担心。

古浪雙目注視着老人的一擧一動，防備他的突然出擊。

那老人由於頭臉隱在枝葉叢中，所以看不清是何表情。

這情形維持了約有半盞茶的時間，那老人始終是一動不動，但是石明松的表情却越來越緊張，古浪心中已是驚疑不定。

突然，一聲長嘯發自頭頂，古浪便聽石明松急道：「古兄留意！」

古浪抬頭望時，老人有如巨鶴凌空一般，疾如閃電，由樹幹上向自己撲來。

只看他這來勢，古浪就嚇了一大跳，還未端詳，老人已想來到當頭，兩隻巨掌，直向他頭頂按下！

古浪不禁大驚，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化解。

老人的一隻巨靈怪掌，離他的頭頂尙有半尺之遙，一股驚人的掌力，已經湧逼而至。

石明松在旁大叫道：「快向左遁！」

但是古浪已經來不及照着他的話去作了，百忙之中，想起自己在湖畔所習的功夫。

於是在電光火石的一刹那，身子猛然向下一沉，矮下了半尺。

他並未向左閃避，身子一個轉，竟然閃向了右邊，右邊掌力最厚，但是由於古浪身法很快，所以絲毫未曾受傷。

古浪躲過了這一招，石明松大感意外，輕輕的啊了一聲。

那老人也很驚訝，身子一旋，落下地面，口中「咦！」了一聲，說道：「咦—孩子，你是何人傳授的？」

古浪悍然的搖着頭，說道：「我沒有師父！」

老人發出一聲怪笑，說道：「你們二人，一個自稱無父，一個自稱無師，都是自欺欺人！」

這時古浪才看清了老人的面貌，一張長長的臉，雙目如鈴，鼻子極塌，却有着一張大嘴，雪白的牙齒在星光之下閃閃發光。

他的相貌很是兇狠，不見一絲祥和之氣，古浪心中暗驚，忖道：「以他這等相貌，要說是石明松的父親，也確實令人難信。」

古浪想到這裏，那老人又說道：「你如果說出了師門來歷，我或能放你一命，小子！你可別胡塗了。」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我一身武藝，均是無師自通，你若不信，我也無可奈何！」

那老人聽了，一雙銅鈴般的眼睛，立時又睜大了許多，令人感到一股寒意。

他用着經過壓抑的聲音說道：「我是看你出手，有故人之風，故才想問明一下，你若再執迷不悟，少時就要後悔了！」

古浪向石明松望了一眼，見石明松一再的向自己使眼色，好似在勸自己依從似的。

老人又接口道：「你若眞是故人之後，我或許還可給你一點好處，現在快告訴我，你師父何人？」

古浪一笑便道：「要我說出師父也可，但你得先告訴我，你是什麼人物？」

那老人的兩道白眉，本來已經放下來了，聞言不禁又吊起老高，叱道：「好個狡猾的小子！」

他一言甫出，巨靈般的手掌，再次拍出，排山倒海般的勁力，立時向古浪當胸湧到。

古浪那敢硬接，身子一晃，向右方閃出一丈多遠，冷笑着對他說道：「看你能逃我幾招？」

語畢，二指如電點向古浪的「眉心穴

」，手法快得出奇。

古浪心中大驚，因爲這是他生平僅遇最厲害的點穴法。

二指離開還有老遠，已然強風壓頂。

古浪被逼得只有後退，但是老人何等神速，一步跨上，五指箕張，又抓古浪前胸，這一招更有龍虎之威，古浪幾乎被他那顆大白頭嚇昏了！

這時石明松也嚇呆了，大叫道：「你還不快躲？」

就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刹那，古浪上身猛然向後一仰，足下不動，整個的身子已經倒了下去，眼看就要摔在地上，却突又好似流星鎚似的，貼地直射，飛出一丈以外。

這一招可謂神妙快速，出人意表，老人面上霍然變色，說道：「啊！又是一招故人之技！孩子，告訴我，你師父到底是誰？」

原來剛才古浪施展的，正是他日夕苦練的「石影之技」，危急之下，自然而然的應用出來。

石明松顯然也被古浪的身手所震驚，他睜大了一雙明亮的眼睛，又驚又奇的望着古浪，一瞬不瞬。

老人見古浪不答，沉聲喝道：「我問你話，你沒有聽見麼？」

古浪心中一動，答道：「好！既然你一定要問，我就告訴你！我師父就是大名鼎鼎的琴先生！」

老人聞言先是一怔，隨即發出一陣狂笑，說道：「哈……就你剛才那兩招看來，倒確有些像是琴先生的弟子，不過我還要試你一試！」

古浪知道，對方再次動手，比起方才，必然更要厲害得多。

他加強戒心，全神注意着老人的一擧一動。

老人說完了那幾句話，雙目如明燈一般，注視着古浪，好似在等他說出實話似的。

古浪仍是一言不發，注視着老人，心中暗思應付之策。

老人等了一陣，見古浪一些也沒有實說之意，兩道白色的眉毛又漸漸向上聳起，眸子裏也閃出了一點凶光。

最後，冷冷的說道：「好小子！我定要你說出實話來！」

語聲才一落，身子已如狂風一般，疾撲而前。

這一次他的身法更快，一雙巨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古浪頭頂壓下！

威勢之猛，眞個是驚天動地，彷彿山河倒傾，日月爲之昏暗！

古浪如果不是身受，眞不敢相信世上竟有這麼渾厚的掌力，一時驚嚇得不知所措。

在老人的預料之中，古浪是絕對難逃這一擊的，但是古浪自幼習武，天賦異稟，應急才能，每出一般人想像之外。

只見他身子猛然一個旋轉，足下「八風步」，竟轉到老人背側。

接着，一舒猿臂，二指如電，反而點向老人的「志堂穴」！

這一來，老人更是又驚又怒，他暴喝道：「你居然敢還手！」

一語才畢，古浪的二指，已經點在他的背上！

古浪正要加點勁力，突覺老人穴道之中，一股極強的力量反彈出來，心中不禁大吃一驚。

他連忙收掌側步，已然不及，腰眼一痲，再也支持不住，撲地栽倒。

古浪倒地之後，便聽老人一聲冷笑道：「小子！這番要讓你多吃些苦頭。」說罷，二指一駢，便要向古浪脅下點到。

古浪倒在地上，動彈不得，眼看老人二指如電，點了下來，只有閉目暗嘆：「唉！想不到……」

不料他一念未畢，突然一股急風來自後方，同時響起一聲喝叱道：「老頭兒，你好大的胆！」

緊接着，古浪但覺全身一痲，人便昏死過去。

…………

天色將明之時，古浪悠悠醒了過來，發覺自己睡在禪房之中，身上只穿了一件中衣，胸間微微有些酸痛。

窗外淅淅瀝瀝落着細雨，寒風一陣陣的透窗而入。

古浪閉上了眼睛，默思了一陣，才想起了昨夜發生的事情。

他心中很是詫異，暗暗忖道：「是誰把我救回來了？那個怪老人究竟是什麼人物？——」

正在疑思之際，哈門陀推門而入，他身上盡被細雨淋濕，進房之後，隨手取過一塊白布，擦拭着身上的水漬。

他一面擦身，一面說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和他動手？」

古浪遂趁機說道：「他？他到底是誰呀？」

哈門陀哼了一聲，顯得很氣惱的說道：「鬧了半天，你連他是誰還不知道？他就是琴先生！」

古浪不禁驀然一驚，由牀上翻身坐起，說道：「什麼？他就是琴先生？」

哈門陀坐到椅子上，說道：「我騙你作什麼？」

古浪心中感到很失望，他原以爲，琴先生必定是個文雅的書生，沒有想到竟是這樣一個怪人！

這時哈門陀又道：「我辦完事之後，見你還沒有回來，便趕了去，幸虧我有此一行，不然你就沒命了！」

古浪甚是氣憤，說道：「琴先生既是江湖上知名之士，難道他就這麼隨便亂殺人不成？」

哈門陀哼了一聲說道：「這年頭誰還講這些？你快起來，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古浪匆匆下床，隨着哈門陀來到了前殿。

他們分別坐下，哈門陀正色的說道：「現在時間非常逼急，各路人物都已到了『哈拉湖』，爲春秋筆而起的一場大戰很快便將爆發了！」

接着又說道：「據我所知，阿難子也該到了哈拉湖了。」

古浪一驚，脫口道：「啊！你可曾見到他？」

哈門陀臉上掛上一絲仇意的笑容，說道：「哼！我不必見到他，他今日不來明日必來，這一次，春秋筆的主人，勢必要易人了！」

古浪強自鎮定着，說道：「江湖上這麼多人，都是來搶春秋筆的嗎？」

哈門陀接口道：「你來此苦練武功，不也是為了『春秋筆』嗎？他們又何能例外？」

他說着，霍然站起，來回的踱着步子，情緒顯得很是不穩。

古浪見這情形，知道他有重要的話要說，耐着性子等聽下文。

哈門陀踱了一陣步子，接着道：「我現在告訴你一個事實，無論來了什麼厲害的人物，那支春秋筆都必將為我所得！」

古浪聞言又是一驚，哈門陀又繼續說道：「我告訴你，阿難子是我的師弟，我們二人的武藝是一師所傳。」

古浪雖早已知道，但也裝出驚訝的樣子，說道：「啊！原來他是你的師弟！」

哈門陀的面色越來越難看，接着：「多年前，我因犯了師門之戒，被先師懲罰，十五年中，不准與人動武較技，所以『春秋筆』才落到他的手中！」

古浪驚道：「十五年……現在過了幾年了？」

哈門陀目光望着簷前雨絲，說道：「十三年了！這十三年來，我受盡了欺凌，從不反擊，因為我緊守着先師的遺訓……」

古浪聽到這裏，忖道：「如此看來，他倒是個頗有信守之人。」

哈門陀接着又道：「所以上一次『達木寺』之戰，我沒有參加，這一次我本來也不想參與，因為距我戒期屆滿之日，已不過只有兩年時間，我不願為了春秋筆，而毀了我十三年的苦守！」

古浪問道：「那麼你現在怎麼到『達木寺』來了？」

哈門陀目光一閃，說道：「我正要告訴你……因為我有一件未了之事，十三年來，無時不牽掛在心，現在事情有了變化，我已經沒有辦法再等兩年了！」

古浪睜大了一雙俊目，問道：「那麼——你可是要毀戒了？」

哈門陀踱到門口，望着灰濛濛的天，搖了搖頭，說道：「不到萬不得已，我是絕不毀戒的！想不到我初來『達木寺』的時候，就遇見了你！」

古浪聽到最後一句不禁精神一振，因為哈門陀即將說出傳授他武藝的原因和目的了。

哈門陀回過頭來，以雙閃電般的目光，盯在古浪身上，半晌才說道：「我一生未曾收徒，所以在此緊要關頭，找不着為我效力之人，那天我一見到你，便知道你必也是為『春秋筆』而來，所以臨時想到了辦法，傳你絕技，由你動手，事成之後『春秋筆』借我一用，然後永遠歸你！」

古浪這才明白，原來哈門陀打的這個主意。

哈門陀見古浪沒有什麼反應，又接着說道：「可惜時間不够，我無法把你造就出來，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你動手之時，我在暗中助你，不過這樣做仍是很困難的……」

他說到這裏，皺了一下眉頭，思索了一下，又道：「因為這次所來的人雖然不多，但無一不是頂尖的厲害人物，尤其是琴先生……如果我自己能動手，自然沒有問題，但是借你之手的話，就大不相同了！」

古浪心想：「若是沒有你，我也要為春秋筆拚死呀？」

想着，脫口說道：「我不怕困難！」

哈門陀嚴肅的臉上，現出了一絲笑容，說道：「好孩子！我知道你會盡力的！屆時他們一發現我出現，必定大為吃驚，每一個人都會緊緊的看着我，那時將是你的機會，不過……你得了春秋筆之後，若是不念我相助之情，另生二心的話，那你就……」

古浪裝出氣憤的樣子，說道：「你把我看低了！」

哈門陀道：「但願如此……現在唯一令我頭痛的，就是我師弟阿難子了！」

提到了阿難子，古浪心中一動，問道：「阿難子怎麼樣？」

哈門陀突然嘆了一口氣，說道：「唉——若說阿難子，對我倒是很好，他的一身武功，還在琴先生之上，自從得了『春秋筆』之後，比我也還要高上許多……」

古浪聽到這裏，不禁又驚又喜，但對於哈門陀也增加了不少戒心，忖道：「如此看來，哈門陀的武功僅次於阿難子，而在琴先生之上了！」

哈門陀又道：「我與他同門學藝，自幼一起長大，雖然性情不投，他對我倒是很敬重的，十三年來，格於師命不相往來，但我亦不便為『春秋筆』……」

他說着，似乎發覺自己說得太多，突然停了下來。

但是古浪原是聰明絕頂之人，已然悟知了哈門陀的意思，是想借自己之手，把阿難子害死。

他在暗中這樣想，表面一些也沒有露出，仍聚精會神的聽哈門陀繼續講下去。

哈門陀說道：「好了！大致的情形你已知道，往後一切看我指示行事，昨日你已與琴先生交過手，應該知道厲害，此外況紅居等人，也無一不是江湖上最厲害的人物，弄不好便要把性命送掉，萬萬不可大意！」

古浪口中連聲答應着，心裏却盼望哈門陀趕快離開，好與阿難子會面，聽取對策。

但是哈門陀今日却不出外，命古浪練習所傳功夫並特別不厭其煩地詳細講解。

古浪着急也沒辦法，只得耐下心來。

一直到了正午，哈門陀才叫他停止，說道：「休一會息，吃完午飯再來！」

一上午的時間，古浪不但複習了「石影之技」，同時也把哈門陀所傳的功夫，練到得心應手，心中很是高興。

但是他一直惦念着與阿難子見面，有哈門陀在此，阿難子是不會出現的。

古浪正要除去濕衣再行進食，哈門陀說道：「作什麼？換了乾衣服，少時還不是淋濕，不要換了，快吃飯吧！」

說着取出了乾糧，古浪無奈，只好穿着一身濕衣，坐下啃食乾糧。

——未完——

金牌馬爹利
送犀飛利大班筆



飲金牌馬爹利,心想事成